

列传一百二十六

李成梁（子如松如伯如楨如樟如梅）麻贵（兄锦）

李成梁，字汝契。高祖英自朝鲜内附，授世铁岭卫指挥僉事，遂家焉。成梁英毅骁健，有大将才。家贫，不能袭职，年四十犹为诸生。巡按御史器之，资入京，乃得袭。积功为辽东险山参将。隆庆元年，土蛮大入永平。成梁赴援有功，进副总兵，仍守险山。寻协守辽阳。三年四月，张摆失等屯塞下，成梁迎击斩之，歼其卒百六十有奇。馀众远徙，遂空其地。录功，进秩一等。四年九月，辛爱大入辽东。总兵官王治道战死，擢成梁署都督僉事代之。当是时，俺答虽款塞，而插汉部长土蛮与从父黑石炭，弟委正、大委正，从弟暖兔、拱兔，子卜言台周，从子黄台吉势方强。泰宁部长速把亥、炒花，朵颜部长董狐狸、长昂佐之。东则王杲、王兀堂、清佳砮、杨吉砮之属，亦时窥塞下。十年之间，殷尚质、杨照、王治道三大将皆战死。成梁乃大修戒备，甄拔将校，收召四方健儿，给以厚饩，用为选锋。军声始振。

明年五月，敌犯盘山驿，指挥苏成勋击走之。无何，土蛮大入。成梁遇于卓山，麾副将赵完等夹击，断其首尾。乘胜抵巢，馘部长二人，斩首五百八十余级。进署都督同知，世廕千户。又明年十月，土蛮六百骑营旧辽阳北河，去边二百余里，俟众集大举，成梁击走之。万历元年，又击走之前屯。已，又破走之铁岭镇西诸堡。增秩二等。朵颜兀鲁思罕以四千骑毁墙

入，成梁御却之。

建州都指挥王杲故与抚顺通马市。及是，诱杀备御裴承祖，成梁谋讨之。明年十月，杲复大举入。成梁檄副将杨腾、游击王惟屏分屯要害，而令参将曹箠挑战。诸军四面起，敌大奔，尽聚杲寨。寨地高，杲深沟坚垒以自固。成梁用火器攻之，破数栅，矢石雨下。把总于志文、秦得倚先登，诸将继之。杲走高台，射杀志文。会大风起，纵火焚之，先后斩馘千一百余级，毁其营垒而还。进左都督，世廕都指挥同知。杲大创，不能军，走匿阿哈纳寨。曹箠勒精骑往，杲走南关。都督王台执以献，斩之。

三年春，土蛮犯长勇堡，击败之。其冬，炒花大会黑石炭、黄台吉、卜言台周、以儿邓、暖兔、拱兔、堵刺儿等二万余骑，从平虏堡南掠。副将曹箠驰击，遂转掠沈阳。见城外列营，乃据西北高墩。成梁邀战，发火器。敌大溃，弃辎重走。追至河沟，乘胜渡河，击斩以千计。加太子太保，世廕锦衣千户。明年，黑石炭、大委正营大清堡边外，谋锦、义。成梁率选锋驰二百里，逼其营，攻破之。杀部长四人，获级六十有奇。五年五月，土蛮复入，联营河东，而遣零骑西掠。成梁掩其巢，得利而还。明年正月，速把亥纠土蛮大入，营劈山。成梁驰至丁字泊，敌方分骑绕墙入。成梁夜出塞二百里，捣破劈山营，获级四百三十，馘其长五人。加太保，世廕本卫指挥使。三月，游击陶承誉击敌长定堡，献馘四百七十有奇。帝已告谢郊庙，大行赏赉，廕成梁世指挥僉事。有言所杀乃土蛮部曲，因盗牛羊事觉，惧罪来归，承誉掩杀之。给事中光懋因请治承誉杀降罪，御史勘如懋言。兵部尚书方逢时，督抚梁梦龙、周咏先与承誉同叙功，力为解。卒如御史奏，尽夺诸臣恩命。六月，敌犯镇静堡，复击退之。十二月，速把亥、炒花、暖兔、拱兔会

土蛮黄台吉，大、小委正，卜儿亥，慌忽太等三万余骑壁辽河，攻东昌堡，深入至耀州。成梁遣诸将分屯要害以遏之，而亲提锐卒，出塞二百余里，直捣圜山。斩首八百四十，及其长九人，获马千二百匹。敌闻之，皆仓皇走出塞。论功，封宁远伯，岁禄八百石。是时，土蛮数求贡市，关吏不许，大恨。七年十月，复以四万骑自前屯锦川营深入。成梁命诸将坚壁，自督参将杨粟等遏其冲。会戚继光亦来援，敌遂退。俄又与速把亥合壁红土城，声言入海州，而分兵入锦、义。成梁逾塞二百余里，直抵红土城，击败之，获首功四百七十有奇。

迨东都督王兀堂故通市宽奠，后参将徐国辅弟国臣强抑市价，兀堂乃与赵锁罗骨数遣零骑侵边。明年三月，以六百骑犯暖阳及黄冈岭，指挥王宗义战死。复以千余骑从永奠入，成梁击走之。追出塞二百里。敌以骑卒拒，而步卒登山鼓噪。成梁大败之，斩首七百五十，尽毁其营垒。捷闻，并录红土城功，予成梁世袭。其秋，兀堂复犯宽奠，副将姚大节击破之。兀堂由是不振。

土蛮数侵边不得志，忿甚，益征诸部兵分犯锦、义及右屯、大凌河。以城堡坚，不可克，而成梁及薊镇兵亦集，乃引去。无何，复以二万余骑从大镇堡入攻锦州。参将熊朝臣固守，而遣部将周之望、王应荣出战，颇有斩获。矢尽，皆战死。敌乃分掠小凌河、松山、杏山。成梁驰援，始出境。九年正月，土蛮复与黑石炭，大、小委正，卜言台周，脑毛大，黄台吉，以儿邓，暖兔，拱兔，炒户儿聚兵塞下，谋入广宁。成梁帅轻骑从大宁堡出。去塞四百余里，至袄郎兔大战。自辰迄未，敌不支，败走。官军将还，敌来追。成梁逆击，且战且行。先后斩首三百四十，及其长八人。录功，增岁禄百石，世廕一等。四月，黑石炭、以儿邓、小歹青、卜言兔入辽阳。副将曹簠追至

长安堡，遇伏，失千总陈鹏以下三百十七人，马死者四百六十四匹，遂大掠人畜而去。篁等下吏，成梁不问。十月，土蛮复连速把亥等十余万骑攻围广宁，不克，转掠团山堡、盘山驿及十三山驿，攻义州。成梁御却之。十年三月，速把亥率弟炒花、子卜言兔入犯义州。成梁御之镇夷堡，设伏待之。速把亥入，参将李平胡射中其胁，坠马，苍头李有名前斩之。寇大奔，追馘百余级。炒花等恸哭去。速把亥为辽左患二十年，至是死。帝大喜，诏赐甲第京师，世廕锦衣指挥使。

初，王杲死，其子阿台走依王台长子虎儿罕。以王台献其父，尝欲报之。王台死，虎儿罕势衰，阿台遂附北关合攻虎儿罕。又数犯孤山、汛河。成梁出塞，遇于曹子谷，斩首一千有奇，获马五百。阿台复纠阿海连兵入，抵沈阳城南浑河，大掠去。成梁从抚顺出塞百余里，火攻古勒寨，射死阿台。连破阿海寨，击杀之，献馘二千三百。杲部遂灭。录功，增岁禄百石，世廕指挥僉事。

北关清佳砮、杨吉砮素仇南关。王台没，屡侵台季子猛骨孛罗，且藉土蛮、暖兔、慌忽太兵侵边境。其年十二月，巡抚李松使备御霍九皋许之贡市。清佳砮、杨吉砮率二千余骑诣镇北关谒。松、九皋见其兵盛，谯让之，则以三百骑入。松先伏甲于旁，约二人不受抚则砲举甲起。顷之，二人抵关，据鞍不逊，松叱之，九皋麾使下，其徒遽拔刀击九皋，并杀侍卒十余人。于是军中砲鸣，伏尽起，击斩二人并其从骑，与清佳砮子兀孙孛罗、杨吉砮子哈儿哈麻尽歼焉。成梁闻砲，急出塞，击其留骑，斩首千五百有奇。余众刑白马，攒刀，誓永受约束，乃旋师。录功，增岁禄二百石，改前廕指挥僉事为锦衣卫指挥使。方成梁之出塞也，炒花等以数万骑入蒲河及大宁堡。将士防御六日，始出塞。

十三年二月，把兔儿欲报父速把亥之怨，偕从父炒花、姑婿花大纠西部以儿邓等以数万骑入掠沈阳。既退，驻牧辽河，声犯开原、铁岭。成梁与巡抚李松潜为浮桥济师，逾塞百五十里，疾掩其帐。寇已先觉，整众逆战。成梁为叠阵，亲督前阵击，而松以后阵继之，斩首八百有奇。捷闻，增岁禄百石，改廕锦衣指挥使为都指挥使。其年五月，敌犯沈阳，伏精骑塞下，诱官军。游击韩元功追袭之，败死。闰九月，诸部长复犯蒲河，杀裨将数人，大剽掠，而西部银灯亦窥辽、沈。成梁令部将李平胡出塞三百五十里，捣破银灯营，斩首一百八级。诸部长闻之，始引去。十四年二月，土蛮部长一克灰正纠把兔儿、炒花、花大等三万骑，约土蛮诸子共驰辽阳挟赏。成梁侦得之，率副将杨燮，参将李宁、李兴、孙守廉以轻骑出镇边堡。昼伏夜行二百余里，至可可毋林。大风雷，敌不觉。既至，风日晴朗，敌大惊，发矢如雨。将士冒死陷阵，获首功九百，斩其长二十四人。其年十月，敌七八万骑犯镇夷诸堡，阅五日始去。十五年春，东西部连营入犯。其秋八月，复以七八万骑犯镇夷堡。十月，把汉大成纠土蛮十万骑由镇夷、大清二堡入，数日始出。

北关既被创，后清佳砮子卜寨与杨吉砮子那林孛罗渐强盛，数与南关虎儿罕子歹商构兵。成梁以南关势弱，谋讨北关以辅翊之。明年五月，率师直捣其巢。卜寨走，与那林孛罗合，凭城守。城四重，攻之不下。用巨砲击之，碎其外郭，遂拔二城，斩馘五百余级。卜寨等请降，设誓不复叛，乃班师。

十七年三月，敌犯义州，复入太平堡，把总硃永寿等一军尽没。九月，脑毛大合白洪大、长昂三万骑复犯平虏堡，备御李有年、把总冯文升皆战死，成梁选锋没者数百人。敌大掠沈阳蒲河、榆林，八日始去。明年二月，卜言台周，黄台吉，大小委正结西部叉汉塔塔儿五万余骑复深入辽、沈、海、盖。成

梁潜遣兵出塞袭之，遇伏，死者千人。成梁乃报首功二百八十，得增禄廩。土蛮族弟土墨台猪借西部青把都、恰不慎及长昂、滚兔十万骑深入海州。成梁不敢击，纵掠数日而去。十九年闰三月，成梁乘给事侯先春阅视，谋邀捣巢功，使副将李宁等出镇夷堡潜袭板升，杀二百八十人。师还遇敌，死者数千人。成梁及总督蹇达不以闻。巡按御史胡克俭尽发其先后欺罔状，语多侵政府。疏虽不行，成梁由是不安于位。及先春还朝，诋尤力，帝意颇动。成梁再疏辞疾，言者亦踵至。其年十一月，帝竟从御史张鹤鸣言，解成梁任，以宁远伯奉朝请。明年，哮拜反宁夏，御史梅国桢请用成梁，给事中王德完持不可，乃寝。

成梁镇辽二十二年，先后奏大捷者十，帝辄祭告郊庙，受廷臣贺，蟒衣金缯岁赐稠叠。边帅武功之盛，二百年来未有也。其始锐意封拜，师出必捷，威振绝域。已而位望益隆，子弟尽列崇阶，仆隶无不荣显。贵极而骄，奢侈无度。军赏、马价、盐课、市赏，岁干没不赀，全辽商民之利尽笼入己。以是灌输权门，结纳朝士，中外要人，无不饱其重赂，为之左右。每一奏捷，内自阁部，外自督抚而下，大者进官廩子，小亦增俸赆金。恩施优渥，震耀当世。而其战功率在塞外，易为缘饰。若敌入内地，则以坚壁清野为词，拥兵观望；甚或掩败为功，杀良民冒级。阁部共为蒙蔽，督抚、监司稍忤意，辄排去之，不得举其法。先后巡按陈登云、许守恩廉得其杀降冒功状，拟论奏之，为巡抚李松、顾养谦所沮止。既而物议沸腾，御史硃应毂、给事中任应徵、佥事李琯交章抨击。事颇有迹，卒赖奥援，反诘责言者。及申时行、许国、王锡爵相继谢政，成梁失内主，遂以去位。

成梁诸战功率藉健儿。其后健儿李平胡、李宁、李兴、秦得倚、孙守廉辈皆富贵，拥专城。暮气难振，又转相掎克，士

马萧耗。迨成梁去辽，十年之间更易八帅，边备益弛。

二十九年八月，马林获罪。大学士沈一贯言成梁虽老，尚堪将兵。乃命再镇辽东，年已七十有六矣。是时，土蛮、长昂及把兔儿已死，寇钞渐稀。而开原、广宁之前复开马、木二市。诸部耽市赏利，争就款。以故成梁复镇八年，辽左少事。以阅视叙劳，加至太傅。

当万历初元时，兵部侍郎汪道昆阅边，成梁献议移建孤山堡于张其哈刺佃，险山堡于宽佃，沿江新安四堡于长佃、长岭诸处，仍以孤山、险山二参将戍之，可拓地七八百里，益收耕牧之利。道昆上于朝，报可。自是生聚日繁，至六万四千余户。及三十四年，成梁以地孤悬难守，与督、抚蹇达、赵楫建议弃之，尽徙居民于内地。居民恋家室，则以大军驱迫之，死者狼籍。成梁等反以招复逃人功，增秩受赏。兵科给事中宋一韩力言弃地非策。巡按御史熊廷弼劾奏如一韩言，一韩复连章极论。帝素眷成梁，悉留中不下。久之卒，年九十。

弟成材，参将。子如松、如柏、如楨、如樟、如梅皆总兵官；如梓、如梧、如桂、如楠亦皆至参将。

如松，字子茂，成梁长子。以父廕为都指挥同知，充宁远伯勋卫。骁果敢战，少从父谙兵机。再迁署都督僉事，为神机营右副将。万历十一年，出为山西总兵官。给事中黄道瞻等数言如松父子不当并居重镇，大学士申时行请保全之，乃召僉书右府。寻提督京城巡捕。给事中邵庶尝劾如松及其弟副总兵如柏不法，且请稍抑，以全终始，不纳。十五年，复以总兵官镇宣府。巡抚许守谦阅操，如松引坐与并。参政王学书却之，语不相下，几攘臂。巡按御史王之栋因劾如松骄横，并诋学书，帝为两夺其俸。已复被论，给事中叶初春请改调之，乃命与山西李迎恩更镇。其后，军政拾遗，给事中阅视，数遭论劾。帝

终眷之，不为动，召金书中府。

二十年，哱拜反宁夏，御史梅国桢荐如松大将才，其弟如梅、如樟并年少英杰，宜令讨贼。乃命如松为提督陕西讨逆军务总兵官，即以国桢监之。武臣有提督，自如松始也。已命尽统辽东、宣府、大同、山西诸道援军。六月抵宁夏。如松以权任既重，不欲受总督制，事辄专行。兵科许弘纲等以为非制，尚书石星亦言如松敕书受督臣节度，不得自专，帝乃下诏申饬。先是，诸将董一奎、麻贵等数攻城不下。如松至，攻益力。用布囊三万，实以土，践之登，为砲石所却。如樟夜攀云梯上，不克。游击龚子敬提苗兵攻南关，如松乘势将登，亦不克，乃决策水攻。拜窘，遣养子克力盖往勾套寇，如松令部将李宁追斩之。已，套寇以万余骑至张亮堡。如松力战，手斩士卒畏缩者，寇竟败去。水侵北关，城崩。如松及萧如薰等佯击北关诱贼，而潜以锐师袭南关，攀云梯而上。拜及子承恩自斩叛党刘东暘、许朝乞贷死。于是如松先登，如薰及麻贵、刘承嗣等继之，尽灭拜族。录功，进都督，世廕锦衣指挥同知。

会朝鲜倭患棘，诏如松提督蓟、辽、保定、山东诸军，克期东征。弟如柏、如梅并率师援剿。如松新立功，气益骄，与经略宋应昌不相下。故事，大帅初见督师，甲胄庭谒，出易冠带，始加礼貌。如松用监司谒督抚仪，素服侧坐而已。十二月，如松至军，沈惟敬自倭归，言倭酋行长愿封，请退平壤迤西，以大同江为界。如松叱惟敬儼邪，欲斩之。参谋李应试曰：“藉惟敬给倭封，而阴袭之，奇计也。”如松以为然，乃置惟敬于营，誓师渡江。

二十一年正月四日，师次肃宁馆。行长以为封使将至，遣牙将二十人来迎，如松檄游击李宁生缚之。倭猝起格斗，仅获三人，余走还。行长大骇，复遣所亲信小西飞来谒，如松慰遣

之。六日，次平壤。行长犹以为封使也，踔风月楼以待，群倭花衣夹道迎。如松分布诸军，抵平壤城，诸将逡巡未入，彤大露，倭悉登陴拒守。是夜，袭如柏营，击却之。明旦，如松下令诸军无割首级，攻围缺东面。以倭素易朝鲜军，令副将祖承训诡为其装，潜伏西南。令游击吴惟忠攻迤北牡丹峰。而如松亲提大军直抵城下，攻其东南。倭砲矢如雨，军少却。如松斩先退者以徇。募死士，援钩梯直上。倭方轻南面朝鲜军，承训等乃卸装露明甲。倭大惊，急分兵捍拒，如松已督副将杨元等军自小西门先登，如柏等亦从大西门入。火器并发，烟焰蔽空。惟忠中砲伤胸，犹奋呼督战。如松马毙于砲，易马驰，堕堑，跃而上，麾兵益进。将士无不一当百，遂克之。获首功千二百有奇。倭退保风月楼。夜半，行长渡大同江，遁还龙山。宁及参将查大受率精卒三千潜伏东江间道，复斩级三百六十。乘胜逐北。十九日，如柏遂复开城。所失黄海、平安、京畿、江源四道并复。酋清正据咸镜，亦遁还王京。

官军既连胜，有轻敌心。二十七日再进师。朝鲜人以贼弃王京告。如松信之，将轻骑趋碧蹄馆。距王京三十里，猝遇倭，围数重。如松督部下鏖战。一金甲倭搏如松急，指挥李有声殊死救，被杀。如柏、宁等奋前夹击，如梅射金甲倭坠马，杨元兵亦至，斫重围入，倭乃退，官军丧失甚多。会天久雨，骑入稻畦中不得逞。倭背岳山，面汉水，联营城中，广树飞楼，箭砲不绝，官军乃退驻开城。二月既望，谍报倭以二十万众入寇。如松令元军平壤，扼大同江，接饷道；如柏等军宝山诸处为声援；大受军临津；留宁、承训军开城；而身自东西调度。闻倭将平秀嘉据龙山仓，积粟数十万，密令大受率死士从间焚之。倭遂乏食。

初，官军捷平壤，锋锐甚，不复问封贡事。及碧蹄败衄，

如松气大索，应昌、如松急欲休息，而倭亦刍粮并绝，且惩平壤之败，有归志，于是惟敬款议复行。四月十八日，倭弃王京遁，如松与应昌入城，遣兵渡汉江尾倭后，将击其惰归。倭步步为营，分番迭休，官军不敢击。倭乃结营釜山，为久留计。时兵部尚书石星力主封贡，议撤兵，独留刘綎拒守。如松乃以十二月班师。论功，加太子太保，增岁禄百石。言者诋其和亲辱国，屡攻击之。帝不问。

二十五年冬，辽东总兵董一元罢，廷推者三，中旨特用如松。言路复交章力争，帝置不报。如松感帝知，气益奋。明年四月，土蛮寇犯辽东。如松率轻骑远出捣巢，中伏力战死。帝痛悼，令具衣冠归葬，赠少保、宁远伯，立祠，谥忠烈。以其弟如梅代为总兵官，授长子世忠锦衣卫指挥使，掌南镇抚司，仍充宁远伯勋卫，复廕一子本卫指挥使，世袭。恤典优渥，皆出特恩云。世忠未久卒，无子。弟显忠由廕历辽东副总兵，当嗣爵，朝臣方恶李氏，无为言者。至崇祯中，如松妻武氏诉于朝。章下部议，竟寢。后庄烈帝念成梁功，显忠子尊祖得嗣宁远伯。闯贼陷京师，遇难。

如柏，字子贞，成梁第二子。由父廕为锦衣千户。尝与客会饮，砲声彻大内，下吏免官。再以廕为指挥僉事。数从父出塞有功，历密云游击，黄花岭参将，蓟镇副总兵。万历十六年，御史任养心言：“李氏兵权太盛。姻亲厮养分操兵柄，环神京数千里，纵横蟠据，不可动摇。如柏贪淫，跋扈尤甚。不早为计，恐生他变。”帝乃解如柏任。于是成梁上书乞罢，并请尽罢子弟官，帝慰留不许。久之，起故官，署宣府参将。引疾归。

如松之御倭朝鲜也，诏如柏署都督僉事，先率师赴援。既拔平壤，如柏疾趋开城，攻克之，斩首百六十有奇。师旋，进都督同知，为五军营副将。寻出为贵州总兵官。二十三年，改

镇宁夏。著力兔犯平虏、横城，如伯邀之，大获，斩首二百七十有奇。进右都督。再以疾归，家居二十余年。会辽东总兵官张承廕战歿，文武大臣英国公张惟贤等合疏荐如柏，诏以故官镇辽东。蒙古炒花入犯，督诸将击却之。

始成梁、如松为将，厚畜健儿，故所向克捷。至是，父兄故部曲已无复存，而如柏暨诸弟放情酒色，亦无复少年英锐。特以李氏世将，起自废籍中。顾如柏中情怯，惟左次避敌而已。我大清师临河，如柏故引军防懿路。及杨镐四路出师，令如柏以一军出鸦鹞关。甫抵虎拦路，镐闻杜松、马林两军已覆，急檄如柏还。大清哨兵二十人见之，登山鸣螺，作大军追击状，如柏军大惊，奔走相蹴死者千余人。御史给事中交章论劾，给事中李奇珍连疏争尤力。帝终念李氏，诏还候勘。既入都，言者不已。如柏惧，遂自裁。

如桢，成梁第三子。由父廕为指挥使。屡加至右都督，并在锦衣。尝掌南、北镇抚司，提督西司房，列环卫者四十年。最后，军政拾遗，部议罢职，章久留不下。如桢虽将家子，然未历行阵，不知兵。及兄如柏革任，辽人谓李氏世镇辽东，边人惮服，非再用李氏不可，巡抚周永春以为言。而是时如柏兄弟独如桢在，兵部尚书黄嘉善遂徇其请，以如桢名上，帝即可之。时万历四十七年四月也。

如桢藉父兄势，又自以锦衣近臣，不肯居人下。未出关，即遣使与总督汪可受讲钧礼，朝议哗然，嘉善亦特疏言之。如桢始怏怏去。既抵辽，经略杨镐使守铁岭。铁岭故李氏宗族坟墓所在。当如柏还京，其族党部曲高赀者悉随之而西，城中为空。后镐以孤城难守，令如桢还屯沈阳，仅以参将丁碧等防守，力益弱。大清兵临城，如桢拥兵不救，城遂失。言官交章论列，经略熊廷弼亦论如桢十不堪，乃罢任。天启初，言者复力攻，

下狱论死。崇祯四年，帝念成梁勋，特免死充军。

如樟，亦由父廕，历都指挥僉事。从兄如松征宁夏，先登有功，累进都督僉事。历广西、延绥总兵官。

如梅，字子清。亦由父廕，历都指挥僉事。从兄如松征日本，却敌先登。屡迁辽东副总兵。二十四年，炒花、卜言兔将入犯，如梅谋先袭之。督部将方时新等出塞三百里，直捣其庐帐，斩首百余级而还。明年，如梅与参政杨镐谋复从镇西堡出塞，潜袭敌营，失利，损部将十人，士卒百六十人。如梅以血战重创，免罪。

日本封事败，其年八月，进署都督僉事，充御倭副总兵，赴朝鲜援剿，时麻贵三路进师，令如梅将左军，与右军共攻蔚山。如梅偕参将杨登山骑兵先进，设伏海滨，而令游击摆赛以轻骑诱贼，斩首四百有奇，余贼遁归岛山。副将陈寅冒矢石奋呼上，破栅两重。至第三栅，垂拔，杨镐为总理，宿与如梅昵，不欲寅功出其上，遽鸣金收军。翊日，如梅至，攻之，不能拔。已而贼援至，如梅军先奔，诸军亦相继溃。赞画主事丁应泰劾镐，并劾如梅当斩者二，当罪者十，帝不纳。旋用为御倭总兵官。会其兄如松战歿，即命如梅驰代之。逾年，坐拥兵畏敌，劾罢。久之，起僉书左府。四十年，镐巡抚辽东，力荐如梅为帅。不得，至以死争。给事中麻僖、御史杨州鹤力持不可，乃止。

成梁诸子，如松最果敢，有父风，其次称如梅。然躁动，非大将才，独杨镐深信。后复倚任其兄如柏，卒以致败。

麻贵，大同右卫人。父禄，嘉靖中为大同参将，从镇帅刘汉袭板升，大获。俺答围右卫，禄与副将尚表固守，乘间击斩其部长，寇乃引退。辛爰犯京东，禄以宣府副总兵入卫，与子游击锦并有却敌功。

贵由舍人从军，积功至都指挥僉事，充宣府游击将军。隆庆中，迁大同新平堡参将。寇大入，掠山阴、怀仁、应州。将吏并获罪，独贵与兄副将锦拒战有功，受赏。万历初，再迁大同副总兵。十年冬，以都督僉事充宁夏总兵官。无何，徙镇大同。时诸部纳款久，擻力克袭封顺义王，奉中国益虔。贵频以安边劳蒙赐赉。

十九年，为阅视少卿曾乾亨所劾，谪戍边。明年，宁夏哱拜反。廷议贵健将知兵，且多畜家丁，乃起戍中为副将，总兵讨贼。屡攻城不克。其五月，哱拜以套寇五百骑围平虏堡，贵选精卒三百间道驰却之。俄以总督魏学曾命抚著力兔、银定、宰僧于横城，啖以重利，皆不应，贵乃还攻城。宁夏总兵董一奎攻其南，固原总兵李昫攻其西，故总兵刘承嗣攻其北，牛秉忠攻其东，贵以游兵主策应。哱拜自北门出战，将往勾套部，贵逐之入城，别遣将马孔英、麻承诏等击套寇援兵，俘斩百二十人。拜初与套部深相结，诸部长称之为王。日坐著力兔帐中，主筹画，至是不敢复出。俄朝命萧如薰代董一奎，尽将诸道援兵，以贵为副。而李如松军亦至，攻益急。贼奉黄金、绣蟒于卜失兔等，请急徇灵州，先据下马关，沮饷道。卜失兔与庄秃赖果合兵犯定边，而宰僧从花马池西沙湃入。贵迎击，挫宰僧于石沟。会董一元捣土昧巢，诸部长俱解去。贼复乞援于著力兔，拥众大入。如松率劲骑迎战张亮堡，自卯迄巳，敌锐甚。会贵及李如樟等兵至，夹击之，寇乃却。逐北至贺兰山，获首级百二十余。持示贼，贼益汹惧。无何城破，贼尽平。贵以功增秩，子予。寻擢总兵官，镇守延绥。

二十二年七月，卜失兔纠诸部深入定边，营张春井。贵乘虚捣其帐于套中，斩首二百五十有奇。还自宁塞，复邀其零骑。会寇留内地久，转掠至下马关。宁夏总兵萧如薰不能御，总督

叶梦熊急檄贵赴援。督副将萧如兰等连战晒马台、薛家洼，斩首二百三十有奇，获畜产万五千。帝为告庙宣捷，进署都督同知，予世廕。明年，卜失兔复入塞，掠八日而还。顺义王捨力克约之纳款，不从，复拟大入。贵勒兵万五千人：游击阎逢时等出红山为中军，参将师以律等出高家堡、神木、孤山为左军，参将孙朝梁等出定边、安边、平山为右军，而自以大军当一面。衔枚疾趋，逾塞六十里。寇莫知所防，大溃。俘斩四百有奇，获马驼牛羊千五百。再进秩，予廕。寻以病归。

二十五年，日本封事败，起贵备倭总兵官，赴朝鲜。已，加提督，尽统南北诸军。贵驰至王京，倭已入庆州，据闲山岛，围南原。守将杨元遁，全州守将陈愚衷亦遁，倭乘势逼王京。贵别遣副将解生守稷山，朝鲜亦令都体察使李元翼出忠清道遮贼锋。生颇有斩获功，参将彭友德亦破贼青山。倭将行长退屯井邑，清正还庆州。经略邢玠、经理杨镐先后至，分兵三协：左李如梅，右李芳春、解生，中高策。贵与镐督左右协兵专攻清正。策驻宜宁，东援两协，西扼行长。诸军至庆州，倭悉退屯蔚山，如梅诱败之。清正退保岛山，筑三砦自固。游击茅国器率死士拔其砦，斩馘六百五十，诸军遂进围其城。城新筑以石，坚甚，将士仰攻多死。围十日，倭袭败生兵。明年正月二日，行长来援，九将兵俱溃。贼张旗帜江上，镐大惧，仓皇撤师，以捷奏。既而败状闻，帝罢镐，责贵以功赎。与刘綎、陈璘、董一元分四路。贵居东，当清正，数战有功。会平秀吉死，官军益力攻。十一月，清正先遁，贵遂入岛山、西浦，诸路共俘斩二千二百有奇。明年三月，旋师。进右都督，予世廕。

三十八年，命贵镇辽东。泰宁炒花素桀骜，九子各将兵，他部宰赛、暖兔又助之。边将畏战，但以增岁赏为事，寇益无所忌。明年，临边要赏，将士出不意击之，拔营遁，徙额力素

居焉。其地忽天鸣地震，炒花惊惧，再徙渡老河，去边几四百里，其第三子色特晒之，南移可可毋林，伺隙入犯。贵伏兵败之，追北至白云山，斩馘三百四十有奇。色特愤，谋复仇。纠宰赛、以儿邓，皆不应。乃东纠卜言顾、伯要儿，西纠哈刺汉乃蛮，合犯清河，皆溃。以儿邓等惧，代炒花求款，边境乃宁。明年，插汉虎墩兔以三万骑入掠穆家堡。御之，败去。其夏，贵引病乞罢，诏乘传归。

贵果毅骁捷，善用兵，东西并著功伐。先后承特赐者七，锡世廕者六。及歿，予祭葬。称一时良将焉。

兄锦，少从父行阵，有战功。累官千总，协守大同右卫。千户魏昂者，坐罪亡入沙漠，引寇至城下，挟取妻子，锦伏甲擒之。俺答围城，数突围，城卒完。寻以杀人，并父夺官下吏。当事以塞上方用兵，而锦父子兄弟并敢战，曲法贷之。屡迁宣府游击将军。以勤王功，进秩一等，迁大同参将。隆庆初，进本镇副总兵，从赵崧出塞败寇兵，与弟贵并有保境功。俺答纳款，锦招塞外叛人归者甚众。万历五年，擢山西总兵官。寻改镇宣府，卒。

锦子承勋，辽东副总兵，都督僉事，南京后府僉书。从子承恩，都督同知，宣府、延绥、大同总兵官。更历诸镇，以勇力闻。后起援辽东，屡退避，下狱当死。诏纳马八百匹免罪，其家遂破。承诏，宁夏参将。从平哮拜有功。后为苍头所弑。承训，蓟镇副总兵。承宣，洮、岷副总兵。承宗，辽东副总兵。天启初，战死沙岭。

麻氏多将才。人以方铁岭李氏，曰“东李西麻”。

赞曰：自俺答款宣、大，蓟门设守固，而辽独被兵。成梁遂擅战功，至剖符受封，震耀一时，倘亦有天幸欤！麻贵宣力东西，勋阀可称。两家子弟，多历要镇，是以时论以李、麻并

列。然列戟拥麾，世传将种，而恒怯退避，隳其家声。语曰“将门有将”，诸人得无愧乎！

列传第一百二十七

张臣 子承廕 孙应昌 全昌 德昌 董一元 王保 杜桐 弟松子
文焕 孙弘域 萧如 薰达云 尤继先 官秉忠 柴国柱 李怀信

张臣，榆林卫人。起行伍，为队长。躡捷精悍，搏战好陷坚。从千总刘朋守黄甫川。朋遇寇丧马被围，臣单骑驰救，射中其魁，夺马载朋归，由此知名。旋代朋职，屡战跨马梁、李家沟、高家堡、田家梁、西红山，并有功，迁宣府膳房堡守备。寇尝大入，环攻堡，欲生得臣。臣召麾下酌水为酒，欢呼歌饮，寇莫测所为，不敢登。臣夜决围出，取他道以归。上官壮之，擢延绥入卫游击将军。

隆庆元年九月，土蛮大入昌黎、抚宁、乐亭、卢龙，游骑至滦河。诸将莫敢战，臣独勒兵赴之。辽帅王治道曰：“敌众我寡，往必无利。”臣不顾，率所部千人擐甲直驰，呼声震山谷，寇以数骑尝，奋前斩之。追至棒槌崖，斩首百十余级，坠崖死伤者无算。事宁，蓟镇诸将悉获罪，臣以功增秩二级。无何，寇潜入场子岭，参将吴昂被杀，命臣代之。寻进副总兵，领总督标下事，改守蓟镇西协。

万历初，录秋防功，进署都督僉事。炒蛮潜入古北口，参将范宗儒追至十八盘山，战歿，余众被围。臣急偕游击高廷礼等驰救，寇始去，坐镌一秩。五年春，以总兵官镇守宁夏。顺义王俺答报怨瓦剌，欲取道贺兰，臣不可，俺答恚，语不逊。臣夜决汉、唐二渠水，道不通，复陈兵赤水口，俺答乃从山后

去。三岁互市，毋敢畔者。阅边给事中以苛礼责望，劾罢之。

十一年，小阿卜户犯黑峪关，守将陈文治以下俱逮系。诏起臣副总兵，驻守马兰峪。会朵颜长昂屡扰边，蓟镇总兵官杨四畏不能御，乃调四畏保定，而徙臣代之。长昂雅惮臣，使其从母土阿、妻东桂款关乞降，乃抚赏如初。猛可真者，俺答弟老把都弃妾也，坐与小阿卜户犯黑峪关，罢岁赏。既纳款，复猖獗，以谩词报边臣，而令大嬖只代为谢罪。大嬖只者，顺义王乞庆哈弃妾也。臣等测其诈，令将士出塞捕二十三人，系之狱，令还我被掠人。猛可真以所爱者五人在俘中，许献还所掠，亲叩关索故赏。臣等并召大嬖只入演武场，谯责甚厉。两妇叩头请死，乃贷之。先后献还八十余人，中有被拘数十年者。臣以功纪录优叙。寻进署都督同知，召佾书左府事。出为陕西总兵官，镇守固原。

十八年春，移镇甘肃。火落赤犯洮、河，卜失兔将往助之，其母泣沮，不从，遂携妻女行，由永昌宋家庄穴墙入。臣逆战水泉三道沟，手格杀数人，夺其坐纛。卜失兔及其党炒胡儿并中流矢走，臣亦被创。将士斩级以百数，生获其爱女及牛马羊万八百有奇。卜失兔仰天大恸曰：“伤哉我女，悔不用母言，以至此也。”自是不敢归巢，与宰僧匿西海。已，属宰僧谢罪，其母及顺义王亦代为言，乃还其女，而使归套。臣以功进秩为真。

时诸部长桀骜甚，经略郑洛专主款。臣以为不足恃，上书陈八难、五要。大略云：边薄兵寡，饷绌寇骄，诸部顺逆难明，宜复额兵，严勾卒，足粮饷，分敌势，明赏罚。且以创重乞归，帝不许。后二年，谢病去。臣更历四镇，名著塞垣，为一时良将。

子承蔭，由父蔭积功至延绥副总兵。勇而有谋，尤精骑射，

数麇战未尝挫衄。万历三十七年，代王威为延绥总兵官。沙计及猛克什力数犯边。是年冬，复犯波罗、神木。承廕邀却之，追斩八十余人。沙计欲修贡，守臣恶其反覆，拒之，益徙近边，以数千骑犯双山堡。承廕击走之，俘斩百二十有奇。四十年，沙计复入塞。承廕遮击之响水，斩首百七十余级。积前功，进署都督同知，世廕本卫副千户。是岁，辽东总兵官麻贵罢，敕承廕驰代之。蟒金诸部近宁前，守将祖天寿间出猎，被围曹庄，将士死者二百三十人，被掠者六百余人，天寿以数骑免。事闻，论死。承廕初抵任，获免。敖克等犯中后所，拒斩其二长，余走出塞。时虎墩兔、炒花、暖兔、宰赛逼处辽境，无岁不犯边。承廕未至时，虎墩兔以三万骑犯穆家堡，参将郎名忠等遏斩其四十余骑。及再举，守将梁汝贵袭破其营。已而乃蛮诸部连犯中后所、连山驿，副总兵李继功等力战，殪其魁，徐引去。自是虎墩兔所属贵英哈等三十余部悉奉约束，辽西得少安。承廕旋以病去。甫岁余，起守蓟镇。未至，复改镇辽东。

四十六年四月，我太祖高皇帝起兵，拔抚顺，巡抚李维翰趣承廕赴援。承廕急率副将颇廷相、参将蒲世芳、游击梁汝贵等诸营并发，次抚顺。承廕据山险，分军三，立营浚濠，布列火器。甫交锋，大清兵蹴之，大溃。承廕、世芳皆战死。廷相、汝贵已溃围出，见失主将，亦陷阵死。将士死者万人，生还者十无一二，举朝震骇。既而抚安、三岔儿、白家冲三堡连失，诏逮维翰，赠承廕少保，左都督，立祠曰精忠，世廕指挥僉事。廷相以下，赠廕有差。

承廕子应昌、全昌、德昌。应昌嗣祖臣职，当为指挥僉事。以父阵亡，增三秩为都司僉书，经略杨镐用为左翼游击。四路出师，使从李如柏。天启元年，迁大同井坪参将，调延绥。二年秋，河套入犯，不能御，免归。督师孙承宗召置麾下，命驻

锦州。承宗去，高第尽撤松、锦守具，应昌亦归。

崇祯二年，总督杨鹤檄应昌署定边镇将事。河套入寇，击斩百二十余级，擢昌平副总兵，鹤遂荐应昌以副将镇定边。四年春，神一元陷保安，应昌偕左光先破斩一元。其弟一魁代领其众，围庆阳。应昌及杜文焕趋战，围始解。不沾泥围米脂，应昌偕王承恩击走之。杨鹤抚一魁，处之宁塞，而杀其党茹成名。贼党张孟金、黄友才惧，挟一魁以叛。延绥巡抚张福臻令应昌及马科击之，斩首千七百余级。友才走，一魁守不下。其冬，洪承畴代鹤，命参政戴君恩、总兵曹文诏同应昌讨之。数败贼，贼弃城走。文诏偕应昌击败之驸马沟。明年春，应昌擒友才。混天猴陷宜君、鄜州，袭靖边，应昌追败之，射伤贼将白广恩。八月，山西总兵官马士麟病免，擢应昌都督佥事代之。言者谓宁武卒善逃，宜令应昌率所部三千人以从，报可。王之臣陷临县。其地倚黄云山，榆林河水出焉，入于黄河。城三面峭壁，西阻水。巡抚许鼎臣、总督张宗衡督兵攻。贼与土寇田福、田科等相倚，久不拔。会王自用陷辽州，逼会城。鼎臣还，专以恢复责应昌。六年春，贼约福劫官军，抚标中军陈国威因伪称之臣往逆，斩福头悬城下，急击，贼始降。

应昌在关中，威名甚著。及是选懦逗挠，务与贼相避。总督宗衡五檄之不赴，奏诸朝，限应昌与文诏三月平贼。应昌避贼不击，杀良民冒功，为巡按御史李嵩、兵科祝世美所劾。帝乃遣近侍为应昌内中军。七月，部卒溃鸣谦驿。监视中官刘允中劾其避贼，帝犹贷之，令会剿畿南贼。久之，击贼平山，伪报首功，连为允中及巡按御史冯明玠、真定巡抚周堪赆所劾，帝令图功自赎。七年春，追贼灵宝，稍有功。已，击贼均州五岭山，败绩。身中一矢，退还河南。其弟全昌为宣府总兵官。宣府有警，令应昌援，又无功，命解职候勘。

八年，洪承畴出师河南，令率私家士马以从。三月，抵信阳。会贼大入秦，承畴命应昌及邓 、尤翟文防汉江南北。死，承畴以贼必由凤县栈道直入略阳，改命应昌、翟文自郧阳转赴兴安、汉中，以会左光先、赵光远诸军。至六月，艾万年、曹文诏相继战歿，贼尽趋西安，承畴急檄应昌及光先还救。八月，李自成陷咸阳。越二日，应昌、光先兵至，击斩四百四十余级，获军师一人。及全昌兵败陷贼，其溃卒归关中，掠沿河州县。山西巡抚吴甡请令应昌收置麾下，应昌已得疾，不能军。无何卒。

全昌由廕叙，历官灵州参将。崇祯四年，与同官赵大胤击点灯子于中部，已，连战合 阳、韩城，首功多。巡抚练国事请加二将副将衔。大胤驻耀州、富平间，扼贼西路；全昌驻韩城、合 阳间，扼贼东路。五年七月，代应昌为定边副总兵。曹文诏追贼陇州、平、凤界，全昌及马科率千人应之，殄灭殆尽。

明年五月，擢署都督僉事，充总兵官，镇守宣府。应昌方镇山西，兄弟接壤为大帅。明年七月，大清兵西征插汉，旋师入其境。攻围龙门、新城、赤城，克保安州，薄镇城，全昌婴城固守。已而大清兵西行，全昌进兵应州。帝以其孤军，敕吴襄、尤世威赴援，不应。全昌至浑源，以捷闻，还军葛峪、羊房口。襄等复不援。八月，大清兵再入其境。闰八月四日，克万全右卫，他城堡多失守。既解严，兄应昌以罪解职，命全昌并将其军。兵科常自裕言文臣张宗衡等重论，而武臣轻贷，非法。于是全昌与文诏并戍边。用山西巡抚吴甡请，命全昌、文诏为援剿总兵官，与猛如虎等大破高加计。

八年春，会洪承畴于汝宁，击败汝州贼。俄西入关，与祖大弼败贼泾阳。未几，败贼醴泉。五月，与贺人龙败老回回于

秦王岭。寻解凤翔围，走贼秦州，败之张家川。已而都司田应龙、张应龙战死，艾万年、曹文诏相继歿，官军益衰，贼尽趋西安。承畴急檄全昌及曹变蛟先赴渭、华格其前，亲督军尾其后，却贼红乡沟，贼乃南入商、雒。承畴又命全昌及赵光远提兵三千截潼关大峪口，部卒大呼，阑入荥泽，劫库杀人。河南巡抚玄默请急援卢氏，不听。光远擅归关中，全昌迤邐至颍州。九月中，追蝟子塊于沈丘瓦店，战败被执，贼挟之攻蕲、黄。全昌因代贼求抚，总理卢象升不许，责全昌丧师辱国，曰“贼果欲降，可灭其党示信”。贼不听命。久之，全昌脱归，谒象升阳和。象升令募兵山、陕。寻荐之朝，令赴军前立功，帝不许。十年四月，以杨嗣昌言逮付法司，谪戍边卫。

德昌，崇祯初为清水营守备。三年夏，剿王嘉胤被伤，坐夺官。久之，起历保定参将，连破土寇仁义王。十四年春，总督杨文岳命从虎大威以五千人援开封，不敢进。其冬，擢保定副总兵，仍从文岳，数有功。十六年卒。赠特进荣禄大夫，左都督。

董一元，宣府前卫人。父暘，嘉靖中为宣府游击将军。俺答犯滴水崖，力战死。赠官锡廕，春秋世祀。兄一奎，都督僉事。历镇山西、延绥、宁夏三边，以勇敢著。一元勇如兄，而智略过之。嘉靖时，历蓟镇游击将军。土蛮、黑石炭等以万余骑犯一片石，总兵官胡镇御之，一元功最，超俸三级，迁石门寨参将。隆庆初，破敌棒槌崖，功复最。再进二级，迁副总兵，驻防古北口。移守宣府。万历十一年，以都督僉事为昌平总兵官，寻徙宣府。十五年，徙蓟州。久之，劾罢。郑洛经略洮、河，命一元练兵西宁。火落赤入犯，一元击之西川，多所斩获。寻以副总兵协守宁夏，擢延绥总兵官。哮拜之乱，套中诸部长悉助之。一元乘其西掠，轻骑捣土昧巢，获首功百三十，驱其

畜产而还，寇内顾引去。进署都督同知，入为中府佾事。

辽东自李成梁后，代以杨绍勋，一岁三失事。尤继先继之，半年病去。廷议择帅，乃以命一元。泰宁速把亥为官军所杀，其次子把兔儿常欲复仇。从父炒花及姑婿花大助之，势益强。西部卜言台周，故插汉土蛮子也，部众十余万，与把兔儿东西相倚，数侵边。至是卜言合一克灰正、脑毛大诸部，声犯广宁。而把兔儿以炒花、花大、暖兔、伯言儿之众营旧辽阳，将入掠镇武、锦、义。一元与巡抚李化龙策曰：“卜言虽众，然去边远，我特患把兔儿及炒花耳。今其众不过万骑，破之则西部将不战走。”乃遣副将孙守廉驰右屯御西部，而亲将大军匿镇武外，为空营待之。寇骑驰入营，大笑，以为怯，乃深入。官军忽从中起，奋呼陷阵，自午至酉。寇大奔，逐北七十余里，至白沙塌。俘斩五百四十有奇，获马驼二千计。伯言儿中矢死，把兔儿亦伤，余众终夜驰，天明驻马环哭。其明日，卜言台周入右屯，攻五日夜。守廉等固守，乃引去。时二十二年十月也。捷闻，帝大喜，祭告郊庙，宣捷行赏，进一元左都督，加太子太保，廕本卫世指挥使。兵部尚书石星以下亦进秩有差。

伯言儿最桀骜，诸部倚以为强。尝诱杀庆云守备王凤翔，坐革岁赏。至是被歼，诸部为夺气，其部下遂纳款。把兔儿、炒花及卜言台周、瓜兔儿、歹青复临边驻牧，期以明年正月略辽、沈东西。一元虑岁晏不备，为寇所乘，乃先西巡以遏其锋。化龙亦留弱卒广宁，数西发以疑寇。一元提健卒，踏冰渡河，监军杨镐与之俱。度墨山，天大雪，将士气益奋。行四百里，三日夜乃抵其巢。斩首百二十级，获牛马甲仗无算，全师而还。把兔儿以镇武创重，叹曰：“我竟不获报父仇乎？”未几死，其众散乱，诸部悉远遁。一元以功进世廕二秩。久之，以病归，命王保代。

朝鲜再用师，诏一元隶总督邢玠麾下，参赞军事。寻代李如梅为御倭总兵官。时兵分四路。一元由中路，御石曼子于泗州，先拔晋州，下望晋，乘胜济江，连毁永春、昆阳二寨。贼退保泗州老营，攻下之，游击卢得功阵歿。前逼新寨。寨三面临江，一面通陆，引海为濠，海艘泊寨下千计，筑金海、固城为左右翼。一元分马步夹攻。步兵游击彭信古用大楛击寨，碎其数处。众军进逼贼濠，毁其栅。忽营中砲裂，烟焰涨天。贼乘势冲击，固城援贼亦至。骑兵诸将先奔，一元亦还晋州。事闻，诏斩游击马呈文、郝三聘，落信古等职，充为事官；一元亦夺官保，贬秩三等。会关白死，倭遁走。石曼子为陈璘所歼，一元得还故秩，赉银币。久之卒。一元历镇冲边，并著劳绩。与麻贵、张臣、杜桐、达云为边将选云。

王保，榆林卫人。骁勇绝伦，起行伍，积功为延绥参将。万历十六年，迁延绥、定边副总兵。十九年冬，擢署都督僉事，充昌平总兵官，寻改山西。蓟镇总兵官张邦奇被劾，命保与易任。自嘉靖庚戌后，蓟镇重于他镇。穆宗有诏，获大小部长者破格酬，他镇不得比。迨俺答款塞，宣、大、山西三镇烽烟寂然。陕西四镇以火落赤败盟，始复用兵，然寇弱易御。独泰宁、插汉诸部时时犯辽东。而蓟门密迩王畿，与辽帅俱慎选。以保有威望，用之。朵颜长昂当张臣镇蓟时纳款。居五六年，复连寇石门路、木马峪、花场谷，遂罢其市赏。后偕银灯寇山海关。已，又驰喜峰口要赏。邦奇佯许增市，诱杀其通事二十五人。长昂益怒，犯大青山。顷之，遣其党小郎儿等潜伏喜峰口，射杀侦卒。会保已至，遂擒之。长昂每资小郎儿筹策，惧而谢罪，献还被掠人畜，保乃释还小郎儿。长昂补五贡，边吏始补二赏，互市如初。御史陈遇文援穆宗诏以请，进保署都督同知，副将张守愚以下皆进秩。

蓟三协南营兵，戚继光所募也，调攻朝鲜，撤还，道石门，鼓噪，挟增月饷。保诱令赴演武场，击之，杀数百人，以反闻。给事中戴士衡、御史汪以时言南兵未尝反，保纵意击杀，请遣官按问。巡关御史马文卿庇保，言南兵大逆有十，尚书石星附会之，遂以定变功进保秩为真，廕子。督抚孙懋、李颐等亦进官受赐，时论尤之。

二十三年冬，顺义王擗力克弟趕兔率三军犯白马关及东西台，为守备徐光启、副将李芳春、戴延春所却。明年秋，复偕部长倒布犯黑谷顶，败而去。保度其再至，分营开连口及横河儿。寇果驰横河。官军夜半疾抵石塘岭，袭其营。寇大惊溃，乘势追出塞。其冬，复犯罗文峪，败去。诏代一元镇辽东。朝鲜再用师，敕保防海，卒于海州。赠左都督。

子学书，宣府总兵官。学时、学礼并副总兵。学书既里居，守榆林城，拒李自成，不屈死。

杜桐，字来仪，昆山人，徙延安卫。万历初，由世廕累官清水营守备，以谋勇著。迁延绥入卫游击将军，改古北口参将。用总督梁梦龙荐，擢延绥副总兵。十四年，就拜署都督僉事，充总兵官。

时卜失兔以都督同知为套中主，威令不行，其下各雄长，志常叵测。朔漠素无痘症，自嘉靖庚戌深入石州，染此症，犯者辄死。打儿汉者，卜失兔祖吉能部落也，数将命奉贡，累官指挥同知。一日，互市还，与其侪秃退台吉等俱染痘死。秃退子阿计疑边吏 其父，思乱。及卜失兔西助火落赤共扰河西，诸部遂蠢动。十九年冬，打儿汉子土昧与他部明安互市讫，复临边要赏，声犯内地。桐与巡抚贾仁元计先出兵袭之。乃令参将张刚自神木，游击李绍祖自孤山，桐率轻骑自榆林，三道并出。遇寇力战，大破之，斩首四百七十余级，馘明安而还。延

绥自吉能纳款，塞上息肩二十年，自此兵端复开。明安子摆言太日思报复，寇钞无已时矣。桐先被劾罢，以是役功，超授右都督，佾书后府。

二十一年，以总兵官镇保定。二十四年，徙延绥。明年，再徙镇宁夏。著力兔、宰僧入犯，逆战水塘沟，俘斩百二十。寇益纠诸部连犯平虏、兴武，桐督诸将马孔英、邓凤、萧如蕙等连破之，斩首二百余级。而延绥将士亦数捣巢，诸部长惧，乞款，词甚哀。三十年，二镇抚臣孙维城、黄嘉善协谋抚之，乃复贡市。论功，文臣自内阁以下悉进官。桐以先去职，但赉银币，许复用而已。久之，卒于家。桐自偏裨至大帅，积首功一千八百，时服其勇。

弟松，字来清。有胆智，勇健绝伦。由舍人从军，累功为宁夏守备。万历二十二年，卜失兔掠张春井，大入下马关。松偕游击史见、李经以二千余骑邀击马莲井，小胜，误入伏中，见战死，松、经皆重伤，士卒死过半。麻贵援军至，松复裹创力战，寇始败走。时松已进游击将军，论功迁延绥参将。贵大举捣巢，松以右军出清平塞，多所斩获，进副总兵。寻以本官改宁夏东路。松为将廉，尚气不能容物。尝因小忿，雉发为僧，部议听其归。寻起孤山副总兵。三十三年，擢署都督佾事，代李如樟镇延绥。明年，套寇犯安边、怀远，松大破之，改镇蓟州。

三十六年夏，代李成梁镇辽东。十二月，败敌连山驿。赖晕歹者，朵颜长昂子也。狡黠为边患。与从父蟒金潜入蓟镇河流口，大掠去。复结黄台吉谋犯喜峰口。松受总督王象乾指，潜捣黄台吉帐，以牵蓟寇。乃从宁远中左所夜驰至哈流兔，掩杀拱兔部落百四十余级。以大捷闻，邀重赏。副使马拯谓拱兔内属，不当剿，彼且复仇，与松相讦。松忿，邀赏愈急，诏予

之。拱兔果以无罪见剿怒，小歹青又数激之，乃以五千骑攻陷大胜堡，执守将耿尚仁支解之。深入小凌河，肆焚掠。游击于守志遇于山口，大败，死千余人，守志亦重创。松驻大凌河，不敢救。辽人多咎松，朝议谓松前仅抵锦州边十里，未尝出塞，所杀乃保塞部落，悉缚杀之，非阵斩。松愈忿，言抚按诸臣附会马拯，害其奇功。自提兵出塞，将捣巢以雪前耻，而所得止五级，士马多陷大凌河。松益惭愤，数欲自经，尽焚其铠胄器仗，置一切疆事弗问。兵部以闻，乃勒松归里，而以王威代之。

松既废，时多惜其勇，然恶其僨事，无推轂之者。至四十三年，河套寇大入，令松以轻骑捣火落赤营。获首功二百有奇，复叙用。逾二年，蓟、辽多事，特设总兵官镇山海关，以松任之。四十六年，张承廕战歿，诏松驰援辽阳。明年二月，杨镐议四路出师。以抚顺最冲，令松以六万兵当之，故总兵赵梦麟、保定总兵王宣为佐。期三月二日抵二道关，会李如柏等并进。松勇而无谋，则愎使气。二十九日夜，出抚顺关，日驰百余里，抵浑河。半渡，河流急，不能尽渡。松醉趣之，将士多溺河中。松遂以前锋进，连克二小砦，松喜。三月朔，乘势趋撒尔湖谷口。时大清方筑城界凡山上，役夫万五千，以精骑四百护之。闻松军至，精骑则尽伏谷口以待。松军过将半，伏兵尾击之，追至界凡渡口，与筑城夫合据山旁吉林崖。明日，松引大军围崖，别遣将营撒尔湖山上。松军攻崖，方战，大清益千人助之，已又续遣二旗兵趋界凡以为援，而遣六旗兵攻松别将于撒尔湖山。明日，六旗兵大战，破撒尔湖山军，死者相枕藉。所遣助吉林崖者，自山驰下击松军，二旗兵亦直前夹击，松兵大败，松与梦麟、宣皆歿于阵。横尸亘山野，流血成渠。大清兵逐北二十里，至勺琴山而还。时车营五百尚阻浑河，而松已败。顷之，马林、刘綎两军亦败，独李如柏一军遁还。事闻，朝议多

咎松轻进。天启初，赠少保左都督，世廕千户，立祠赐祭。宣亦赠官，立祠，世廕指挥僉事。宣，榆林人。梦麟，见父岢传。

桐子文焕，字弢武。由廕叙，历延绥游击将军，累进参将、副总兵。四十三年，擢署都督僉事、宁夏总兵官。延绥被寇，文焕赴救，大破之。明年，遂代官秉忠镇延绥。屡败寇安边、保宁、长乐，斩首三百有奇。西路火落赤、卜言太惧，相率降。沙计数盗边，为文焕所败，遂纳款。既而复与吉能、明爱合，驻高家、柏林边，要封王、补赏十事。文焕袭其营，斩首百五十。火落赤诸部落攒刀立誓，献罚九九。九九者，部落中罚驼马牛羊数也。已，沙计又伏兵沙沟，诱杀都指挥王国安，纠猛克什力犯双山堡，复犯波罗。文焕击破之，追奔二十余里。当是时，套寇号十万。然其众分四十二枝，多者二三千，少不及千骑，屡不得志。沙计乃与吉能、明爱、猛克什力相继纳款，延绥遂少事。文焕寻以疾归。

天启元年，再镇延绥。诏文焕援辽，文焕乃遣兵出河套，捣巢以致寇。诸部大恨，深入固原、庆阳，围延安，扬言必缚文焕，掠十余日始去。命解职候勘。奢崇明围成都，总督张我续请令文焕赴救。至则围已解，偕诸军复重庆。崇明遁永宁，文焕顿不进。寻擢总理，尽统川、贵、湖广军。度不能制贼，谢病去。坐延绥失事罪，戍边。七年，起镇宁夏。宁、锦告警，诏文焕驰援，俄令分镇宁远。进右都督，调守关门。寻引疾去。

崇祯元年，录重庆功，廕指挥僉事。三年，陕西群盗起，五镇总兵并以勤王行。总督杨鹤请令文焕署延镇事，兼督固原军。数败贼，贼亦日益多。会山西总兵王国梁击王嘉胤于河曲，大败，贼入据其城。部议设一大将，兼统山、陕军协讨。乃令文焕为提督，偕曹文诏驰至河曲，绝饷道以困之。神一元陷宁塞，文焕家破。遂留文诏，令文焕西还。四年，御史吴牲劾其

杀延川难民冒功，给事中张承诏复劾之，下狱褫职。十五年，用总督杨文岳荐，以故官讨贼。无功，复谢病归。

子弘域，天启初历延绥副总兵。七年夏，文焕援辽，即擢总兵官，代镇宁夏。积资至右都督。崇祯中，提督池河、浦口二营练兵，遏贼南渡，颇有功。十三年，移镇浙江。寻谢病去。困变后，文焕父子归原籍昆山，卒。

萧如薰，字季馨，延安卫人。万历中，由世廕百户历官宁夏参将，守平虏城。二十年春，哱拜、刘东暘据宁夏镇城反，遣其党四出略地。拜子承恩徇玉泉营，游击傅桓拒守，为其下所执。贼已徇中卫及广武，参将熊国臣等弃城奔，列城皆风靡。贼党土文秀徇平虏，独如薰坚守不下。如薰妻杨氏，故尚书兆女也，贤而有智，赞夫死守，日具牛酒犒士。拜养子云最骁勇，引河套著力兔急攻。如薰伏兵南关，佯败，诱贼入，射云死，余众败去。又袭著力兔营，获人畜甚多。著力兔愤，复来攻，为麻贵所却，城获全。初，帝闻如薰孤城抗贼，大喜，厚赉银币，擢官副总兵。六月，遂以都督僉事为宁夏总兵官，尽统延绥、甘肃、固原诸援军。其秋，竟与李如松等共平贼，再进署都督同知，廕锦衣世指挥僉事；妻杨氏亦被旌。

二十二年八月，卜失兔西犯定边，阑入固原塞，副将姜直不能御，遂由沙梁贖墙入，直抵下马关，纵横内地几一月。如薰免官，直下吏。寻复以总兵官镇守固原。套寇入犯，击却之。青海寇纠番族犯洮、岷，如薰及临洮总兵孙仁御之，擒斩三百四十有奇，抚叛番五千人，获驼马甲仗无算。再镇宁夏。银定、歹成数入犯，辄挫衄去。徙镇蓟州。久之，罢归。再起故官，镇延绥。

天启初，廷议京军不足用，召边将分营训练。如薰典神机营。陛见，帝赐食加奖劳焉。明年，出镇徐州。俄召还京，复

以总兵官镇守保定。五年夏，魏忠贤党劾其与李三才联姻，遂夺职。崇祯初卒，赐恤如制。

如薰为将持重。更历七镇，所在见称。自隆庆后，款市既成，烽燧少警，辇下视镇帅为外府。山人杂流，乞朝士尺牋往者，无不履所欲。蓟镇戚继光有能诗名，尤好延文士，倾赏结纳，取足军府。如薰亦能诗，士趋之若鹜，宾座常满。妻杨氏、继妻南氏皆贵家女，至脱簪珥供客犹不给。军中患苦之，如薰莫能却也。一时风会所尚，诸边物力为耗，识者叹焉。

如薰祖汉，凉州副总兵、都督僉事。父文奎，京营副将、都督同知。兄如兰，陕西副总兵、都督僉事，前府僉书；如蕙，宁夏总兵官、都督同知；如芷，提督南京教场、都督僉事。

达云，凉州卫人。勇悍饶智略。万历中，嗣世职指挥僉事。擢守备，进肃州游击将军。炒胡儿入犯，偕参将杨浚击败之，迁西宁参将。永邵卜者，顺义王俺答从子也，部众强盛。先尝授都督同知，再进龙虎将军。自以贡市在宣府，守臣遇己厚，不可逞，乃随俺答西迎活佛，留据青海，与瓦刺他卜囊岁为西宁患。尝诱杀副将李魁。边臣不能报，益有轻中国心。二十三年九月九日，度将士必燕饮，拥劲骑直入南川。属番侦告，云设兵要害，令番人绕出朵尔峡口外，潜扼其背，而已提精卒二千与战。方合，伏忽起，寇首尾不相顾，番人夹击，大败之。云手馘其帅一人，斩首六百八十余级。其走峡外者，又为番人所歼。获驼马戎器无算。为西陲战功第一。所馘把都尔哈，即前杀李魁者，其地即魁阵亡处，时又皆九月也。先是，副将李联芳为寇所杀，总兵尤继先生获其仇。边人以此二事为快。

云既胜，度寇必复至，厚集以待。逾月，寇果连真相、火落赤诸部，先围番刺卜尔寨以诱官军。番不能支，合于寇，寇遂逼西川。云督诸军营康缠沟，寇悉众围之，矢石如雨。云左

右冲击，自辰至申，战数十合。寇死伤无算，乃以长枪钩杆专犯西宁军。西宁军坚不可破，寇始遁，追奔数十里而还。捷闻，帝大喜，遣官告郊庙，宣捷。大学士赵志皋以下悉进官。云擢都督同知，廕本卫世指挥使。寇岁掠诸番，番不敌则折而入寇。及寇败远徙，云急招番，复业者七千余户。永邵卜连犯明沙、上谷，云并击走之。初，南川奏捷，云已进副总兵，至是命以总兵官镇守延绥。未几，镇甘肃。二十六年，永邵卜复犯西宁，参将赵希云等阵歿，云坐停俸。

甘、宁间有松山，宾兔、阿赤兔、宰僧、著力兔等居之，屡为两镇患。巡抚田乐决策恢复。云偕副将甘州马应龙、凉州姜河、永昌王铁塊等分道袭之。寇远窜，尽拔其巢，攘地五百里。云以功进右都督，廕世指挥僉事。无何，青海寇纠众分犯河西，五道俱有备，献首功百七十有奇。松山既复，为筑边垣，分屯置戍。录功进左都督。寇恋其故巢，乘官军撤防时潜兵入犯，云据险邀击之。寇大败，斩首百六十。加云太子少保。寇益纠其党犯镇番，云及诸将葛赖等大破之，斩首三百七十余级。帝为告庙，行赏，进云世廕二秩。寇复入犯，云破走之。是时，寇失松山，走据贺兰山。后连青海诸部寇钞不已，银定、歹成尤桀骜。三十三年，连营犯镇番。云遣副将柴国柱击之，寇大败去。未几，青海寇复大入，将士分道遮击，生擒其长沙赖，余败奔。三十五年叙功，云增勋廕。是年，松山、青海二寇复连兵犯凉州，云逆战红崖，大获，斩首百三十有奇。

云为将，先登陷阵，所至未尝挫衄，名震西陲，为一时边将之冠。以秋防卒于军。赠太子太保。子奇勋，万历末为昌平总兵官。

尤继先，榆林卫人。万历中，积功为大同副总兵。十八年，火落赤、真相犯洮河，副总兵李联芳等战死。诏进署都督僉事，

充总兵官，代刘承嗣镇守固原。寇据莽刺、捏工二川，日蚕食番族，且扰西宁。闻官军大集，卜失兔又败于水泉，乃乘冰坚渡黄河北走，留其党可卜列、宗塔儿等五百余人牧莽刺川南山。南山即石门大山口，走乌思藏门户也。属番来告，继先乃令番以八百人前导，与故总兵承嗣、游击原进学、吴显等疾驰七百里，直抵南山。奋击，大破之，斩首百五十有奇。生获十二人。而拜巴尔的者，可卜列从子，前杀联芳，至是被擒。师旋，寇尾至撒川。见有备，乃夜走。他寇犯镇羌、西宁、石羊亦俱败。火落赤遂徙帐西海。录功，进秩为真，增世廕一秩。寻以病归。起金中军府事。

二十一年冬，为辽东总兵官。炒花二千骑入韩家路，继先督诸军奋击，寇乃去。再引疾归。二十四年，起镇蓟州。自戚继光镇守十年，诸部虽叛服不常，然边警颇稀。寇尝一入青山口，辄败去。最后，长昂导班、白二部长入犯，道石门，阚山海关，京东民尽逃入通州。继先出关，寇已纵掠宁前去。总督蹇达怒继先不追击，而继先方收召降丁八百人，欲倚为用。达乃疏言番情难驭，恐遗后忧，请调继先别镇，俾降丁随往。部议以延绥杜松与易任，巡抚刘四科争之。达复疏言：“守边在自强，继先独言惟藉降丁。去岁出关，何竟不得降丁力？羽书狎至，边隘虚实，久为所窥。呼吸变生，安所措手！”兵科宋一韩等力主达议，且劾继先他事。继先遂罢，卒于家。

继先眇一目，习兵敢战，时称“独目将军”。

官秉忠，榆林卫人。万历中起世廕，历官固原参将，擢宁夏、甘肃副总兵。尝与主将达云大破寇于红崖，银定、歹成屡被挫去。移守蓟镇东协，积功加署都督同知。四十年五月，擢总兵官，代张承廕镇延绥。套寇犯保宁，秉忠督参将杜文焕等败之白土涧。一日再捷，俘斩二百五十，馘其长十二人。无何，

旗牌撒勒犯长乐，秉忠将轻骑追袭之。大获。猛克什力犯保宁，秉忠又破之。已而猛克挟赏不获，再寇保宁及怀远，秉忠随所向以劲骑遮击，先后斩首二百二十有奇。猛克及旗牌复以千余骑犯波罗，遥见保宁军，遂遁出塞。

吉能者，卜失兔子，为套中之主，土马雄诸部，见卜失兔袭顺义王，补其五年市赏，遂挟求封王，且还八年市赏。边臣不许，则大怨。会他部铁雷以痘疮死，妄言边吏毒杀之。而沙计盗边，又被衄去。吉能遂合套中诸部。大举入寇。东道高家、大柏油、神木、柏林，中道波罗，西道砖井、宁塞，诸城堡尽被蹂躏。副将孙洪谟御之大柏油，中伏被围。游击万化孚等不救，士卒死伤过半，洪谟遂降。秉忠闻寇入，急遣游击张榜潜劫其营，又败，死四百余人。会故帅杜松、宁夏帅杜文焕援军至，并破敌，而秉忠所部亦有斩获，寇始退。然犹驻塞下，时钞掠。秉忠亦屡出袭击，多获首功，竟以前负被劾去官。方候代，沙计谋从双山、建安入犯，秉忠设伏待之。遂大败去，斩其首二百有奇。

四十六年，与刘綎、柴国柱等同被召，令佥书前府，寻赴援辽东。杨镐之四路出师也，令秉忠防守镇城。无何，辞疾归。久之卒。子抚民，亦为宁夏总兵官。

柴国柱，西宁卫人。万历中，由世廕历西宁守备。骁猛善射。从参将达云击寇南川，勇冠军。录功，进都指挥佥事。寇盗边，辄为国柱所挫。屡进凉州副总兵。松山既复，方建堡置墩，寇数来扰，国柱频击却之。银定、歹成连兵寇镇番，国柱驰救，斩首二百有奇，获马驼甲仗无算。青海寇大掠镇羌、黑古城诸堡，守备杨国珍不能御，国柱急率游击王允中等击走之。银定、歹成复犯河西，国柱邀击，获首功百二十。擢署都督佥事，陕西总兵官。三十六年春，改镇甘肃。银定、歹成屡不得

志，益寇钞永昌。国柱驰与大战，败之，追至麻山湖，斩首百六十有奇。其部落复入寇，守备郑崇雅等战歿，国柱坐夺俸一年。河套、松山诸部长合兵入寇，国柱檄诸将分道击，复斩首百六十。屡加右都督，世廕指挥僉事。久之，罢官。四十六年夏，召僉书都督府事。无何，代杜松镇山海关。松败歿，虎墩兔乘机犯边，国柱等力遏之。寻移镇沈阳。谢病归。天启初，追录边功，加左都督。卒，赐恤如制。

李怀信，大同人。由世廕历都指挥僉事，掌山西都司。廉勤，数被推荐。万历中，迁延绥中路参将，进定边副总兵。卜失兔、火落赤、铁雷、摆言太等岁扰边。定边居延绥西，被患尤棘。怀信勇敢有谋，寇入辄败。其先后镇帅杜松、王威、张承廕、官秉忠又皆一时选，故边患虽剧，而士气不衰。四十三年，擢甘肃总兵官，延人为立生祠。松山寇入掠芦沟墩诸处，怀信邀击，大败之。斩首三百有奇，获驼马甲仗无算。已，复分三道犯镇番诸堡，怀信亦分遏之。寇引还，将士尾其后，获首功百九十有奇。自后寇入多失利去，威名著河西。先是，陕西止设四镇，自西宁多警，增设临洮总兵官，遂为五镇。然惟甘、延最当敌冲，故择帅常慎。而甘肃北有松山，南临青海，诸部落环居其外，尤难御。怀信在镇，边人恃以无恐。四十七年，辽东急，诏充援剿总兵官，驰赴辽东。时熊廷弼为经略，令怀信偕柴国柱、贺世贤以四万人守沈阳。暖兔、炒花谋入犯，廷弼急移怀信戍首山，寇不敢入。俄泛懿有警，檄怀信御却之。辽事益急，诸老将多引避。廷弼复负气凌诸将，怀信不能堪，亦坚卧引疾去。天启二年，起镇大同。明年罢。已，追录边功，进左都督。久之，卒于家。

赞曰：张臣诸人，勇略自奋，著效边陲，均一时良将选也。董一元白沙塌、墨山之捷，奇伟不下王越。至承廕与松，以将

门子捐躯报国，视世所称“东李西麻”者，相去何等也！

列传第一百二十八

叶向高 刘一燝 兄一焜 一煜 韩爌 硃国祚 硃国禎 何宗彦
孙如游 孙嘉绩

叶向高，字进卿，福清人。父朝荣，养利知州。向高甫妊，母避倭难，生道旁败厕中。数濒死，辄有神相之。举万历十一年进士，授庶吉士，进编修。迁南京国子司业，改左中允，仍视司业事。二十六年，召为左庶子，充皇长子侍班官。矿税横行，向高上疏，引东汉西邸聚钱事为鉴，不报。寻擢南京礼部右侍郎。久之，改吏部。再陈矿税之害，又请罢辽东税监高淮，语皆切至。妖书狱兴，移书沈一贯力谏。一贯不悦，以故滞南京九年。后一贯罢，沈鲤亦去，硃赆独当国。帝命增阁臣。三十五年五月，擢向高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与王锡爵、于慎行、李廷机并命。十一月，向高入朝，慎行已先卒，锡爵坚辞不出。明年，首辅赆亦卒，次辅廷机以人言久杜门，向高遂独相。

当是时，帝在位日久，倦勤，朝事多废弛，大僚或空署，士大夫推择迁转之命往往不下，上下乖隔甚。廷臣部党势渐成，而中官榷税、开矿，大为民害。帝又宠郑贵妃，福王不肯之国。向高用宿望居相位，忧国奉公，每事执争效忠荃。帝心重向高，体貌优厚，然其言大抵格不用，所救正十二三而已。东宫辍讲者五年，廷臣屡请不得命。三十七年二月，向高择吉以请，亦不报。自是岁春秋必恳请，帝皆不纳。贵妃王氏，太子生母也，

薨四日不发丧。向高以为言，乃发丧。而礼官上其仪注，稽五日不行。向高复争之，疏乃下。福王府第成，工部以之国请，向高拟旨上。帝不发，改明春。及期迫，向高请先饬仪卫舟车，帝不纳。四十一年春，廷臣交章请，复谕改明春。已，忽传旨，庄田非四万顷不行，廷臣大骇。向高因进曰：“田四万顷，必不能足，之国且无日，明旨又不信于天下矣。且王疏引祖制，而祖制无有是事。曩惟世宗时景王有之。景王久不之国，皇考在裕邸，危疑不安，此何可效也？”帝报曰：“庄田自有成例，且今大分已定，何猜？”向高因疏谢，言：“皇考时，名位虽未正，然讲读不辍，情意通。今东宫辍讲八年，且不奉天颜久，而福王一日两见，以故不能无疑。惟坚守明春期，而无以庄田藉口，天下疑自释。”帝报福王无一日两见事。

向高有裁断，善处大事。锦衣百户王曰乾者，京师奸人也，与孔学、赵宗舜、赵思圣等相讦告。刑官讞未竟，曰乾乃入皇城放砲上疏。刑官大惊，将拟曰乾死罪。曰乾遂讦奏郑妃内侍姜严山与学等及妖人王三诏用厌胜术诅咒皇太后、皇太子死，拥立福王。帝震怒，绕殿行半日，曰：“此大变事，宰相何无言？”内侍即跪上向高奏。奏言：“此事大类往年妖书，然妖书匿名难诘，今两造具在，一讯即情得。陛下当静处之，稍张皇，则中外大扰。至其词牵引贵妃、福王，尤可痛恨。臣与九卿所见皆同，敢以闻。”帝读竟太息曰：“吾父子兄弟全矣。”明日，向高又言：“曰乾疏不宜发。发则上惊圣母，下惊东宫，贵妃、福王皆不安。宜留中，而别谕法司治诸奸人罪，且速定明春之国期，以息群喙，则天下帖然无事。”帝尽用其言，太子、福王得相安。贵妃终不欲福王之国，言明年冬太后七十寿，王宜留庆贺。帝令内阁宣谕。向高留上谕弗宣，请今冬预行庆寿礼，如期之国。帝遣中使至向高私邸，必欲下前谕。向

高言：“外廷喧传陛下欲假贺寿名留福王，约千人伏阙请。今果有此谕，人情益疑臆，将信王曰乾妖言，朝端必不静。圣母闻之，亦必不乐。且潞王圣母爱子，亦居外藩，何个卷个卷福王为？”因封还手谕。帝不得已从之，福王乃之国。

向高尝上疏言：“今天下必乱必危之道，盖有数端，而灾伤寇盗物怪人妖不与焉。廊庙空虚，一也。上下否隔，二也。士大夫好胜喜争，三也。多藏厚积，必有悖出之衅，四也。风声气习日趋日下，莫可挽回，五也。非陛下奋然振作，简任老成，布列朝署，取积年废弛政事一举新之，恐宗社之忧，不在敌国外患，而即在庙堂之上也。”其言绝痛切。帝知其忠爱，不能行。

初，向高入阁。未几，陈用人理财策，力请补缺官，罢矿税。见帝不能从，乃陈上下乖离之病。两疏乞罢，帝不允。向高自独相，即请增阁臣，帝不听。及吏部尚书孙丕扬以荐贤不用求去，向高特疏请留，亦不报，遂引疾。屡谕，乃出视事。已，又言：“臣屡求去，辄蒙恩谕留。顾臣不在一身去留，而在国家治乱。今天下所在灾伤死亡，畿辅、中州、齐鲁流移载道，加中外空虚，人才俱尽。罪不在他人，臣何可不去。且陛下用臣，则当行其言。今章奏不发，大僚不补，起废不行，臣微诚不能上达，留何益？诚用臣言，不徒縻臣身，臣溘先朝露，有余幸矣。”帝不省。京师大水，四方多奏水旱。向高又言：“自阁臣至九卿台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止存其二。天下方面大吏，去秋至今，未尝用一人。陛下万事不理，以为天下长如此，臣恐祸端一发，不可收也。”帝亦不省。四十年春，向高以历代帝王享国四十年以上者，自三代迄今止十君，劝帝力行新政。因复以用人行政请，亦不报。向高志不行，无月不求去，帝辄优旨勉留。向高复言：“臣进退可置不问，而百僚

必不可尽空，台谏必不可尽废，诸方巡按必不可不代。中外离心，辇毂肘腋间，怨声愤盈，祸机不测，而陛下务与臣下隔绝。帷幄不得关其忠，六曹不得举其职，举天下无一可信之人，而自以为神明之妙用，臣恐自古圣帝明王无此法也。”

先是，向高疾，阁中无人，章奏就其家拟旨者一月。及是，向高坚卧益久，即家拟旨如前，论者以为非体，向高亦自言其非，坚乞去。帝卒不命他相，遣鸿胪官慰留。至帝万寿节，始起视事。其后，向高主癸丑会试，章奏皆送闾中，尤异事云。帝考选科道七十余人，命久不下。向高恳请数十疏，越二年乃下。言官既多，攻击纷起。帝心厌之，章悉留中。向高请尽付所司，定其去留。因言：“大臣者，小臣之纲。今六卿止赵焕一人，而都御史十年不补，弹压无人，人心何由戢？”帝但责言官妄言，而大僚迄不补。向高请增置阁臣，章至百余上，帝始用方从哲、吴道南。向高疏谢，因引退，优诏不允。

四十二年二月，皇太后崩。三月，福王之国。向高乞归益数，章十余上。至八月，允其去。向高以三载考绩，进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叙延绥战功，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改户部尚书、武英殿；一品三载满，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改吏部尚书、建极殿。至是，命加少师兼太子太师，赐白金百，彩币四，表里大红坐蟒一袭，遣行人护归。

向高在相位，务调剂群情，辑和异同。然其时党论已大起，御史郑继芳力攻给事中王元翰，左右两人者相角。向高请尽下诸疏，敕部院评曲直，罪其论议颠倒者一二人，以警其余，帝不报。诸臣既无所见得失，益树党相攻。未几，又争李三才之事，党势乃成。无锡顾宪成家居，讲学东林书院，朝士争慕与游。三才被攻，宪成贻书向高暨尚书孙丕扬，讼其贤。会辛亥京察，攻三才者刘国缙以他过挂察典，乔应甲亦用年例出外，

其党大哗。向高以大体持之，察典得无挠，而两党之争遂不可解。及后，齐、楚、浙党人攻东林殆尽。浸寻至天启时，王绍徽等撰所谓《东林点将录》，令魏忠贤按氏名逐朝士。以向高尝右东林，指目为党魁云。

向高归六年，光宗立，特诏召还。未几，熹宗立，复赐敕趣之。屡辞，不得命。天启元年十月还朝，复为首辅。言：“臣事皇祖八年，章奏必发臣拟。即上意所欲行，亦遣中使传谕。事有不可，臣力争，皇祖多曲听，不欲中出一旨。陛下虚怀恭己，信任辅臣，然间有宣传滋疑议。宜慎重纶音，凡事令臣等拟上。”帝优旨报闻。旋纳向高请，发帑金二百万，为东西用兵之需。

熹宗初政，群贤满朝，天下欣欣望治。然帝本冲年，不能辨忠佞。魏忠贤、客氏渐窃威福，构杀太监王安，以次逐吏部尚书周嘉谟及言官倪思辉等。大学士刘一燝亦力求去。向高言：“客氏出复入，而一燝顾命大臣不得比保姆，致使人揣摩于奥突不可知之地，其渐当防。”忠贤见向高疏刺己，恨甚。既而刑部尚书王纪削籍，礼部尚书孙慎行、都御史邹元标先后被攻致仕去。向高争不得，因请与元标同罢。帝不听，而忠贤益恨向高。

向高为人光明忠厚，有德量，好扶植善类。再入相，事冲主，不能謇直如神宗时，然犹数有匡救。给事中章允儒请减上供袍服。奄人激帝怒，命廷杖。向高论救者再，乃夺俸一年。御史帅众指斥宫禁，奄人请帝出之外，以向高救免。给事中傅櫬救王纪，将贬谪，亦以向高言仅夺俸。纪既罢去，御史吴牲、王祚昌荐之，部议以故官召。忠贤怒，将重谴文选郎，向高亦救免。给事中陈良训疏讥权奄，忠贤摘其疏中“国运将终”语，命下诏狱，穷治主使。向高以去就争，乃夺俸而止。熊廷弼、

王化贞论死，言官劝帝速决。向高请俟法司覆奏，帝从之。有请括天下布政司、府、州、县库藏尽输京师者，向高言：“郡邑藏已竭，藩库稍余。倘尽括之，猝有如山东白莲教之乱，何以应之？”帝皆不纳。

忠贤既默恨向高，而其时朝士与忠贤抗者率倚向高。忠贤乃时毛举细故，责向高以困之。向高数求去。四年四月，给事中傅櫬劾左光斗、魏大中交通汪文言，招权纳贿，命下文言诏狱。向高言：“文言内阁办事，实臣具题。光斗等交文言事暧昧，臣用文言显然。乞陛下止罪臣，而稍宽其他，以消缙绅之祸。”因力求速罢。当是时，忠贤欲大逞，惮众正盈朝，伺隙动。得櫬疏喜甚，欲藉是罗织东林，终惮向高旧臣，并光斗等不罪，止罪文言。然东林祸自此起。

至六月，杨涟上疏劾忠贤二十四大罪。向高谓事且决裂，深以为非。廷臣相继抗章至数十上，或劝向高下其事，可决胜也。向高念忠贤未易除，阁臣从中挽回，犹冀无大祸。乃具奏称忠贤勤劳。朝廷宠待厚，盛满难居，宜解事权，听归私第，保全终始。忠贤不悦，矫帝旨叙己功勤，累百余言。向高骇曰：“此非奄人所能，必有代为草者。”探之，则徐大化也。忠贤虽愤，犹以外廷势盛，未敢加害。其党有导以兴大狱者，忠贤意遂决。于是工部郎中万燝以劾忠贤廷杖，向高力救，不从，死杖下。无何，御史林汝翥亦以忤奄命廷杖。汝翥惧，投遵化巡抚所。或言汝翥向高甥也，群奄围其邸大噪。向高以时事不可为，乞归已二十余疏，至是请益力。乃命加太傅，遣行人护归，所给赐视彝典有加。寻听辞太傅，有司月给米五石，舆夫八。

向高既罢去，韩爌、硃国祯相继为首辅，未久皆罢。居政府者皆小人，清流无所依倚。忠贤首诬杀涟，光斗等次第戮辱，

贬削朝士之异己者，善类为一空云。熹宗崩，向高亦以是月卒，年六十有九。崇祯初，赠太师，谥文忠。

刘一燝，字季晦，南昌人。父曰材，嘉靖中进士，陕西左布政使。万历十六年，一燝与兄一焜、一煜并举于乡。越七年，又与一煜并举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

一焜为考功郎，掌京察。大学士沈一贯欲庇其私人钱梦皋、钟兆斗等，属一燝为请。一燝谢不可，梦皋等竟以中旨留，由是忤一贯意。寻历祭酒，詹事，掌翰林院事。四十五年春，京察，党人用事，谋逐孙承宗、缪昌期等，一燝力保持得免。故事，掌院无满岁不迁者，一燝居四年，始迁礼部右侍郎，教习庶吉士。光宗即位，擢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偕何宗彦、韩爌并命。时内阁止方从哲一人。

万历末年，神宗欲用史继偕、沈紘。两人方在籍，帝命召之。未及至，帝复命宗彦、一燝、爌。明日，复命硃国祚及旧辅叶向高。而宗彦、国祚、向高亦皆在籍，惟一燝、爌入直。甫拜命，帝已得疾，一燝偕诸臣召见乾清宫。明日九月朔，帝崩。诸臣入临毕，一燝诘群奄：“皇长子当枢前即位，今不在，何也？”群奄东西走，不对。东宫伴读王安前曰：“为李选侍所匿耳。”一燝大声言：“谁敢匿新天子者？”安曰：“徐之，公等慎勿退。”遂趋入白选侍。选侍颔之，复中悔，挽皇长子裾。安直前拥抱，疾趋出。一燝见之，急趋前呼万岁，捧皇长子左手，英国公张惟贤捧右手，掖升辇。及门，宫中厉声呼：“哥儿却还！”使使追蹶者三辈。一燝傍辇疾行，翼升文华殿，先即东宫位，群臣叩头呼万岁。

事稍定，选侍犹趋还乾清。时选侍居乾清。一燝曰：“乾清不可居，殿下宜暂居慈庆。”皇长子心惮选侍，然之。一燝语安曰：“主上冲年，无母后。外庭有事，吾受过；宫中起居，

公等不得辞责。”明日，周嘉谟及左光斗疏请移宫。时首辅从哲徘徊其间，已，又欲缓移宫。一燝曰：“本朝故事，仁圣，嫡母也，移慈庆；慈圣，生母也，移慈宁。今何日，可姑缓耶？”初五日，偕同官请即日降旨，踣立宫门以俟。选侍不得已，移啜鸾宫，天子复还乾清，事始大定。帝既践阼，从哲被劾在告，一燝遂当国，与燝相得甚欢。念内廷惟王安力卫新天子，乃引与共事。安亦倾心向之。所奏请，无不从。发内帑，抑近侍，搜遗逸，旧德宿齿布满九列，中外欣欣望治焉。

明年，天启改元，沈阳失。廷臣多请复用熊廷弼。一燝亦言：“廷弼守辽一载，残疆宴然，不知何故翦除。及下廷议，又皆畏惧，不敢异同。嗣后军国大事，陛下当毅然主持，赖诸臣洗心涤虑，悉破雷同附和，其忧国奉公。”帝优旨褒答。寻有诏尽谪前排廷弼者姚宗文等官。言路多怨一燝。一燝尝言：“任天下事者，惟六官。言路张，则六官无实政。善治天下者，俾六官任事，言路得绳其愆，言官陈事，政府得裁其是，则天下治。”于是一切条奏悉下部议，有不经者，诏格之。

初，选侍将移宫，其内竖李进忠、刘朝、田诏等盗内府秘藏，过乾清门仆，金宝堕地。帝怒，悉下法司，案治甚急。群奄惧，构蜚语，言帝薄先朝妃嫔，致选侍移宫日，跣足投井，以摇惑外廷。御史贾继春遂上安选侍书。刑部尚书黄克缙、给事中李春晔、御史王业浩辈张大其辞，欲脱盗奄罪。帝恶继春妄言，且疑其有党，将严谴之。一燝谓天子新即位，辄疑臣下朋党，异时奸人乘间，士大夫必受其祸。乃具疏开帝意，为继春解，而反覆言朋党无实。继春得削籍去。御史张慎言、高弘图疏救继春，帝欲并罪，亦以一燝言而止。帝憾选侍甚，必欲诛盗奄。王安为司礼，亦恶之。诸奄百方救，卒不得。久而帝渐忘前事，安亦为魏忠贤排死，诸奄乃厚贿忠贤为地，而上疏

辨冤。帝果免朝、诏死，下其疏法司。一燝执奏，诏等议诛久，无可雪，疏直下部，前无此制。帝不得已，下其疏于阁。一燝复言：“此疏外不由通政司，内不由会极门，例不当拟旨，谨封还原疏。”由是忠贤辈大恨，朝等亦竟免死，益任用。

定陵工成，忠贤欲以为功。一燝援故事，内臣非司礼掌印及提督陵工不得滥廕，止拟加恩三等。诸言官论客氏被谪者，一燝皆疏救，又请出客氏于外。及言官交章论沈紘，紘疑一燝主之，与忠贤、客氏等比，而齟一燝。一燝持大体，不徇言路意。言路颇怨。又密窥魏、客等渐用事，一燝势孤，是年四月，候补御史刘重庆遂力诋一燝不可用。帝怒谪重庆。一燝再论救，不听。而职方郎中余大成、御史安伸、给事中韦蕃、霍维华交章劾一燝。帝不问。既而维华外转，其同官孙杰疑一燝属嘉谟为之，上疏力攻一燝。一燝疏辨求罢。帝已慰留，给事中侯震旻、御史陈九畴复劾之，并刺其结纳王安。于是一燝四疏乞归，忠贤从中主之，传旨允其去。

先是，从哲去，帝数称一燝为首辅，一燝不敢当，虚位俟叶向高。及向高至，入谗言，谓一燝尼己。至是，知其无他，力称一燝有翼卫功，不可去。帝复慰留，一燝坚卧不起。二年三月，疏十二上，乃令乘传归。既归，兵部尚书张鹤鸣兴奸细杜茂、刘一献狱，欲指一献为一燝族，株连之。刑部尚书王纪不可，遂被斥去，而一燝得白。鹤鸣，一燝向所推轂者也。已而忠贤大炽，矫旨责一燝误用廷弼，削官，追夺诰命，勒令养马。崇祯改元，诏复官，遣官存问。一燝在位，累加少傅、太子太傅、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八年卒，赠少师。福王时，追谥文端。

一焜，字元丙。万历二十年进士。授行人。历考功郎中，佐侍郎杨时乔典京察，尽斥执政私人。已，改文选，迁太常少

卿，以忧去。久之，由故官擢右佥都御史，巡抚浙江。帝遣中官曹奉建镇海寺于普陀山。一焜偕巡按李邦华争不可，不听。织造中官刘成卒，一焜屡疏请勿遣代。已得请，会命中官吕贵护成遗装，奸人遂请留贵督织造，疏直达禁中。一焜与邦华极论其罪，帝卒命贵代之。一焜复疏争，不报。贵既任，条行十事，多侵扰。一焜疏驳，且禁治其爪牙，贵为敛威。一焜以暇筑龕山海塘千二百丈，浚复余杭南湖，民赖其利。御史沈珣诬讦其赃私，一焜自引去。卒，赠工部右侍郎。

一焜，兵部郎中。

韩爌，字象云，蒲州人。万历二十年进士。选庶吉士。进编修，历少詹事，充东宫讲官。四十五年，擢礼部右侍郎，协理詹事府。久之，命教习庶吉士。

泰昌元年八月，光宗嗣位，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未几，光宗疾大渐，与方从哲、刘一燝同受顾命。时官府危疑，爌竭诚翼卫，中外倚以为重。大帅李如柏、如桢兄弟有罪，当逮治，中旨宽之。爌与一燝执奏，逮如律。以登极恩，加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从哲去，一燝当国，爌协心佐理。

天启元年正月，两人以帝为皇孙时，未尝出阁读书，请于十二日即开经筵，自后日讲不辍，从之。辽阳失，都城震惊。爌、一燝以人情偷玩，拟御札戒励百官，共图实效，帝纳之。廷臣以兵饷大绌，合词请发帑，爌、一燝亦以为言，诏发百万两。大婚礼成，加少保、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廕一子尚宝司丞。未几，以贵州平苗功，加少傅、太子太傅、建极殿大学士。帝封乳母客氏为奉圣夫人，大婚成，当出外，仍留之宫中。御史毕佐周切谏，六科、十三道复连署争，皆不纳。爌、一燝引祖制为言，乃命俟梓宫发引，择日出宫。

二年四月，礼部尚书孙慎行劾方从哲用李可灼红丸药，罪同弑逆，廷议纷然。一燬已去位，燬特疏白其事，曰：

先帝以去年八月朔践阼。臣及一燬以二十四日入阁。适鸿胪寺官李可灼云有仙丹欲进，从哲愕然，出所具问安揭，有“进药十分宜慎”语。臣等深以为然，即谕之去。二十七日召见群臣，先帝自言不用药已二十余日。至二十九日遇两内臣，言帝疾已大渐，有鸿胪寺官李可灼来思善门进药。从哲及臣等皆言彼称仙丹，便不敢信。是日仍召见。诸臣问安毕，先帝即顾皇上，命臣等辅佐为尧、舜。又语及寿宫，臣等以先帝山陵封，则云：“是朕寿宫。”因问有鸿胪官进药。从哲奏云：“李可灼自谓仙丹，臣等未敢信。”先帝即命传宣。臣等出，移时可灼至，同入诊视，言病源及治法甚合。先帝喜，命速进。臣等复出，令与诸医商榷。一燬语臣，其乡两人用此，损益参半。诸臣相视，实未敢明言宜否。须臾，先帝趣和药，臣等复同入。可灼调以进，先帝喜曰：“忠臣，忠臣。”臣等出，少顷，中使传圣体服药后暖润舒畅，思进饮膳，诸臣欢跃而退。比申末，可灼出云：“圣上恐药力不继，欲再进一丸。”诸医言不宜骤。乃传趣益急，因再进谏。臣等问再服复何状，答言平善如初。此本日情事也。次日，臣等趋朝，而先帝已于卯刻上宾矣，痛哉！

方先帝召见群臣时，被袞凭几，俨然顾命。皇上焦颜侍侧，臣等环跪彷徨，操药而前，吁天以祷。臣子际此，憾不身代。凡今所谓宜慎宜止者，岂不虑于心，实未出于口，抑且不以萌诸心。念先帝临御虽止旬月，恩膏实被九垓。为臣子者宜何如颂扬，何如纪述。乃礼臣忠愤之激谈，与远迩惊疑之纷议，不知谓当时若何情景，而进药始末实止如此。若不据实详剖，直举非命之凶称，加诸考终之令主，恐先帝在天之灵不无恫怨，

皇上终天之念何以为怀。乞涣发纶音，布告中外，俾议法者勿以小疑成大疑，编篡者勿以信史为谤史。

文震孟建言获谴，论救甚力。三年，以山东平妖贼功，加少师、太子太师。时叶向高当国，爌次之。及杨涟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忠贤颇惧，求援于爌。爌不应，忠贤深衔之。既向高罢，爌为首辅，每事持正，为善类所倚。然向高有智术，笼络群奄，爌性廉直自持，势不能敌。而同官魏广微又深结忠贤，遍引邪党。其冬，忠贤假会推事逐赵南星、高攀龙，爌急率硃国祯等上言：“陛下一日去两大臣，臣民失望。且中旨径宣，不复到阁，而攀龙一疏，经臣等拟上者，又复更易，大骇听闻，有伤国体。”忠贤益不悦，传旨切责。未几，又逐杨涟、左光斗、陈于廷，朝政大变，忠贤势益张。

故事，阁中秉笔止首辅一人。广微欲分其柄，嘱忠贤传旨，谕爌同寅协恭，而责次辅毋伴食。爌惶惧，即抗疏乞休。略言：臣备位纶扉，咎愆日积。如诘戎宜先营卫，而观兵禁掖，无能纾宵旰忧。忠直尚稽召还，而榜掠朝堂，无能回震霆怒。后先诸臣之罢斥，谕旨中出之纷更，不能先时深念，有调剂之方，又不能临事执持，为封还之戆。皆臣罪之大者。皇上释此不问，责臣以协恭，责同官以协赞。同官奉诏以从事，臣欲补过无由矣。乞亟褫臣官，为佐理溺职之戒。”得旨：“卿亲承顾命，当竭忠尽职。乃归非于上，退有后言。今复悻悻求去，可驰驿还籍。”诸辅臣请如故事，加以体貌，不报。爌疏谢，有“左右前后务近端良，重纶綍以重仕途，肃纪纲以肃朝宁”语。忠贤及其党益恨。爌去，硃国祯为首辅。李蕃攻去之，顾秉谦代其位。公卿庶僚，皆忠贤私人矣。

五年七月，逆党李鲁生劾爌，削籍除名。又假他事坐赃二千，毙其家人于狱。爌鬻田宅，贷亲故以偿，乃栖止先墓上。

庄烈帝登极，复故官。崇祯元年，言者争请召用，为逆党杨维垣等所扼，但赐敕存问，官其一子。至五月，始遣行人召之。十二月还朝，复为首辅。帝御文华后殿阅章奏，召爌等，谕以拟旨务消异同，开诚和衷，期于至当。爌等顿首谢，退言：“上所谕甚善，而密勿政机，诸臣参互拟议，不必显言分合。至臣等晨夕入直，势不能报谢宾客。商政事者，宜相见朝房，而一切禁私邸交际。”帝即谕百僚遵行。

二年正月，大学士刘鸿训以张庆臻敕书事被重谴，爌疏救，不听。温体仁讦钱谦益，御史任赞化亦疏讦体仁。帝召见廷臣，体仁力诋赞化及御史毛羽健为谦益死党。帝怒，切责赞化。爌请宽赞化以安体仁。帝因谓：“进言者不忧国而植党，自名东林，于朝事何补？”爌退，具揭言：“人臣不可以党事君，人君亦不可以党疑臣。但当论其才品臧否，职业修废，而黜陟之。若戈矛妄起于朝堂，畛域横分于宫府，非国之福也。”又率同官力救赞化，不纳。皇长子生，请尽蠲天下积逋，报可。

时大治忠贤党，爌与李标、钱龙锡主之。列上二百六十二人，罪分六等，名曰“钦定逆案”，颁行天下。言者争击吏部尚书王永光，南京礼部主事王永吉言之尤力。帝怒，将罪之。爌等言永吉不宥，永光必不安，乃止夺俸一年。工部尚书张凤翔奏厂、库积弊。帝怒，召对廷臣诘责。巡视科道王都、高赉明二人力辨，帝命锦衣官执之，爌、标、龙锡并救解。而是日永光以羽健疏劾，请帝究主使者。爌退，申救都等，因言永光不宜请究言官。帝不纳，然羽健卒获免。

初，熊廷弼既死，传首九边，尸不得归葬。至是，其子诣阙疏请。爌等因言：“廷弼之死，由逆奄欲杀杨涟、魏大中，诬以行贿，因尽杀涟等，复悬坐廷弼赃银十七万，刑及妻孥，冤之甚者。”帝乃许收葬。

时辽事急，朝议汰各镇兵。又以兵科给事中刘懋疏，议裁驿卒。帝以问爌，爌言：“汰兵止当清占冒及增设冗兵尔。冲地额兵不可汰也。驿传疲累，当责按臣核减，以苏民困，其所节省，仍还之民。”帝然之。御史高捷、史襪以罪免，永光力引之。都御史曹于汴持不可，永光再疏争。爌言，故事当听都察院咨用。帝方眷永光，不从。九月，以将行庆典，请停秋决，亦不从。

时逆案虽定，永光及袁弘勋、捷、襪辈日为翻案计。至十月，大清兵入畿甸，都城戒严。初，袁崇焕入朝，尝与钱龙锡语边事。龙锡，东林党魁也，永光等谋因崇焕兴大狱，可尽倾东林。倡言大清兵之入，由崇焕杀毛文龙所致。捷遂首攻龙锡，逐之。明年正月，中书舍人加尚宝卿原抱奇故由输赀进，亦劾爌主款误国，招寇欺君，郡邑残破，宗社阽危，不能设一策，拔一人，坐视成败，以人国侥幸，宜与龙锡并斥。其言主款者，以爌，崇焕座主也。帝重去爌，贬抱奇秩。无何，左庶子丁进以迁擢愆期怨爌，亦劾之，而工部主事李逢申劾疏继上。爌即三疏引疾。诏赐白金彩币，驰驿遣行人护归，悉如彝典。进、逢申并爌会试所举士也。爌先后作相，老成慎重。引正人，抑邪党，天下称其贤，独尝庇王永光云。十七年春，李自成陷蒲州，迫爌出见，不从。贼执其孙以胁。广止一孙，乃出见，贼释其孙。爌归，愤郁而卒，年八十矣。

硃国祚，字兆隆，秀水人。万历十一年进士第一。授修撰。进洗马，为皇长子侍班官，寻进谏德。日本陷朝鲜，石星惑沈惟敬言，力主封贡。国祚面诘星：“此我乡曲无赖，因缘为奸利耳，公独不计辱国乎？”星不能用。二十六年，超擢礼部右侍郎。湖广税监陈奉横甚。国祚贻书巡按御史曹楷，令发其状。帝怒，几逮楷，奉亦因此撤去。尚书余继登卒，国祚摄部事。

时皇长子储位未定，冠婚逾期，国祚屡疏谏。戚臣郑国泰请先冠婚，后册立。国祚抗疏言：“本朝外戚不得与政事。册立大典，非国泰所宜言。况先册立，后冠婚，其仪仗、冠服之制，祝醮、敕戒之辞，升降、坐立之位，朝贺拜舞之节，因名制分，因分制礼，甚严且辨。一失其序，名分大乖。违累朝祖制，背皇上明纶，犯天下清议，皆此言也。”又言：“册立之事，理不可缓。初谓小臣激聒，故迟之。后群臣勿言，则曰待嫡。及中官久无所出，则曰皇长子体弱，须其强。今又待两宫落成矣。自三殿灾，朝廷大政令率御文华殿。三礼之行，在殿不在宫。顷岁趣办珠宝，户部所进，视陛下大婚数倍之。远近疑陛下借珠宝之未备，以迟典礼。且诏旨采办珠宝，额二千四百万，而天下赋税之额乃止四百万。即不充国用，不给边需，犹当六年乃足。必待取盈而后举大礼，几无时矣。”已，又言：“太祖、成祖、仁宗，即位初，即建储贰。宣宗、英宗册为皇太子时，止二岁，宪宗、孝宗止六岁，陛下亦以六岁。未闻年十九而不册立者。”国祚摄尚书近二年，争国本至数十疏，储位卒定。

陕西狄道山崩，其南涌小山五，国祚请修省。社稷坛枯树生烟，复陈安人心、收人望、通下情、清滥狱四事。云南巡抚陈用宾进土物，国祚劾之。寻转左侍郎，改吏部。御史汤兆京劾其纵酒逾检，帝不问，国祚遂引疾归。

光宗即位，以国祚尝侍潜邸，特旨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机务。天启元年六月还朝。寻加太子太保，进文渊阁。国祚素行清慎，事持大体，称长者。明年会试，故事，总裁止用内阁一人，是科用何宗彦及国祚，有讥其中旨特用者。国祚既竣事，即求罢，优诏不允。都御史邹元标侍经筵而蹶，帝遣中使问状。国祚进曰：“元标在先朝直言受杖，故步履犹

艰。”帝为之改容。刑部尚书王纪为魏忠贤所逐，国祚合疏救，复具私揭争之。纪为礼部侍郎时，尝以事忤国祚者也。

三年，进少保、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改武英殿。十三疏乞休，诏加少傅兼太子太傅，乘传归。明年卒。赠太傅，谥文恪。从子大启，文选郎中，终刑部左侍郎。

同时硃国祯，字文宁，乌程人。万历十七年进士。累官祭酒，谢病归，久不出。天启元年，擢礼部右侍郎，未上。三年正月，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与顾秉谦、硃延禧、魏广微并命。阁中已有叶向高、韩爌、何宗彦、硃国祚、史继偕，又骤增四人，直房几不容坐。六月，国祯还朝，秉谦、延禧以列名在后，谦居其次。改文渊阁大学士，累加少保兼太子太保。魏忠贤窃国柄，国祯佐向高，多所调护。四年夏，杨涟劾忠贤，廷臣多劝向高出疏，至有诟者。向高愠甚，国祯请容之。及向高密奏忤忠贤，决计去，谓国祯曰：“我去，蒲州更非其敌，公亦当早归。”蒲州谓爌也。向高罢，爌为首辅，爌罢，国祯为首辅。广微与忠贤表里为奸，视国祯蔑如。其冬为逆党李蕃所劾，三疏引疾。忠贤谓其党曰：“此老亦邪人，但不作恶，可令善去。”乃加少傅，赐银币，廕子中书舍人，遣行人送归，月廩、舆夫皆如制。崇祯五年卒。赠太傅，谥文肃。

何宗彦，字君美。其父由金谿客随州，遂家焉。宗彦举万历二十三年进士。累官詹事。四十二年迁礼部右侍郎，署部事。福王之国河南，请求无已。宗彦上疏，言可虑者有六，帝不听。又屡疏请东宫讲学，皇孙就傅，及瑞、惠、桂三王婚礼。太子生母王贵妃薨，不置守坟内官，又不置坟户贍地，宗彦力争之。梃击事起，宗彦因言：“天下疑陛下薄太子久。太子处积轻之势，致慈庆宫门止守以耄年二内侍，中门则寂无一人。乞亟下张差廷讯，凡青宫诸典礼，悉允臣部施行，宗社幸甚。”不报。

寻转左侍郎，署部如故。四十四年冬，隆德殿灾，宗彦请通下情，修废政，补旷官。明年，皇长孙年十三，未就傅，宗彦再疏力言。自是频岁恳请，帝终不纳。四十六年六月，京师地震。上修省三事。时帝不视朝已三十载，朝政积弛，庶官尽旷。明年秋，辽事益棘。宗彦率僚属上言：“自三路丧师，开原、铁岭相继没，沈阳孤危。请陛下临朝，与臣等面筹兵食大计。”帝亦不报。

宗彦清修有执。摄尚书事六年，遇事侃侃敷奏，时望甚隆。其年十二月，会推阁臣，廷臣多首宗彦，独吏科给事中张延登不署名，遂不获与。宗彦旋乞假去。御史薛敷政、萧毅中、左光斗、李徵仪、倪应春、彭际遇、张新诏等交章惜之，而延登同官元诗教、薛凤翔又屡疏纠驳。其时齐党势盛，非同类率排去之。宗彦无所附丽，故终不安其位。明年，神宗崩，光宗立，即家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天启元年夏还朝。屡加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四年正月卒官，赠太傅，谥文毅。

弟宗圣，由乡举历官工部主事。以附魏忠贤，骤加本部右侍郎。崇祯初，削籍，论配，名丽逆案。

孙如游，字景文，馀姚人，都御史燧曾孙也。万历二十三年进士。累官礼部右侍郎。四十七年冬，左侍郎何宗彦去位，署印无人，大学土方从哲屡以如游请。明年三月始得命。部事丛积，如游决遣无滞。时白莲、无为诸邪教横行，宗彦尝疏请严禁，如游复申其说。帝从之。七月，帝疾大渐，偕诸大臣受顾命。

帝崩，郑贵妃惧祸，深结李选侍，为请封后。选侍喜，亦为请封太后以悦之。杨涟语如游曰：“皇长子非选侍所爱。选侍后，嫡矣，他日将若何？亟白执政，用遗诏举册立。登极三

日，公即援诏以请。”如游然之。八月朔，光宗即位。三日，如游请建东宫，帝纳之。俄遵遗旨谕阁臣，封贵妃为皇太后。如游奏曰：“考累朝典礼，以配而后者，乃敌体之经；以妃而后者，则从子之义。祖宗以来，岂无抱衾之爱，而终引去席之嫌，此礼所不载也。先帝念贵妃劳，不在无名之位号；陛下体先帝志，亦不在非分之尊崇。若义所不可，则遵命非孝，遵礼为孝。臣不敢曲徇，自蹈不忠之罪。”疏入，未报。

如游寻进本部尚书。帝既命建东宫，又言皇长子体质清弱，稍缓册立期。如游力持不可。二十三日，命封选侍为皇贵妃。期已定矣，越三日，帝又趣之。如游奏曰：“先奉谕上孝端皇后、孝靖皇太后尊谥，又封郭元妃、王才人为皇后，礼皆未竣，贵妃之封宜在后。既圣谕谆切，且有保护圣储功，即如先所定期，亦无不可。”帝许之。选侍以贵妃为未足，必欲得皇后。二十九日，再召廷臣，选侍迫皇长子言之。如游曰：“上欲封选侍为皇贵妃，当即具仪进。”帝漫应曰：“诺。”选侍闻，大不悦。明日，帝崩，朝事大变。如游请改册封期，报可。熹宗为皇孙时，未就傅。即位七日，如游即请开讲筵，亦报可。

十月，命以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言者诋其不由廷推，交章论列。如游亦屡乞去，帝辄勉留。天启元年二月，上疏言：“祖宗任用阁臣，多由特简。远者无论，在世庙，则有张璠、桂萼、方献夫、夏言、徐阶、袁炜、严讷、李春芳；在穆庙，则有陈以勤、张居正、赵贞吉；在神庙，则有许国、赵志皋、张位。即皇考之用硃国祚，亦特简也。今陛下冲龄，臣才品又非诸臣比，有累至尊知人之明。乞速赐骸骨，还田里。”帝仍留之。如游十四疏乞去，乃加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遣官护送，廕子给赐悉如彝典。家居四年卒。赠少保，谥文恭。

孙嘉绩，字硕肤。崇祯十年进士。授南京工部主事，召改

兵部。大清兵薄都城，按营不动，众莫测。嘉绩曰：“此待后至者，即举众南下尔。”越三日，蒙古兵数万果从青山口入，即日南下。于是尚书杨嗣昌以嘉绩知兵，调为职方员外郎。进郎中。督师中官高起潜讐之，会有发其纳贿事，遂下狱。已，黄道周亦下狱。嘉绩躬亲饮食汤药，力调护之，因从受《易》。会诸生涂仲吉疏救道周，帝益怒，移狱锦衣严讯。诸生与道周往来者多诡词自脱，独嘉绩无所隐。拟杂犯死罪，继拟烟瘴充军，皆不允。保定总督张福臻陛见，荐嘉绩才，请用为参谋，不听。徐石麒为刑部尚书，具爰书奏，乃释之。福王时，起九江兵备佥事，未赴。鲁王监国绍兴，擢右佥都御史，累进东阁大学士。王航海，嘉绩从至舟山。其年遘疾卒。

赞曰：熹宗初，叶向高以宿望召起，海内正人倚以为重，卒不能有所匡救。盖政柄内移，非一日之积，势固无如何也。刘一燝、韩爌诸人，虽居端揆之地，而宵小比肩，权珰掣肘，纷挠机隍，几不自全。硃国祚、何宗彦继于党人，孙如游又皆以中旨特用，为外廷所诟。于是而知明良相遭，诚千载之一遇也夫！

列传第一百二十九

周嘉谟 张问达 陆梦龙 傅梅 汪应蛟 王纪 杨东明 孙玮
钟羽正 陈道亨 子弘绪

周嘉谟，字明卿，汉川人。隆庆五年进士。除户部主事，历韶州知府。

万历十年迁四川副使，分巡泸州。穷治大猾杨腾霄，置之死。建武所兵燹总兵官沈思学廨，单车谕定之。寻抚白草番。督兵邛州、灌县，皆有方略。居五年，进按察使，移疾归。久之，起故官。榷税中官邱乘云播虐，逮系相属。嘉谟檄所司拒绝，而榜杀奸民助虐者，乘云为戢。

就迁左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抚云南。陇川宣抚多安民叛，入緬，据蛮湾。嘉谟讨擒之，立其弟安靖而还。进兵部右侍郎，巡抚如故。黔国公沐昌祚侵民田八千余顷，嘉谟劾治之，复劾其孙启元罪状。久之，改督两广军务兼巡抚广东。满考，加右都御史。广西土酋引交址兵内犯，官军拒退之，嘉谟为增兵置戍。南海、三水、高要、四会、高明诸邑大水，坏圩岸，留赎醵筑之。

迁南京户部尚书，寻召拜工部尚书。孝定后丧，内廷宣索不赀。嘉谟言丧礼有中制，不当信左右言，妄耗国帑，不纳。俄改吏部尚书。

四十八年七月，神宗崩。八月丙午朔，光宗即位。郑贵妃据乾清宫，且邀封皇太后。嘉谟从言官杨涟、左光斗等言，以

大义责贵妃从子养性，示以利害。贵妃乃移慈宁宫，封后事亦寝。外廷皆言贵妃进侍姬八人，致帝得疾。二十六日，嘉谟因召见，以寡欲进规，帝注视久之，令皇长子谕外廷：“传闻不可信。”诸臣乃退。二十九日，帝疾大渐，嘉谟偕大学土方从哲、刘一燝、韩爌等受顾命。其夕，帝崩。质明，九月乙亥朔，光宗遗诏皇长子嗣位，而李选侍专制宫中，势颇张，廷臣虑不测。既入临，请见皇长子，呼万岁，奉至文华殿受朝，送居慈庆宫。嘉谟奏言：“殿下之身，社稷是托，出入不宜轻脱。大小殮，朝暮临，须臣等至乃发。”皇长子颔之。诸大臣定议：皇长子以九月六日即位。选侍居乾清自如，且欲挟皇长子同居。嘉谟亟草疏率廷臣请移宫，光斗、涟继之。五日，选侍始移啁鸾宫。时大故频仍，国势机隍，首辅从哲首鼠两端，一燝、爌又新秉政，嘉谟正色立朝，力持大议，中外倚以为重。神宗末，齐、楚、浙三党为政，黜陟之权，吏部不能主。及嘉谟秉铨，惟才是任。光、熹相继践祚，嘉谟大起废籍，耆硕满朝。向称三党之魁及朋奸乱政者，亦渐自引去，中朝为清。已，极陈吏治敝坏，请责成抚、按、监司。上官注考，率用四六俚语，多失实，嘉谟请以六事定官评：一曰守，二曰才，三曰心，四曰政，五曰年，六曰貌。各注其实，毋饰虚词。帝称善，行之。

天启元年，御史贾继春得罪，其同官张慎言、高弘图疏救，帝欲并罪之。嘉谟等力为解，乃夺慎言、弘图俸而止。硃钦相、倪思辉被谪，嘉谟亦申救。给事中霍维华希魏忠贤指劾王安，置之死。嘉谟恶之，出维华于外。忠贤怒，嗾给事中孙杰劾嘉谟受刘一燝属为安报仇，且以用袁应泰、佟卜年等为嘉谟罪。嘉谟求退，忠贤矫旨许之。大学士叶向高等请留嘉谟竣大计事，不听。明年，广宁陷，嘉谟忧愤，驰疏劾兵部尚书张鹤鸣主战误国罪。五年秋，忠贤党周维持复劾嘉谟曲庇王安，遂削籍。

崇祯元年，荐起南京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明年，卒官，年八十四。赠少保。

张问达，字德允，泾阳人。万历十一年进士。历知高平、潍二县，有惠政。征授刑科给事中。宁夏用兵，请尽蠲全陕逋赋，从之。父丧除，起故官，历工科左给事中。帝方营建两宫，中官利乾没，复兴他役，问达力请停止，不纳。俄陈矿税之害，言：“阉尹一朝衔命，辄敢纠弹郡守，甚且纠抚按重臣。而孙朝所携程守训、陈保辈，至箠杀命吏，毁室庐，掘坟墓。不一按问，若万方怨恫何！”典试山东，疏陈道中饥馑流离状，请亟罢天下矿税，皆不报。已，巡视厂库。故事，令商人办内府器物，僉名以进，谓之僉商。而诸高赀者率贿近幸求免，帝辄许之。问达两疏争执，又极论守训罪，并寝不行。进礼科都给事中。劾晋江李贽邪说惑众，逮死狱中。贽事具《耿定向传》。

三十年十月，星变，复请尽罢矿税。时比年日食皆在四月，问达以纯阳之月其变尤大，先后疏请修省，语极危切，帝终不纳。寻迁太常少卿，以右僉都御史巡抚湖广。所部水灾，数请蠲贷。帝方营三殿，采木楚中，计费四百二十万有奇，问达多方拮据，民免重困。久之，召拜刑部右侍郎，署部事兼署都察院事。

四十三年五月，谏问张差挺击事。问达从员外郎陆梦龙言，令十三司会讯，词连郑贵妃宫监庞保、刘成。中外籍籍，疑贵妃弟国泰为之。问达等奏上差狱。帝见保、成名，留疏不下。寻召方从哲、吴道南及问达等于慈宁宫，命并磔二人。甫还宫，帝意复变，乃先戮差，令九卿三法司会讯保、成于文华门。保、成供原姓名曰郑进、刘登云，而不承罪。方鞫时，东宫传谕曰：“张差情实风癫，误入宫门，击伤内侍，罪不赦。后招保、成系内官，欲谋害本宫。彼何益，当以仇诬，从轻拟罪。”问

达等以鞫审未尽，上疏曰：“奸人闯宫，事关宗社。今差已死，二囚易抵饰。文华门尊严之地，臣等不敢刑讯，何由得情？二囚偏词，何足为据？差虽死，所供词故在，其同谋马三道等亦皆有词在案，孰得而灭之？况慈宁召对，面谕并决。煌煌天语，通国共闻。若不付之外庭，会官严鞫，安肯输情？既不输情，安从正法？祖宗二百年来，未有罪囚不付法司，辄令拟罪者。且二人系内臣。法行自近，陛下尤当严其衔轡，而置之重辟。奈何任彼展辨，不与天下共弃之也。”帝以二囚涉郑氏，付外庭，议益滋，乃潜毙之于内，言皆以创重身死。而马三道等五人，命予轻比坐流配。其事遂止。是年解都察院事。久之，迁户部尚书，督仓场。寻兼署刑部，拜左都御史。光宗疾大渐，同受顾命。

天启元年冬，代周嘉谟为吏部尚书。连掌内外大计，悉叶公论。当是时，万历中建言诤误获谴诸臣弃林下久，死者已过半。问达等定议：以廷杖、系狱、遣戍者为一等，赠官廕子；贬窜、削籍者为一等，但赠官。获恤者七十五人。

会孙慎行、邹元标追论“红丸”，力攻方从哲。诏廷臣集议，与议者百十余人。问达既集众议，乃会户部尚书汪应蛟等上疏曰：

按慎行奏，首罪李可灼进红丸。可灼先见从哲，臣等初未知。及奉召进乾清宫，候于丹墀，从哲与臣等共言李可灼进药，俱慎重未决。俄宣臣等至宫内跪御前，先帝自言“朕躬虚弱”，语及寿宫，并谕辅陛下为尧、舜，因问“可灼安在”。可灼趋入，和药以进，少顷又进。圣躬安舒就寝。此进药始末，从哲及文武诸臣所共见者。是时群情仓惶，凄然共切，弑逆二字，何可忍言。在诸臣固谅从哲无是心，即慎行疏中亦已相谅。若可灼轻易进药，非但从哲未能止，臣与众人亦未能止，臣等均

有罪焉。及御史王安舜等疏论可灼，从哲自应重拟，乃先止罚俸，继令养疾，则失之太轻。今不重罪可灼，何以慰先帝而服中外之心？宜提付法司，正以刑辟。若崔文升妄投凉药，罪亦当诛。请并下法司，与可灼并按。从哲则应如其自请，削去官阶，为法任咎，此亦大臣引罪之道宜然，而非臣等所敢议也。

至选侍欲垂帘听政，群臣初入临，阍者阻不容入，群臣排闥而进。哭临毕，奉圣躬至文华殿，行朝谒嵩呼礼，复奉驾还慈庆宫。因议新主登极，选侍不当复居乾清。九卿即公疏请移，言官继之，从哲始具揭奏请，选侍遂即日移宫。然舆论犹憾从哲之奏，不毅然为百僚倡。倘非诸臣共挟大义，连章急趋，则乾清何地，犹然混居，令得假窃魁柄，将如陛下登极还宫何！

疏入，帝谓从哲心迹自明，不当轻议，止逮可灼下吏。文升已安置南京，弗问。

问达历更大任，“挺击”、“红丸”、“移宫”三大案并经其手。持议平允，不激不随。先以秩满，加太子太保，至是乞休，疏十三上。诏加少保，乘传归。

五年，魏忠贤擅国。御史周维持劾问达力引王之寀植党乱政，遂削夺。御史牟志夔复诬问达赃私，请下吏按问。命捐赆十万助军兴。顷之，问达卒。以巡抚张维枢言，免其半，问达家遂破。崇祯初，赠太保，予一子官。维持、志夔咸名挂逆案。

陆梦龙，字君启，会稽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授刑部主事，进员外郎。

张差狱起，引凡向宫殿射箭、放弹、投砖石等律当以斩。狱具，提牢主事王之寀奏差口词甚悉，乞敕会问，大理丞王士昌亦上疏趣之。时梦龙以典试广东杜门，主事邢台傅梅过之曰：“人情庇奸，而甘心储皇。吾虽恤刑山右，当上疏极论，君能共事乎？”梦龙曰：“张公遇我厚，遽上疏，若张公何？当

力争之耳。”乃偕见问达。时郎中胡士相等不欲再鞫，趣问达具疏请旨，以疏入必留中，其事可遂寝。梦龙得其情，止勿复请。众曰：“提马三爷、李外父辈，非得旨不可。”梦龙曰：“堂堂法司，不能捕一编氓，须天子诏耶？差所供，必当讯实。”问达以为然。

明日，会讯，士相、永嘉、会祯、梦龙、梅、之霖及邹绍先凡七人，惟之霖、梅与梦龙合。将讯，众咸嗫嚅。梦龙呼刑具三，无应者，击案大呼，始具。差长身骈胁，睨视傲语，无风癡状。梦龙呼纸笔，命画所从入路。梅问：“汝何由识路？”差言：“我蓟州人，非有导者，安得入？”问：“导者谁？”曰：“大老公庞公，小老公刘公。”且曰：“蒙我三年矣，予我金银壶各一。”梦龙曰：“何为？”曰：“打小爷。”于是士相立推坐起曰：“此不可问矣。”遂罢讯。梦龙必欲得内竖名。越数日，问达再令十三司会审，差供逆谋及庞保、刘成名，一无所隐。士相主笔，踌躇不敢下，郎中马德沚趣之，永嘉复以为难。梦龙喟然曰：“陆员外不肯匿，谁敢匿？”狱乃具。给事中何士晋遂疏诋郑国泰。帝于是毙保、成于内，而弃差市，梅虑其潜易，躬请监刑。当是时，自梦龙、之霖、梅、德沚外，鲜不为郑氏地者。已而之霖、德沚悉被罪，梅以京察罢官。梦龙赖问达力获免，由郎中历副使。

天启四年，贵州贼未靖，总督蔡复一荐梦龙知兵，改右参政，监军讨贼，安邦彦犯普定。梦龙偕总兵黄钺以三千人御之。晓行大雾中，直前薄贼，贼大败。三山苗叛，思州告急。梦龙夜遣中军吴家相进捣贼巢，挝苗鼓，声振山谷，苗大奔溃，焚其巢而还。寻改湖广监军，迁广东按察使。上官建忠贤祠，列梦龙名，亟遣使铲去之。

崇祯元年大计，忠贤党犹用事，镌二级调任。三年起副使，

以故官分巡东兗道。盗起曹、濮间，讨斩其魁，余众悉降。迁右参政，守固原。梦龙慷慨好谈兵，以廓清群盗自负。七年夏，贼来犯，击却之。闰八月，贼陷隆德，杀知县费彦芳，遂围静海州。梦龙率游击贺奇勋、都司石崇德御之，抵老虎沟。贼初不满千，已而大至。梦龙所将止三百余人，被围数重，贼矢石如雨，突围不得出。二将抱梦龙泣，梦龙挥之曰：“何作此妇孺态！”大呼奋击，手馘数人，与二将俱战死。事闻，赠太仆卿。

而傅梅，崇祯中历台州知府，解职归。十五年冬，捐金佐知府吉孔嘉守城。城破殉难，赠太常少卿。

汪应蛟，字潜夫，婺源人。万历二年进士。授南京兵部主事，历南京礼部郎中。给由入都，值吏部侍郎陆光祖与御史江东之等相讦，应蛟不直光祖，抗疏劾之，于政府多所讥切。

累迁山西按察使。治兵易州，陈矿使王虎贪恣状，不报。朝鲜再用兵，移应蛟天津。及天津巡抚万世德经略朝鲜，即擢应蛟右佾都御史代之，屡上兵食事宜，扼险列屯，军声甚振。税使王朝死，帝将遣代。应蛟疏请止之，忤旨，切责。朝鲜事宁，移抚保定。岁旱蝗，振恤甚力。已，极言畿民困敝，请尽罢矿税。会奸人柳胜秋等妄言括畿辅税可得银十有三万，应蛟三疏力争，然仅得减半而已。三十年春，帝命停矿税，俄中止。应蛟复力争，不纳。

应蛟在天津，见葛沽、白塘诸田尽为污莱，询之士人，咸言斥卤不可耕。应蛟念地无水则碱，得水则润，若营作水田，当必有利。乃募民垦田五千亩，为水田者十之四，亩收至四五石，田利大兴。及移保定，乃上疏曰：“天津屯兵四千，费饷六万，俱敛诸民间。留兵则民告病，恤民则军不给，计惟屯田可以足食。今荒土连封，蒿莱弥望，若开渠置堰，规以为田，

可七千顷，顷得谷三百石。近镇年例，可以兼资，非独天津之饷足取给也。”因条画垦田丁夫及税额多寡以请，得旨允行。

已，请广兴水利。略言：“臣境内诸川，易水可以溉金台，滹水可以溉恒山，滹水可以溉中山，滹水可以溉襄国，漳水来自鄴下，西门豹尝用之，瀛海当诸河下流，视江南泽国不异。其他山下之泉，地中之水，所在而有，咸得引以溉田。请通渠筑防，量发军夫，一准南方水田之法行之。所部六府，可得田数万顷，岁益谷千万石，畿民从此饶给，无旱潦之患。即不幸漕河有梗，亦可改折于南，取余于北。”工部尚书杨一魁亟称其议，帝亦报许，后卒不能行。召为工部右侍郎，未上，予告去。已，进兵部左侍郎，以养亲不出。亲没，竟不召。

光宗立，起南京户部尚书，天启元年改北部。东西方用兵，骤加赋数百万。应蛟在道，驰疏言：“汉高帝称萧何之功曰：‘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吾不如萧何。’夫给饷馈而先以抚百姓，故能兴汉灭楚，如运诸掌也。今国家多难，经费不支，势不得缓催科，然弗爱养民力，而徒竭其脂膏，财殫氓穷，变乱必起，安得不预为计？”因列上爱养十八事，帝嘉纳焉。熊廷弼建三方布置之策，需饷千二百万，应蛟力阻之。廷议“红丸”事，请置崔文升、李可灼于法，而斥方从哲为编氓。

应蛟为人，亮直有守，视国如家。谨出纳，杜虚耗，国计赖之。帝保母客氏求墓地逾制，应蛟持不予，遂见忤。会有言其老不任事者，力乞骸骨。诏加太子少保，驰传归。陛辞，疏陈圣学，引宋儒语，以宦官、宫妾为戒。久之，卒于家。应蛟学主诚敬，其出处辞受一轨于义。里居，谢绝尘事，常衣缁皂。

王纪，字惟理，芮城人。万历十七年进士。授池州推官。入为祠祭主事，历仪制郎中。秉礼持正，时望蔚然。二十九年，帝将册立东宫，数迁延不决，纪抗疏极论。其冬，礼成，擢光

禄少卿，引疾去。

四十一年，自太常少卿擢右金都御史，巡抚保定诸府。连岁水旱，纪设法救荒甚备。税监张晔请征恩诏已蠲诸税，纪两疏力争，晔竟取中旨行之。纪劾晔抗违诏书，沮格成命，皆不报。居四年，部内大治，迁户部右侍郎，总督漕运兼巡抚凤阳诸府。岁大凶，振救如畿辅。光宗立，召拜户部尚书，督仓场。

天启二年，代黄克缙为刑部尚书。时方会议“红丸”事，纪偕侍郎杨东明署议，言：“方从哲知有贵妃，不知有君父。李可灼进药驾崩，反慰以恩谕，赉之银币，国典安在？不逮可灼，无以服天下；不逮崔文升，无以服可灼；不削夺从哲官阶禄廩，无以泄天地神人之愤。”议出，群情甚竦。

主事徐大化者，素无赖，日走魏忠贤门，构陷善类，又显劾给事中周朝瑞、惠世扬。纪愤甚，劾大化溺职状，因言：“大化诚为朝廷击贼，则大臣中有交结权珰，诛锄正士，如宋蔡京者，何不登弹文，而与正人日寻水火。”其言大臣，指大学士沈紘也。大化由此罢去，而紘及忠贤深憾之。御史杨维垣与大化有连，且素附紘，遂助紘诋纪，言纪所劾大臣无主名，请令指实。纪遂直攻紘，言：“紘与京，生不同时，而事实相类。其结纳魏忠贤，与京之契合童贯同也；乞哀董羽宸，与京之恳款陈瓘同也；要盟死友邵辅忠、孙杰，与京之固结吴居厚同也；逐顾命元臣刘一燝、周嘉谟，与安置吕大防、苏轼同也；斥逐言官江秉谦、熊德阳、侯震暘，与贬谪安常民、任伯雨同也。至于贿交妇寺，窃弄威权，中旨频传而上不悟，朝柄阴握而下不知，此又京迷国罔上，百世合符者。”客、魏闻之怒，为紘泣诉帝前。帝谓纪烦言，加谯责焉。

初，李维翰、熊廷弼、王化贞下吏，纪皆置之重辟。而与都御史、大理卿上廷弼、化贞爰书，微露两人有可矜状，而言

不测特恩，非法官所敢轻议。有千总杜茂者，赍登莱巡抚陶郎先千金，行募兵，金尽而兵未募，不敢归，返蓟州僧舍，为逻者所获，词连佟卜年。卜年，辽阳人，举进士，历知南皮、河间，迁夔州同知，未行，经略廷弼荐为登莱监军佥事。逻者掳掠。茂言尝客于卜年河间署中三月，与言谋叛，因挟其二仆往通李永芳。行边尚书张鹤鸣以闻。鹤鸣故与廷弼有隙，欲藉卜年以甚其罪。朝士皆知卜年冤，莫敢言。及镇抚既成狱，移刑部，纪疑之，以问诸曹郎。员外郎顾大章曰：“茂既与二仆往来三千里，乃拷讯垂毙，终不知二仆姓名，其诬服何疑，卜年虽非间谍，然实佟养真族子，流三千里可也。”纪议从之。逻者又获奸细刘一猷，忠贤疑刘一燝昆弟，欲立诛一猷与卜年，因一猷以株连一燝。纪皆执不可。纁遂劾纪护廷弼，缓卜年等狱，为二大罪。帝责纪陈状，遂斥为民。以侍郎杨东明署部事，坐卜年流二千里。狱三上三却。给事中成明枢、张鹏云、沈惟炳，卜年同年生也，为发愤，摭他事连劾东明。卜年获长系，瘐死，而东明遂引疾去。

纪既斥，大学士叶向高、何宗彦、史继偕论救，皆不听。后阉党罗织善类，纪先卒，乃免。崇祯元年复官，赠少保，廕一子，谥庄毅。

杨东明，字启修，虞城人。官给事中。请定国本，出阁豫教，早朝勤政，酌宋应昌、李如松功罪之平。上《河南饥民图》，荐寺丞钟化民往振。掌吏科，协孙丕扬主大计。后以劾沈思孝，思孝与相诋，贬三官为陕西布政司照磨。里居二十六年。光宗立，起太常少卿。天启中，累迁刑部右侍郎。既归，遂卒。崇祯初，赠刑部尚书。

孙玮，字纯玉，渭南人。万历五年进士。授行人，擢兵科给事中。劾中官魏朝及东厂办事官郑如金罪，如金坐下诏狱。

二人皆冯保心腹也。

初，张居正以刑部侍郎同安洪朝选轻辽王罪，衔之。后劳堪巡抚福建，希居正意，讽同安知县金枝摺摭朝选事，堪飞章奏之。命未下，捕置之狱，绝其饭食三日，死，禁勿殓，尸腐狱中。堪寻召为左副都御史，未至京而居正卒。朝选子都察院检校竞诉冤阙下，堪复飞书抵冯保，削竞籍，廷杖遣归。至是，玮白发其事，并及堪诸贪虐状，堪免官。未几，朝选妻诉冤，邱橐亦为讼，竞复援胡贾、王宗载事，请与堪俱死，乃遣堪戍。当是时，厂卫承冯保余威，滥受民讼；抚按访察奸猾，多累无辜；有司断狱，往往罪外加罚；帝好用立枷，重三百余斤，犯者立死。玮皆极陈其害。诏立枷如故，余从玮言。以母病，不候命擅归，坐谪桃源主簿。久之，历迁太常卿。

三十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抚保定。朝鲜用兵，置军天津，月饷六万，悉派之民间。先任巡抚汪应蛟役军大治水田，以所入充饷。玮踵行之，田益垦，遂免加派，岁比不登，旱蝗、大水相继，玮多方振救，帝亦时出内帑佐之。所条荒政，率报允。畿辅矿使倍他省，矿已竭而搜凿不已，至岁责民赔纳。玮累疏陈其害，且列天津税使马堂六大罪，皆不省。

就进兵部侍郎，召为右都御史，督仓场。进户部尚书，督仓场如故。大僚多缺，命署戎政。已，又兼署兵部。玮言：“陛下以累累三印悉畀之臣，岂真国无人耶？臣所知大僚则有吕坤、刘元震、汪应蛟，庶僚则有邹元标、孟一脉、赵南星、姜士昌、刘九经，台谏则有王德完、冯从吾辈，皆德立行修，足备任使。苟更阅数年，陛下即欲用之，不可得矣。”弗听。

都御史自温纯去后，八年不置代。至四十年十二月，外计期迫，始命玮以兵部尚书掌左都御史事。玮素负时望，方欲振风纪，而是时朋党势成，言路大横。会南畿巡按御史荆养乔与

提学御史熊廷弼相讦，玮议廷弼解职候勘。廷弼党官应震、吴亮嗣辈遂连章攻玮。玮累疏乞休，帝皆慰留。无何，吏部以年例出两御史于外，不关都察院。玮以失职，求去益力，疏十余上。明年七月稽首文华门，出郭候命。至十月，始予告归。

天启改元，起南京吏部尚书，改兵部，参赞机务。三年，召拜刑部尚书。囚系众，狱舍至不能容，玮请近畿者就州县分系。内使王文进杀人，下司礼议罪，其余党付法司。玮言一狱不可分两地，请并文进下吏，不听。其冬，以吏部尚书再掌左都御史事，累以老疾辞，不允。明年秋，疾笃，上疏曰：“今者天灾迭见，民不聊生。内而城社可忧，外而牖户未固。法纪凌迟，人心瓦解。陛下欲图治平，莫如固结人心；欲固结人心，莫如登用善类。旧辅臣刘一燝，宪臣邹元标，尚书周嘉谟、王纪、孙慎行、盛以弘、钟羽正等，侍郎曹于汴，词臣文震孟，科臣侯震旻，台臣江秉谦，寺臣满朝荐，部臣徐大相，并老成蹇谔，跼伏草野，良可叹惜。倘蒙简擢，必能昭德塞违，为陛下收拾人心。尤望寡欲以保圣躬，勤学以进主德，优容以广言路，明断以揽大权。臣遭疾危笃，报主无期，敢竭微忱，用当尸谏。”遂卒，赠太子太保。魏忠贤用事，陕西巡抚乔应甲劾玮素党李三才、赵南星，不当叨冒恩恤。诏追诰命，夺其廕。崇祯初，复之。后谥庄毅。

钟羽正，字叔濂，益都人。万历八年进士。除滑县知县。甫弱冠，多惠政，征授礼科给事中。疏言朝讲不宜辍，张鲸不宜赦，不报。

迁工科左给事中，出视宣府边务。哈刺慎老把都诸部挟增市赏二十七万有奇，羽正建议裁之。与参政王象乾誓以利害，莫敢动。兵部左侍郎许守谦先抚宣府，以贿闻，羽正劾去之。又劾罢副总兵张充实等，而悉置诸侵盗军资者于理。

还为吏科都给事中。劾礼部侍郎韩世能，蓟辽总督蹇达，大理少卿杨四知、洪声远不职，四知、声远坐贬谪。时当朝觐，请禁馈遗，言：“臣罪莫大于贪。然使内臣贪而外臣不应，外臣贪而内臣不援，则尚相顾畏莫敢肆。今内以外为府藏，外以内为窟穴，交通赂遗，比周为奸，欲仕路清、世运泰，不可得也。”帝善其言，敕所司禁之。且命阁部大臣公事议于朝房，毋私邸接宾客。吏部推孟一脉应天府丞，蔡时鼎江西提学，副以吕兴周、马犹龙。帝恶一脉、时鼎尝建言，皆用副者。羽正率同列上言：“陛下不用一脉、时鼎，中外谓建白之臣，不惟一时见斥，而且复进无阶，销忠直之气，结谏诤之舌，非国家福。”疏入，忤旨，夺俸有差。

二十年正月，偕同官李献可等请皇长子出阁豫教。帝怒，谪献可官。羽正以己实主义，请与同谪，竟斥为民。杜门读书，士大夫往来其地，率辞不见。林居几三十年。光宗立，起太仆少卿。未至，进本寺卿。

天启二年，吏部将用为左副都御史，羽正辞曰：“冯公从吾僉院已久，吾后入先之，是长竞也。西台何地，可以是风有位乎？”乃受僉都御史而让从吾为副。甫入署，即言：“方从哲进药议谥，封后移宫，无谋鲜断，似佞似欺，宜免其官秩，使为法受过。沈纮结内援，招权贿，宜湔决其去。”群小多不悦。熊廷弼、王化贞之狱，众议纷呶。羽正言：“向者开原、铁岭之罪不明，致失辽阳；辽阳之罪不明，致失广宁。朝廷疆土，堪几番败坏！”由是二人皆坐大辟。会硃童蒙以讲学击邹元标及从吾，羽正言书院之设，实为京师首善劝，不当议禁，因自劾乞休。顷之，代从吾为左副都御史，俄改户部右侍郎，督仓场。

明年春，拜工部尚书。故事，奄人冬衣隔岁一给。是夏六

月，群奄千余人请预给，蜂拥入署，碎公座，殴掾吏，肆骂而去。盖忌羽正者嗾奄使发难也。羽正疏闻，因求罢。诏司礼太监杖谪群奄，而谕羽正出视事。羽正求去益坚，因言：“今帑藏殫虚，九边壮士日夜荷戈寝甲，弗获一饱；庆陵工卒负重乘高，暴炎风赤日中，求佣钱不得；而独内官请乞，朝至夕从。此辈闻之，其谁不含愤？臣奉职不称，义当罢黜。”复三疏自引归。

逾年，逆党霍维华追理三案，言羽正委身门户，遂削夺。崇祯初，复官。久之，卒。赠太子太保。

陈道亨，字孟起，新建人。万历十四年进士。除刑部主事，历南京吏部郎中。同里邓以赞、衷贞吉亦官南都，人号“江右三清”。遭母丧，家毁于火，僦屋以居。穷冬无帟，妻御葛裳，与子拾遗薪爇以御寒，或有赠遗，拒弗受。由湖广参政迁山东按察使、右布政使，转福建为左，所至不私一钱。以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光宗立，进工部右侍郎，总督河道。

天启二年，妖贼徐鸿儒作乱。道亨守济宁，扼诸要害，以卫漕舟。事平，增俸赐银币。寻拜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杨涟等群击魏忠贤，被譴责。道亨愤，偕九卿上言：“高皇帝定令，内臣止供扫除，不得典兵预政。陛下徒念忠贤微劳，举魁柄授之，恣所欲为，举朝忠谏皆不纳。何重视宦竖轻天下士大夫至此？”疏入，不纳。道亨遂连疏求去，诏许乘传归。逾年卒。

道亨贞亮有守。自参政至尚书，不以家累自随，一苍头执爨而已。崇祯初，赠太子少保，谥清襄。

子弘绪，字士业。为晋州知州，以文名。

赞曰：光、熹之际，朝廷多故，又承神宗颓废之余，政体怠弛，六曹罔修厥职。周嘉谟、张问达诸人，恳恳奉公，《诗》

所称“不懈于位”者，盖庶几焉。汪应蛟持国计，谨出纳，水田之议，凿凿可见施行。孙玮请登用善类，钟羽正请禁馈遗，跽哉，救时之良规也。

列传第一百三十

陈邦瞻 毕懋康 兄懋良 萧近高 白瑜 程绍 翟凤翀 郭尚宾
洪文衡 何乔远 陈伯友 李成名 董应举 林材 硃吾弼 林秉汉
张光前

陈邦瞻，字德远，高安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授南京大理寺评事。历南京吏部郎中，出为浙江参政。进福建按察使，迁右布政使。改补河南，分理彰德诸府。开水田千顷，建溘阳书院，集诸生讲习。士民祠祀之。就改左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

上林土官黄德勋弟德隆及子祚允叛德勋，投田州土酋岑茂仁。茂仁纳之，袭破上林，杀德勋，掠妻子金帛。守臣问状，诡言德勋病亡，乞以祚允继。邦瞻请讨于朝。会光宗嗣位，即擢邦瞻兵部右侍郎，总督两广军务兼巡抚广东，遂移师讨擒之。海寇林莘老啸聚万余人侵掠海滨，邦瞻扼之，不得逞。澳夷筑室青州，奸民与通，时侵内地，邦瞻燔其巢。召拜工部右侍郎。未上，改兵部，进左。

天启二年五月疏陈四事，中言：“客氏既出复入，乃陛下过举。辅臣不封还内降，引义固争，致罪谪言者，再蹈拒谏之失，其何解于人言？”疏入，忤旨谯让。寻兼户、工二部侍郎，专理军需。明年卒官，诏赠尚书。

邦瞻好学，敦风节。服官三十年，吏议不及。

毕懋康，字孟侯，歙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以中书舍人

授御史。言内阁不当专用词臣，边臣失律者宜重按，部郎田大年、贺盛瑞，中书舍人丁元荐以忤权要废，当雪，疏留中。视盐长芦。

畿辅多河渠，湮废不治。懋康言：“保定清河，其源发于满城，抵清苑而南十里，则汤家口为上闸，又十里则清杨为下闸，顺流东下，直抵天津。旁近易、安诸州，新安、雄、完、唐、庆都诸县，并通舟楫仰其利。二闸创自永乐初，日久颓圯，急宜修复，岁漕临、德二仓二十万石饷保定、易州、紫荆诸军，足使士卒宿饱。往者，密云、昌平故不通漕，万历初，总督刘应节、杨兆疏潮、白二河，陵泉诸水，漕粟以饷二镇，二镇之军赖之。此可仿而行也。”诏从之。巡按陕西，疏陈边政十事，劾罢副总兵王学书等七人。请建宗学如郡县学制，报可。改按山东，擢顺天府丞，以忧去。天启四年起右佥都御史，抚治鄢阳。

懋康雅负器局，扬历中外，与族兄懋良并有清誉，称“二毕”。

懋良，字师皋。先懋康举进士。由万载知县擢南京吏部主事。历副使，至左布政使，俱在福建。振饥民，减加派，抚降海寇，以善绩称。懋康为巡抚之岁，懋良亦自顺天府尹擢户部右侍郎，督仓场。魏忠贤以懋康为赵南星所引，欲去之。御史王际逵劾其附丽邪党，遂削籍。而懋良亦以不附忠贤，为御史张讷所论，落职闲住。兄弟相继去国，士论更以为荣。

崇祯初，起懋康南京通政使。越二年，召拜兵部右侍郎，寻罢。而懋良亦起兵部左侍郎。会京师戒严，尚书张凤翔以下皆获罪，懋良得原，致仕去。懋康再起南京户部右侍郎，督粮储。旋引疾归。兄弟皆卒于家。

萧近高，字抑之，庐陵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授中书舍

人。擢礼科给事中。甫拜官，即上疏言罢矿税、释系囚、起废弃三事，明诏已颁，不可中止。帝怒，夺俸一年。顷之，论江西税使潘相擅刑宗人罪，不报。既而停矿分税之诏下，相失利，擅移驻景德镇，请专理窑务。帝即可之，近高复力争。后江西抚按并劾相，相以为近高主之，疏诋甚力。近高疏辨，复劾相。疏虽不行，相不久自引去。

屡迁刑科都给事中。知县满朝荐、诸生王大义等皆忤中使，系狱三年。近高请释之，不报。辽东税使高淮激民变，近高劾其罪，请撤还，帝不纳。又以淮诬奏逮同知王邦才、参将李获阳，近高复论救。会廷臣多劾淮者，帝不得已征还，而邦才等系如故。无何，极陈言路不通、耳目壅蔽之患。未几，又言王锡爵密揭行私，宜止勿召；硃赆被弹六十余疏，不当更留。皆不报。故事，六科都给事中内外递转。人情轻外，率规避，近高自请外补。吏部侍郎杨时乔请亟许以成其美。乃用为浙江右参政，进按察使。以病归。起浙江左布政使。所至以清操闻。

泰昌元年召为太仆卿。廷议“红丸”之案，近高言崔文升、李可灼当斩，方从哲当勒还故里，张差谋逆有据，不可蔽以疯癫。历工部左、右侍郎。天启二年冬，引疾去。御史黄尊素因言近高暨侍郎余懋衡、曹于汴、饶伸，太仆少卿刘弘谟、刘宗周并辞荣养志，清风袭人，亟宜褒崇，风励有位。诏许召还。五年冬，起南京兵部，添注左侍郎。力辞，不允。时魏忠贤势张，诸正人屏斥已尽。近高不欲出，迁延久之。给事中薛国观劾其玩命，遂落职。崇祯初，乃复。卒于家。

白瑜，字绍明，永平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授兵科给事中。帝既册立东宫，上太后徽号，瑜请推广孝慈，以敦俭、持廉、惜人才、省冤狱四事进，皆引《祖训》及先朝事以规时政，辞甚切。三十年，京师旱，陕西河南黄河竭。礼

官请修省，瑜言：“修省宜行实政。今逐臣久锢，累臣久羈，一蒙矜释，即可感格天心。”未言矿税之害。皆不报。

累迁工科都给事中。帝于射场营乾德台，瑜抗疏力谏，又再疏请斥中官王朝、陈永寿，帝不能无憾。会瑜论治河当专任，遂责其剿拾陈言，谪广西布政使照磨。以疾归。光宗立，起光禄少卿，三迁太常卿。给事中倪思辉、硃钦相，御史王心一以直言被谪，瑜抗疏论救。

天启二年，由通政使拜刑部右侍郎，署部事。郑贵妃兄子养性奉诏还籍，逗遛不去，其家奴张应登讦其通塞外。永宁伯王天瑞者，显皇后弟也，以后故衔郑氏，遂偕其弟锦衣天麟交章劾养性不轨。瑜以郑氏得罪先朝，而交通事实诬，乃会都御史赵南星、大理卿陈于廷等谏上其狱，请抵奴诬告罪，勒养性居远方。制可。明年进左侍郎。卒官。赠尚书。

程绍，字公业，德州人。祖瑶，江西右布政使。绍举万历十七年进士。除汝宁推官，征授户科给事中。巡视京营。副将佟养正等五人行贿求迁，皆劾置于理。帝遣使采矿河南，绍两疏言宜罢，皆不报。

再迁吏科左给事中。会大计京官，御史许闻造讦户部侍郎张养蒙等，语侵吏部侍郎裴应章。绍言闻造挟吏部以避计典，且附会阁臣张位，闻造乃贬边方。主事赵世德考察贬官，廷议征杨应龙，兵部举世德知兵，绍驳止之。又劾文选郎杨守峻，守峻自引去。饶州通判沈榜贬官，夤缘税监潘相得留，绍极言非法。山西税使张忠以夏县知县韩薰忤己，奏调之僻地，绍又争之，帝怒，斥为民。以沈一贯救，诏镌一秩，出之外。给事中李应策、御史李炳等争之，帝益怒，并薰斥为民，而夺应策等俸。绍家居二十年。光宗即位，起太常少卿。

天启四年，历右副都御史，巡抚河南。宗室居仪封者为盗

窟，绍列上其状，废徙高墙。临漳民耕地漳滨，得玉玺，龙纽龟形，方四寸，厚三寸，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以献绍。绍闻之于朝，略言：“秦玺不足征久矣。今玺出，适在臣疆，既不当复埋地下，又不合私秘人间。欲遣官恭进阙廷，迹涉贡媚。且至尊所宝，在德不在玺，故先驰奏闻，候命进止。昔王孙圉不宝玉珩，齐威王不宝照乘，前史美之。陛下尊贤爱士，野无留良。尚有一代名贤，如邹元标、冯从吾、王纪、周嘉谟、盛以弘、孙慎行、钟羽正、余懋衡、曹于汴等皆忧国奉公，白首魁艾。其他词林台谏一辍不起者，并皇国祚祥，盛朝珍宝。臣不能汲致明廷，徒献符贡瑞，臣窃羞之。愿陛下惟贤是宝。在朝之忠直，勿事虚拘；在野之老成，亟图登进。彼区区秦玺之真伪，又安足计哉。”魏忠贤方斥逐耆硕，见之不悦。后忠贤势益张，绍遂引疾归。

崇祯六年，荐起工部右侍郎。越二年，以年老，四疏乞休去。卒，赠本部尚书。

翟凤翀，字凌元，益都人。万历三十二年进士。历知吴桥、任丘，有治声，征授御史。疏荐钟羽正、赵南星、邹元标等，因言：“宋季邪谄之徒，终日请禁伪学，信口诋謫。近年号讲学者，不幸类此。”出按辽东。宰赛、暖兔二十四营环开原而居，岁为边患。宰赛尤桀骜，数败官军，杀守将，因挟边吏增赏。庆云参将陈洪范所统止羸卒二千，又恇怯不任战。凤翀奏请益兵，易置健将，开原始有备。又请所在建常平仓，括赎醵，节公费，易粟备荒。帝善其议，命推行于诸边。故辽阳参将吴希汉失律听勘，以内援二十年不决，且谋复官，凤翀一讯成狱，置之大辟，边人快之。

帝因“挺击”之变，召见廷臣于慈宁宫。大学土方从哲、吴道南无所言，御史刘光复方发口，遽得罪。凤翀上言：“陛

下召对廷臣，天威开霁，千载一时。辅臣宜举朝端大政，如皇太子、皇长孙讲学，福府庄田鹺引，大僚空虚，考选沉阁，以及中旨频降，边警时闻，水旱盗贼之相仍，流移饥殍之载道，一一缕奏于前，乃缄默不言，致光复以失仪获罪。光复一日未释，辅臣未可晏然也。”忤旨，切责。山东大饥，以凤翀疏，遣御史过庭训赈十六万金振之。

中官吕贵假奸民奏，留督浙江织造。冉登提督九门，诬奏市民毆门卒，下兵马指挥欧相之吏。邢洪辱御史凌汉翀于朝，给事中郭尚宾等劾之，帝释洪不问。汉翀为废将凌应登所毆，洪复曲庇应登。凤翀抗疏极论贵、登、洪三人罪，且曰：“大臣造膝无从，小臣叩阍无路。宦寺浸用，政令多违，实开群小假借之端，成太阿倒持之势。”帝大怒，谪山西按察使经历。而是时，尚宾亦上疏极言：“比来拟旨不由内阁，托以亲裁。言官稍涉同类，辄云党附，将使大臣不肯尽言，小臣不敢抗论，天下事尚可为哉？乞陛下明诏阁臣，封还内降，容纳直谏，以保治安。”忤旨，谪江西布政使检校。阁臣及言官论救，皆不纳。帝于章疏多不省，故廷臣直谏者久不被谴。至是二人同日谪官，时称“二谏”。

凤翀既谪，三迁。天启初，为南京光禄少卿。四年，以大理少卿进右佾都御史，巡抚延绥。魏忠贤党御史卓迈、汪若极连章论之，遂削籍。崇祯二年起兵部右侍郎，寻出抚天津。以疾归。卒，赠兵部尚书。

尚宾，字朝谔，南海人，凤翀同年进士。自吉安推官授刑科给事中。遇事辄谏诤，尤愤中官之横。尝因事论税使李凤、高霖、潘相，颇称敢言。已，竟谪官。光宗时乃复起，累官刑部右侍郎，亦以不附忠贤削籍。崇祯初，为兵部右侍郎。卒，赠尚书。

洪文衡，字平仲，歙人。万历十七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帝将封皇长子为王，偕同官贾岩合疏争。寻改礼部。与郎中何乔远善，乔远坐诖误被谪，文衡已迁考功主事，竟引病归。

起补南京工部，历郎中。力按旧章，杜中贵横索，节冗费为多。官工部九年，进光禄少卿。改太常，督四夷馆。中外竞请起废，帝率报寝。久之，乃特起顾宪成。宪成已辞疾，忌者犹惮其进用，御史徐兆魁首疏力攻之。文衡虑帝惑兆魁言，抗章申雪，因言：“今两都九列，强半无人，仁贤空虚，识者浩叹。所堪选择而使者，只此起废一途。今宪成尚在田间，已婴罗罔，俾圣心愈疑。连茹无望，貽祸贤者，流毒国家，实兆魁一疏塞之矣。”寻进大理少卿。以忧去。

泰昌元年起太常卿。光宗既崩，议升祔。文衡请祧睿宗，曰：“此肃宗一时崇奉之情，不合古谊。且睿宗尝为武宗臣矣，一旦加诸其上，礼既不合，情亦未安。当时臣子过于将顺，因循至今。夫情隆于一时，礼垂于万世，更定之举正在今时。”疏格不行。未几卒，赠工部右侍郎。

文衡天性孝友。居丧，断酒肉不处内者三年。生平不妄取一介。

乔远，字稚孝，晋江人。万历十四年进士。除刑部主事，历礼部仪制郎中。神宗欲封皇长子为王，乔远力争不可。同官陈泰来等言事被谪，抗疏救之。石星主封倭，而朝鲜使臣金晬泣言李如松、沈惟敬之误，致国人束手受刃者六万余人。乔远即以闻，因进累朝驭倭故事，帝颇心动。而星坚持己说，疏竟不行。坐累谪广西布政使经历，以事归。里居二十余年，中外交荐，不起。

光宗立，召为光禄少卿，移太仆。王化贞驻兵广宁，主战。乔远画守御策，力言不宜轻举。无何，广宁竟弃。天启二年进

左通政。邹元标建首善书院，硃童蒙等劾之，乔远言：“书院上梁文实出臣手，义当并罢。”语侵童蒙。进光禄卿、通政使。五疏引疾，以户部右侍郎致仕。崇祯二年，起南京工部右侍郎。给事中卢兆龙劾其衰庸，自引去。

乔远博览，好著书。尝辑明十三朝遗事为《名山藏》，又纂《闽书》百五十卷，颇行于世，然援据多舛云。

陈伯友，字仲恬，济宁人。万历二十九年进士。授行人。擢刑科给事中。甫拜命，即罢河南巡抚李思孝。俄论邹之麟科场弊宜勘；奄竖辱驸马冉兴让，宜置之法；楚宗英樵、蕴钊，良吏满朝荐、王邦才等宜释。已，又言：“陛下清明之心，不幸中年为利所惑，皇皇焉若不足，以致财匮民艰，家成彻骨之贫，人抱伤心之痛。今天下所以机隍倾危而不可救药者，此也。”又言：“李廷机去国，操纵不出上裁。至外而抚按，内而庶僚，去留无所断决。士大夫意见分歧，议论各异，陛下漫无批答。曷若尽付外廷公议，于以平曲直、定国是乎？”帝皆不省。熊廷弼为荆养乔所讦，伯友与李成名等力主行勘。

既又陈时政四事，言：“拟旨必由内阁。昨科臣曾六德之处分，阁臣叶向高之典试，悉由内降。而福王之国之旨，亦于他疏批行。非独褻天言，抑且貽阴祸。法者天下所共，黔国公沐昌祚请令其孙启元代镇，已非法矣。乃抚按据法请勘，而以内批免之，疑中有隐情。御史吕图南改提学，此争为贤，彼争为不肖，盍息两家戈矛，共图军国大计？福王久应之国，今春催请不下数百疏，何以忽易期？”疏亦留中。寻以艰去。及服除，廷议多排东林，遂不出。

至四十六年，以年例，即家除河南副使。天启四年，屡迁太常寺卿，治少卿事。杨涟劾魏忠贤，伯友亦偕卿胡世赏等抗疏极论。明年十二月，御史张枢劾其倚附东林，遂削夺。庄烈

帝即位，诏复官，未及用而卒。

成名，字震知，太原卫人。祖应时，南京户部员外郎，以清白著。成名举万历三十二年进士，授中书舍人。擢吏科给事中。疏陈铨政失平，语侵尚书赵焕。俄请释累臣满朝荐，言朝荐不释则诸瑯日肆，国家患无已。吏部侍郎方从哲，中旨起官，成名抗疏劾之，并及其子恣横状。从哲求去，帝不许。是时，党人日攻东林，成名遂移疾归。

家居五年，起山东副使。天启初，迁湖广参政，入为太仆少卿。四年春，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魏忠贤以成名为赵南星所用，因所属给由，犯御讳，除其名。为巡抚止八月，士民祠祀焉。崇祯改元，召拜户部右侍郎，以左侍郎专理边饷。京师戒严，改兵部。帝召对平台，区画兵事甚悉。数月而罢，卒于家。

董应举，字崇相，闽县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除广州教授。与税监李凤争学傍需地，凤舍人驰骑文庙前，絜其马，用是有名。

迁南京国子博士，再迁南京吏部主事。召为文选主事。历考功郎中，告归。起南京大理丞。四十六年闰四月，日中黑子相斗。五月朔，有黑日掩日，日无光。时辽东抚顺已失，应举言：“日生黑眚，乃强敌侵袭之征。亟宜勤政修备，以消祸变。”因条上方略。帝置不省。

天启改元，再迁太常少卿，督四夷馆。二年春，陈急务数事，极言天下兵耗民离，疆宇日蹙，由主威不立，国法不行所致。帝以为应举知兵，令专任较射演武。

已，上言保卫神京在设险营屯。遂擢应举太仆卿兼河南道御史，经理天津至山海屯务。应举以责太重，陈十难十利，帝悉敕所司从之。乃分处辽人万三千余户于顺天、永平、河间、

保定，诏书褒美。遂用公帑六千买民田十二万余亩，合闲田凡十八万亩，广募耕者，畀工廩、田器、牛种，浚渠筑防，教之艺稻，农舍、仓廩、场圃、舟车毕具，费二万六千，而所收黍麦谷五万五千余石。廷臣多论其功，就进右副都御史。天津葛沽故有水陆兵二千，应举奏令屯田，以所入充岁饷，屯利益兴。

五年六月，朝议以屯务既成，当广鼓铸。乃改应举工部右侍郎，专领钱务，开局荆州。寻议给两淮盐课为铸本，命兼户部侍郎，并理盐政。应举至扬州，疏请厘正盐规，议商人补行积引，增输银视正引之半，为部议所格。应举方奏析，而巡盐御史陆世科恶其侵官，劾之，魏忠贤传旨诘让，御史徐扬先遂希指再劾，落职闲住。崇祯初，复官。

应举好学善文。其居官，慷慨任事；在家，好兴利捍患。比没，海滨人祠祀之。

林材，字谨任，闽县人。万历十一年进士。授舒城知县。擢工科给事中。吏部推郑洛戎政尚书，起张九一贵州巡抚，材极言两人不当用，九一遂罢。王锡爵赴召，材疏论，并及赵志皋、张位。再请建储豫教，又争三王并封之谬。

屡迁吏科都给事中。劾罢南京尚书郝杰、徐元泰。经略宋应昌惑沈惟敬，力请封贡，材乞斩应昌、惟敬，不报。志皋、位拟旨失当，材抗疏驳之。二十二年夏六月，西华门灾，材偕同官上言，切指时政缺失。帝愠甚，以方修省不罪。吏部推顾养谨总理河道，材论止之。兵部将大叙平壤功，材力诋石星罔上，星乃不敢滥叙。其冬，复率同官言成宪不当为祭酒，冯梦禎不当为詹事，刘元震不当为吏部侍郎。帝积前怒，言材屡借言事诬谤大臣，今复暗伤善类，乃贬三官，余停俸一岁。会御史崔景荣等论救，再贬程乡典史。材遂归里不出。

光宗即位，始起尚宝丞，再迁太仆少卿。还朝未几，即乞

归。天启中，起南京通政使，卒。崇祯初，赠右都御史。

硃吾弼，字谐卿，高安人。万历十七年进士。授宁国推官。征授南京御史。

大学士赵志皋弟学仕为南京工部主事，以赃败。南京刑部因志皋故，轻其罪，议调饶州通判。吾弼疏论，竟谪戍之。奏请建国本，简阁臣，补言官，罢矿税，不报。山西巡抚魏允贞为税使孙朝所讦，吾弼乞治朝欺罔罪。广东税使李凤乾没，奸人王遇桂请税江南田契，吾弼皆疏论其罪。时无赖子蜂起言利，廷臣辄连章力争，帝虽不尽从，亦未尝不容其切直。雷震皇陵，吾弼请帝廷见大臣，讲求祖宗典制，次第举行，与天下更始。寻复言：“陛下孝敬疏于郊庙，惕厉弛于朝讲；土木盛宫苑，榛芜遍殿廷，群小横中外，正士困囹圄；閭阎以矿税竭，邮传以输輓疲，流亡以水旱增，郡县以征求困；草泽生心，衣冠丧气；公卿不能补牍，台谏无从引裾。不可不深察而改图也。”未言礼部侍郎郭正域疾恶严，居己峻，不可以楚事弃。

先是，楚假王议起，首辅沈一贯阴左右王，以正域请行勘，嗾其党钱梦皋阜辈逐之去。举朝无敢留正域及言楚事者，吾弼独抗章申理，而御史林秉汉以楚宗人戕杀巡抚，亦请详勘。且言：“王既非假，何惮于勘？”吾弼、秉汉遂为一贯等所恶。会梦皋京察将黜，遂讦秉汉为正域鹰犬，语侵沈鲤、杨时乔、温纯。秉汉坐贬贵州按察司检校，而梦皋得留。郎中刘元珍论之，反获谴。吾弼复疏直元珍，请黜梦皋，因力诋一贯，亦忤旨，停俸一年，遂移疾去。居三年，起南京光禄少卿，召为大理右丞。齐、楚、浙三党用事，吾弼复辞疾归。熹宗立，召还。屡迁南京太仆卿。天启五年为御史吴裕中劾罢。

秉汉，字伯昭，长泰人。按广东，亦再疏劾李凤。既谪，寻移疾归，卒于家。天启中，赠太仆少卿。

张光前，字尔荷，泽州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授蒲圻知县，补安肃。甫四月，擢吏部验封主事。历文选员外郎、稽勋郎中。乞假去。

天启四年，赵南星为尚书，起为文选郎中。甫视事，魏忠贤欲逐南星，假廷推谢应祥事矫旨切责。南星时与推应祥者，员外郎夏嘉遇，非光前也。光前抗疏争之，曰：“南星人品事业昭灼人耳目，忽奉严旨责以不公忠，臣窃惑之。选郎，诸曹领袖，尚书臂指，南星所甄别进退，臣实佐之。功罪与共，乞先赐罢斥。”亦被旨切责。未几，以推乔允升等代南星，忤忠贤意，削侍郎陈于廷及杨涟、左光斗籍。光前又抗疏曰：“会推尚书，于廷主义，臣执笔，谨席稿待罪。”遂贬三秩，调外任。

光前操行清严，峻却请谒。知县石三畏赃私狼籍，得奥援，将授台谏，光前出之为王官，其党咸侧目。明年，光前兄右布政使光缙治兵遵化，为奄党门克新所劾，亦削籍。兄弟并以忤奄去，见称于世。崇祯元年，起光禄少卿，不赴。三年，起太常。已，进大理少卿。累疏乞休，及家而卒。

赞曰：朝政弛，则士大夫腾空言而少实用。若陈邦瞻、毕懋康、翟凤翀、董应举，尚思有所建立，惜不逢明作之朝，故所表见止此耳。萧近高、洪文衡诸人皆以清素自矢，白瑜论郑氏狱能持平，固卿贰之铮铮者欤。

列传第一百三十一

赵南星 邹元标 孙慎行 盛以弘 高攀龙 冯从吾

赵南星，字梦白，高邑人。万历二年进士。除汝宁推官。治行廉平，稍迁户部主事。张居正寝疾，朝士群祷，南星与顾宪成、姜士昌戒弗往。居正歿，调吏部考功。引疾归。

起历文选员外郎。疏陈天下四大害，言：“杨巍乞休，左都御史吴时来谋代之，忌户部尚书宋纁声望，连疏排挤。副都御史詹仰庇力谋吏、兵二部侍郎。大臣如此，何以责小臣，是谓干进之害。礼部尚书沈鲤、侍郎张位、谕德吴中行、南京太仆卿沈思孝相继自免，独南京礼部侍郎赵用贤在，词臣黄洪宪辈每阴谗之，言官唐尧钦、孙愈贤、蔡系周复显为诋诬。众正不容，宵人得志，是谓倾危之害。州县长吏选授太轻，部寺之官计日而取郡守，不问才行。而抚按论人赃私有据，不曰未甚，则曰任浅，概止降调，其意以为惜才，不知此乃惜不才也。吏治日污，民生日瘁，是谓州县之害。乡官之权大于守令，横行无忌，莫敢谁何。如渭南知县张栋，治行无双，裁抑乡官，被谗不获行取，是谓乡官之害。四害不除，天下不可得治。”疏出，朝论韪之。而中所抨击悉时相所庇，于是给事中李春开起而驳之。其疏先下，南星几获谴。给事中王继光、史孟麟、万自约，部曹姜士昌、吴正志并助南星诋春开，且发时来、仰庇、洪宪谗谄状。春开气沮，然南星卒以病归。再起，历考功郎中。

二十一年大计京官，与尚书孙鑰秉公澄汰。首黜所亲都给事中王三余及牟龙甥文选员外郎吕廌昌，他附丽政府及大学士赵志皋弟皆不免，政府大不堪。给事中刘道隆因劾吏部议留拾遗庶僚非法。得旨，南星等专权植党，贬三官。俄因李世达等疏救，斥南星为民。后论救者悉被谴，鑰亦去位，一时善类几空。事具鑰传。

南星里居，名益高，与邹元标、顾宪成，海内拟之”君“。中外论荐者百十疏，卒不起。

光宗立，起太常少卿。俄改右通政，进太常卿，至则擢工部右侍郎。居数月，拜左都御史，慨然以整齐天下为任。天启三年大计京官，以故给事中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先朝结党乱政，议黜之，吏科都给事中魏应嘉力持不可。南星著《四凶论》，卒与考功郎程正己置四人不谨。他所澄汰，一如为考功时。浙江巡按张素养荐部内人材，及姚宗文、邵辅忠、刘廷元，南星劾其谬，素养坐夺俸。先是，巡方者有提荐之例，南星已奏止之；而陕西高弘图、山西徐扬先、宣大李思启、河东刘大受，复踵行如故，南星并劾奏之，巡方者始知畏法。

寻代张问达为吏部尚书。当是时，人务奔竞，苞苴恣行，言路横尤甚。每文选郎出，辄邀之半道，为人求官，不得则加以恶声，或逐之去。选郎即公正无如何，尚书亦太息而已。南星素疾其弊，锐意澄清，独行己志，政府及中贵亦不得有所干请，诸人惮其刚严不敢犯。有给事为贗郎求盐运司，即注贗郎王府，而出给事于外。知县石三畏素贪，夤缘将行取，南星亦置之王府。时进士无为王官者，南星不恤也。

魏忠贤雅重之，尝于帝前称其任事。一日，遣弟子傅应星介一中书贗见，南星麾之去。尝并坐弘政门，选通政司参议，正色语忠贤曰：“主上冲龄，我辈内外臣子宜各努力为善。”

忠贤默然，怒形于色。大学士魏广微，南星友允贞子也，素以通家子畜之。广微入内阁，尝三至南星门，拒勿见。又尝叹曰：“见泉无子。”见泉，允贞别号也。广微恨刺骨，与忠贤比而齟南星。

东林势盛，众正盈朝。南星益搜举遗佚，布之庶位。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秉宪；李腾芳、陈于廷佐铨；魏大中、袁化中长科道；郑三俊、李邦华、孙居相、饶伸、王之寀辈悉置卿贰。而四司之属，邹维琏、夏嘉遇、张光前、程国祥、刘廷谏亦皆民誉。中外忻忻望治，而小人侧目，滋欲去南星。给事中傅櫪以维琏改吏部己不与闻，首假汪文言发难，劾南星紊旧制，植私人。维琏引去，南星奏留之，小人愈恨。会涟劾忠贤疏上，宫府益水火。南星遂杜门乞休，不许。

攀龙之劾崔呈秀也，南星议戍之。呈秀窘，夜走忠贤邸，叩头乞哀，言：“不去南星及攀龙、涟等，我两人未知死所。”忠贤大以为然，遂与定谋。会山西缺巡抚，河南布政使郭尚友求之。南星以太常卿谢应祥有清望，首列以请。既得旨，而御史陈九畴受广微指，言应祥尝知嘉善，大中出其门，大中以师故，谋于文选郎嘉遇而用之，徇私当斥。大中、嘉遇疏辩，语侵九畴，九畴再疏力诋，并下部议。南星、攀龙极言应祥以人望推举，大中、嘉遇无私，九畴妄言不可听。忠贤大怒，矫旨黜大中、嘉遇，并黜九畴，而责南星等朋谋结党。南星遽引罪求去，忠贤复矫旨切责，放归。明日，攀龙亦引去。给事中沈惟炳论救，亦出之外。俄以会推忤忠贤意，并斥于廷、涟、光斗、化中，引南星所摈徐兆魁、乔应甲、王绍徽等置要地。小人竞进，天下大柄尽归忠贤矣。

忠贤及其党恶南星甚，每矫敕谕，必目为元凶。于是御史张讷劾南星十大罪，并劾维琏、国祥、嘉遇及王允成。得旨，

并削籍。令再奏南星私党，讷复列上邦华及孙鼎相等十四人，并贬黜。自是为南星摈弃者，无不拔擢，其素所推奖者，率遭奇祸。诸干进速化之徒，一击南星，辄遂所欲。而石三畏亦起为御史，疏攻南星及李三才、顾宪成、孙丕扬、王图等十五人。死者皆削夺，缙绅祸益烈。寻以汪文言狱词连及南星，下抚按提问。适郭尚友巡抚保定，而巡按马逢皋亦憾南星，乃相与庭辱之。笞其子清衡及外孙王钟庞，系之狱，坐南星赃万五千。南星家素贫，亲故捐助，始获竣。卒戍南星代州，清衡庄浪，钟庞永昌。嫡母冯氏、生母李氏，并哀恸而卒。子生七龄，惊怖死。南星抵戍所，处之怡然。

庄烈帝登极，有诏赦还。巡抚牟志夔，忠贤党也，故迟遣之，竟卒于戍所。崇祯初，赠太子太保，谥忠毅。槐、呈秀、广微、九畴、兆魁、应甲、绍徽、讷、三畏、尚友、志夔，俱名丽逆案，为世大僂焉。

邹元标，字尔瞻，吉水人。九岁通《五经》。泰和胡直，嘉靖中进士，官至福建按察使，师欧阳德、罗洪先，得王守仁之传。元标弱冠从直游，即有志为学。举万历五年进士。观政刑部。

张居正夺情，元标抗疏切谏。且曰：“陛下以居正有利社稷耶？居正才虽可为，学术则偏；志虽欲为，自用太甚。其设施乖张者，如州县入学，限以十五六人，有司希指，更损其数。是进贤未广也。诸道决囚，亦有定额，所司惧罚，数必取盈。是断刑太滥也。大臣持禄苟容，小臣畏罪缄默，有今日陈言而明日获谴者。是言路未通也。黄河泛滥为灾，民有驾蒿为巢、啜水为餐者，而有司不以闻。是民隐未周也。其他用刻深之吏，沮豪杰之材，又不可枚数矣。伏读敕谕‘朕学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既去，前功尽隳’，陛下言及此，宗社无疆之福也。”

虽然，弼成圣学，辅翼圣志者，未可谓在廷无人也。且幸而居正丁艰，犹可挽留；脱不幸遂捐馆舍，陛下之学将终不成，志将终不定耶？臣观居正疏言‘世有非常之人，然后办非常之事’，若以奔丧为常事而不屑为者，不知人惟尽此五常之道，然后谓之人。今有人于此，亲生而不顾，亲死而不奔，犹自号于世曰我非常人也，世不以为丧心，则以为禽彘，可谓之非常人哉？”疏就，怀之入朝，适廷杖吴中行等。元标俟杖毕，取疏授中官，给曰：“此乞假疏也。”及入，居正大怒，亦廷杖八十，谪戍都匀卫。卫在万山中，夷獠与居，元标处之怡然。益究心理学，学以大进。巡按御中承居正指，将害元标。行次镇远，一夕，御史暴死。

元标谪居六年，居正歿，召拜吏科给事中。首陈培圣德、亲臣工、肃宪纪、崇儒行、饬抚臣五事。寻劾罢礼部尚书徐学谟、南京户部尚书张士佩。

徐学谟者，嘉定县人。嘉靖中，为荆州知府。景恭王之籓德安，欲夺荆州城北沙市地。学谟力抗不予，为王所劾，下抚按逮问，改官。荆州人德之，称沙市为“徐市”。居正素与厚。万历中，累迁右副都御史，抚治郟阳。居正归葬父，学谟事之谨，召为刑部侍郎。越二年，擢礼部尚书。自弘治后，礼部长非翰林不授，惟席书以言“大礼”故，由他曹迁；万士和不由翰林，然先历其部侍郎。学谟径拜尚书，廷臣以居正故，莫敢言。居正卒，学谟急缔姻于大学士申时行以自固。及奉命择寿官，通政参议梁子琦劾其始结居正，继附时行，诏为夺子琦俸。元标复劾之，遂令致仕归。

慈宁宫灾，元标复上时政六事，中言：“臣曩进无欲之训，陛下试自省，果无欲耶？寡欲耶？语云：‘欲人勿闻，莫若勿为。’陛下诚宜翻然自省，加意培养。”当是时，帝方壮龄，

留意声色游宴，谓元标刺己，怒甚，降旨譴责。首辅时行以元标己门生，而劾罢其姻学谟，亦心憾，遂谪南京刑部照磨。就迁兵部主事。召改吏部，进员外郎，以病免。起补验封。陈吏治十事，民瘼八事，疏几万言。文选缺员外郎，尚书宋纁请用元标，久不获命，纁连疏趣之。给事中杨文焕、御史何选亦以为言。帝怒，诘责纁，谪文焕、选于外，而调元标南京。刑部尚书石星论救，亦被譴让。元标居南京三年，移疾归。久之，起本部郎中，不赴。旋遭母忧，里居讲学，从游者日众，名高天下。中外疏荐遗佚，凡数十百上，莫不以元标为首。卒不用。家食垂三十年。

光宗立，召拜大理卿。未至，进刑部右侍郎。天启元年四月还朝，首进和衷之说，言：“今日国事，皆二十年诸臣酝酿所成。往者不以进贤让能为事，日锢贤逐能，而言事者又不降心平气，专务分门立户。臣谓今日急务，惟朝臣和衷而已。朝臣和，天地之和自应。向之论人论事者，各怀偏见，偏生迷，迷生执，执而为我，不复知有人，祸且移于国。今与诸臣约，论一人当惟公惟平，毋轻摇笔端，论一事当惩前虑后，毋轻试耳食，以天下万世之心，衡天下万世之人与事，则议论公，而国家自享安静和平之福。”因荐涂宗浚、李邦华等十八人。帝优诏褒纳。居二日，复陈拔茅阐幽、理财振武数事，及保泰四规。且请召用叶茂才、赵南星、高攀龙、刘宗周、丁元荐，而恤录罗大纁、雒于仁等十五人。帝亦褒纳。

初，元标立朝，以方严见惮，晚节务为和易。或议其逊初仕时，元标笑曰：“大臣与言官异。风裁踔绝，言官事也。大臣非大利害，即当护持国体，可如少年悻动耶？”时朋党方盛，元标心恶之，思矫其弊，故其所荐引不专一途。尝欲举用李三才，因言路不与，元标即中止。王德完讥其首鼠，元标亦不较。

南京御史王允成等以两人不和，请帝谕解。元标言：“臣与德完初无纤芥，此必有人交构其间。臣尝语朝士曰：‘方今上在冲岁，敌在门庭，只有同心共济。倘复党同伐异，在国则不忠，在家则不孝。世自有无偏无党之路，奈何从室内起戈矛耶？’”“帝嗣位已久，而先朝废死诸臣犹未赠恤，元标再陈阐幽之典，言益恳切。

其年十二月改吏部左侍郎。未到官，拜左都御史。明年，典外察，去留惟公。御史潘汝楨、过庭训雅有物议，及庭训秩满，汝楨注考溢美。元标疏论之，两人并引疾去。已，言丁巳京察不公，专禁锢异己，请收录章家祜、丁元荐、史记事、沈正宗等二十二。由是诸臣多获昭雪。又言：“明诏收召遗佚，而诸老臣所处犹是三十年前应得之官，宜添注三品崇秩，昭陛下褒尊耆旧至意。”帝纳其言。于是两京太常、太仆、光禄三卿各增二员。

孙慎行之论“红丸”也，元标亦上疏曰：“乾坤所以不毁者，惟此纲常；纲常所以植立者，恃此信史。臣去年舟过南中，南中士大夫争言先帝猝然而崩，大事未明，难以传信。臣初不谓然。及既入都，为人言先帝盛德，宜速登信史。诸臣曰：‘言及先帝弥留大事，令人阁笔，谁敢领此？’臣始有疑于前日之言。元辅方从哲不伸讨贼之义，反行赏奸之典，即谓无其心，何以自解于世？且从哲秉政七年，未闻建树何事，但闻马上一日三趣战，丧我十万师徒。讯问谁秉国成，而使先帝震惊，奸人闯宫，豺狼当路，儉邪乱政？从哲何词以对？从来惩戒乱贼，全在信史。失今不成，安所底止。”时刑部尚书黄克缙希内廷意，群小和之，而从哲世居京师，党附者众，崔文升党复弥缝于内，恪慎行与众议，皆不得伸。未几，慎行及王纪偕逐，元标疏救，不听。

元标自还朝以来，不为危言激论，与物无猜。然小人以其东林也，犹忌之。给事中硃童蒙、郭允厚、郭兴治虑明年京察不利己，潜谋驱逐。会元标与冯从吾建首善书院，集同志讲学，童蒙首请禁之。元标疏辨求去，帝已慰留，允厚复疏劾，语尤妄诞。而魏忠贤方窃柄，传旨谓宋室之亡由于讲学，将加严谴。叶向高力辨，且乞同去，乃得温旨。兴治及允厚复交章力攻，兴治至比之山东妖贼。元标连疏请益力，诏加太子少保，乘传归。陛辞，上《老臣去国情深疏》，历陈军国大计，而以寡欲进规，人为传诵。四年，卒于家。明年，御史张讷请毁天下讲坛，力诋元标，忠贤遂矫旨削夺。崇祯初，赠太子太保、吏部尚书，谥忠介。

童蒙等既劾元标，遂得罪清议，寻以年例外迁。及忠贤得志，三人并召还。岁余，允厚至户部尚书、太子太保。童蒙至右副都御史，巡抚延绥，母死不持服，为忠贤建生祠。兴治亦加至太仆卿。忠贤败，三人并丽逆案云。

孙慎行，字闻斯，武进人。幼习闻外祖唐顺之绪论，即嗜学。万历二十三年举进士第三人，授编修，累官左庶子。数请假里居，键户息交，覃精理学。当事请见，率不纳。有以政事询者，不答。

四十一年五月，由少詹事擢礼部右侍郎，署部事。当是时，郊庙大享诸礼，帝二十余年不躬亲，东宫辍讲至八年，皇长孙九龄未就外傅，瑞王二十三未婚，楚宗人久锢未释，代王废长立幼，久不更正，臣僚章奏一切留中，福府庄田取盈四万顷，慎行并切谏。已，念东宫开讲，皇孙出阁，系宗社安危，疏至七八上。代王废长子鼎渭，立爱子鼎莎，李廷机为侍郎时主之，其后，群臣争者百余疏，帝皆不省。慎行屡疏争，乃获更置。楚宗人击杀巡抚赵可怀，为首六人论死，复锢英樵等二十三人

于高墙，禁蘊钊等二十三人于远地。慎行力白其非叛，诸人由此获释。皇太子储位虽定，福王尚留京师，须庄田四万顷乃行，宵小多窥伺。廷臣请之国者愈众，帝愈迟之。慎行疏十余上，不见省。最后，贵妃复请帝留王庆太后七旬寿节，群议益籍籍。慎行乃合文武诸臣伏阙力请，大学士叶向高亦争之强。帝不得已，许明年季春之国，群情始安。韩敬科场之议，慎行拟黜敬。而家居时素讲学东林，敬党尤忌之。会吏部缺侍郎，廷议改右侍郎李鋹于左，而以慎行为右，命俱未下。御史过廷训因言鋹未履任，何复推慎行，给事中亓诗教和之。慎行遂四疏乞归，出城候命，帝乃许之。已而京察，御史韩浚等以趣福王之国，谓慎行邀功，列之拾遗疏中。帝察其无罪，获免。

熹宗立，召拜礼部尚书。初，光宗大渐，鸿胪寺丞李可灼以红铅丸药进。俄帝崩，廷臣交章劾之。大学土方从哲拟旨令引疾归，贖以金币。天启元年四月，慎行还朝，上疏曰：

先帝骤崩，虽云夙疾，实缘医人用药不审。阅邸报，知李可灼红丸乃首辅方从哲所进。夫可灼官非太医，红丸不知何药，乃敢突然以进。昔许悼公饮世子药而卒，世子即自杀，《春秋》犹书之为弑。然则从哲宜何居？速引剑自裁以谢先帝，义之上也；合门席稿以待司寇，义之次也；乃悍然不顾，至举朝共攻可灼，仅令回籍调理，岂不以己实荐之，恐与同罪与？臣以为从哲纵无弑之心，却有弑之事；欲辞弑之名，难免弑之实。实录中即欲为君父讳，不敢不直书方从哲连进药二丸，须臾帝崩，恐百口无能为天下后世解也。

然从哲之罪实不止此。先是则有皇贵妃欲为皇后事，古未有天子既崩而立后者。倘非礼官执奏，言路力持，几何不遗祸宗社哉！继此则有谥皇祖为恭皇帝事。历考晋、隋、周、宋，其末世亡国之君率谥曰“恭”，而以加之我皇祖，岂真不学无

术？实乃咒诅君国，等于亡王，其设心谓何？后此则有选侍垂帘听政事。刘逊、李进忠么么小竖，何遂胆大扬言。说者谓二竖早以金宝输从哲家，若非九卿、台谏力请移宫，选侍一日得志，陛下几无驻足所。闻尔时从哲濡迟不进，科臣趣之，则云迟数日无害。任妇寺之纵横，忍君父之机隍，为大臣者宜尔乎？臣在礼言礼，其罪恶逆天，万无可生之路。若其他督战误国，罔上行私，纵情蔑法，干犯天下之名义，酿成国家之祸患者，臣不能悉数也。陛下宜急讨此贼，雪不共之仇！毋询近习，近习皆从哲所攀援也；毋拘忌讳，忌讳即从哲所布置也。并急诛李可灼，以泄神人之愤。

时朝野方恶从哲，慎行论虽过刻，然争魁其言。顾近习多为从哲地，帝乃报曰：“旧辅素忠慎，可灼进药本先帝意。卿言虽忠爱，事属传闻。并进封移宫事，当日九卿、台谏官亲见者，当据实会奏，用释群疑。”于是从哲疏辨。刑部尚书黄克缙右从哲，亦曲为辨。慎行复疏折之，曰：“由前则过信可灼，有轻进药之罪，由后则曲庇可灼，有不讨贼之罪，两者均无辞乎弑也。从哲谓移宫有揭，但诸臣之请在初二，从哲之请在初五。尔时章疏入乾清不入慈庆者已三日，国政几于中断，非他辅臣访知，与群臣力请，其害可胜言哉！伏读圣谕‘辅臣义在体国，为朕分忧。今似此景象，何不代朕传谕一言，屏息纷扰，君臣大义安在？’又云‘朕凌虐不堪，昼夜涕泣六七日。’夫从哲为顾命元臣，使少肯义形于色，何至令至尊忧危如此！惟阿妇寺之意多，戴圣明之意少，故敢于凌皇祖，悖皇考，而欺陛下也。”未复力言克缙之谬。章并下廷议。既而议上，惟可灼下吏戍边，从哲置不问。

山东巡抚奏，五月中，日中月星并见。慎行以为大异，疏请修省，语极危切。秦王谊湫由旁枝进封，其四子法不当封郡

王，厚贿近幸，遂得温旨。慎行坚不奉诏，三疏力争，不得。七月谢病去。

其冬，廷推阁臣，以慎行为首，吏部侍郎盛以弘次之。魏忠贤抑不用，用顾秉谦、硃国祯、硃延禧、魏广微，朝论大骇。叶向高连疏请用两人，竟不得命。已，忠贤大炽，议修《三朝要典》，“红丸”之案以慎行为罪魁。其党张讷遂上疏力诋，有诏削夺。未几，刘志选复两疏追劾，诏抚按提问，遣戍宁夏。未行，庄烈帝嗣位，以赦免。

崇祯元年，命以故官协理詹事府，力辞不就。慎行操行峻洁，为一时搢绅冠。朝士数推毂入阁，吏部尚书王永光力排之，迄不获用。八年廷推阁臣，屡不称旨，最后以慎行及刘宗周、林釭名上，帝即召之。慎行已得疾，甫入都，卒。赠太子太保，谥文介。

盛以弘，字子宽，潼关卫人。父讷，字敏叔。讷父德，世职指挥也，讨洛南盗战死。讷号泣请于当事，水浆不入口者数日，为发兵讨斩之。久之，举隆庆五年进士。由庶吉士累官吏部右侍郎。与尚书陈有年、左侍郎赵参鲁共厘铨政。母忧归，以笃孝闻。卒，赠礼部尚书。天启初，谥文定。

以弘，万历二十六年进士。由庶吉士累官礼部尚书。天启三年谢病归。魏忠贤乱政，落其职。崇祯初，起故官，协理詹事府，卒官。明世，卫所世职用儒业显者，讷父子而已。

高攀龙，字存之，无锡人。少读书，辄有志程硃之学。举万历十七年进士，授行人。四川佥事张世则进所著《大学初义》，诋程、硃章句，请颁天下。攀龙抗疏力驳其谬，其书遂不行。

侍郎赵用贤、都御史李世达被讦去位，朝论多咎大学士王锡爵。攀龙上疏曰：

近见朝宁之上，善类摈斥一空。大臣则孙鑰、李世达、赵

用贤去矣，小臣则赵南星、陈泰来、顾允成、薛敷教、张纳陛、于孔兼、贾岩斥矣。迨者李祯、曾乾亨复不安其位而乞去矣，选郎孟化鲤又以推用言官张栋，空署而逐矣。

夫天地生才甚难，国家需才甚亟，废斥如此，后将焉继。致使正人扼腕，曲士弹冠，世道人心何可胜慨！且今陛下朝讲久辍，廷臣不获望见颜色。天言传布，虽曰圣裁，隐伏之中，莫测所以。故中外群言，不曰：“辅臣欲除不附己”，则曰“近侍不利用正人”。陛下深居九重，亦曾有以诸臣贤否陈于左右；而陛下于诸臣，亦尝一思其得罪之故乎？果以为皆由圣怒，则诸臣自孟化鲤而外，未闻忤旨，何以皆罢斥？即使批鳞逆耳，如董基等，陛下已尝收录，何独于诸臣不然？臣恐陛下有祛邪之果断，而左右反借以行媚嫉之私；陛下有容言之盛心，而臣工反遗以拒谏诤之诮。传之四海，垂诸史册，为圣德累不小。

辅臣王锡爵等，迹其自待，若愈于张居正、申时行，察其用心，何以异于五十步笑百步？即如诸臣罢斥，果以为当然，则是非邪正，恒人能辨，何忍坐视至尊之过举，得毋内泄其私愤，而利于斥逐之尽乎？未力诋郑材、杨应宿谗谄宜黜。应宿亦疏讦攀龙，语极妄诞。疏并下部院，议请薄罚两臣，稍示惩戒。帝不许，镌应宿二秩，谪攀龙揭阳添注典史。御史吴弘济等论救，并获谴。攀龙之官七月，以事归。寻遭亲丧，遂不出，家居垂三十年。言者屡荐，帝悉不省。

熹宗立，起光禄丞。天启元年进少卿。明年四月，疏劾戚畹郑养性，言：“张差挺击实养性父国泰主谋。今人言籍籍，咸疑养性交关奸宄，别怀异谋，积疑不解，当思善全之术。至刘保谋逆，中官卢受主之，刘于简狱词具在。受本郑氏私人，而李如桢一家交关郑氏，计陷名将，失地丧师。于简原供，明言李永芳约如桢内应。若崔文升素为郑氏腹心，知先帝症虚，

故用泄药，罪在不赦。陛下仅行斥逐，而文升犹潜住都城。宜勒养性还故里，急正如桢、文升典刑，用章国法。”疏入，责攀龙多言，然卒遣养性还籍。

孙慎行以“红丸”事攻旧辅方从哲，下廷议。攀龙引《春秋》首恶之诛，归狱从哲。给事中王志道为从哲解，攀龙遗书切责之。寻改太常少卿，疏陈务学之要，因言：“从哲之罪非止红丸，其最大者在交结郑国泰。国泰父子所以谋危先帝者不一，始以张差之挺，继以美姝之进，终以文升之药，而从哲实左右之。力扶其为郑氏者，力锄其不为郑氏者；一时人心若狂，但知郑氏，不知东宫。此贼臣也，讨贼则为陛下之孝。而说者乃曰‘为先帝隐讳则为孝’，此大乱之道也。陛下念圣母则宣选侍之罪，念皇考则隆选侍之恩，仁之至义之尽也，而说者乃曰‘为圣母隐讳则为孝’。明如圣谕，目为假托；忠如杨涟，谤为居功。人臣避居功，甘居罪，君父有急，袖手旁观，此大乱之道也。惑于其说，孝也不知其为孝，不孝也以为大孝；忠也不知其为忠，不忠也以为大忠。忠孝皆可变乱，何事不可妄为？故从哲、养性不容不讨，奈何犹令居辇毂下！”时从哲辈奥援甚固，摘疏中“不孝”语激帝怒，将加严谴。叶向高力救，乃夺禄一年。旋改大理少卿。邹元建书院，攀龙与焉。元标被攻，攀龙请与同罢，诏留之。进太仆卿，擢刑部右侍郎。

四年八月，拜左都御史。杨涟等群击魏忠贤，势已不两立。及向高去国，魏广微日导忠贤为恶，而攀龙为赵南星门生，并居要地。御史崔呈秀按淮、扬还，攀龙发其秽状，南星议戍之。呈秀窘，急走忠贤所，乞为义儿，遂摭谢应祥事，谓攀龙党南星。严旨诘责，攀龙遽引罪去。顷之，南京御史游凤翔出为知府，讪攀龙挟私排挤。诏复凤翔故官，削攀龙籍。呈秀憾不已，必欲杀之，窜名李实劾周起元疏中，遣缇骑往逮。攀龙晨谒宋

儒杨龟山祠，以文告之。归与二门生一弟饮后园池上，闻周顺昌已就逮，笑曰：“吾视死如归，今果然矣。”入与夫人语，如平时。出，书二纸告二孙曰：“明日以付官校。”因遣之出，扃户。移时诸子排户入，一灯荧然，则已衣冠自沈于池矣。发所封纸，乃遗表也，云：“臣虽削夺，旧为大臣，大臣受辱则辱国。谨北向叩头，从屈平之遗则。”复别门人华允诚书云：“一生学问，至此亦少得力。”时年六十五。远近闻其死，莫不伤之。

呈秀憾犹未释，矫诏下其子世儒吏。刑部坐世儒不能防闲其父，谪为徒。崇祯初，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谥忠宪，授世儒官。

初，海内学者率宗王守仁，攀龙心非之。与顾宪成同讲学东林书院，以静为主。操履笃实，粹然一出于正，为一时儒者之宗。海内士大夫，识与不识，称高、顾无异词。攀龙削官之秋，诏毁东林书院。庄烈帝嗣位，学者更修复之。

冯从吾，字仲好，长安人。万历十七年进士。改庶吉士，授御史。巡视中城，阉人修刺谒，拒却之。礼科都给事中胡汝宁倾邪狡猾，累劾不去。从吾发其奸，遂调外。时当大计，从吾严逻侦，苞苴绝迹。

二十年正月，抗章言：“陛下郊庙不亲，朝讲不御，章奏留中不发。试观戊子以前，四裔效顺，海不扬波；己丑以后，南倭告警，北寇渝盟，天变人妖，叠出累告。励精之效如彼，怠斲之患如此。近颁敕谕，谓圣体违和，欲借此自掩，不知鼓钟于宫，声闻于外。陛下每夕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违，辄毙杖下，外庭无不知者。天下后世，其可欺乎！愿陛下勿以天变为不足畏，勿以人言为不足恤，勿以目前晏安为可恃，勿以将来危乱为可忽，宗社幸甚。”帝大怒，欲廷

杖之。会仁圣太后寿辰，阁臣力解得免。寻告归，起巡长芦盐政。洁己惠商，奸宄敛迹。既还朝，适帝以军政大黜两京言官。从吾亦削籍，犹以前疏故也。

从吾生而纯悫，长志濂、洛之学，受业许孚远。罢官归，杜门谢客，取先正格言，体验身心，造诣益邃。家居二十五年。光宗践阼，起尚宝卿，进太仆少卿，并以兄丧未赴。俄改大理。

天启二年擢左佥都御史，甫两月，进左副都御史。廷议“三安”，从吾言：“李可灼以至尊尝试，而许其引疾，当国何心！至挺击之狱，与发奸诸臣为难者，即奸人也。”由是群小恶之。

已，与邹元标共建首善书院，集同志讲学其中，给事中硃童蒙遂疏诋之。从吾言：“宋之不竞，以禁讲学故，非以讲学故也。我二祖表章《六经》，天子经筵，皇太子出阁，皆讲学也。臣子以此望君，而已则不为，可乎？先臣守仁，当兵事倥偬，不废讲学，卒成大功。此臣等所以不恤毁誉，而为此也。”

“因再称疾求罢，帝温诏慰留。而给事中郭允厚、郭兴治复相继诋元标甚力。从吾又上言：“臣壮岁登朝，即与杨起元、孟化鲤、陶望龄辈立讲学会，自臣告归乃废。京师讲学，昔已有之，何至今日遂为诟厉？”因再疏引归。

四年春，起南京右都御史，累辞未上，召拜工部尚书。会赵南星、高攀龙相继去国，连疏力辞，予致仕。明年秋，魏忠贤党张讷疏诋从吾，削籍。乡人王绍徽素衔从吾，及为吏部，使乔应甲抚陕，摺摭百方，无所得。乃毁书院，曳先圣像，掷之城隅。从吾不胜愤悒，得疾卒。崇祯初，复官，赠太子太保，谥恭定。

赞曰：赵南星诸人，持名检，励风节，严气正性，侃侃立朝，天下望之如泰山乔岳。《诗》有之，“邦之司直”，其斯人谓欤？权枉盈廷，谴谪相继，“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悲夫！

列传第一百三十二

杨涟 左光斗 弟光先 魏大中 子学洵 学濂 周朝瑞 袁化中
顾大章 弟大韶 王之棠

杨涟，字文孺，应山人。为人磊落负奇节。万历三十五年成进士，除常熟知县。举廉吏第一，擢户科给事中，转兵科右给事中。

四十八年，神宗疾，不食且半月，皇太子未得见。涟偕诸给事、御史走谒大学士方从哲，御史左光斗趣从哲问安。从哲曰：“帝讳疾。即问左右，不敢传。”涟曰：“昔文潞公问宋仁宗疾，内侍不肯言。潞公曰：‘天子起居，汝曹不令宰相知，将毋有他志，速下中书行法。’公诚日三问，不必见，亦不必上知，第令宫中知廷臣在，事自济。公更当宿阁中。”曰：“无故事。”涟曰：“潞公不诘史志聪，此何时，尚问故事耶？”越二日，从哲始率廷臣入问。及帝疾亟，太子尚踌躇宫门外。涟、光斗遣人语东宫伴读王安：“帝疾甚，不召太子，非帝意。当力请入侍，尝药视膳，薄暮始还。”太子深纳之。

无何，神宗崩。八月丙午朔，光宗嗣位。越四日，不豫。都人喧言郑贵妃进美姬八人，又使中官崔文升投以利剂，帝一昼夜三四十起。而是时，贵妃据乾清宫，与帝所宠李选侍相结，贵妃为选侍请皇后封，选侍亦请封贵妃为皇太后。帝外家王、郭二戚畹，遍谒朝士，泣朔宫禁危状，谓：“帝疾必不起，文升药故也，非误也。郑、李交甚固，包藏祸心。”廷臣闻其语，

忧甚。而帝果趣礼部封贵妃为皇太后。涟、光斗乃倡言于朝，共诘责郑养性，令贵妃移宫，贵妃即移慈宁。涟遂劾崔文升用药无状，请推问之。且曰：“外廷流言，谓陛下兴居无节，侍御蛊惑。必文升藉口以掩其用药之奸，文升之党煽布以预杜外廷之口。既损圣躬，又亏圣德，罪不容死。至贵妃封号，尤乖典常。尊以嫡母，若大行皇后何？尊以生母，若本生太后何？请亟寝前命。”疏上，越三日丁卯，帝召见大臣，并及涟，且宣锦衣官校。众谓涟疏忤旨，必廷杖，嘱从哲为解。从哲劝涟引罪，涟抗声曰：“死即死耳，涟何罪？”及入，帝温言久之，数目涟，语外廷毋信流言。遂逐文升，停封太后命。再召大臣皆及涟。

涟自以小臣预顾命感激，誓以死报。九月乙亥朔，昧爽，帝崩。廷臣趋入，诸大臣周嘉谟、张问达、李汝华等虑皇长子无嫡母、生母，势孤子甚，欲共托之李选侍。涟曰：“天子宁可托妇人？且选侍昨于先帝召对群臣时，强上入，复推之出，是岂可托幼主者？请亟见储皇，即呼万岁，拥出乾清，暂居慈庆。”语未毕，大学土方从哲、刘一燝、韩爌至，涟趣诸大臣共趋乾清宫。阍人持梃不容入，涟大骂：“奴才！皇帝召我等。今已晏驾，若曹不听入，欲何为！”阍人却，乃入临。群臣呼万岁，请于初六日登极，而奉驾至文华殿，受群臣嵩呼。驾甫至中宫，内竖从寝阁出，大呼：“拉少主何往？主年少畏人！有揽衣欲夺还者。涟格而诃之曰：“殿下群臣之主，四海九州莫非臣子，复畏何人！”乃拥至文华殿。礼毕，奉驾入慈庆宫。当是时，李选侍居乾清。一燝奏曰：“殿下暂居此，俟选侍出宫讫，乃归乾清宫。”群臣遂退议登极期，语纷纷未定，有请改初三者，有请于即日午时者。涟曰：“今海宇清晏，内无嫡庶之嫌。父死之谓何？含敛未毕，袞冕临朝，非礼也。”

或言登极则人心安，涟曰：“安与不安，不在登极早暮。处之得宜，即朝委裘何害？”议定，出过文华殿。太仆少卿徐养量、御史左光斗至，责涟误大事，唾其面曰：“事脱不济，汝死，肉足食乎！”涟为竦然。乃与光斗从周嘉谟于朝房，言选侍无恩德，必不可同居。

明日，嘉谟、光斗各上疏请选侍移宫。初四日得俞旨。而选侍听李进忠计，必欲皇长子同居，恶光斗疏中“武氏”语，议召皇长子，加光斗重谴。涟遇内竖于麟趾门，内竖备言状。涟正色曰：“殿下在东宫为太子，今则为皇帝，选侍安得召？且上已十六岁，他日即不奈选侍何，若曹置身何地？”怒目视之，其人退。给事中惠世扬、御史张泼入东宫门，骇相告曰：“选侍欲垂帘处光斗，汝等何得晏然？”涟曰：“无之。”出皇极门，九卿科道议上公疏，未决。

初五日传闻欲缓移宫期。涟及诸大臣毕集慈庆宫门外，涟语从哲趣之。从哲曰：“迟亦无害。”涟曰：“昨以皇长子就太子宫犹可，明日为天子，乃反居太子宫以避宫人乎？即两宫圣母如在，夫死亦当从子。选侍何人，敢欺藐如此！”时中官往来如织，或言选侍亦顾命中人。涟斥之曰：“诸臣受顾命于先帝，先帝自欲先顾其子，何尝先顾其嬖媵？请选侍于九庙前质之，若曹岂食李家禄者？能杀我则已，否则，今日不移死不去。”一燝、嘉谟助之，词色俱厉，声彻御前。皇长子使使宣谕，乃退。复抗疏言：“选侍阳托保护之名，阴图专擅之实，宫必不可不移。臣言之在今日，殿下行之在今日，诸大臣赞决之，亦惟今日。”其日，选侍遂移宫，居仁寿殿。明日庚辰，熹宗即位。自光宗崩，至是凡六日。涟与一燝、嘉谟定宫府危疑，言官惟光斗助之，余悉听涟指。涟须发尽白，帝亦数称忠臣，未几，迁兵科都给事中。御史冯三元等极诋熊廷弼，涟疏

谕其事，独持平。旋劾兵部尚书黄嘉善八大罪，嘉善罢去。

当选侍之移宫也，涟即言于诸大臣曰：“选侍不移宫，非所以尊天子。既移宫，又当有以安选侍。是在诸公调护，无使中官取快私仇。”既而诸奄果为流言。御史贾继春遂上书内阁，谓不当于新君御极之初，首劝主上以违忤先帝，逼逐庶母，表里交构，罗织不休，俾先帝玉体未寒，遂不能保一姬女。盖是时，选侍宫奴刘逊、刘朝、田诏等以盗宝系狱，词连选侍父。诸奄计无所出，则妄言选侍投缳，皇八妹入井，以荧惑朝士。继春藉其言，首发难。于是光斗上疏述移宫事。而帝降谕言选侍气殴圣母，及要挟传封皇后，与即日欲垂帘听政语，又言：“今奉养李氏于啁鸾宫，尊敬不敢怠。”大学士从哲封还上谕。帝复降谕言选侍过恶，而自白赡养优厚，俾廷臣知。未几，啁鸾宫灾。帝谕内阁，言选侍暨皇八妹无恙。而是时，给事中周朝瑞谓继春生事，继春与相诋讟，乃复上书内阁，有：“伶仃之皇八妹，入井谁怜；孀寡之未亡人，雉经莫诉”语。朝瑞与辨驳者再。涟恐继春说遂滋，亦上《敬述移宫始末疏》，且言：选侍自裁，皇八妹入井，蜚语何自，臣安敢无言。臣宁使今日忤选侍，无宁使移宫不速，不幸而成女后独览文书、称制垂帘之事。”帝优诏褒涟志安社稷，复降谕备述宫掖情事。继春及其党益忌涟，诋涟结王安，图封拜。涟不胜愤，冬十二月抗章乞去，即出城候命。帝复褒其忠直而许之归。天启元年春，继春按江西还，抵家，见帝诸谕，乃具疏陈上书之实。帝切责，罢其官。涟、继春先后去，移宫论始息。

天启二年起涟礼科都给事中，旋擢太常少卿。明年冬，拜左佥都御史。又明年春，进左副都御史。而是时魏忠贤已用事，群小附之，惮众正盈朝，不敢大肆。涟益与赵南星、左光斗、魏大中辈激扬讽议，务植善类，抑儉邪。忠贤及其党衔次骨，

遂兴汪文言狱，将罗织诸人。事虽获解，然正人势日危。其年六月，涟遂抗疏劾忠贤，列其二十四大罪，言：

高皇帝定令，内官不许干预外事，只供掖廷洒扫，违者法无赦。圣明在御，乃有肆无忌惮，浊乱朝常，如东厂太监魏忠贤者。敢列其罪状，为陛下言之。

忠贤本市井无赖，中年净身，夤入内地，初犹谬为小忠、小信以幸恩，继乃敢为大奸、大恶以乱政。祖制，以拟旨专责阁臣。自忠贤擅权，多出传奉，或径自内批，坏祖宗二百余年之政体，大罪一。

刘一燝、周嘉谟，顾命大臣也，忠贤令孙杰论去。急于翦己之忌，不容陛下不改父之臣，大罪二。

先帝宾天，实有隐恨，孙慎行、邹元标以公义发愤，忠贤悉排去之。顾于党护选侍之沈纁，曲意绸缪，终加蟒玉。亲乱贼而仇忠义，大罪三。

王纪、钟羽正先年功在国本。及纪为司寇，执法如山；羽正为司空，清修如鹤。忠贤构党斥逐，必不容盛时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

国家最重无如枚卜。忠贤一手握定，力阻首推之孙慎行、盛以弘，更为他辞以锢其出。岂真欲门生宰相乎？大罪五。

爵人于朝，莫重廷推。去岁南太宰、北少宰皆用陪推，致一时名贤不安其位。颠倒铨政，掉弄机权，大罪六。

圣政初新，正资忠直。乃满朝荐、文震孟、熊德阳、江秉谦、徐大相、毛士龙、侯震暘等，抗论稍忤，立行贬黜，屡经恩典，竟阻赐环。长安谓天子之怒易解，忠贤之怒难调，大罪七。

然犹曰外廷臣子也。去岁南郊之日，传闻宫中有一贵人，以德性贞静，荷上宠注。忠贤恐其露己骄横，托言急病，置之

死地。是陛下不能保其贵幸矣，大罪八。

犹曰无名封也。裕妃以有妊传封，中外方为庆幸。忠贤恶其不附己，矫旨勒令自尽。是陛下不能保其妃嫔矣，大罪九。

犹曰在妃嫔也。中宫有庆，已经成男，乃忽焉告殒，传闻忠贤与奉圣夫人实有谋焉。是陛下且不能保其子矣，大罪十。

先帝青宫四十年，所与护持孤危者惟王安耳。即陛下仓卒受命，拥卫防维，安亦不可谓无劳。忠贤以私忿，矫旨杀于南苑。是不但仇王安，而实敢仇先帝之老奴，况其他内臣无罪而擅杀擅逐者，又不知几千百也，大罪十一。

今日奖赏，明日祠额，要挟无穷，王言屡褻。近又于河间毁人居屋，起建牌坊，镂凤雕龙，干云插汉，又不止茔地僭拟陵寝而已，大罪十二。

今日廕中书，明日廕锦衣。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诰敕之馆目不识丁。如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魏希孔及其甥傅应星等，滥袭恩廕，褻越朝常，大罪十三。

用立枷之法，戚畹家人骈首毕命，意欲诬陷国戚，动摇中宫。若非阁臣力持，言官纠正，椒房之戚，又兴大狱矣，大罪十四。

良乡生员章士魁，坐争煤窑，托言开矿而致之死。假令盗长陵一抔土，何以处之？赵高鹿可为马，忠贤煤可为矿，大罪十五。

王思敬等牧地细事，责在有司。忠贤乃幽置槛阱，恣意掳掠，视士命如草菅，大罪十六。

给事中周士朴执纠织监。忠贤竟停其升迁，使吏部不得专铨除，言官不敢司封驳，大罪十七。

北镇抚刘侨不肯杀人媚人，忠贤以不善锻炼，遂致削籍。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贤之律令不敢不遵，大罪十八。

给事中魏大中遵旨莅任，忽传旨诘责。及大中回奏，台省交章，又再褻王言。毋论玩言官于股掌，而煌煌天语，朝夕纷更，大罪十九。

东厂之设，原以缉奸。自忠贤受事，日以快私仇、行倾陷为事。纵野子傅应星、陈居恭、傅继教辈，投匭设阱。片语稍违，驾帖立下，势必兴同文馆狱而后已，大罪二十。

边警未息，内外戒严，东厂访缉何事？前奸细韩宗功潜入长安，实主忠贤司房之邸，事露始去。假令天不悔祸，宗功事成，未知九庙生灵安顿何地，大罪二十一。

祖制，不蓄内兵，原有深意。忠贤与奸相沈纁创立内操，藪匿奸宄，安知无大盗、刺客为敌国窥伺者潜入其中。一旦变生肘腋，可为深虑，大罪二十二。

忠贤进香涿州，警蹕传呼，清尘垫道，人以为大驾出幸。及其归也，改驾四马，羽幢青盖，夹护环遮，俨然乘舆矣。其间入幕效谋，叩马献策者，实繁有徒。忠贤此时自视为何如人哉？大罪二十三。

夫宠极则骄，恩多成怨。闻今春忠贤走马御前，陛下射杀其马，贷以不死。忠贤不自伏罪，进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堤防，介介不释。从来乱臣贼子，只争一念，放肆遂至不可收拾，奈何养虎兕于肘腋间乎！此又寸膺忠贤，不足尽其辜者，大罪二十四。

凡此逆迹，昭然在人耳目。乃内廷畏祸而不敢言，外廷结舌而莫敢奏。间或奸状败露，则又有奉圣夫人之为弥缝。甚至无耻之徒，攀附枝叶，依托门墙，更相表里，迭为呼应。积威所劫，致掖廷之中，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都城之内，亦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即如前日，忠贤已往涿州，一切政务必星夜驰请，待其既旋，诏旨始下。天颜咫尺，忽慢至此，

陛下之威灵尚尊于忠贤否邪？陛下春秋鼎盛，生杀予夺，岂不可以自主？何为受制么么小丑，令中外大小惴惴莫必其命？伏乞大奋雷霆，集文武勋戚，敕刑部严讯，以正国法，并出奉圣夫人于外，用消隐忧，臣死且不朽。

忠贤初闻疏，惧甚。其党王体乾及客氏力为保持，遂令魏广微调旨切责涟。先是，涟疏就欲早朝面奏。值次日免朝，恐再宿机泄，遂于会极门上之，忠贤乃得为计。涟愈愤，拟对仗复劾之，忠贤谗知，遏帝不御朝者三日。及帝出，群阉数百人衷甲夹陛立，敕左班官不得奏事，涟乃止。

自是，忠贤日谋杀涟。至十月，吏部尚书赵南星既逐，廷推代者，涟注籍不与。忠贤矫旨责涟大不敬，无人臣礼，偕吏部侍郎陈于廷、佾都御史左光斗并削籍。忠贤恨不已，再兴汪文言狱，将罗织杀涟。五年，其党大理丞徐大化劾涟、光斗党同伐异，招权纳贿，命逮文言下狱鞫之。许显纯严鞫文言，使引涟纳熊廷弼贿。文言仰天大呼曰：“世岂有贪赃杨大洪哉！”至死不承。大洪者，涟别字也。显纯乃自为狱词，坐涟赃二万，遂逮涟。士民数万人拥道攀号，所历村市，悉焚香建醮，祈祐涟生还。比下诏狱，显纯酷法拷讯，体无完肤。其年七月遂于夜中毙之，年五十四。

涟素贫，产入官不及千金。母妻止宿谯楼，二子至乞食以养。征赃令急，乡人竞出赀助之，下至卖菜佣亦为输助。其节义感人如此。崇祯初，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谥忠烈，官其一子。

左光斗，字遗直，桐城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除中书舍人。选授御史，巡视中城。捕治吏部豪恶吏，获假印七十余，假官一百余人，鞫下震悚。

出理屯田，言：“北人不知水利，一年而地荒，二年而民

徙，三年而地与民尽矣。今欲使旱不为灾，涝不为害，惟有兴水利一法。”因条上三因十四议：曰因天之时，因地之利，因人之情；曰议浚川，议疏渠，议引流，议设坝，议建闸，议设陂，议相地，议筑塘，议招徕，议择人，议择将，议兵屯，议力田设科，议富民拜爵。其法犁然具备，诏悉允行。水利大兴，北人始知艺稻。邹元标尝曰：“三十年前，都人不知稻草何物，今所在皆稻，种水田利也。”阉人刘朝称东宫令旨，索戚畹废庄。光斗不启封还之，曰：“尺土皆殿下有，今日安敢私受。”阉人愤而去。

光宗崩，李选侍据乾清宫，迫皇长子封皇后。光斗上言：“内廷有乾清宫，犹外廷有皇极殿，惟天子御天得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他妃嫔虽以次进御，不得恒居，非但避嫌，亦以别尊卑也。选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俨然尊居正宫，而殿下乃退处慈庆，不得守几筵，行大礼，名分谓何？选侍事先皇无脱簪戒旦之德，于殿下无拊摩养育之恩，此其人，岂可以托圣躬者？且殿下春秋十六龄矣，内辅以忠直老成，外辅以公孤卿贰，何虑乏人，尚须乳哺而襁负之哉？况睿哲初开，正宜不见可欲，何必托于妇人女子之手？及今不早断决，将借抚养之名，行专制之实。武氏之祸再见于今，将来有不忍言者。”时选侍欲专大权，廷臣笺奏，令先进乾清，然后进慈庆。得光斗笺，大怒，将加严谴。数遣使宣召光斗，光斗曰：“我天子法官也，非天子召不赴。若辈何为者？”选侍益怒，邀熹宗至乾清议之。熹宗不肯往，使使取其笺视之，心以为善，趣择日移宫，光斗乃免。当是时，宫府危疑，人情危惧，光斗与杨涟协心建议，排阉奴，扶冲主，宸极获正，两人力为多。由是朝野并称为“杨左”。

未几，御史贾继春上书内阁，言帝不当薄待庶母。光斗闻

之，即上言：“先帝宴驾，大臣从乾清宫奉皇上出居慈庆宫，臣等以为不宜避选侍。故臣于初二日具《慎守典礼肃清宫禁》一疏，宫中震怒，祸几不测。赖皇上保全，发臣疏于内阁。初五日，阁臣具揭再催，奉旨移宫。至初六日，皇上登极，驾还乾清。宫禁肃然，内外宁谧。夫皇上既当还宫，则选侍之当移，其理明白易晓。惟是移宫以后，自宜存大体，捐小过。若复株连蔓引，使宫闱不安，即于国体有损。乞立诛盗宝宫奴刘逊等，而尽宽其余。”帝乃宣谕百官，备述选侍凌虐圣母诸状。及召见，又言：“朕与选侍有仇。”继春用是得罪去。

时廷臣议改元。或议削泰昌弗纪，或议去万历四十八年，即以今年为泰昌，或议以明年为泰昌，后年为天启。光斗力排其说，请从今年八月以前为万历，以后为泰昌，议遂定。孙如游由中旨入阁，抗疏请斥之。出督畿辅学政，力杜请寄，识鉴如神。

天启初，廷议起用熊廷弼，罪言官魏应嘉等。光斗独抗疏争之，言廷弼才优而量不宏，昔以守辽则有余，今以复辽则不足。已而廷弼竟败。三年秋，疏请召还文震孟、满朝荐、毛士龙、徐大相等，并乞召继春及范济世。济世亦论“移宫”事与光斗异者，疏上不纳。其年擢大理丞，进少卿。

明年二月拜左佥都御史。是时，韩爌、赵南星、高攀龙、杨涟、郑三俊、李邦华、魏大中诸人咸居要地，光斗与相得，务为危言核论，甄别流品，正人咸赖之，而忌者浸不能容。光斗与给事中阮大铖同里，招之入京，会吏科都给事中缺，当迁者，首周士朴，次大铖，次大中。大铖邀中旨，勒士朴不迁，以为己地。赵南星恶之，欲例转大铖，大铖疑光斗发其谋，恨甚。熊明遇、徐良彦皆欲得佥都御史，而南星引光斗为之，两人亦恨光斗。江西人又以他故衔大中，遂共嗾给事中傅櫬劾光

斗、大中与汪文言比而为奸。光斗疏辨，且诋樾结东厂理刑傅继教为昆弟。樾恚，再疏讦光斗。光斗乞罢，事得解。

杨涟劾魏忠贤，光斗与其谋，又与攀龙共发崔呈秀赃私，忠贤暨其党咸怒。及忠贤逐南星、攀龙、大中，次将及涟、光斗。光斗愤甚，草奏劾忠贤及魏广微三十二斩罪，拟十一月二日上之，先遣妻子南还。忠贤诃知，先二日假会推事与涟俱削籍。群小恨不已，复构文言狱，入光斗名，遣使往逮。父老子弟拥马首号哭，声震原野，缇骑亦为雪涕。至则下诏狱酷讯。许显纯诬以受杨镐、熊廷弼贿，涟等初不承，已而恐以不承为酷刑所毙，冀下法司，得少缓死为后图。诸人俱自诬服，光斗坐赃二万。忠贤乃矫旨，仍令显纯五日一追比，不下法司，诸人始悔失计。容城孙奇逢者，节侠士也，与定兴鹿正以光斗有德于畿辅，倡议醵金，诸生争应之。得金数千，谋代输，缓其狱，而光斗与涟已同日为狱卒所毙，时五年七月二十有六日也，年五十一。

光斗既死，赃犹未竟。忠贤令抚按严追，系其群从十四人。长兄光霁坐累死，母以哭子死。都御史周应秋犹以所司承追不力，疏趣之，由是诸人家族尽破。及忠贤定《三朝要典》，“移宫”一案以涟、光斗为罪魁，议开棺僇尸。有解之者，乃免。忠贤既诛，赠光斗右都御史，录其一子。已，再赠太子少保。福王时，追谥忠毅。

弟光先，由乡举官御史，巡按浙江。任满，既出境，许都反东阳。光先闻变疾返，讨平之。福王既立，马士英荐阮大铖，光先争不可。后大铖得志，逮光先。乱亟道阻，光先间行走徽岭。缇骑索不得，乃止。

魏大中，字孔时，嘉善人。自为诸生，读书砥行，从高攀龙受业。家酷贫，意豁如也。举于乡，家人易新衣冠，怒而毁

之。第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官行人。数奉使，秋毫无所扰。

天启元年，擢工科给事中。杨镐、李如桢既论大辟，以佥都御史王德完言，大学士韩爌遽拟旨减死。大中愤，抗疏力争，诋德完晚节不振，尽丧典型，语并侵爌。帝为诘责大中，而德完恚甚，言曩不举李三才为大中所怒。两人互诋讦，疏屡上，爌亦引咎辞位。御史周宗建、徐扬先、张捷、徐景濂、温皋谟，给事中硃钦相右德完，交章论大中，久而后定。

明年偕同官周朝瑞等两疏劾大学士沈纮，语侵魏进忠、客氏。及议“红丸”事，力请诛方从哲、崔文升、李可灼，且追论郑国泰倾害东宫罪。持议峻切，大为邪党所仄目。太常少卿王绍徽素与东林为难，营求巡抚，大中恶其人，特疏请斥绍徽，绍徽卒自引去。再迁礼科左给事中。是时恤典冒滥，每大臣卒，其子弟夤缘要路以请，无不如志。大中素疾之，一切裁以典制。

四年迁吏科都给事中。大中居官不以家自随，二苍头给爨而已，入朝则键其户，寂无一人。有外吏以苞苴至，举发之，自是无敢及大中门者。吏部尚书赵南星知其贤，事多咨访。朝士不能得南星意，率怨大中。而是时抵排东林者多屏废，方恨南星辈次骨。东林中，又各以地分左右。大中尝驳苏松巡抚王象恒恤典，山东人居言路者咸怒。及驳浙江巡抚刘一焜，江西人亦大怒。给事中章允儒，江西人也，性尤忮，嗾其同官傅樾假汪文言发难。

文言者，歙人。初为县吏，智巧任术，负侠气。于玉立遣入京刺事，输贖为监生，用计破齐、楚、浙三党。察东宫伴读王安贤而知书，倾心结纳，与谈当世流品。光、熹之际，外廷倚刘一燝，而安居中以次行诸善政，文言交关力为多。魏忠贤既杀安，府丞邵辅忠遂劾文言，褫其监生。既出都，复逮下吏，得未减。益游公卿间，舆马尝填溢户外。大学士叶向高用为内

阁中书，大中及韩爌、赵南星、杨涟、左光斗与往来，颇有迹。

会给事中阮大铖与光斗、大中有隙，遂与允儒定计，嘱樾劾文言，并劾大中貌陋心险，色取行违，与光斗等交通文言，肆为奸利。疏入，忠贤大喜，立下文言诏狱。大中时方迁吏科，上疏力辩，诏许履任。御史袁化中、给事中甄淑等相继为大中、光斗辨。大学士叶向高以举用文言，亦引罪求罢。狱方急，御史黄尊素语镇抚刘侨曰：“文言无足惜，不可使搢绅祸由此起。”侨颌之，狱辞无所连。文言廷杖褫职，牵及者获免。大中乃遵旨履任。明日，鸿胪报名面恩，忠贤忽矫旨责大中互讦未竣，不得赴新任。故事，鸿胪报名状无批谕旨者，举朝骇愕。樾亦言中旨不宜旁出，大中乃复视事。

未几，杨涟疏劾忠贤，大中亦率同官上言：“从古君侧之奸，非遂能祸人国也。有忠臣不惜其身以告之君，而其君不悟，乃至于不可救。今忠贤擅威福，结党与，首杀王安以树威于内，继逐刘一燝、周嘉谟、王纪以树威于外，近且毙三戚畹家人以树威于三宫。深结保姆客氏，伺陛下起居；广布傅应星、陈居恭、傅继教辈，通朝中声息。人怨于下，天怒于上，故涟不惜粉身碎首为陛下陈。今忠贤种种罪状，陛下悉引为亲裁，代之任咎。恐忠贤所以得温旨，即出忠贤手，而涟之疏，陛下且未及省览也。陛下贵为天子，致三宫列嫔尽寄性命于忠贤、客氏，能不寒心？陛下谓宫禁严密，外廷安知，枚乘有言‘欲人弗知，莫若弗为’，未为其事而他人不知者。又谓左右屏而圣躬将孤立。夫陛下一身，大小臣工所拥卫，何藉于忠贤？若忠贤、客氏一日不去，恐禁廷左右悉忠贤、客氏之人，非陛下之人，陛下真孤立于上耳。”忠贤得疏大怒，矫旨切让，尚未有以罪也。大学士魏广微结纳忠贤，表里为奸，大中每欲纠之。会孟冬时享，广微偃蹇后至，大中遂抗疏劾之。广微愠，益与忠贤

合。忠贤势益张，以廷臣交攻，阳示敛戢，且曲从诸所奏请，而阴伺其隙。迨吏部推谢应祥巡抚山西，广微遂嗾所亲陈九畴劾大中出应祥门，推举不公，贬三秩，出之外，尽逐诸正人吏部尚书赵南星等，天下大权一归于忠贤。

明年，逆党梁梦环复劾文言，再下诏狱。镇抚许显纯自削牒以上，南星、涟、光斗、大中及李若星、毛士龙、袁化中、缪昌期、邹维琏、邓渼、卢化鰲、钱士晋、夏之令、王之寀、徐良彦、熊明遇、周朝瑞、黄龙光、顾大章、李三才、惠世扬、施天德、黄正宾辈，无所不牵引，而以涟、光斗、大中、化中、朝瑞、大章为受杨镐、熊廷弼贿，大中坐三千，矫旨俱逮下诏狱。乡人闻大中逮去，号泣送者数千人。比入镇抚司，显纯酷刑拷讯，血肉狼籍。其年七月，狱卒受指，与涟、光斗同夕毙之，故迟数日始报。大中尸溃败，至不可识。庄烈帝嗣位，忠贤被诛，广微、槐、九畴、梦环并丽逆案。大中赠太常卿，谥忠节，录其一子。

长子学洵，字子敬。为诸生，好学工文，有至性。大中被逮，学洵号恸欲随行。大中曰：“父子俱碎，无为也。”乃微服间行，刺探起居。既抵都，逻卒四布，变姓名匿旅舍，昼伏夜出，称贷以完父贓。贓未竟，而大中毙，学洵恸几绝。扶柩归，晨夕号泣，遂病。家人以浆进，辄麾去，曰：“诏狱中，谁半夜进一浆者？”竟号泣死。崇祯初，有司以状闻，诏旌为孝子。

次子学濂，有盛名。举崇祯十六年进士。擢庶吉士。明年，李自成逼京师，与同官吴尔壎慷慨有所论建，大学士范景文以闻。庄烈帝特召见两人，将任用之。无何，京师陷，不能死，受贼户部司务职，赧其家声。既而自惭，赋绝命词二章，缢死。去帝殉社稷时四十日矣。

文言之再下诏狱也，显纯迫令引涟等。文言备受五毒，不承，显纯乃手作文言供状。文言垂死，张目大呼曰：“尔莫妄书，异时吾当与面质。”显纯遂即日毙之。涟、大中等逮至，无可质者，赃悬坐而已。诸所诬赵南星、缪昌期辈，亦并令抚按追赃。衣冠之祸，由此遍天下。始熊廷弼论死久，帝以孙承宗请，有诏待以不死。刑部尚书乔允升等遂欲因朝审宽其罪，大中力持不可。及忠贤杀大中，乃坐以纳廷弼贿云。

周朝瑞，字思永，临清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授中书舍人。

光宗嗣位，擢吏科给事中，疏请收录先朝遗直。俄陈慎初三要，曰信仁贤，广德泽，远邪佞。因请留上供金花银，以佐军兴。词多斥中贵。中贵皆恶之，激帝怒，贬秩调外，时列谏垣甫四日也。未出都而熹宗立，诏复故官。疏请容纳直言，又陈考选诸弊。日讲将举，进君臣交警之规。帝并褒纳。贾继春之请安李选侍也，朝瑞力驳之，与继春往复者数四。

天启元年再迁礼科左给事中。时辽事方棘，朝瑞请于阁臣中推通晓兵事者二人专司其事，而以职方郎一人专理机宜，给事中二人专主封驳，帝可之。雄县知县王纳谏为阉人所诬，中旨镌秩。给事中毛士龙以纠驳阉人，为府丞邵辅忠所陷，中旨除名。朝瑞并抗疏论列。十二月辛巳，日上有一物覆压，忽大风扬沙，天尽赤，都人骇愕，所司不以闻。朝瑞请帝修省，而严敕内外臣工，毋斗争误国，更诘责所司不奏报之罪，帝纳之。时帝践祚岁余，未尝亲政，权多旁落，朝瑞请帝躬览万机。帝降旨，言政委阁臣，祖宗旧制不可紊，然其时政权故不在阁也。

明年二月，广宁失，诏停经筵日讲。朝瑞等上言：“此果出圣意，辅臣当引义争。如辅臣阿中涓意，则其过滋大。且主上冲龄，志意未定，独赖朝讲不辍，诸臣得一覲天颜，共白指

鹿之奸。今常朝已渐传免，倘并讲筵废之，九阍既隔，无谒见时，司马门之报格不入，吕大防之贬不及知，国家大事去矣。

“会礼部亦以为言，乃命日讲如故。

已，偕诸给事御史惠世扬、左光斗等极论大学士沈纮结中官练兵，为肘腋之贼。纮疏辨。朝瑞等尽发其贿交魏进忠、卢受、刘朝、客氏，而未复侵其私人邵辅忠、徐大化。语过激，夺疏首世扬俸。大化尝承要人指，力攻熊廷弼，朝瑞恶之。无何，王化贞弃广宁逃，大化又请立诛廷弼。朝瑞以廷弼才可用，请令带罪守山海，疏四上，并抑不行。大化遂力诋朝瑞，朝瑞愤，亦丑诋大化，所司为两解之。朝瑞方擢太仆少卿，而大化为魏忠贤腹心，必欲杀朝瑞，窜其名汪文言狱中，与杨涟等五人并逮下镇抚狱，坐妄议“移宫”及受廷弼贿万金。五日再讯，榜掠备至，竟毙之狱。崇祯初，赠大理卿，予一子官。福王时，谥忠毅。

袁化中，字民谐，武定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历知内黄、泾阳，有善政。

泰昌元年擢御史。时熹宗冲龄践阼，上无母后，宫府危疑。化中上疏劾辅臣方从哲，报闻。天启元年二月，疏陈时事可忧者八：曰宫禁渐弛，曰言路渐轻，曰法纪渐替，曰贿赂渐章，曰边疆渐坏，曰职掌渐失，曰宦官渐盛，曰人心渐离。语皆剴切。出按宣、大，以忧归。服除，起掌河南道。

杨涟劾魏忠贤，化中亦率同官上疏曰：“忠贤障日蔽月，逞威作福，视大臣如奴隶，斥言官若孤雏，杀内廷外廷如草菅。朝野共危，神人胥愤，特陛下未之知，故忠贤犹有畏心。今涟已侃词入告矣，陛下念潜邸微劳，或贷忠贤以不死。而忠贤实自惧一死，惧死之念深，将挺而走险，骑虎难下，臣恐其横逞之毒不在搢绅，而即在陛下。陛下试思，深宫之内，可使多疑

多惧之人日侍左右，而不为防制哉？”疏入，忠贤大恨。

锦衣陈居恭者，忠贤爪牙也，为涟所论及，亦攻忠贤自解。化中特疏劾之，落其职。毛文龙献俘十二人，而稚儿童女居其八。化中力请释之，因言文龙叙功之滥。忠贤素庇文龙，益不悦。崔呈秀按淮、扬，赃私狼籍，回道考核，化中据实上之，崔呈秀大恨。会谢应祥廷推被讦，化中与其事，呈秀遂嗾忠贤贬化中秩，调之外。已，窜入汪文言狱词中，逮下诏狱。呈秀令许显纯坐以杨镐、熊廷弼贿六千，酷刑拷掠，于狱中毙之。崇祯初，赠太仆卿，官其一子。福王时，追谥忠愍。

顾大章，字伯钦，常熟人。父云程，南京太常卿。大章与弟大韶，孪生子也。大章举万历三十五年进士，授泉州推官，乞改常州教授。父丧除，值朝中朋党角立，正士日摧。大章慨然曰：“昔贾彪不入‘顾’‘厨’之目，卒西行以解其难。余向与东林疏，可以彪自况也。”乃入都，补国子博士。与朝士通往来，阴察其交关肯綮，清流赖之。

稍迁刑部主事。以奉使归。还朝，天启已改元，进员外郎。尚书王纪令署山东司事。司辖鞫鞫，最难任。自辽阳失，五城及京营巡捕日以逻奸细为事，稍有踪迹，率论死。绝无左验者二百余人，所司莫敢讫，多徙官去，囚未死者仅四之一。大章言于纪曰：“以一身易五十人命且甘之，矧一官乎！”即日会讫，系三人，余悉移大理释放。纪大嗟服。佟卜年之狱，纪用大章言拟流卜年，未上而纪斥。侍郎杨东明署事，欲置之大辟，大章力争，卒拟流。忤旨，诘责，竟论卜年辟，瘐死狱中。

魏忠贤欲借刘一 献株累刘一燝，大章力辨其非，忠贤大恨。卜年、一 献事具《纪》、《一燝传》中。熊廷弼、王化贞之下吏也，法司诸属二十八人共讫，多有议宽廷弼者。大章因援“议能”、“议劳”例，言化贞宜诛，廷弼宜论戍。然二人

卒坐死。大章亦迁兵部去，无异议也。会王纪劾罢徐大化，又疏刺客氏，其党疑纪疏出大章手，恨之。大化令所亲御史杨维垣讦大章妄倡“八议”，鬻大狱，大章疏辨。维垣四疏力攻，言纳廷弼贿四万，且列其鬻狱数事，反覆诋讦不休。大章危甚，赖座主叶向高保持之，下所司验问，都御史孙玮等白其诬。帝以大章读辨，稍夺其俸，大章遂引归。

五年起官。历礼部郎中，陕西副使。大化已起大理丞，与维垣为忠贤鹰犬，因假汪文言狱连及大章，逮下镇抚拷掠，坐赃四万。及杨涟等五人既死，群小聚谋，谓诸人潜毙于狱，无以厌人心，宜付法司定罪，明诏天下。乃移大章刑部狱，由是涟等惨死状外人始闻。比对簿，大章词气不挠。刑部尚书李养正等一如镇抚原词，以“移官”事牵合封疆，坐六人大辟。爰书既上，忠贤大喜，矫诏布告四方，仍移大章镇抚。大章慨然曰：“吾安可再入此狱！”呼酒与大韶诀，趣和药饮之，不死，投缯而卒。崇祯初，赠太仆卿，官其一子。福王时，追谥裕愍。

初，大章等被逮，秘狱中忽生黄芝，光彩远映。及六人毕入，适成六瓣，或以为祥。大章叹曰：“芝，瑞物也，而辱于此，吾辈其有幸乎？”已而果然。

大韶，字仲恭，老于诸生。通经史百家及内典，于《诗》、《礼》、《仪礼》、《周官》多所发明，他辨驳者复数万言。尝以为宋、元以来述者之事备，学者但当诵而不述，将死，始缮所笺《诗》、《礼》、《庄子》，曰《炳烛斋随笔》云。

王之霖，字心一，朝邑人。万历二十九年进士。除清苑知县，迁刑部主事。

四十三年五月初四日酉刻，有不知姓名男子，持枣木挺入慈庆宫门，击伤守门内侍李鉴。至前殿檐下，为内侍韩本用等所执，付东华门守卫指挥硃雄等收之。慈庆宫者，皇太子所居

宫也。明日，皇太子奏闻，帝命法司按问。巡皇城御史刘廷元鞫奏：“犯名张差，蓟州人。止称吃斋讨封，语无伦次。按其迹，若涉疯癲，稽其貌，实系黠猾。请下法司严讯。”时东宫虽久定，帝待之薄。中外疑郑贵妃与其弟国泰谋危太子，顾未得事端，而方从哲辈亦颇关通戚畹以自固。差被执，举朝惊骇，廷元以疯癲奏。刑部山东司郎中胡士相偕员外郎赵会楨、劳永嘉共讯，一如廷元指。言：“差积柴草，为人所烧，气愤发癲。于四月内诉冤入京，遇不知名男子二人，给令执挺作冤状。乃由东华门入，直至慈庆宫门。按律当斩，加等立决。”稿定未上。山东司主治京师事，署印侍郎张问达以属之。而士相、永嘉与廷元皆浙人，士相又廷元姻也，疯癲具狱，之寀心疑其非。

是月十一日，之寀值提牢散饭狱中，未至差，私诘其实。初言“告状”，复言“凉死罢，已无用”。之寀令置饭差前：“吐实与饭，否则饿死。”麾左右出，留二吏扶问之。始言：“小名张五儿。有马三舅、李外父令随不知姓名一老公，说事成与汝地几亩。比至京，入不知街道大宅子。一老公饭我云：‘汝先冲一遭，遇人辄打死，死了我们救汝。’畀我枣木棍，导我由后宰门直至宫门上，击门者堕地。老公多，遂被执。”之寀备揭其语，因问达以闻。且言差不癲不狂，有心有胆。乞缚凶犯于文华殿前朝审，或敕九卿科道三法司会问。疏入未下，大理丞王士昌、行人司正陆大受、户部主事张庭、给事中姚永济等连上疏趣之。而大受疏有“奸戚”二字，帝恶之，与之寀疏俱不报。廷元复请速检诸疏，下法司讯断。御史过庭训言祸生肘腋，宜亟翦，亦俱不报。庭训遂移文蓟州踪迹之。知州戚延龄具言其致癲始末，言：“贵妃遣瑯建佛寺，瑯置陶造髻，居民多鬻薪获利者。差卖田贸薪往市于瑯，土人忌之，焚其薪。差讼于瑯，为所责，不胜愤，持挺欲告御状。”于是原问诸臣

据为口实矣。

二十一日，刑部会十三司司官胡士相、陆梦龙、邹绍光、曾曰唯、赵会祯、劳永嘉、王之霖、吴养源、曾之可、柯文、罗光鼎、曾道唯、刘继礼、吴孟登、岳骏声、唐嗣美、马德沔、硃瑞凤等再审。差供：“马三舅名三道，李外父名守才，不知姓名老公乃修铁瓦殿之庞保，不知街道宅子乃住朝外大宅之刘成。二人令我打上宫门，打得小爷，吃有，著有。”小爷者，内监所称皇太子者也。又言：“有姊夫孔道同谋，凡五人。”于是刑部行蓟州道，提马三道等，疏请法司提庞保、刘成对鞫，而给事中何士晋与从哲等亦俱以为言。帝乃谕究主使，会法司拟罪。是日，刑部据蓟州回文以上。已，复谕严刑鞫审，速正典刑。时中外籍籍，语多侵国泰，国泰出揭白白。士晋复疏攻国泰，语具《士晋传》。

先是，百户王曰乾上变，言奸人孔学等为巫蛊，将不利于皇太子，词已连刘成。成与保皆贵妃宫中内侍也。至是，复涉成。帝心动，谕贵妃善为计。贵妃窘，乞哀皇太子，自明无它；帝亦数慰谕，俾太子白之廷臣。太子亦以事连贵妃，大惧，乃缘帝及贵妃意，期速结。二十八日，帝亲御慈宁宫，皇太子侍御座右，三皇孙雁行立左阶下。召大学土方从哲、吴道南暨文武诸臣入，责以离间父子，谕令磔张差、庞保、刘成，无他及。因执太子手曰：“此儿极孝，我极爱惜。”既又手约太子体，谕曰：“自襁褓养成丈夫，使我有别意，何不早更置？且福王已之国，去此数千里，自非宣召，能翼而至乎？”因命内侍引三皇孙至石级上，令诸臣熟视，曰：“朕诸孙俱长成，更何说？”顾问皇太子有何语，与诸臣悉言无隐。皇太子具言：“疯癫之人宜速决，毋株连。”又责诸臣云：“我父子何等亲爱，而外廷议论纷如，尔等为无君之臣，使我为不孝之子。”帝又

谓诸臣曰：“尔等听皇太子语否？”复连声重申之。诸臣跪听，叩头出，遂命法司决差。明日磔于市。又明日，司礼监会廷臣鞠保、成于文华门。时已无左证，保、成展转不承。会太子传谕轻拟，廷臣乃散去。越十余日，刑部议流马三道、李守才、孔道。帝从之，而毙保、成于内廷。其事遂止。

当是时，帝不见群臣二十有五年矣，以之寀发保、成事，特一出以释群臣疑，且调剂贵妃、太子。念其事似有迹，故不遽罪之寀也。四十五年京察，给事中徐绍吉、御史韩浚用拾遗劾之寀贪，遂削其籍。

天启初，廷臣多为之讼冤，召复故官。二年二月上《复仇疏》，曰：

《礼》，君父之仇，不共戴天。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曩李选侍气殴圣母，陛下再三播告中外，停其贵妃之封，圣母在天之灵必有心安而目瞑者。此复仇一大义也。

乃先帝一生遭逢多难，弥留之际，饮恨以崩。试问：李可灼之误用药，引进者谁？崔文升之故用药，主使者谁？恐方从哲之罪不在可灼、文升下。此先帝大仇未复者，一也。

张差持梃犯宫，安危止在呼吸。此乾坤何等时，乃刘廷元曲盖奸谋，以疯癲具狱矣。胡士相等改注口语，以卖薪成招矣。其后复讞，差供同谋举事，内外设伏多人。守才、三道亦供结党连谋，而士相辈悉抹去之。当时有内应，有外援。一夫作难，九庙震惊，何物凶徒，敢肆行不道乃尔！缘外戚郑国泰私结刘廷元、刘光复、姚宗文辈，珠玉金钱充满其室。言官结舌，莫敢谁何，遂无复顾惮，睥睨神器耳。国泰虽死，罪不容诛。法当开棺戮尸，夷其族，赭其宫，而至今犹未议及。此先帝大仇未复者，二也。

总之，用药之术，即梃击之谋。击不中而促之药，是文升

之药惨于张差之挺也。张差之前，从无张差；刘成之后，岂乏刘成？臣见陛下之孤立于上矣。

又言：

郎中胡士相等，主疯癲者也。堂官张问达，调停疯癲者也。寺臣王士昌疏忠而心佞，评无只字，讼多溢词。堂官张问达语转而意圆，先允疯癲，后宽奸宄。劳永嘉、岳骏声等同恶相济。张差招有“三十六头儿”，则胡士相阁笔；招有“东边一起干事”，则岳骏声言波及无辜；招有“红封票，高真人”，则劳永嘉言不及究红封教。今高一奎见监蓟州，系镇朔卫人。盖高一奎，主持红封教者也；马三道，管给红票者也；庞保、刘成，供给红封教多人撒棍者也。诸奸增减会审公单，大逆不道。

疏入，帝不问，而先主疯癲者恨次骨。

未几，之寀迁尚宝少卿。逾年，迁太仆少卿，寻转本寺卿。延元及岳骏声、曾道唯以之寀侵己，先后疏辨。之寀亦连疏力折，并发诸人前议差狱时，分金红庙中，及居间主名甚悉。事虽不行，诸人益疾之。

四年秋，拜刑部右侍郎。明年二月，魏忠贤势大张，其党杨维垣首翻“挺击”之案，力诋之寀，坐除名。俄入之汪文言狱中，下抚按提问。岳骏声复讦之，且言其逼取郑国泰二万金，有诏追治。及修《三朝要典》，其“挺击”事以之寀为罪首。府尹刘志选复重劾之，遂逮下诏狱，坐赃八千，之寀竟瘐死。崇祯初，复官，赐恤。

自“挺击”之议起，而“红丸”、“移宫”二事继之。两党是非争胜，祸患相寻，迄明亡而后已。

赞曰：国之将亡也，先自戕其善类，而水旱盗贼乘之。故祸乱之端，士君子恒先被其毒。异哉，明之所称“三案”者！举朝士大夫喋喋不去口，而元恶大憝因用以剪除善类，卒致杨、

左诸人身填牢户，与东汉季年若蹈一辙。国安得不亡乎！

列传第一百三十三

起元 缪昌期 周顺昌 子茂兰 硃祖文 颜佩韦等 周宗建
蒋英 黄尊素 李应升 万燝 丁乾学等

周起元，字仲先，海澄人。万历二十八年乡试第一，明年成进士。历知浮梁、南昌，以廉惠称。

行取入都，注湖广道御史。方候命，值京察。御史刘国缙疑郑继芳假书出起元及李邦华、李炳恭、徐缙芳、徐良彦手，遂目为“五鬼”，继芳且入之疏中。起元愤，上章自明。居二年，御史命始下。

会太仆少卿徐兆魁以攻东林为御史钱春所劾，起元亦疏劾之。奸人刘世学者，诚意伯刘荃臣从祖也，疏诋顾宪成，起元愤，力斥其谬。荃臣遂讦起元，益诋宪成。起元再疏极论，其同官翟凤翀、余懋衡、徐良彦、魏云中、李邦华、王时熙、潘之祥亦交章论列。且下令捕世学，世学遂遁去。吏部侍郎方从哲由中旨起官，起元力言不可，并刺给事中元诗教、周永春，吏部侍郎李养正、郭士望等。吏部尚书赵焕出云中、时熙于外，起元劾其背旨擅权，坐停俸。焕去，郑继之代，又出之祥及张键。起元亦抗疏纠驳，因言张光房等五人不当擢之部曹。与党人牴牾，忌者益众。

寻巡按陕西，风采甚著。卒以东林故，出为广西参议，分守右江道。柳州大饥，群盗蜂起，起元单骑招剧贼，而振恤饥民甚至。移四川副使，未上。会辽阳破，廷议通州重地，宜设

监司，乃命起元以参政莅之。

天启三年入为太仆少卿。旋擢右佥都御史，巡抚苏、松十府。公廉爱民，丝粟无所取。遇大水，百方拯恤，民忘其困。织造中官李实素贪横，妄增定额，恣诛求。苏州同知杨姜署府事，实恶其不屈，摭他事劾之。起元至，即为姜辨冤，且上去蠹七事，语多侵实。实欲姜行属吏礼，再疏诬逮之。起元再疏雪姜，更切直。魏忠贤庇实，取严旨责起元，令速上姜贪劣状。起元益颂姜廉谨，诋实诬毁，因引罪乞罢。忠贤大怒，矫旨斥姜为民。起元复劾实贪恣不法数事，而为姜求宽。实以此敛威，而忠贤遂衔起元不置。分守参政硃童蒙者，先为兵科都给事中，以攻邹元标讲学外迁，矢志狂暴，每行道辄鞭扑数十人，血肉狼籍。起元欲纠之，童蒙遂称病去，起元乃列其贪虐状以闻。忠贤遂矫旨削起元籍，擢童蒙京卿。

六年二月，忠贤欲杀高攀龙、周顺昌、繆昌期、黄尊素、李应升、周宗建六人，取实空印疏，令其党李永贞、李朝钦诬起元为巡抚时乾没帑金十余万，日与攀龙辈往来讲学，因行居间。矫旨逮起元，至则顺昌等已毙狱中。许显纯酷榜掠，竟如实疏，悬赃十万。罄货不足，亲故多破其家。九月毙之狱中，吴士民及其乡人无不垂涕者。

庄烈帝嗣位，赠兵部右侍郎，官一子。福王时，追谥忠惠。

繆昌期，字当时，江阴人。为诸生有盛名，举万历四十一年进士，改庶吉士，年五十有二矣。有同年生忌之，扬言为于玉立所荐，自是有东林之目。

张差挺击事，刘廷元倡言疯癲，刘光复和之，疏诋发讦者，谓不当讫之为奇货，居之为元功。昌期愤，语朝士曰：“奸徒狙击青宫，此何等事，乃以‘疯癲’二字庇天下乱臣贼子，以‘奇货元功’四字没天下忠臣义士哉！”廷元辈闻其语，深疾

之。给事中刘文炳劾大学士吴道南，遂阴诋昌期。时方授检讨，文炳再疏显攻，昌期即移疾去。既而京察，廷元辈复思中之，学士刘一燝力持乃免。

天启元年还朝。一燝以次辅当国。其冬，首辅叶向高至。小人间一燝于向高，谓欲沮其来，向高不悦。会给事中孙杰承魏忠贤指，劾一燝及周嘉谟，忠贤遽传旨允放。昌期急诣向高，力言二人顾命重臣，不可轻逐，内传不可奉。向高怫然曰：“上所传，何敢不奉？”昌期曰：“公，三朝老臣。始至之日，以去就力争，必可得也。若一传而放两大臣，异日天子手滑，不复可止矣。”向高默然。昌期因备言一燝质直无他肠，向高意少解。会顾大章亦为向高言之，一燝乃得善去。两人故向高门下士也。

昌期寻迁左赞善，进谏德。杨涟劾忠贤疏上，昌期适过向高。向高曰：“杨君此疏太率易。其人于上前时有匡正。鸟飞入宫，上乘梯手攫之，其人挽衣不得上。有小珰赐绯者，叱曰：‘此非汝分，虽赐不得衣也。’其强直如此。是疏行，安得此小心谨慎之人在上左右？”昌期愕然曰：“谁为此言以误公？可斩也。”向高色变，昌期徐起去。语闻于涟，涟怒。向高亦内惭，密具揭，请帝允忠贤辞，忠贤大愠。会有言涟疏乃昌期代草者，忠贤遂深怒不可解。及向高去，韩爌秉政，忠贤逐赵南星、高攀龙、魏大中及涟、光斗，爌皆具揭恳留。忠贤及其党谓昌期实左右之。而昌期于诸人去国，率送之郊外，执手太息，由是忠贤益恨。昌期知势不可留，具疏乞假，遂落职闲住。

五年春，以汪文言狱词连及，削职提问。忠贤恨不置。明年二月复于他疏责昌期已削籍犹冠盖延宾，令缇骑逮问。逾月，复入之李实疏中，下诏狱。昌期慷慨对簿，词气不挠，竟坐赃

三千，五毒备至。四月晦，毙于狱。

庄烈帝即位，赠詹事兼侍读学士，录其一子，诏并予谥。而是时，姚希孟以词臣持物论，雅不善左光斗、周宗建，力尼之，遂并昌期及周起元、李应升、黄尊素、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皆不获谥。福王时，始谥文贞。

周顺昌，字景文，吴县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授福州推官。捕治税监高梲爪牙，不少贷。梲激民变，劫辱巡抚袁一驥，质其二子，并质副使吕纯如。或议以顺昌代，顺昌不可，纯如以此衔顺昌。擢吏部稽勋主事。天启中，历文选员外郎，署选事。力杜请寄，抑侥幸，清操皜然。乞假归。

顺昌为人刚方贞介，疾恶如仇。巡抚周起元忤魏忠贤削籍，顺昌为文送之，指斥无所讳。魏大中被逮，道吴门，顺昌出钱，与同卧起者三日，许以女聘大中孙。旂尉屡趣行，顺昌瞋目曰：“若不知世间有不畏死男子耶？归语忠贤，我故吏部郎周顺昌也。”因戟手呼忠贤名，骂不绝口。旂尉归，以告忠贤。御史倪文焕者，忠贤义子也，诬劾同官夏之令，致之死。顺昌尝语人，他日倪御史当偿夏御史命。文焕大恚，遂承忠贤指，劾顺昌与罪人婚，且诬以赃贿，忠贤即矫旨削夺。先所忤副使吕纯如，顺昌同郡人，以京卿家居，挟前恨，数谮于织造中官李实及巡抚毛一鹭。已，实追论周起元，遂诬顺昌请嘱，有所乾没，与起元等并逮。

顺昌好为德于乡，有冤抑及郡中大利害，辄为所司陈说，以故士民德顺昌甚。及闻逮者至，众咸愤怒，号冤者塞道。至开读日，不期而集者数万人，咸执香为周吏部乞命。诸生文震亨、杨廷枢、王节、刘羽翰等前谒一鹭及巡按御史徐吉，请以民情上闻。旂尉厉声骂曰：“东厂逮人，鼠辈敢尔！”大呼：“囚安在？”手掷银铛于地，声琅然。众益愤，曰：“始吾以

为天子命，乃东厂耶！”蜂拥大呼，势如山崩。旂尉东西窜，众纵横殴击，毙一人，余负重伤，逾垣走。一鹭、吉不能语。知府寇慎、知县陈文瑞素得民，曲为解谕，众始散。顺昌乃自诣吏。又三日北行，一鹭飞章告变，东厂刺事者言吴人尽反，谋断水道，劫漕舟，忠贤大惧。已而一鹭言缚得倡乱者颜佩韦、马杰、沈扬、杨念如、周文元等，乱已定，忠贤乃安。然自是缇骑不出国门矣。

顺昌至京师，下诏狱。许显纯锻炼，坐赃三千，五日一酷掠，每掠治，必大骂忠贤。显纯椎落其齿，自起问曰：“复能骂魏上公否？”顺昌嚼血唾其面，骂益厉。遂于夜中潜毙之。时六年六月十有七日也。

明年，庄烈帝即位，文焕伏诛，实下吏，一鹭、吉坐建忠贤祠，纯如坐颂璋，并丽逆案。顺昌赠太常卿，官其一子。给事中瞿式耜讼诸臣冤，称顺昌及杨涟、魏大中清忠尤著，诏谥忠介。

长子茂兰，字子佩，刺血书疏，诣阙诉冤，诏以所赠官推及其祖父。茂兰更上疏，请给三世诰命，建祠赐额。帝悉报可，且命先后惨死诸臣，咸视此例。茂兰好学砥行，不就廕叙。国变后，隐居不出，以寿终。

诸生硃祖文者，都督先之孙。当顺昌被逮，间行诣都，为纳饘粥、汤药。及征赃令急，奔走称贷诸公间。顺昌棹归，祖文哀恻发病死。

佩韦等皆市人，文元则顺昌舆隶也，论大辟。临刑，五人延颈就刃，语寇慎曰：“公好官，知我等好义，非乱也。”监司张孝流涕而斩之。吴人感其义，合葬之虎丘傍，题曰：“五人墓”。其地即一鹭所建忠贤普惠祠址也。

周宗建，字季侯，吴江人，尚书用曾孙也。万历四十一年

进士。除武康知县，调繁仁和，有异政，入为御史。

天启元年，为顾存仁、王世贞、陶望龄、顾宪成请谥，追论万历朝小人，历数钱梦皋、康丕扬、元诗教、赵兴邦乱政罪，并诋李三才、王图。时辽事方棘，上疏责备辅臣。无何，沈阳破，宗建责当事大臣益急，因请破格用人，召还熊廷弼。已，论兵部尚书崔景荣不当信奸人刘保，辅臣刘一燝不当抑言路，因刺右通政林材、光禄卿李本固。材、本固移疾去。魏大中劾王德完庇杨镐、李如桢，宗建为德完力攻大中，其持论数与东林左。会是岁冬，奉圣夫人客氏既出宫复入，宗建首抗疏极谏，中言：“天子成言，有同儿戏。法宫禁地，仅类民家。圣朝举动有乖，内外防闲尽废。此辈一叨隆恩，便思逾分，狎溺无纪，渐成骄恣，衅孽日萌，后患难杜。王圣、硃娥、陆令萱之覆辙，可为殷鉴。”忤旨，诘责。清议由此重之。

明年，广宁失。廷臣多庇王化贞，欲甚熊廷弼罪。宗建不平，为剖两人罪案，颇右廷弼，诸庇化贞者乃深疾宗建。京师久旱，五月雨雹。宗建谓阴盛阳衰之征，历陈四事：一专讥大学士沈紘；一请宽建言废黜诸臣；一言廷弼已有定案，不当因此罗织朝士，阴刺兵部尚书张鹤鸣、给事中郭巩；一则专攻魏进忠，略言：“近日政事，外廷啧啧，咸谓奥窔之中，莫可测识，谕旨之下，有物凭焉。如魏进忠者，目不识一丁，而陛下假之嚙笑，日与相亲。一切用人行政，堕于其说，东西易向而不知，邪正颠倒而不觉。况内廷之借端，与外廷之投合，互相扶同。离间之渐将起于蝇营，谗构之衅必生于长舌。其为隐祸，可胜言哉！”进忠者，魏忠贤故名也。时方结客氏为对食，廷臣多阴附之，其势渐炽，见宗建疏，衔次骨，未发也。邹元标建首善书院，宗建实司其事。元标罢，宗建乞与俱罢，不从。巡视光禄，与给事中罗尚忠力剔奸弊，节省为多。寻请核上供

器物，中官怒，取旨诘责。宗建等再疏力持，中人滋不悦。

给事中郭巩者，先以劾廷弼被谪。廷弼败，复官，遂深结进忠。知进忠最恶宗建，乃疏诋廷弼，因诋朝廷之荐廷弼者，而宗建与焉。其锋锐甚，南京御史涂世业和之，诋宗建误廷弼，且误封疆。宗建愤，疏驳世业，语侵巩，抉其结纳忠贤事。巩亦愤，上疏数千言，诋宗建益力，并及刘一燝、邹元标、周嘉谟、杨涟、周朝瑞、毛士龙、方震孺、江秉谦、熊德阳辈数十人，悉指为廷弼逆党。宗建益愤，抗疏力驳其谬，且曰：“李维翰、杨镐、袁应泰、王化贞，皆坏封疆之人也；元诗教力主催战，赵兴邦贿卖边臣，皆误封疆之人也；其他荐维翰、荐镐、荐应泰、化贞者，亦误封疆之人也。巩胡不一击之，而独苛求廷弼，且诋荐廷弼者为逆党哉？”当是时，忠贤势益盛。宗建虑内外合谋，其祸将大，三年二月遂抗疏直攻忠贤，略言：

臣于去岁指名劾奏，进忠无一日忘臣。于是乘私人郭巩入都，嗾以倾臣，并倾诸异己者。巩乃创为“新幽大幽”之说，把持察典，编廷臣数十人姓名为一册，思一网中之。又为匿名书，罗织五十余人，投之道左，给事中则刘弘化为首，次及周朝瑞、熊德阳辈若而人，御史则方震孺为首，次及江秉谦辈若而人，而臣亦其中一人也。既欲罗诸臣，以快报复之私，更欲独中臣，以释进忠之恨。是察典不出于朝廷，乃巩及进忠之察典也。幸直道在人，巩说不行，始别借廷弼，欲一阱陷之。

巩又因臣论及王安，笑臣有何瓜葛。陛下亦知安之所以死乎？身首异处，肉饱乌鸢，骨投黄犬，古今未有之惨也。巩即心昵进忠，何至背公灭理，且牵连刘一燝、周嘉谟、杨涟、毛士龙辈，谓尽安党。请陛下穷究安死果出何人倾害，则此事即进忠一大罪案。巩之媚进忠，即此可为证据矣。

先朝汪直、刘瑾，虽皆梟獍，幸言路清明，臣僚隔绝，故

非久即败。今权珰报复，反借言官以伸；言官声势，反借权珰以重。数月以来，熊德阳、江秉谦、侯震旸、王纪、满朝荐斥矣，邹元标、冯从吾罢矣，文震孟、郑鄮逐矣，近且扼孙慎行、盛以弘，而绝其揆路。摘瓜抱蔓，正人重足。举朝各爱一死，无敢明犯其锋者。臣若尚顾微躯，不为入告，将内有进忠为之指挥，旁有客氏为之羽翼，外有刘朝辈为典兵示威，而又有巩辈蚁附蝇集，内外交通，驱除善类，天下事尚忍言哉！疏入，进忠益怒。率刘朝等环泣帝前，乞自髡以激帝怒。乃令宗建陈交通实状，将加重谴，宗建回奏益侃直。进忠议廷杖之，阁臣力争，乃止，夺俸。

会给事中刘弘化、御史方大任等交章助宗建攻进忠、巩，巩复力诋诸人。诏下诸疏平议，廷臣为两解之。乃严旨切责，夺巩、宗建俸三月。是时，刘朝典内操，遂谋行边。廷臣微闻之，莫敢言。宗建曰：“巩自谓未尝通内，今诚能出片纸遏朝，吾请为洗交结之名。”巩噤不敢发。宗建乃抗疏极谏，历陈三不可、九害。会朝与进忠有隙，事亦中寝。其冬出按湖广，以忧归。

五年三月，大学士冯铨衔御史张慎言尝论己，属其门生曹钦程诬劾，而以宗建为首，并及李应升、黄尊素。忠贤遂矫诏削籍，下抚按追赃。明年以所司具狱缓，遣缇骑逮治。俄入之李实疏中，下诏狱毒讯。许显纯厉声骂曰：“复能詈魏上公一丁不识乎！”竟坐纳廷粥贿万三千，毙之狱。

宗建既死，征赃益急。其所亲副使蒋英代之输，亦坐削籍。忠贤败，诏赠宗建太仆寺卿，官其一子。福王时，追谥忠毅。

蒋英，嘉善人。举进士，历知松溪、漳浦、宜兴。天启时，由南京验封郎中，出为福建副使，遂遭珰祸。忠贤败，以故官分巡苏、松，坐事贬秩。未行而宜兴民变，上官以英先治宜兴，

得民心，檄之抚治。宜兴非英所辖，辞不得，则单骑往谕，惩豪家僮客数人，令乱民自献其首恶，乱遂定。宜兴故多豪家，修撰陈于泰、编修陈于鼎兄弟尤横，遂激民变，群执兵鼓噪，势汹汹。赖英，事旋定。而周延儒方枘国，与陈氏有连，衔英，再贬两秩，遂归。

巩，迁安人。以附忠贤，骤迁至兵部侍郎。庄烈帝定逆案，削籍论配。我大清拔迁安，巩遁去，后诣阙自言拒聘，上所撰《却聘书》。兵部尚书梁廷栋论之，下狱坐死。巡抚杨嗣昌为讼冤，得遣戍。

黄尊素，字真长，余姚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除宁国推官，精敏强执。

天启二年，擢御史，谒假归。明年冬还朝，疏请召还余懋衡、曹于汴、刘宗周、周洪谟、王纪、邹元标、冯从吾，而劾尚书赵秉忠、侍郎牛应元、通政丁启睿顽钝。秉忠、应元俱引去。山东妖贼既平，余党复煽，巡抚王惟俭不能抚驭，尊素疏论之，因言：“巡抚本内外兼用，今尽用京卿，不若扬历外服者之练习。”又数陈边事，力诋大将马世龙，忤枢辅孙承宗意。时帝在位数年，未尝一召见大臣。尊素请复便殿召对故事，面决大政，否则讲筵之暇，令大臣面商可否。帝不能用。

四年二月，大风扬沙，昼晦，天鼓鸣，如是者十日。三月朔，京师地震三，乾清宫尤甚。适帝体违和，人情惶惧。尊素力陈时政十失，未言：“陛下厌薄言官，人怀忌讳，遂有剽窃皮毛，莫犯中扃者。今阿保重于赵娆，禁旅近于唐末，萧墙之忧惨于敌国。廷无谋幄，边无折冲，当国者昧安危之机，误国者护耻败之局。不于此进贤退不肖，而疾刚方正直之士如仇仇，陛下独不为社稷计乎？”疏入，魏忠贤大怒，谋廷杖之。韩爌力救，乃夺俸一年。

既而杨涟劾忠贤，被旨谯让。尊素愤，抗疏继之，略言：“天下有政归近幸，威福旁移，而世界清明者乎？天下有中外汹汹，无不欲食其肉，而可置之左右者乎？陛下必以为曲谨可用，不知不小曲谨，不大无忌；必以为惟吾驾驭，不知不可驾驭，则不可收拾矣。陛下登极以来，公卿台谏累累罢归，致在位者无固志。不于此称孤立，乃以去一近侍为孤立耶？今忠贤不法状，廷臣已发露无余，陛下若不早断，彼形见势穷，复何顾忌。忠贤必不肯收其已纵之缰，而净涤其肠胃；忠贤之私人，必不肯回其已往之棹，而默消其冰山。始犹与士大夫为仇，继将以至尊为注。柴栅既固，毒螫谁何？不惟台谏折之不足，即干戈取之亦难矣。”忠贤得疏愈恨。

万燝既廷杖，又欲杖御史林汝翥，诸言官诣阁争之。小珰数百人拥入阁中，攘臂肆骂，诸阁臣俯首不敢语。尊素厉声曰：“内阁丝纶地，即司礼非奉诏不敢至，若辈无礼至此！”乃稍稍散去。无何，燝以创重卒。尊素上言：“律例，非叛逆十恶无死法。今以披肝沥胆之忠臣，竟殒于磨牙砺齿之凶竖。此辈必欣欣相告，吾侪借天子威柄，可鞭笞百僚。后世有秉董狐笔，继殊子《纲目》者，书曰‘某月某日，郎中万燝以言事廷杖死’，岂不上累圣德哉！进廷杖之说者，必曰祖制，不知二正之世，王振、刘瑾为之；世祖、神宗之朝，张璠、严嵩、张居正为之。奸人欲有所逞，惮忠臣义士掣其肘，必借廷杖以快其私，使人主蒙拒谏之名，己受乘权之实，而仁贤且有抱蔓之形。于是乎为所欲为，莫有顾忌，而祸即移之国家。燝今已矣，辱士杀士，渐不可开。乞复故官，破格赐恤，俾遗孤得扶柩还乡，燝死且不朽。”疏入，益忤忠贤意。

八月，河南进玉玺。忠贤欲侈其事，命由大明门进，行受玺礼，百僚表贺。尊素上言：“昔宋哲宗得玺，蔡确等竞言祥

瑞，改年元符，宋祚卒不竟。本朝弘治时，陕西献玉玺，止令取进，给赏五金。此祖宗故事，宜从。”事获中止。五年春，遣视陕西茶马。甫出都，逆党曹钦程劾其专击善类，助高攀龙、魏大中虐焰，遂削籍。

尊素謇谔敢言，尤有深识远虑。初入台，邹元标实援之，即进规曰：“都门非讲学地，徐文贞已丛议于前矣。”元标不能用。杨涟将击忠贤，魏大中以告，尊素曰：“除君侧者，必有内援。杨公有之乎？一不中，吾侪无噍类矣。”万景死，尊素讽涟去，涟不从，卒及于祸。大中将劾魏广微，尊素曰：“广微，小人之包羞者也，攻之急，则挺而走险矣。”大中不从，广微益合于忠贤，以兴大难。

是时，东林盈朝，自以乡里分朋党。江西章允儒、陈良训与大中有隙，而大中欲驳尚书南师仲恤典，秦人亦多不悦。尊素急言于大中，止之。最后，山西尹同皋、潘云翼欲用其座主郭尚友为山西巡抚，大中以尚友数问遗朝贵，执不可。尊素引杜征南数遗洛中贵要为言，大中卒不可，议用谢应祥，难端遂作。

汪文言初下狱，忠贤即欲罗织诸人。已，知为尊素所解，恨甚。其党亦以尊素多智虑，欲杀之。会吴中讹言尊素欲效杨一清诛刘瑾，用李实为张永，授以秘计。忠贤大惧，遣刺事者至吴中凡四辈。侍郎乌程沈演家居，奏记忠贤曰：“事有迹矣。”于是日遣使谯河实，取其空印白疏，入尊素等七人姓名，遂被逮。使者至苏州，适城中击杀逮周顺昌旗尉，其城外入并击逮尊素者。逮者失驾帖，不敢至。尊素闻，即囚服诣吏，自投诏狱。许显纯、崔应元拷掠备至，勒赃二千八百，五日一追比。已，知狱卒将害己，叩首谢君父，赋诗一章，遂死，时六年闰六月朔日也，年四十三。崇祯初，赠太仆卿，任一子。福王时，

追谥忠端。

李应升，字仲达，江阴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授南康推官。出无辜十九人于死，置大猾数人重辟。士民服其公廉，为之谣曰：“前林后李，清和无比。”林谓晋江林学曾，卒官南京户部侍郎，以清慎著称者也。九江、南康间有柯、陈二大族，相传陈友谅苗裔，负固强梗，尝拒捕，有司议兵之。应升单骑往谕，皆叩头听命，出所匿罪人，一方以定。

天启二年，征授御史，谒假归。明年秋，还朝。时天子暗弱，庶政怠弛。应升上疏曰：“方今辽土沦没，黔、蜀用兵，红夷之焰未息，西部之赏日增；逃兵肆掠于畿辅，穷民待尽于催科。逗遛习惯，大将畏敌而不敢前；法纪陵夷，骄兵鼓噪而弗能问。在在增官，日日会议；覆疏衍为故套，严旨等若空言。陛下不先振竦精神，发皇志气，群臣孰肯任怨以破情面之世界者？祖宗有早午晚三朝，犹时御便殿咨访时政。愿俯纳臣言，奋然力行，天下事尚可为也。”报闻。

顷之，复陈时政，略曰：“今天下敝坏极矣，在君臣奋兴而力图之。陛下振纪纲，则片纸若霆；大臣捐私曲，则千里运掌；台谏任纠弹，则百司饮冰。今动议增官，为人营窟，纷纭迁徙，名实乖张。自登、莱增巡抚，而侵冒百余万；增招练监军，而侵冒又十余万。边关内地，将领如蚁，剥军侵饷，又不知几十万。增置总督，何补塞垣；增置京堂，何裨政事。枢贰添注矣，孰慷慨以行边；司空添注矣，孰拮据以储备；大将添注矣，只工媒孽而纵逋逃；礼、兵司属添注二三十人矣，谁储边才而精典礼。滥开边俸，捷径燃灰，则吏治日坏；白衣攘臂，邪人入幕，则奸弁充斥。臣请断自圣心，一切报罢。”又言：“今事下部曹，十九寝阁，宜重申国典，明正将领之罪。锦衣旗尉，半归权要，宜遣官巡视，如京营之制。卫官袭职，比试

不严，宜申明旧章，无使幸进将校蚕食。逃军不招，私募乞儿，半分其饷，宜力为创惩。穷民敲扑，号哭满庭，奸吏侵渔，福堂安坐，宜严其法制。”时不能用。俄劾南京都御史王永光庇部郎范得志，颠倒公论，永光寻自引去。

四年正月，疏陈外番、内盗及小人三患，讥切近习，魏忠贤恶之。已，复疏陈民隐，言有十害宜急除，五反宜急去，帝为戒饬所司。京师一日地三震，疏请保护圣躬，速停内操。忠贤领东厂，好用立枷，有重三百斤者，不数日即死，先后死者六七十人。应升极言宜罢，忠贤大恨。应升知忠贤必祸国，密草疏列其十六罪，将上，为兄所知，攘其疏毁之，怏怏而止。

杨涟劾忠贤，得严旨，应升愤，即抗疏继之。中言：“从来奄人之祸，其始莫不有小忠小信以固结主心，根株既深，毒手乃肆。今陛下明知其罪，曲赐包容。彼缓则图自全之计，急则作走险之谋。萧墙之间，能无隐祸？故忠贤一日不去，则陛下一日不安。臣为陛下计，莫如听忠贤引退，以全其命；为忠贤计，亦莫若早自引决，以乞帷盖之恩。不然恶稔贯盈，他日欲保首领，不可得矣。”又曰：“君侧不清，安用彼相。一时宠利有尽，千秋青史难欺。不欲为刘健、谢迁者，并不能为东阳。倘画策投欢，不几与焦芳同传耶？”

时魏广微方深结忠贤，为之谋主，知应升讥己，大恨。万燝之死也，应升极言廷杖不可再，士气不可折，讥切忠贤辈甚至。已，代高攀龙草疏劾崔呈秀。呈秀窘，昏夜款门，长跪乞哀，应升正色固拒，含怒而去。十月朔，帝庙享颁历，广微后至，为魏大中等所纠。广微恚，辨疏诋言者。应升复抗疏论之，且曰：“广微父允贞为言官，得罪辅臣以去，声施至今。广微奈何比言官路马，斥为此辈？夫不与此辈为伍者，必别与一辈为缘。乞陛下戒谕广微，退读父书，保其家声，毋倚三窟，与

言官为难，他日庶可见乃父地下。”广微益怒，谋之忠贤，将镌秩。首辅韩爌力救，乃夺禄一年。其月，赵南星等悉被逐，朝事大变。

明年三月，工部主事曹钦程劾应升护法东林，遂削籍。忠贤恨未已。六年三月，假李实劾周起元疏，入应升名。遂逮下诏狱，酷掠，坐赃三千。寻于闰六月二日毙之，年甫三十四。崇祯初，赠太仆卿，录一子。福王时，追谥忠毅。

万燝，字暗夫，南昌人，兵部侍郎恭孙也。少好学，砥砺名行。举万历四十四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尝疏论刑狱干和。

天启初元，兵事棘，工部需才，调燝工部营缮主事。督治九门垣墉，市铜江南，皆勤于其职。迁虞衡员外郎，司鼓铸。时庆陵大工未竣，费不贲。燝知内府废铜山积，可发以助铸，移牒内官监言之。魏忠贤怒，不发，燝遂具疏以请。忠贤益怒，假中旨诘责。燝旋进屯田郎中，督陵务。

其时，忠贤益肆，廷臣杨涟等交击，率被严旨。燝愤，抗章极论，略言：“人主有政权，有利权，不可委臣下，况刑余寺人哉？忠贤性狡而贪，胆粗而大，口衔天宪，手握王爵，所好生羽毛，所恶成疮痍。廕子弟，则一世再世；赉厮养，则千金万金。毒痛士庶，毙百余人；威加搢绅，空十数署。一切生杀予夺之权尽为忠贤所窃，陛下犹不觉悟乎？且忠贤固供事先帝者也，陛下之宠忠贤，亦以忠贤曾供事先帝也。乃于先帝陵工，略不厝念。臣尝屡请铜，靳不肯予。间过香山碧云寺，见忠贤自营坟墓，其規制弘敞，拟于陵寝。前列生祠，又前建佛宇，璇题耀日，珠网悬星，费金钱几百万。为己坟墓则如此，为先帝陵寝则如彼，可胜诛哉！今忠贤已尽窃陛下权，致内廷外朝止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尚可一日留左右耶？”疏入，忠贤大怒，矫旨廷杖一百，斥为民。执政言官论救，皆不听。

当是时，忠贤恶廷臣交章劾己，无所发忿，思借燹立威。乃命群奄至燹邸，摔而殴之，比至阙下，气息才属。杖已，绝而复苏。群奄更肆蹴踏，越四日即卒，时四年七月七日也。

忠贤恨犹不置，罗织其罪，诬以赃贿三百。燹廉吏，破产乃竣。崇祯初，赠光禄卿，官其一子。福王时，谥忠贞。

燹杖死未几，巡城御史福清林汝翥尝笞内侍曹进、傅国兴，忠贤矫旨杖汝翥如燹。汝翥惧，逃之遵化，自归于巡抚邓渼。渼以闻，卒杖之。汝翥起家乡举，知沛县，徐鸿儒攻沛甚急，坚守不下，由此擢御史。崇祯时，仕至浙江副使。汝翥虽受杖，幸不死。而是时，丁乾学、夏之令、吴裕中、刘鐸、吴怀贤、苏继欧、张汶诸人，皆忤忠贤致死。

乾学，浙江山阴人，寄籍京师，官检讨。天启四年，偕给事中郝士膏典试江西，发策刺忠贤。忠贤怒，矫旨镌三秩，复除其名。已，使人诈为校尉往逮，挫辱之，竟愤郁而卒。崇祯初，赠侍读学士。

之令，光山人。知攸、歙二县，征授御史。尝疏论边事，力诋毛文龙不足恃。忠贤庇文龙，传旨削之令籍，阁臣救免。及巡皇城，内使冯忠等犯法，劾治之，益为忠贤所衔，崔呈秀亦以事衔之。遂属御史卓迈劾之令党比熊廷弼，有诏削夺。顷之，御史倪文焕复劾之令计陷文龙，几误疆事。遂逮下诏狱，坐赃拷死。

裕中，江夏人。为顺德知县，征授御史。大学士丁绍轼陷熊廷弼死，裕中有疏诋绍轼。忠贤传旨诘裕中为廷弼姻戚，代之报仇，廷杖一百，创重卒。崇祯初，赐赠廕。

鐸，庐陵人。由刑部郎中为扬州知府。愤忠贤乱政，作诗书僧扇，有“阴霾国事非”句，侦者得之，闻于忠贤。倪文焕者，扬州人也，素衔鐸，遂嗾忠贤逮治之。鐸雅善忠贤子良卿，

事获解，许还故官。良卿从容问鐸：“曩锦衣往逮，索金几何？”曰：“三千金耳。”良卿令锦衣还之。其人怒，日夜伺鐸隙，言鐸系狱时，与囚方震孺同谋居间，遂再下狱。会鐸家人有夜醮者，参将张体乾诬鐸咒诅忠贤，刑部尚书薛贞坐以大辟。忠贤诛，贞、体乾并抵罪，鐸赠太仆少卿。

怀贤，休宁人。由国子监生授内阁中书舍人。同官傅应升者，忠贤甥也，怀贤遇之无加礼，应升恨之。杨涟劾忠贤疏出，怀贤书其上曰：“宜如韩魏公治任守忠故事，即时遣戍。”又与工部主事吴昌期书，有“事极必反，反正不远”语。忠贤侦知之，大怒曰：“何物小吏，亦敢谤我！”遂矫旨下诏狱，坐以结纳汪文言，为左光斗、魏大中鹰犬，拷掠死。崇祯初，赠工部主事。

继欧，许州人。历知元氏、真定、柏乡，入为吏部稽勋主事，累迁考功郎中。将调文选，中旨谓为杨涟私党，削籍归。时緹骑四出，同里副使孙织锦素附忠贤，遣人怵继欧曰：“逮者至矣。”继欧自经死。崇祯初，赠太常寺卿。

汶，邯郸人。尚书国彦曾孙也。由廕叙为后军都督府经历。尝被酒诋忠贤，下狱拷掠死。亦获赠恤。

赞曰：自古阉宦之甘心善类者，莫甚于汉、唐之季，然皆仓卒一时，为自救计耳。魏忠贤之杀诸人也，扬毒焰以快其私，肆无忌惮。盖主荒政秕之余，公道沦亡，人心败坏，凶气参会，群邪翕谋，故搢绅之祸烈于前古。诸人之受祸也，酷矣哉！

列传第一百三十四

满朝荐 江秉谦 侯震暘 倪思辉 硃钦相 王心一 王允成
李希孔 毛士龙

满朝荐，字震东，麻阳人。万历三十二年进士。授咸宁知县，有廉能声。税监梁永纵其下劫诸生橐，朝荐捕治之。永怒，劾其擅刑税役，诏镌一官。大学士沈鲤等论救，不听。会巡抚顾其志极论永贪残状，乃复朝荐官，夺俸一岁。无何，永遣人盍巡按御史余懋衡。事觉，朝荐捕获其人。永惧，率众擐甲入县庭。吏卒早为备，无所掠而去。城中数夜惊，言永反，或谓永宜自明，永遂下教，自白不反状，然蓄甲者数百。而朝荐助懋衡操之急，诸恶党多亡去。朝荐追之渭南，颇有所格伤。永惧，使使系书发中，入都讼朝荐劫上供物，杀数人，投尸河中。帝震怒，立遣使逮治，时三十五年七月也。既至，下诏狱拷掠，遂长系。中外论救，自大学士硃赓以下，百十疏。最后，四十一年秋，万寿节将届，用大学士叶向高请，乃与王邦才、卞孔时并释归。

光宗立，起南京刑部郎中，再迁尚宝卿。天启二年，辽东地尽失，海内多故，而廷臣方植党逞浮议。朝荐深虑之，疏陈时事十可忧、七可怪，语极危切。寻进太仆少卿，复上疏曰：

比者，风霾噎晦，星月昼见，太白经天，四月雹，六月冰，山东地震，畿内霾潦，天地之变极矣。四川则奢崇明叛，贵州则安邦彦叛，山东则徐鸿儒乱，民人之变极矣。而朝廷政令乃

颠倒日甚。

一乞骸耳，周嘉谟、刘一燝，顾命之元老，以中谗去；孙慎行，守礼之宗伯，以封典去；王纪，执法如山之司寇，以平反去；皆漠不顾惜。独卜卷卜卷于三十疏劾之沈纮，即去而犹加异数焉。祖宗朝有是颠倒乎？一建言耳，倪思辉、硃钦相等之削籍，已重箝口之嗟；周朝瑞、惠世扬等之拂衣，又中一网之计。祖宗朝有是颠倒乎？一边策耳，西部索百万之货，边臣犹虑其未饱；健儿乞镗铖之饷，度支尚谓其过奢。祖宗朝有是颠倒乎？一弃城耳，多年议确之犯或以庇厚而缓求，旬日矜疑之辈反以妒深而苛督。祖宗朝有是颠倒乎？一缉奸耳，正罪自有常律，平反原无滥条。辽阳之祸，起于袁应泰之大纳降人，降人尽占居民妇女，故辽民发愤，招敌攻城。事发仓卒，未闻有何人献送之说也。广宁之变，起于王化贞之误信西部，取饷金以啖插而不给卒伍，以故人心离散。敌兵过河，又不闻西部策应，遂至手足无措，抱头鼠窜。亦事发仓卒，未闻有何人献送之说也。深求奸细，不过为化贞卸罪地耳。王纪不欲杀人媚人，反致削籍。祖宗朝有是颠倒乎？若夫阁臣之职，在主持清议。今章疏有妒才坏政者，非惟不斥也，轻则两可，重则竟行其言矣。有殛奸报国者，非惟不纳也，轻则见让，重则递加黜罚矣。尤有恨者，沈纮贿卢受得进，及受败，又交通跋扈之奄以树威。振、瑾僨裂之祸，皆纮作俑，而放流不加。他若戚畹，岂不当检，何至以阉寺之谗，毙其三仆？三宫分有常尊，何至以倾国之昵，僭逼母仪。此皆颠倒之甚者也。顾成于陛下者什之一二，成于当事大臣者十之八九。臣诚不忍见神州陆沈，祈陛下终览臣疏，与阁部大臣更弦易辙，悉轨祖宗旧章，臣即从逢、干于地下，犹生之年。

既奏，魏忠贤激帝怒，降旨切责，褫职为民。大学士向高

申救甚力，帝不纳。已，忠贤党撰《东林同志录》，朝荐与焉，竟不复用。崇祯二年荐起故官，未上卒。

江秉谦，字兆豫，歙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除鄞县知县。用廉能征，拟授御史。久不得命，以葬亲归。光宗立，命始下，入台，侃侃言事。

天启元年，首陈君臣虚己奉公之道，规切甚至。户部尚书李汝华建议兴屯，请专遣御史，三年课绩，所垦足抵年例饷银，即擢京卿。秉谦力驳其谬，因言汝华尸素，宜亟罢。汝华疏辨，秉谦再劾之。

沈阳既失，朝士多思熊廷弼，而给事中郭巩独论廷弼丧师误国，请并罪阁臣刘一燝。秉谦愤，力颂廷弼保守危疆功，且曰：“今廷弼勘覆已明，议者犹以一人私情没天下公论，宁坏朝廷封疆，不忘胸中畛域。”章下廷议。会辽阳复失，廷弼旋起经略。巩坐妄议夺官，遂与秉谦为仇。廷弼既镇山海，议遣使宣谕朝鲜发兵牵制。副使梁之垣请行，廷弼喜，请付二十万金为军赏。兵部尚书张鹤鸣不予，秉谦抗疏争。鹤鸣怒，力诋秉谦朋党。秉谦疏辨，帝不罪。

鹤鸣既抑廷弼，专庇巡抚王化贞，朝士多附会之。帝以经、抚不和，诏廷臣议。秉谦言：“陛下再起廷弼，委以重寄，曰‘疆场事不从中制’。乃数月以来，廷弼不得措手足，呼号日闻，辨驳踵至。执为词者曰‘经、抚不和，化贞主战，廷弼主守耳，夫廷弼非专言守，谓守定而后可战也。化贞锐意战，即战胜，可无事守乎？万一不胜，又将何以守？此中利害，夫人知之。乃一则无言不从，一则无策不弃。岂真不明于战守之说，但从化贞、廷弼起见耳。陛下既命廷弼节制三方，则三方之进战退守当一一听其指挥。乃化贞欲进，则使廷弼从之进，欲退，则使廷弼随之退。化贞倏进倏退，则使廷弼进不知所以战，退

不知所以守。是化贞有节制廷弼之权，而廷弼未尝有节制三方之权也。故今日之事，非经、抚不和，乃好恶经、抚者不和；非战守之议论不合，乃左右经、抚者之议论不合。请专责廷弼，实图战守。”末讥首辅叶向高两可含糊，势必两可掣肘，安能责成功。语极切至。

后朝议方撤廷弼，而化贞已弃广宁遁。秉谦益愤，以职方郎耿如杞附和鹤鸣，力助化贞排廷弼，致封疆丧失，连疏攻之。并援世宗戮丁汝夔故事，乞亟置鹤鸣于法。帝以鹤鸣方行边，不当轻诋，夺秉谦俸半岁，如杞不问。秉谦复上疏言：“鹤鸣一入中枢，初不过鹵莽而无远识，既乃至凶狠而动杀机。明知西部间谍俱虚，战守参差难合，乃顾自欺以欺朝廷。何处有机会？而曰机会可乘。何日渡河？而曰渡河必胜。既欲驱经略以出关，而不肯付经略以节制，既欲置廷弼于广宁，而未尝移化贞于何地。破坏封疆之罪，可置弗问哉？且化贞先弃地先逃，犹曰功罪相半。即此一言，纵寸斩鹤鸣，不足赎其欺君误国罪，乃犹敢哆口定他人罪案耶！”当是时，大学士沈纮潜结中官刘朝、乳媪客氏，募兵入禁中，兴内操。给事中惠世扬、周朝瑞等十二人再疏力攻，秉谦与焉，并诋朝及客氏。内外胥怨，遂假劾鹤鸣疏，出秉谦于外。无何，郭巩召还，交通魏忠贤，力沮秉谦。是冬，皇子生，言官被谪者悉召还，独秉谦不与。家居四年，闻忠贤益乱政，忧愤卒。

居数月，忠贤党御史卓迈追劾秉谦保护廷弼，遂削籍。崇祯初，复官。

侯震旻，字得一，嘉定人。祖尧封，监察御史。忤大学士张居正，外转。累官至福建右参政，有廉直声。震旻举万历三十八年进士，授行人。

天启初，擢吏科给事中。是时，保姆奉圣夫人客氏方擅宠，

与魏忠贤及大学士沈纮相表里，势焰张甚。既遣出宫，熹宗思念流涕，至日旰不御食，遂宣谕复入。震旻疏言：“宫闈禁地，奸瑯群小睨其侧，内外钩连，借丛炆灶，有不忍言者。王圣宠而煽江京、李闰之奸，赵娆宠而构曹节、皇甫之变。么么里妇，何堪数昵至尊哉？”不省。

会辽事棘，经略熊廷弼、巡抚王化贞相牴牾，兵部尚书张鹤鸣右化贞，议者遂欲移廷弼，与化贞画地任事。震旻逆知其必败，疏言：“事势至此，陛下宜遣问经臣。果能加意训练，则进止迟速不从中制，虽撤抚臣，一以付之，无不可者。如不然，则督其条晰陈奏，以听吏议，摭拾残局，专任化贞。此一说也。不则移廷弼密云，而出本兵为经略。鹤鸣素慷慨自命，与其事败同罪，不若挺身报国。此又一说也。不则遂以经略授化贞，择沈深有谋者代任巡抚，以资后劲。此又一说也。不则直移廷弼于登、莱，终其三方布置之策，与化贞相犄角。此又一说也。若复迁延犹豫，必债国事。”疏上，方有旨集议，而大清兵已破广宁矣。化贞、廷弼相率入关门，犹数奉温旨，责以戴罪立功。

震旻大愤懑，再疏言：“臣言不幸验矣，为今日计，论法不论情。河西未坏以前，举朝所惜者，什七在化贞，今不能为化贞惜也。河西既坏以后，举朝所宽者什九在廷弼，今亦不能为廷弼宽也。策抚臣者，谓宜责令还赴广宁，联属西部。然而廩库已竭，其能赤手效包胥乎？策经臣者，谓宜仍责守关。然所谓守者，将如廷弼前议三十万兵数十万饷，以图后效乎？抑止令率残卒出关外，姑示不杀乎？凡此无一可者。及今不定逃臣之律，残疆其奚赖焉？”其后治失事罪，盖略如震旻疏云。

已，遂劾大学士沈纮结纳奉圣夫人及诸中官为朋党，具发其构杀故监王安状。忠贤即日传旨谪震旻。震旻陛辞，复上田

赋、河渠二议。以逐臣不当建议，再镌二级以归。

震旻在垣八月，章奏凡数十上。崇祯初，召复故官，震旻已前卒。因其子主事峒曾请，特赠太常少卿。

方震旻之论客氏也，给事中祁门倪思辉、临川硃钦相疏继之。帝大恚，并贬三官。大学士刘一燝、尚书周嘉谟等交章论救，皆不纳。御史吴县王心一言之尤切，帝怒，贬官如之。心一同官龙溪马鸣起复抗疏谏，且言客氏六不可留。帝议加重谴，用一燝等言，夺俸一年。

先是，元年正月，客氏未出宫，诏给土田二十顷，为护坟香火资。又诏魏进忠侍卫有功，待陵工告竣，并行叙录。心一抗疏言：“陛下眷念二人，加给土田，明示优录，恐东征将士闻而解体。况梓宫未殡，先念保姆之香火，陵工未成，强入奄侍之勤劳，于理为不顺，于情为失宜。”不报。至是，与思辉、钦相并贬，廷臣请召还者十余疏。皇子生，诏思辉、钦相、心一、鸣起并复故官。

钦相寻擢太仆少卿。杨涟既劾魏忠贤，钦相亦抗疏极论。五年以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讨贼杨六、蔡三、钟六等有功。旋以忤忠贤，除名。思辉，崇祯时终南京督储尚书，心一终刑部侍郎，鸣起终南京右都御史。

王允成，字述文，泽州人。万历中举于乡，除获鹿知县。以治行异等，征授南京御史。时甲科势重，乙科多卑下之。允成体貌魁梧，才气飙发，欲凌甲科出其上，首疏论辽左失事诸臣，请正刑辟。

熹宗即位，廷臣方争论“挺击”、“移宫”事，而帝降两谕罪选侍，因言移宫后相安状。大学土方从哲封还上谕。允成陈保治十事，中言：“张差闯宫，说者谓疯癫。青宫岂发疯之地？庞保、刘成岂并疯之人？言念及此，可为寒心。今郑氏四

十年之恩威犹在，卵翼心腹寔繁有徒，陛下当思所以防之。比者，圣谕多从中出，当，则开炆灶之端；不当，而臣下争执，必成反汗之势，孰若事无大小，尽归内阁。至元辅方从哲，屡劾不去。陛下于选侍移宫后，发一敕谕，不过如常人表明心迹耳，从哲辄封还。夫封后之命，都督之命，贬谪周朝瑞之命，何皆不封还？司马昭之心，路人知之矣。”姚宗文阅视辽左，与熊廷弼相失，归而鼓同列攻之。允成恶其奸，再疏论列。

天启元年，疏请恤先朝直臣，列杨天民等三十六人以上，帝纳之。俄陈任辅弼、择经略、慎中枢、专大帅、更戎政、严赏罚数事，末言：“方今最可虑者，陛下孤立禁中。先朝怙权恃宠诸奄，与今日左右近习，互相忌嫉，恐乘机肆毒，彼此相戕。夫防护禁庭，责在内阁及司礼。务令潜消默化，俾圣躬与皇弟，并得高枕无忧，斯为根本至计。”时韪其言。

已，劾刑部尚书黄克缙倡言保护选侍，贻误贾继春，又曲庇盗宝内侍，至辨御史焦源溥纲常一疏，刺谬特甚。已，极论内降及留中之害，未复规切阁部大臣。忤旨，停俸。给事中毛士龙劾府丞邵辅忠，允成亦偕同官李希孔斥辅忠。已，极言纲纪废弛，请戒姑息、破因循，指斥时事甚悉。

当是时，中贵刘朝、魏进忠与乳媪客氏相倚为奸。允成抗疏历数其罪，略言：“内廷顾命之珙，犬食其余，不蒙帷盖之泽；外廷顾命之老，中旨趣出，立见田里之收。以小马为驰骋之资，谁启盘于游田之渐；以大臣为释忿之地，谁启拂其耆长之心。刘朝辈初亦不预外事，自沈紘、邵辅忠导之，遂恣肆无忌。浸假而王心一、倪思辉、硃钦相斥矣，浸假而司空用陪推矣，浸假而中旨用考官矣。是易置大臣之权在二竖也。近者弄权愈甚，逐大臣如振落，王纪、满朝荐并削职为编氓。是驱除大臣之权在二竖也。科臣迁改，自有定叙，给假推升，往例皆

然。乃恶周朝瑞之正直，忽有不许推用之旨。是转迁百官之权在二竖也。秦藩以小宗继大宗，诸子不得封郡王，祖制昭然。乃部科争之不获，相继而去。是进退诸藩之权在二竖也。招权纳贿，作福作威；二竖弄权于外，客氏主谋于中。王振、刘瑾之祸将复见今日。”疏入，进忠辈切齿。允成复特疏论秦府滥恩之谬，帝终不省。

三年六月，允成又劾进忠，进忠益恨。明年，赵南星为吏部，知允成贤，调之于北。未几，南星被逐，御史张讷劾南星调允成非法，遂除名。后给事中陈维新复劾允成贪险，诏抚按提问，坐以赃私。庄烈帝嗣位，以允成尝请保护皇弟，识其名，召复故官。未几卒。

当天启初，东林方盛，其主张联络者，率在言路。允成居南，与北相应和，时贵多畏其锋。然谔谔敢言，屡犯近幸，其风采足重云。

李希孔，字子铸，三水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授中书舍人，擢南京御史。给事中姚宗文阅辽东军，排经略熊廷弼，希孔连疏劾之。已，又纠宗文阻抑考选，以“令旨”二字抗言缴还，遏先帝非常之德。泰昌元年冬，陈时政七事。天启改元，与允成劾邵辅忠。已，请宥言官倪思辉、硃钦相、王心一。三年上《折邪议》，以定两朝实录，疏言：

昔郑氏谋危国本，而左袒之者，莫彰著于三王并封之事。今秉笔者不谓非也，且推其功，至与陈平、狄仁杰并。此其说不可解也。当时并封未有旨，辅臣王锡爵盖先有密疏请也。迨旨下礼部，而王如坚、硃维京、涂一臻、王学曾、岳元声、顾允成、于孔兼等苦口力争，又共责让锡爵于朝房。于是锡爵始知大义之不可违，而天下之不我予，随上疏检举，而封事停也。假令如坚等不死争，不责让，将并封之事遂以定，而子以母贵

之说，且徐邀定策国老之勋。而乃饰之曰：“旋命旋引咎，事遂以止。”嗟乎，此可为锡爵讳乎哉！且闻锡爵语人曰：“王给事中遗悔否？”以故事关国本，诸臣稿项黄馘，终锡爵世不复起。不知前代之安刘、复唐者，谁厄王陵，使之不见天日乎？曾剪除张柬之、桓彦范等五人，而令赍志以没乎？臣所以折邪议者，一也。

其次，莫彰于张差闯宫之事。而秉笔者犹谓无罪也，且轻其事，而列王大臣、贯高事为辞。此其说又不可解也。王大臣之徒手而闯至乾清宫门也，冯保怨旧辅高拱，置刃其袖，挟使供之，非实事也。张差之挺，谁授之而谁使之乎？贯高身无完肤，而词不及张敖，故汉高得释敖不问。可与张差之事，造谋主使口招历历者比乎？昔宽处之以全伦，今直笔之以存实，以戒后，自两不相妨，而奈之何欲讳之？且讳之以为君父隐，可也；为乱贼辈隐，则何为？臣所以折邪议者，二也。

至封后遗诏，自古未有帝崩立后者。此不过贵妃私人谋假母后之尊，以弭罪状。故称遗诏，以要必行。奈何犹称先志，重诬神祖，而阴为阿附传封者开一面也？臣所以折邪议者，三也。

帝之令德考终，自不宜谓因药致崩，被不美之名。而当时在内视病者，乌可于积劳积虚之后，投攻克之剂。群议汹汹，方蓄疑虑变之深，而遽值先帝升遐，又适有下药之事，安得不痛之恨之，疾首顿足而深望之？乃讨奸者愤激而甚其词，庇奸者借题以逸其罚。君父何人，臣子可以侥幸而尝试乎？臣所以折邪议者，四也。

先帝之继神庙弃群臣也，两月之内，鼎湖再号。陛下子然一身，怙恃无托，宫禁深闕，狐鼠实繁，其于杜渐防微，自不得不倍加严慎。即不然，而以新天子俨然避正殿，让一先朝宫

嫔，万世而下谓如何国体。此杨涟等诸臣所以权衡轻重，亟以移宫请也。宫已移矣，涟等之心事毕矣，本未尝居以为功，何至反以为罪而禁锢之、摈逐之，是诚何心？即选侍久侍先帝，生育公主，诸臣未必不力请于陛下，加之恩礼。今陛下既安，选侍又未尝不安，有何冤抑，而汲汲皇皇为无病之沈吟？臣所以折邪议者，五也。

抑犹有未尽者。神祖与先帝所以处父子骨肉之际，仁义孝慈，本无可以置喙。即当年母爱子抱，外议喧哗，然虽有城社媒孽之奸，卒不以易祖训立长之序，则愈足见神祖之明圣，与先帝之大孝。何足讳、何必讳，又何可讳？若谓言及郑氏之过，便伤神祖之明，则我朝仁庙监国危疑，何尝为成祖之累。而当时史臣直勒之汗青，并未闻有嫌疑之避也。何独至今而立此一说，巧为奸人脱卸，使昔日不能置之罪，今日不容著之书，何可训也！今史局开，公道明，而坐视奸辈阴谋，辨言乱义，将令三纲紊，九法灭，天下止知有私交，而不知有君父。乞特敕纂修诸臣，据事直书，无疑无隐，则继述大孝过于武、周，而世道人心攸赖之矣。

诏付史馆参酌，然其后卒不能改也。已，又请出客氏于外，请诛崔文升。忌者甚众，指为东林党。未几，卒官，故不与瑯祸。

毛士龙，字伯高，宜兴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授杭州推官。熹宗即位，擢刑科给事中，首劾姚宗文阅视乖张。杨涟去国，抗疏请留。天启改元正月疏论“三案”，力言孙慎行、陆梦龙、陆大受、何士晋、马德沯、王之寀、杨涟等有功社稷，而魏浚辈丑正害直之罪。帝是之。

李选侍之移宫也，其内竖刘朝、田诏、刘进忠等五人，以盗贓下刑部狱。尚书黄克缙庇之，数称其冤。帝不从，论死。

是年五月，王安罢，魏进忠用事。诏等进重赂，令其下李文盛等上疏鸣冤，进忠即传旨贷死。大学士刘一燝等执奏者再。旨下刑科，士龙抄参者三，旨几中寝。克缙乃陈其冤状，而请付之热审。进忠不从，传旨立释。士龙愤，劾克缙阿旨骫法，不可为大臣，且数朝等罪甚悉。由是进忠及诸奄衔士龙次骨。进忠广开告密，诬天津废将陈天爵交通李承芳，逮其一家五十余人，下诏狱。士龙即劾锦衣骆思恭及诬告者罪。进忠憾张后抑己，诬为死囚孙二所出，布散流言。士龙请究治妖言奸党并主使逆徒，进忠益憾。

至九月，士龙劾顺天府丞邵辅忠奸贪，希孔、允成亦劾之，辅忠大惧。朝等因诱以超擢，令攻士龙。辅忠遂讦士龙官杭州时盗库纳妓，进忠从中下其疏。尚书周嘉谟等言两人所讦，风闻，请宽贷。进忠不从，削士龙籍，辅忠落职闲住。进忠后易名忠贤，显盗国柄，恨士龙未已。四年冬，令其私人张讷劾之，再命削籍。明年三月入之汪文言狱词，谓纳李三才贿三千，谋起南京吏部，下抚按提讯追赃，遣戍平阳卫。已而辅忠起用，骤迁兵部侍郎。六年十二月，御史刘徽复摭辅忠前奏，劾士龙纳访犯万金，下法司逮治。士龙知忠贤必杀己，夜中逾墙遁，其妾不知也，谓有司杀之，被发号泣于道，有司无如之何。士龙乃潜至家，载妻子浮太湖以免。

庄烈帝嗣位，忠贤伏诛。朝士为士龙称冤，诏尽赦其罪。士龙始诣阙谢恩，且陈被陷之故。帝怜之，命复官致仕，竟不召用。至崇祯十四年，里人周延儒再相，始起漕储副使，督苏、松诸郡粮。明年冬，入为太仆少卿。又明年春，擢左佾都御史。时左都御史李邦华、副都御史惠世扬皆未至，士龙独掌院事。帝尝语辅臣：“往例御史巡方，类微服访民间。近高牙大纛，气凌巡抚，且公署前后皆通窦纳贿，每奉使，富可敌国，宜重

愆。”士龙闻，劾逮福建巡按李嗣京。十月谢病归。国变后卒。

赞曰：满朝荐，健令也，出死力以抗凶锋，幽深牢而弗悔。及跻言路，益发愤时事，庶几强立不反者欤。江秉谦、侯震旸之论经抚，李希孔之论“三案”，皆切中事理。王允成直攻刘朝、魏进忠，而不与杨、左、周、黄诸人同难。毛士龙顾以譎免。盖忠贤杀人皆成于附阉邪党，彼其甘心善类，授之刃而假手焉且加功者，罪直浮于忠贤已。

列传第一百三十五

刘綎 乔一琦 李应祥 童元镇 陈璘 吴广 邓子 龙马
孔英

刘綎，字省吾，都督显子。勇敢有父风，用廕为指挥使。

万历初，从显讨九丝蛮。先登，擒其酋阿大。以功迁云南迤东守备，改南京小教场坐营。

十年冬，缅甸犯永昌、腾越，巡抚刘世曾请济师。明年春，擢綎游击将军，署腾冲守备事。缅甸去云南远，自其酋莽瑞体以兵服诸番，势遂强，数扰边境。江西人岳凤者，商陇川，骁桀多智，为宣抚多士宁记室，士宁妻以妹。凤诱士宁往见瑞体，潜与子曩乌鸩杀之，并杀其妻子，夺金牌印符，受瑞体伪命，代士宁为宣抚。瑞体死，子应里嗣。凤结耿马贼罕虔、南甸土舍刀落参、芒市土舍放正堂，与应里从父猛别、弟阿瓦等，各率象兵数十万攻雷弄、盏达、干崖、南甸、木邦、老姚、思甸诸处，杀掠无算。窥腾越、永昌、大理、蒙化、景东、镇沅、元江。已，陷顺宁，破盏达，又令曩乌引缅兵突猛淋。指挥吴继勋等战死。邓川土官知州何钰，凤僚婿也，使使招之，凤縶献应里。

当是时，车里、八百、孟养、木邦、孟良、孟密、蛮莫皆以兵助贼，贼势益盛。黔国公沐昌祚闻警，移驻洱海，巡抚刘世曾亦移楚雄。大征汉土军数万，令参政赵睿壁蒙化，副使胡心得壁腾冲，陆通霄壁赵州，佥事杨际熙壁永昌，与监军副使

傅宠、江忻督参将胡大宾等分道进击。大小十余战，积级千六百有奇，猛别、落参皆殪。参将邓子龙击斩罕虔于姚关。应里趣凤东寇姚关，北据湾甸、芒市。会縉至军，军大振。凤惧，乃令妻子及部曲来降，縉责令献金牌印符及蛮莫、孟密地。乃以送凤妻子还陇川为名，分兵趋沙木笼山，据其险，而已驰入陇川境。凤度四面皆兵，遂诣军门降。縉复率兵进緬，緬将先遁，留少兵陇川。縉攻之，凤子曩乌亦降。縉乃携凤父子往攻蛮莫，乘胜掩击。贼窘，缚緬人及象马来献，蛮莫平。遂招抚孟养贼，贼将乘象走，追获之。复移师围孟琏，生擒其魁。

云南平，献俘于朝。帝为告谢郊庙，受百官贺。大学士申时行以下，悉进官廕子。縉亦进副总兵，予世廕。乃改孟密安抚司为宣抚，增设安抚二，曰蛮莫，曰耿马，长官司二，曰孟琏，曰孟养；千户所二，一居姚关，一居猛淋。皆名之曰“镇安”。命縉以副总兵署临元参将，移镇蛮莫。初，凤降本以计诱，而巡抚世曾称阵擒，遂行献俘礼，叙功及阁部。

未几，緬人复大举寇孟密。孟密兵战败，贼遂围五章。把总高国春率五百人援，破贼数万，连摧六营，为西南战功第一，进官，世廕副千户。縉亦优叙。蛮莫设安抚，以土官思明有功，特授之。縉纳其重贿，又纵部将谢世禄等淫虐，思明大怨。

縉，将家子。父显部曲多健儿，縉拥以自雄。征緬之役，勒兵金沙江，筑将台于王骥故址，威名甚盛。然性贪，御下无法。兵还至腾冲，甲而噪，焚民居。縉在蛮莫，闻之驰至，犒以金钱，始定。思明恐祸及，叛归莽酋。诏革乡廷任，以游击候调。

无何，罗雄变起。罗雄者，曲靖属州也，者氏世为知州。嘉靖时，者浚嗣职，杀营长而夺其妻，生子继荣。浚年老无他子，继荣得袭职，遂弑浚。妖僧王道、张道以继荣有异相，奉

为主。用符术练丁甲，煽聚徒党，独外弟隆有义不从。十三年冬，继荣分党四剽，广西师宗、陆凉诸府州咸被患。巡抚刘世曾檄调汉土军，属监司程正谊、郑璧等分御之。会縉解官至沾益，世曾喜，令与裨将刘绍桂、万鏊分道讨。縉直捣继荣寨，拔之，获其妻妾数人，继荣逸去。縉连克三砦，斩王道、张道，追亡至阿拜江。隆有义部卒斩继荣首以献，贼尽平。时首功止五十余级，而抚降者万余人，论者称其不妄杀。初，縉破继荣，有论其私财物者，功不录。世曾为辨诬，乃赐白金。寻用为广西参将，移四川。

二十年召授五军三营参将。会朝鲜用师，縉请率川兵五千赴援，诏以副总兵从征。至则倭已弃王京遁，縉趋尚州乌岭。岭亘七十里，峭壁通一线，倭拒险。别将查大受、祖承训等间道逾槐山，出乌岭后。倭大惊，遂移驻釜山浦。廷及承训等进屯大邱、忠州，以金罗水兵布釜山海口，朝鲜略定。未几，倭遣小西飞纳款，遂犯咸安、晋州，逼全罗。提督李如松急遣李平胡、查大受屯南原，祖承训、李宁屯咸阳，縉屯陕川，扼之。倭果分犯，请将并有斩获。倭乃从釜山移西生浦，送王子归朝鲜。帝命撤如松大军还，止留縉及游击吴惟忠合七千六百人，分扼要口。总督顾养谦力主尽撤，縉、惟忠亦先后还。

属播酋杨应龙作乱，擢縉四川总兵官。縉戍朝鲜二年，劳甚，凯勘功优叙，乃贿御史宋兴祖。兴祖以闻，法当褫。部议縉功多，请尽革云南所加功级，以副总兵镇四川。寻以应龙输款，而青海寇数扰边，特设临兆总兵官，移縉任之。

二十四年三月，火落赤、真相、昆都鲁、歹成、他卜囊等掠番窥内地。縉部将周国柱等击之莽刺川脑，斩首百三十有奇，获马牛杂畜二万计。帝为告郊庙宣捷。縉等进秩予廕有差。

明年五月，朝鲜再用师。诏縉充御倭总兵官，提督汉土兵

赴讨。又明年二月抵朝鲜，则杨镐、李如梅已败。经略邢玠乃分军为三，中董一元，东麻贵，西则縉，而陈璘专将水兵。縉营水源。倭亦分三路，西行长据顺天，壕砦深固。縉欲诱执之，遣使请与期会。使者三反，縉皆单骑俟道中。行长觐知之，乃信，期以八月朔定约。至期，縉部卒泄其谋，行长大惊，逸去。縉进攻失利。监军参政王士琦怒，缚其中军。縉惧，力战破之，贼退不敢出。诸将三道进，縉挑战破之，驱贼入大城。已，贼闻平秀吉死，将遁。縉夜半攻夺栗林、曳桥，斩获多。石曼子引舟师救，陈璘邀击之海中。行长遂弃顺天，乘小艘遁。

班师，进縉都督同知，世廕千户。遂移师征杨应龙。会四川总兵官万鏊罢，即以縉代之。时兵分八道，川居其四。川东又分为二，以綦江道最要，令縉当之。应龙熟縉才，颇惧，益兵守要害。二十八年正月，诸将克丁山、铜鼓、严村，遂直捣楠木、山羊、筒台三峒。峒绝险，贼将穆照等众数万连营，诸将惮之。縉分兵攻其三面，大战于李汉坝，生擒其魁，余贼奔入峒。乘势克三关，直捣峒前，焚之，贼多死。尽克三峒，擒穆照及贼魁吴尚华。是日，縉督战，左持金，右挺剑，大呼曰：“用命者赏，不用命者齿剑！”斗死者四十人，遂大捷。应龙乃遣子朝栋、惟栋及其党杨珠统锐卒数万，由松坎、鱼渡、罗古池三道并进。縉伏万人罗古，待松坎贼；以万人伏营外，待鱼渡贼；而别以一军策应。贼果至，伏尽起。縉率部下转战，斩首数百，追奔五十里。贼聚守石虎关，彙廷亦掘堑守。

初，縉闻征播命，逗遛，多设难以要朝廷。言官交劾，议调南京右府佾书。縉至是闻之，即辞任。总督李化龙以平播非縉不可，固留之，力荐于朝。彙廷乃复受事，逾夜郎旧城，攻克贼滴泪、三坡、瓦窑坪、石虎诸隘，直抵娄山关。娄山万峰插天，丛箐中一径才数尺，贼设木关十三座，排栅置深坑，百

险俱备。縉分奇兵为左右路，间道趋关后，而自督大军仰攻，夺其关，追至永安庄，两路军亦会。縉老将持重，虑贼冲突，联诸营：一据娄山关为老营，一据白石口为腰营，一据永安庄为前营。都指挥王芬者，勇而寡谋，每战辄请为前锋，连胜有轻敌心，独营松门垭之冲，距大营数里。贼方有乌江之胜，谋再夺娄山。适穆照遣使泄芬孤军状，贼乃袭杀芬，守备陈大刚、天全招讨杨愈亦死，死亡士卒二千人。縉闻，亲率骑卒往救，部将周以德、周敦吉分两翼夹攻，贼始大奔，追至养马城而还。是日，应龙几被获，乃不敢窥娄山。縉愆前失，答以近关坚壁，且请济师。逾十余日，克后水围，营于冠子山。寻会马孔英、吴广诸军，逼海龙围下，与诸将共平贼，縉功为多。

初，李化龙荐縉，言官谓縉尝纳应龙贿，宜夺官从军。部议谪为事官，戴罪办贼。縉德化龙，使使赍玉带一、黄金百、白金千投化龙家，为化龙父所叱。投巡按御史崔景荣家，亦如之。化龙、景荣并奏其事，诏革縉任，永不收录，没其物于官。已，录平播功，进左都督，世廕指挥使。

三十六年，云南阿克反，起縉讨贼总兵官。未至，贼已平，寝前命。四十年，四川建昌倮乱，命縉为总兵官讨之。偕参政王之机分八道督诸将攻，而已居中节制，克桐槽、沈渣、阿都、厦卜、越北诸砦，大小五十六战，斩馘三千三百有奇，诸倮巢穴一空。

縉为将，数被黜抑，性骄恣如故。尝拳殴马湖知府詹淑，淑改调，縉夺禄半年。久之，以军政拾遗罢归。

四十六年，帝念辽警，召为左府佾书。明年二月，经略杨缙令縉及杜松、李如柏、马林四路出师。縉兵四万，由宽佃，副使康应乾监之，游击乔一琦别监朝鲜军并进。縉镇蜀久，好用蜀兵。久待未至，遂行。而所分道独险远，重冈叠岭，马不

成列。次深河，连克牛毛、马家二砦。大清兵五百守董鄂路，闻乡廷军至，逆战。縉纵兵围数重，大清兵众寡不敌，失二裨将，伤五十人，余溃围出。縉已深入三百里，杜松军覆犹不知。复整众进，遇大清兵，縉引军登阿布达里冈，将布阵，大清兵亦登冈，出其上，而别以一军趋縉西。冈上军自高驰下，奋击縉军，縉殊死战。趋縉西者复从旁夹击，縉军不能支。大清兵乘势追击，遇縉后二营军。未及陈，复为大清兵所乘，大溃，縉战死。养子刘招孙者，最骁勇，突围，手格杀数人，亦死。士卒脱者无几。

时应乾及朝鲜军营富察之野，大清遂移师邀之。应乾兵及朝鲜兵列械将战，狂风骤起，扬沙石。应乾发火器，反击己营，大乱。大清兵趋击，大破之，掩杀几尽，应乾以数百骑免。一琦亦为大清兵所破，走入朝鲜营。朝鲜都元帅姜弘立、副元帅金景瑞惧，率众降，一琦投崖死。杨镐闻杜松、马林师败，驰召縉及李如柏还。骑未至，縉已覆，独如柏全。事闻，帝遣中使祭阵亡将士，恤縉家。

縉于诸将中最骁勇。平缅甸寇，平罗雄，平朝鲜倭，平播酋，平倮，大小数百战，威名震海内。縉死，举朝大悚，边事日难为矣。縉所用镗铁刀百二十斤，马上轮转如飞，天下称“刘大刀”。天启初，赠少保，世廕指挥僉事，立祠曰“表忠”。一琦，字伯珪，上海人。

李应祥，湖广九溪卫人。以武生从军，积功至广西思恩参将。

万历七年，巡抚张任大征十寨，应祥与有功。即其地设三镇，筑城列戍。应祥方职营建，会擢松潘副总兵，当事者奏留之，以新秩莅旧任。从总兵王尚文大破马平贼韦王明，寻以署都督僉事，入为五军营副将。

十三年，改南京左府僉事，出为四川总兵官。松、茂诸番列砦四十八，岁为吏民患。王廷瞻抚蜀时，尝遣副将吴子忠击破丢骨、人荒、没舌三砦，诸酋乃降。故事，诸番岁有赏赉，番恃强要索无已。其来堡也，有下马、上马、解渴、过堡酒及热衣气力偏手钱；戍军更番，亦奉以钱，曰新班、架梁、放狗、屣草、挂彩。廷瞻一切除之，西陲稍靖。仅六七年，势复猖獗。是年夏，杨柳番出攻普安堡，犯归水崖、石门坎，遂入金瓶堡，杀守将。巡抚雒遵属应祥讨之。提卒三千入茂州，克一砦。番恃险，剽如故。

无何，遵罢，徐元泰代。檄谕之，使三反，番不应。窥蒲江关，断归水崖、黄土坎道，筑墙五哨沟，绝东南声援。见官军少，相顾笑曰：“如此磨子兵，奈我何？”磨子者，谓屡旋转而数不增也。其冬突平夷堡，掠良民，剖其肠，绕二牛角，牛奔，肠寸裂。明年正月，遂围蒲江关，砲毁雉堞。守将硃文达出，斩数十人。贼稍解，东南路始通。

元泰决计大征。诸路兵悉集，乃命游击周于德将播州兵为前锋，游击边之垣将酉阳兵为后拒，故总兵郭成将叙、马兵扼其吭，参将硃文达将平茶兵击其胁，而应祥居中节制，参议王凤监之。应祥令军中各树赤、白帜一，良民陷贼者徒手立赤帜下，熟番不附贼者徒手立白帜下，即免罪。番虽多，遇急不相救。国师喇嘛者，狡猾，联姻青海酋丙兔与湾仲、占柯等，刻木连大小诸姓，歃血诅盟。至是，邀湾仲、占柯先犯归化以尝官军。于德诱擒喇嘛、湾仲，守备曹希彬复击斩占柯。丢骨、人荒、没舌三砦最强，于德皆攻克，复连破卜洞王诸砦。文达、成、之垣亦各拔数砦，与于德军合，遂攻破蜈蚣、茹儿诸巢。嘉靖初，之垣祖轮以指挥讨茹儿贼，被杀，漆其头为饮器。及是六十年，之垣乃得之，以还葬焉。

贼屡北，窘，悉弃辎重饵官军。官军不顾，斩关入，贼多死，河东平。寻渡河而西，连破西坡、西革、歪地、乾沟、树底诸巢。有小粟谷者，首乱，觐大军西，不设备。郭成夜袭之，大获。牛尾砦尤险恶，将士三路夹攻，火其栅，斩酋合儿结父子。河西亦平。诸军得所积稞粟，留十日，尽焚其砦，以六月班师。其逃穷谷者，求偏头结赛乞降，应祥令埋奴设誓，然后许之。埋奴者，番人反接其奴，献军前，呼天而誓，即牵至要路，掘坎埋之，露其首，凡埋二十三人。偏头结赛雅善天竺僧，僧言岁在鸡犬，番有厄。偏头信之，预匿山谷中，逸贼以为神，迹而拜求之，故偏头为之请。是役也，焚碉房千六百有奇，生擒贼魁三十余人，俘馘以千余计。自是群番震惊，不敢为患，边人树碑记绩焉。

建昌、越嵩诸卫，番僮杂居。建昌逆酋曰安守，曰五咱，曰王大咱，与越嵩邛部黑骨夷并起为乱。巡抚徐元泰议讨，征兵万八千。仍以文达、之垣分将，应祥统之，副使周光镐监其军。十一月，光镐先渡泸，黑骨与大咱已据相岭，焚三峡桥；五咱等亦寇礼州、德昌二所。时征兵未集，光镐先设疑，以尝相岭贼，贼果退据桐槽。桐槽者，大咱巢穴也。已而诸道兵尽抵越嵩，应祥令文达攻五咱，之垣攻大咱，姑置黑骨夷弗问。夜半走三百里抵礼州，贼半渡，文达击败之，遂渡河捣其巢。之垣亦屡破桐槽，大咱亡入山峪中。

无何，五咱据磨旗山挑战。官军夹击，贼退保毛牛山。山延袤六七百里，连大小西番界，文达兵大破之。五咱西遁，与安守合，结砦西溪。会所征盐井刺马兵三千至，狰狞跳跃，类非人形，诸番所深畏。应祥侦贼将劫营，乃潜移己营，而令刺马兵屯其处。夜分贼来袭，刺马起击之，伏尸狼籍。诸将遂进攻西溪，逐北至磨砦七板番，连兵图五咱，而令裨将田中科营

麦达，逼安守。会谋者报守谋袭中科，应祥夜饮材官高逢胜三巨觥，令率敢死士三百疾趋七十里，抵麦达而伏。守夜至，遇伏被擒。守为群寇魁，守殪，西南邛笮、苴兰、靡莫诸酋皆震怖。商山四堡番乞降于之垣，大小七板番乞降于文达，各埋奴道左，呼号顿首，誓世世不敢叛。五咱势穷，走昌州，亦为裨将王言所获。

土木安四儿者，居连昌城中，潜剽掠于外。至是知祸及，率党数百人走据虚郎沟。诸军既灭五咱，应祥遣之北，示将讨黑骨者，四儿遂弛备。将士忽还军袭之，获四儿。

复讨大咱。初，大咱败，匿所亲普雄酋姑咱所。大军至，姑咱惧，密告裨将王之翰，之翰搜得大咱；而黑夷酋阿弓等七人在大孤山，亦先为之翰所擒。于是建昌、越嵩诸番尽平。上首功二千有奇，抚降者三千余人。时万历十五年七月也。

邛部属夷膩乃者，地近马湖。其酋撒假与外兄安兴、木瓜夷白禄、雷坡贼杨九乍等，数侵掠内地。巡抚曾省吾议讨之。会有都蛮之役，不果。乃建六堡，益戍兵千二百人，而诸蛮鸱张如故。及建、越兴师，又藏纳叛人。元泰乃令都指挥李献忠等分剿。贼诈降，诱执献忠等三将，杀士卒数千人，势益猖獗。应祥等师旋，元泰益征播州、酉阳诸士兵，合五万人，令应祥督文达、之垣及周于德诸将三道入，故总兵郭成亦从征。十一月，于德首败白禄兵，追至马蝗山，悬索以登，贼溃。乘势攻木瓜夷，射杀白禄。追至利济山，雪深数尺，于德先登，复大败贼，毁其巢。初，撒假与九乍率万人据山，播州兵击走之。至是，文达复破之大田坝，合于德兵追逐，所向皆捷。游击万鏊躡击撒假于鼠囤，获其妻子。郭成复至三宝山大战，生擒撒假。安兴据巢守，文达、鏊分道入，获其母妻。安兴掷金于途，以缓追者，遂得脱。已，诸军深入，竟获之。他夷僮畏威降者

二千余人，悉献还土田，愿修职责，兵乃罢。凡斩首一千六百九十余，俘获七百三十有奇，以其地置屏山县。论功，应祥屡加都督同知，元泰亦至兵部尚书。

当是时，蜀中剧寇尽平，应祥威名甚著。御史傅霈按部，诘应祥冒饷。应祥贿以千金，为所奏，罢职。兵部举应祥金书南京右府，给事中薛三才持不可。

二十八年大征播州。贵州总兵官童元镇逗遛，总督李化龙劾之，荐应祥代。时分兵八道，贵州分乌江、兴隆二道。诏元镇充为事官，由乌江入，应祥由兴隆入，诸道克二月望进兵。应祥未受事，副将陈寅等已连克数围，拒贼四牌高围下，别遣兵从间道直捣龙水围。他将蔡兆吉又自乾坪抵箐冈，过四牌。贼首谢朝俸营其地，四面峭壁深箐，前二关。贼从高鼓噪，官军殊死战，俘朝俸妻子，乘势抵河畔。会乌江败书闻，敛兵不进者旬日。及应祥受任，益趣诸将急渡。寅等乃取他道渡河，而潜为浮桥以济师。诸军渡，贼失险，乞降者相继，应祥悉受之。贼所恃止黄滩一关，壁立，众死守。会贼徒石胜俸等率万余人降，告曰：“去黄滩三十里有三关，入播门户也，先袭破之，则黄滩孤难守。”应祥然其计，令偕陈寅率精卒四千夜抵关下。胜俸以数十骑诱开门，歼其戍卒。黄滩贼惧。寅督诸将渡河攻关前，胜俸由坟林暗渡袭关后，贼乃大败。应祥直抵海龙围，合诸道兵共灭杨应龙。

播既平，还镇铜仁。明年，改镇四川。播遗贼吴洪、卢文秀等恶有司法严，而遵义知县萧鸣世失众心。洪等遂称应龙有子，聚众为乱。应祥偕副使傅光宅捕之，尽获。应祥寻卒于官。以平播功，赠左都督，世廕千户。

应祥为将，谋勇兼资，所至奏绩。平蜀三大寇，功最多。

童元镇，桂林右卫人。万历中为指挥，从讨平乐贼莫天龙

有功，屡迁游击将军。高江瑶反，从呼良朋破平之。历永宁、浔、梧参将，进副总兵。擢署都督僉事，为广西总兵官。未几，改广东。

二十三年，总督陈大科以元镇熟蛮事，仍移广西。岑溪西北为上、下七山，介苍藤间，有平田、黎峒、白板、九密等三十七巢。东南为六十三山，有孔亮、陀田、桑园、古榄、鱼修等百余巢，与广东罗旁接。山险箐深，环数百里无日色，贼首潘积善等据之，久为民患。及罗旁平，积善惧，乞降。为设参将于大峒，兵千余戍之。其后，将领多掎克，士卒又疲弱，贼复生心，时出剽。会岁饥，粤东亡命浪贼数百人潜入七山，诱诸瑶为乱。元镇先以参将戍岑溪，得诸瑶心。至是，积善及其党韦月咸愿招抚自效，六十三山诸瑶多受约束。有讹言将剿北科瑶者，诸瑶谓给己，大恨，遂与孔亮山贼攻月，杀之，火大峒参将署。督抚陈大科、戴耀属元镇讨之。时副将陈璘、参将吴广罢官里居，大科起令将兵，与元镇并进。贼伐大木塞道，环布箠签，元镇佯督军开道，而潜从小径上。孔亮山贼凭高，弩矢雨下。诸军用火器攻，大破之。俘馘千五百有奇，余招抚复业。时府江韦扶仲等亦据险乱，元镇与参政陆长庚谋，募瑶为间，乘夜获其妻子，诱出劫，伏兵擒之。余党悉平。元镇以功增秩赐金。

会日本破朝鲜。廷议由浙、闽泛海捣其巢，牵制之，乃改元镇浙江。既而事寝，移镇贵州。

二十八年，李化龙大征杨应龙，令元镇督永顺、镇雄、泗城诸土军，由乌江进。元镇惮应龙，久驻铜仁不进，屡趣乃行。时刘綎、吴广诸军已进，群贼议分兵守，其党孙时泰曰：“兵分则力薄。乘官军未集，先破其弱者，余自退矣。”应龙善之。闻元镇发乌江，应龙喜曰：“此易与耳。”谋纵之渡江，密以

计取。监军按察使杨寅秋言乌江去播不远，宜俟诸道深入，与俱进，元镇不从。于是永顺兵先夺乌江，贼遣千余人沿江叫骂以诱之。诸军既济，复夺老君关。前哨参将谢崇爵乘势督泗城及水西兵再拔河渡关。三月望，贼以步骑数千先冲水西军，军中驱象出战，贼多伤。俄驾象者毙，象反走，掷火器者又误击己营，阵乱。泗城兵先走，崇爵亦走，争浮桥，桥断，杀溺死者数千人。

河渡既败，乌江相去六十里，犹未知。明日，参将杨显发永顺兵三百出哨，道遇贼数万，咸为水西装。永顺兵不之疑，贼掩杀三百人，亦袭其装，直趋乌江。乌江军信为水西、永顺军，不设备，遂为贼所破，争先渡江。贼先断浮桥，士卒多溺死，显及二子与焉。元镇所部三万人，不存什一，将校止崇爵等三人，江水为不流。

贵阳闻警，居民尽避入城，远近震动。化龙用上方剑斩崇爵，益征兵，檄镇雄士官陇澄邀贼归路。陇澄者，即安尧臣，水西安疆臣弟也。军不与元镇合，独全，当事颇疑其通贼。寅秋以镇雄去播止二日，令捣巢立效，澄许之。河渡未败时，澄已遣部将刘岳、王嘉猷攻拔苦竹关及半坝岭。暨败，二将移新站。贼伏兵大水田，别以五千人来袭，败还。嘉猷乃扬声捣大水田，而潜以一军拔大夫关，直抵马坎，断贼归路，与疆臣合，贼遂遁。会都指挥徐成将兵至，合泗城士官岑绍勋兵，再克河渡关。贼将张守钦、袁五受据长箐、万丈林，永顺兵击破之，生擒守钦。攻清潭洞，复擒五受。会朝议责元镇败状，令李应祥并将其军，遂合水西、镇雄诸部，直抵海龙囤，竟灭贼。

兵初兴，元镇坐逗遛，谪为事官。及是，逮至京，下吏，罪当死。法司援前岑溪功，谪戍烟瘴。遇赦，广西巡抚戴耀为请，部议不许，竟卒于戍所。

陈璘，字朝爵，广东翁源人。嘉靖末，为指挥僉事。从讨英德贼有功，进广东守备。与平大盗赖元爵及岭东残寇。万历初，讨平高要贼邓胜龙，又平揭阳贼及山贼钟月泉，屡进署都指挥僉事，僉书广东都司。

官军攻诸良宝，副将李成立战败。总督殷正茂请假璘参将，自将一军。贼平，授肇庆游击将军，徙高州参将。总督凌云翼将大征罗旁，先下令雕剿。璘所破凡九十巢。已，分十道大征。璘从信宜入，会诸军，覆灭之，以其地置罗定州及东安、西宁二县。即迁璘副总兵，署东安参将事。未几，余孽杀吏民，责璘戴罪办贼。璘会他将硃文达攻破石牛、青水诸巢，斩捕三百六十余人，授俸如故。

时东安初定，璘大兴土木，营寺庙，役部卒，且勒其出赏。卒咸怒，因事倡乱，掠州县，为巡按御史罗应鹤所劾，诏夺璘官。既而获贼，乃除罪，改狼山副总兵。

璘有谋略，善将兵，然所至贪黷，复被劾褫官。废久之，朝士多惜其才，不敢荐。二十年，朝鲜用兵，以璘熟倭情，命添注神机七营参将，至则改神枢右副将。无何，擢署都督僉事，充副总兵官，协守蓟镇。明年正月诏以本官统蓟、辽、保定、山东军，御倭防海。会有封贡之议，暂休兵，改璘协守漳、潮。坐贿石星，为所奏，复罢归。

二十五年，封事败，起璘故官，统广东兵五千援朝鲜。明年二月，擢御倭总兵官，与麻贵、刘綎并将。部卒次山海关鼓噪，璘被责。寻令提督水军，与贵、綎及董一元分道进，副将陈蚕、邓子龙，游击马文焕、季金、张良相等皆属焉，兵万三千余人，战舰数百，分布忠清、全罗、庆尚诸海口。初，贼泛海出没，官军乏舟，故得志。及见璘舟师，惧不敢往来海中。会平秀吉死，贼将遁，璘急遣子龙偕朝鲜将李舜臣邀之。子龙

战没，蚕、金等军至，邀击之，倭无斗志，官军焚其舟。贼大败，脱登岸者又为陆兵所歼，焚溺死者万计。时縉方攻行长，驱入顺天大城。璘以舟师夹击，复焚其舟百余。石曼子西援行长，璘邀之半洋，击杀之，歼其徒三百余。贼退保锦山，官军挑之不出。已，渡匿乙山。崖深道险，将士不敢进。璘夜潜入，围其岩洞。比明，砲发，倭大惊，奔后山，凭高以拒。将士殊死攻，贼遁走。璘分道追击，贼无脱者。论功，璘为首，縉次之，贵又次之。进璘都督同知，世廕指挥僉事。

师甫旋，会有征播之役。命璘为湖广总兵官，由偏桥进，副将陈良珝由龙泉，受璘节制。二十八年二月，军次白泥，杨应龙子朝栋率众二万渡乌江迎战。璘前御之，而分两翼蹑其后。贼少挫，追奔至龙溪山，贼合四牌贼共拒。四牌在江外，与江内七牌皆五司遗种、九股恶苗，素助贼。璘广招抚，乃进军龙溪。侦知贼有伏，令游击陈策用火器击之，贼据险，矢石雨下。璘先登，斩小校退者以徇，把总吴应龙等陷阵，贼大溃，退四牌保儿囤。璘二裨将逼之，中伏。璘募死士从应龙等奋击，贼复溃，奔据囤巅，夜由山后遁。黎明追及于袁家渡，复败之。四牌之贼遂尽。

三月望，诸军为浮桥渡江。知贼将张佑、谢朝俸、石胜俸等营七牌野猪山，璘即夜发抵苦练坪。前锋与战，后军至，夹击之，贼败逃深箐，官军遂入苦菜关。会童元镇乌江师败，璘惧，请退师，总督李化龙不可。璘乃进营楠木桥，次湄潭。贼悉聚青蛇、长坎、玛瑙、保子四囤，地皆绝险，而青蛇尤甚。璘议，同日攻则兵力弱，止攻一囤，则三囤必相助，乃先攻三囤，次及青蛇。良珝师亦来会，令伏囤后，别以一军守板角关，防贼逸。璘督诸将力攻三日，贼死伤无算，三囤遂下。青蛇四面陡绝，璘围其三面，购死士从玛瑙后附葛至山背举砲，贼惶

骇，诸军进攻，焚其茅屋。贼退入围内，木石交下。将士冒死上，毁大栅二重，前后击之，贼大败，斩首一千九百有奇，七牌之贼亦尽。

乃分兵六道，攻克大小三渡关，乘胜抵海龙围下。诸将俱攻围前，独水西安疆臣攻其后，相持四十余日。其下受贼重贿，多与通，且潜以火药遗贼，故贼不备。其后璘知之，与监军者谋，令疆臣退一舍，璘移其处，置铁牌百余，距围丈许，贼强弩无所施，又为箠板于栅前，贼每夜出劫，为钉伤，不敢复出。应龙势穷，相聚哭。化龙初有令，诸将分日攻。六月六日，璘与吴广当进兵。璘夜四更衔枚上，贼鼾睡，斩其守关者，树白帜，鸣砲，贼大惊溃散，应龙自焚。广军亦至，贼尽平。

遂移师讨皮林。皮林在湖、贵交，与九股苗相接。有吴国佐者，洪州司特峒寨苗也，桀黠无赖，其从父大荣以叛诛，国佐收其妾。黎平府持之急，遂反，自称“天皇上将”，其党石纂太称“太保”，合攻上黄堡，诱败参将黄冲霄，追至永从县，杀守备张世忠，炙而啖之，掠屯堡七十余，焚五开南城，陷永从，围中潮所。时方征播州，未暇讨。既平播，偏沅巡抚江鐸命璘与良玘合兵讨之，良玘失利。明年，鐸移驻靖州，命璘率副将李遇文等七道进，璘擒苗酋银贡等。游击宋大斌攻破特峒，焚之。国佐逃天浦四十八寨，复入古州毛洞，追获之。石纂太逃广西上岩山，指挥徐时达诱缚之。贼党杨永禄率众万余屯白冲。游击沈弘猷等夹攻，生擒永禄。诸苗悉平。

征播时，璘投贿李化龙家。会刘綎使为化龙父所麾，璘使走。化龙疏于朝，綎获罪，璘独免。后兵部尚书田乐推璘镇贵州，给事中洪瞻祖遂劾璘营求。帝以璘东西积战功，卒如乐议。贵东西二路苗：曰仲家苗，盘踞贵龙、平新闻，为诸苗巨魁；在水碾山介铜仁、思石者曰山苗，红苗之羽翼也。自平播后，

贵州物力大屈，苗益生心，剽掠无虚日。三十三年冬，巡抚郭子章请于朝。明年四月，令璘军万人攻水碇，游击刘岳督宣慰安疆臣兵万人攻西路，并克之。乃令璘移新添，独攻东路，复克之。生获酋十二人，斩首三千余级，招降者万三千余人，部内遂靖。改镇广东，卒官。先叙平播功，加左都督，世廕指挥使。既卒，以平苗功，赠太子太保，再廕百户。

吴广，广东人。以武生从军，累著战功，历福建南路参将，坐事罢归。会岑溪瑶反，总督陈大科檄广从总兵童元镇讨之。将士少却，广手斩一卒以徇，遂大破之。论功，复故官。

万历二十五年，以副总兵从刘綎御倭朝鲜，领水军与陈璘相犄角，俘斩甚众。甫班师，大征播州，擢广总兵官，以一军出合江。副将曹希彬以一军出永宁，受广节制。广屯二郎坝，大行招徠。贼骁将郭通绪迎战，将士袭走之。陶洪、安村、罗村三砦土官各出降，他部来归者数万，广择其壮者从军。通绪扼穿崖围，广督土汉军击破之。刘綎、马孔英已入播，广犹顿二郎，总督李化龙趣之。乃议分四哨进攻崖门，别遣永宁女土官奢世续等督夷兵二千，扼桑木垭诸要害，以防饷道。诸将连破数围，进营母猪塘。杨应龙惧，令通绪尽发关外兵拒敌。广伏砲手五百于磨抢垭外南冈下，而遣裨将赵应科挑战。垭夹两山中，甚隘，通绪横槊冲应科，应科佯北。通绪追出垭，遇伏，急旋马，中砲坠，方跃上他马，伏兵攒刺之殪，余贼大奔。官军逐北，贼尽降，遂薄崖门。径小止容一骑，贼众万余出关拒战。希彬悬赏千金，士攀崖竞进，追至第四关，关上男妇尽哭。贼党自杀其魁罗进恩，率万余人出降。其第一关犹拒不下，广乘夜疾进，夺其关，关内民争献牛酒。刘綎、马孔英已入关，李应祥、陈璘犹在关外。广合希彬军连战红碗、水土崖、分水关皆捷，遂进营水牛塘，应龙大惧。知广军孤深入，谋欲袭之，

乃遣人诈降。广测其诈，坚壁以待，应龙拥众三万直冲大营，诸将殊死战。会他将来援，贼乃退。广遂与诸道军逼海龙围。贼诈令妇人乞降，哭围上，又诈报应龙仰药死，广信之。已，知其诈，急烧第二关，夺三山，绝贼樵汲，贼益窘。旋与陈璘从围后登，应龙急自焚死。获其子朝栋，出应龙尸烈焰中。广中毒矢，失声，绝而复苏，遂以本官镇四川。逾年卒。

初，广之顿二郎也，有言其受贿养寇者，诏谪充为事官。后论功赠都督同知，世廕千户。

邓子龙，丰城人。貌魁梧，骁捷绝伦。嘉靖中，江西贼起，掠樟树镇。子龙应有司募，破平之。累功授广东把总。

万历初，从大帅张元勋讨平巨盗赖元爵。已，从平陈金莺、罗绍清。贼魁黄高暉逸，子龙入山生获之。迁铜鼓石守备。寻擢署都指挥僉事，掌浙江都司。被论当夺职，帝以子龙犯轻，会麻阳苗金道侣等作乱，擢参将讨之。大破贼，解散其党。五开卫卒胡若卢等火监司行署，搃逐守备及黎平守。靖州、铜鼓、龙里诸苗咸响应为乱。子龙火其东门以致贼，而潜兵入北门，贼遂灭。

十一年闰二月，缅甸犯云南。诏移子龙永昌。木邦部耿马奸人罕虔与岳凤同为逆，说缅甸莽应里内侵，虔从掠千崖、南甸。已，引渡查理江，直犯姚关，湾甸土知州景宗真及弟宗材助之。子龙急战攀枝树下，阵斩宗真、虔，生获宗材。虔子招罕、招色奔三尖山，令叔罕老率蒲人药弩手五百阻要害，子龙饵蒲人以金，尽知贼间道。乃命裨将邓勇等提北胜、茛渠诸番兵，直捣贼巢，而预伏兵山后夹击。夜半上，生擒招罕、招色、罕老及其党百三十余人，斩首五百余级，尖山巢空，乃抚流移数千人。会刘綎亦俘岳凤以献。帝悦，进子龙副总兵，予世廕。无何，缅人复寇猛密，把总高国春大破之。子龙以犄角功，亦

优叙。自是，蛮人先附缅甸者，多来附。

永昌、腾冲夙号乐土，自岳、罕猖乱，始议募兵，所募多亡命，乃立腾冲、姚安两营。刘綎将腾军，子龙将姚军，不相能，两军斗。帝以两将皆有功，置不问。既而綎罢，刘天俸代；天俸逮，遂以子龙兼统之。子龙抑腾兵，每工作，辄虐用之，而右姚兵。及用师陇川，子龙故为低昂，椎牛飨士，姚兵倍腾兵，腾兵大不堪，欲散去。副使姜忻令他将辖之，乃定。而姚兵久骄，因索饷作乱，由永昌、大理抵会城，所过剽掠。诸兵夹击之，斩八十四级，俘四百余人，乱始靖。子龙坐褫官下吏。

十八年，孟养贼思{固}叛。子龙方对簿，巡抚吴定请令立功自赎，帝许之。命未至，定已与黔国公沐昌祚遣将却之。无何，丁改十寨贼普应春、霸生等作乱，势张甚。定大征汉土军，令子龙军其右，游击杨威军其左，大破之，斩首一千二百级，招降六千六百人。帝为告谢郊庙，宣捷受贺，复子龙副总兵，署金山参将事。先是，猛广土官思仁烝其嫂甘线姑，欲妻之，弗克。偕其党丙测叛归缅，数导入寇。二十年攻孟养，犯蛮莫，土同知思纪奔等练山。子龙击败之，乃去。子龙寻被劾罢归。

二十六年，朝鲜用师。诏以故官领水军，从陈璘东征。倭将渡海遁，璘遣子龙偕朝鲜统制使李舜臣督水军千人，驾三巨舰为前锋，邀之釜山南海。子龙素慷慨，年逾七十，意气弥厉，欲得首功，急携壮士二百人跃上朝鲜舟，直前奋击，贼死伤无算。他舟误掷火器入子龙舟，舟中火，贼乘之，子龙战死。舜臣赴救，亦死。事闻，赠都督僉事，世廕一子，庙祀朝鲜。

马孔英者，宣府塞外降丁也，积战功为宁夏参将。

万历二十年，哮拜反，引套寇入掠，孔英屡击败之。卜失兔入下马关，从麻贵邀击，大获。进本镇副总兵。二十四年九

月，着力兔、宰僧犯平虏、横城。孔英偕参将邓凤力战，斩首二百七十有奇，赐金币。令推大将缺，乃擢署都督佥事，以总兵官莅旧任，寻进秩为真。二十七年，着力兔、宰僧复犯平虏、兴武，孔英与杜桐等分道袭败之。再入，又败之。

会大征播州杨应龙。诏发陕西四镇兵，令孔英将以往。兵分八道，孔英道南川，独险远，去应龙海龙囤六七百里。未至，重庆推官高折枝监纪军事，请独当一面。乃与参将周国柱先以石砭宣抚马千乘兵破贼金筑，复督酉阳宣抚冉御龙败贼于官坝。孔英至军，平茶、邑梅兵亦集，军容甚壮。先师期一日入真州，用土官郑葵、路麟为乡道，别遣边兵千扼明月关。诸军鼓行前，连破四寨，次赤崖，抵清水坪、封宁关，破贼营十数，逼桑木关，关内民降者日千计。折枝结三大砦处之，禁杀掠，降者日众，贼益孤。关为贼要害，山险箐深，贼凭高拒。乃令千乘、御龙出关左右，国柱捣其中。贼用标枪药矢，锐甚。官军殊死战，夺其关，逐北至风坎关，贼复大败。连破九杵、黑水诸关，苦竹、羊崖、铜鼓诸寨。国柱攻金子坝，无一人，疑有伏，焚空砦十九，严兵以待，贼果突出，击败之。孔英乃留王之翰兵守白玉台，卫饜道，平茶、邑梅兵守桑木关，而亲帅大军进营金子坝。

应龙闻桑木关破，大惧，遣弟世龙及杨珠以锐卒劫之翰营。之翰走，杀饜卒无算。平茶兵来援，贼始退，孔英还击世龙，复却。裨将刘胜奋击，贼乃奔。官军进朗山口，由郎山进蒙子桥，深箐翳翳，贼处处设伏，悉剿平之。应龙益惧，遣其党诈降，谋为内应，折枝尽斩之，伏以待。珠果夜劫营，伏发，贼惊溃，追奔至高坪。已，夺贼养马城，直抵海龙第二关下，贼守兵益多。孔英军已深入，而诸道未有至者。酉阳、延绥兵皆退，贼蹙杀官军六十人。居数日，刘綎兵至，乃合兵连克海崖、

海门诸关。贼走保围上，竟覆灭。

初，总督李化龙克师期，诸将莫利先入。孔英所将边卒及诸士兵，皆犷悍，监纪折枝勇而有谋，故师独先。八道围海龙，诸将以围后易攻，争走其后，孔英独壁关前。录功，进都督同知，世廕千户。

久之，以总兵官镇贵州。平金筑、定番叛苗，生擒首恶阿包、阿牙等。已而欲袭黄柏山苗。苗知之，先发，败官兵，匿不报。又诱执苗酋石阿四，称阵擒冒功。为巡抚胡桂芳所劾，罢归卒。

赞曰：播州之役，诸将用命，合八道师，历时五月，仅乃克之，可谓劳矣。刘綎勇略冠诸将，劳最多，其后死事亦最烈。邓子龙始事姚安，名与綎幹，垂老致命，庙祀海隅。昔人谓“武官不惜死”，两人者盖无愧于斯言也夫。

列传第一百三十六

梅之焕 刘策 徐缙芳 陈一元 李若星 耿如杞 胡士容
颜继祖 王应豸等 李继贞 方震孺 徐从治 谢琏 余大成等

梅之焕，字彬父，麻城人，侍郎国桢从子也。年十四为诸生。御史行部阅武，之焕骑马突教场。御史怒，命与材官角射，九发九中，长揖上马而去。

万历三十二年举进士，改庶吉士。居七年，授吏科给事中。东厂太监李浚诬拷商人，之焕劾其罪。寻上言：“今天下民穷饷匮，寇横兵疲。言官舍国事争时局，部曹舍职掌建空言，天下尽为虚文所束缚。有意振刷者，不曰生事，则曰苛求。事未就而谤兴，法未伸而怨集，豪杰灰心，庸人养拙，国事将不可为矣。请陛下严综核以责实事，通言路以重纪纲，别臧否以惜人才，庶于国事有济。”时朝臣部党角立，之焕廉觚自胜，尝言：“附小人者必小人，附君子者未必君子。蝇之附骥，即千里犹蝇耳。”时有追论故相张居正者，之焕曰：“使今日有综名实、振纪纲如江陵者，讵翕訛之徒敢若此耶？”其持平不欲傅会人如此。出为广东副使，擒诛豪民沈杀烈女者，民服其神。海寇袁进掠潮州，之焕扼海道，招散其党，卒降进。改视山东学政。天启元年以通政参议召迁太常少卿，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丁内外艰，家居。当此之时，魏、客乱政，应山杨涟首发忠贤之奸。忠贤恚甚，拷杀涟。由此悍然益诛锄善类，卜买愆楚人矣。谓涟被逮时，过麻城，涟罪人也，之焕与盘桓

流涕，当削籍，其实涟未尝过麻城也。无何，逆党梁克顺诬以赃私，诏征赃。

庄烈帝即位，乃免征，起故官，巡抚甘肃。大破套寇，斩首七百余级，生得部长三人，降六百余人。明年春，寇复大入，患豌豆创，环大黄山而病。诸将请掩之，之焕不可，曰：“幸灾不仁，乘危不武，不如舍之，因以为德焉。”遂不战。逾月，群寇望边城搏颡涕泣而去。冬，京师戒严，有诏入卫。且行，西部乘虚犯河西。之焕止留，遣兵伏贺兰山后，邀其归路，大兵出水泉峡口，再战再败之，斩首八百四十有奇，引军东。俄悍卒王进才杀参将孙怀忠等以叛，走兰州。之焕遂西定其变，复整军东。明年五月抵京师，已后时矣，有诏之焕入朝。翌日又诏之焕落职候勘，温体仁已柄政矣。初，体仁讦钱谦益，之焕移书中朝，右谦益。至是，体仁修隙，之焕遂得罪。

之焕虽文士，负材武，善射，既废，无所见。所居县，阻山多盗。之焕无事，辄率健儿助吏捕，无脱者。先是，甘肃兵变，其溃卒畏捕诛，往往亡命山谷间，为群盗，贼势益张。至是，贼数万来攻麻城，望见之焕部署，辄引去。帝追叙甘肃前后功，复之焕官，蔭子，然终不召。明年病卒。

刘策，字范董，武定人。万历二十九年进士。由保定新城知县入为御史，疏劾太仆少卿徐兆魁，复力争熊廷弼行勘及汤宾尹科场事。宾尹虽家居，遥执朝柄，嗾其党逐攻者孙振基、王时熙。

已而给事中刘文炳劾两淮巡盐御史徐缙芳，言策入叶向高幕，干票拟；策同官陈一元，向高姻亲，顾权利。时策按宣、大，疏言：“文炳为汤宾尹死友，代韩敬反噬。昔年发奸如振基、时熙辈，今皆安在？”向高亦以策无私交，为辨雪。文炳、策屡疏相诋，南京御史吴良辅言：“文炳一疏而弹御史缙芳、

一元、策及李若星，再疏而弹词臣蔡毅中、焦竑及监司李维楨，他波及尚多。人才摧残甚易，清品如策，雅望如竑，不免诋斥，天下宁有完人？”策复诋文炳倚方从哲为冰山，苟一时富贵，不顾清议。一元论铨政，尝讥切向高，时按江西，见文炳疏，愤甚，遂揭文炳阴事。且曰：“向高行矣。今秉政者从哲，文炳乡人，奴颜婢膝，任好为之。”御史马孟楨亦言：“敬关节实真，既斥两侍郎、两给谏谢之矣。乃伉直之刘策，攻击不休，而同发奸之张笃敬复驱除将及，何太甚也！”疏入，帝皆不省。策愤，谢病去。时攻兆魁、廷弼、宾尹辈者，党人率指目为东林，以年例出之外。至四十六年秋，在朝者已无可逐，乃即家徙策为河南副使，策辞疾不赴。

天启元年春，起天津兵备。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召拜兵部右侍郎，协理戎政。五年冬，党人劾策为东林遗奸，遂削籍。崇祯二年夏，起故官，兼右佥都御史，总理蓟、辽、保定军务。大清兵由大安口入内地，策不能御，被劾。祖大寿东溃，策偕孙承宗招使还。明年正月与总兵张士显并逮，论死，弃市。

缙芳，晋江人。为御史，首为顾宪成请谥，劾天津税监马堂九大罪，有敢言名。巡两淮，颇通宾客赂遗，被劾，坐赃。天启中，遣戍。

一元，侯官人。在江西，振饥有法。移疾去。天启初，起历应天府丞。御史余文缙劾向高，及一元，遂落职。崇祯初，复官。温体仁柄国，恶其附东林，而以为己门生也，引嫌不召。卒于家。

李若星，字紫垣，息县人。万历三十二年进士。历知枣强、真定。擢御史，首劾南京兵部尚书黄克缙。巡视库藏，陈蠹国病商四弊，请得稽十库出纳，以杜侵渔，不报。巡按山西，请

撤税使。因再劾克缙为沈一贯私人、汤宾尹死友，宜罢，不从。还朝，出为福建右参议，移疾归。

天启初，起官陕西，召为尚宝少卿，再迁大理右少卿。三年春，以右佥都御史巡抚甘肃。陛辞，发魏忠贤、客氏之奸。明年，遣将丁孟科、官维贤击河套松山诸部镇番，斩首二百四十余级。捷闻，未叙，有传若星将起义兵清君侧之恶者。忠贤闻之，即令许显纯入之汪文言狱词，诬其贿赵南星，得节钺。五年三月遂除若星名，下河南抚按提问。明年，狱上，杖之百，戍廉州。

庄烈帝即位，赦还。崇祯元年，起工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理河道。追论甘肃功，进秩二品。黄河大决，淹泗州，没睢宁城。若星请修祖陵，移睢宁县治他所，从之。都城戒严，遣兵入卫。病归，遭父忧。久之，召为兵部右侍郎。十一年，以本官兼右佥都御史，代硃燮元总督川、湖、云、贵军务，兼巡抚贵州。讨安位余孽安陇璧及苗仲诸贼有功。

福王时，解职。以乡邑残破，寓居贵州。桂王迁武冈，召为吏部尚书。未赴，遭乱，死于兵。

耿如杞，字楚材，馆陶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除户部主事。

天启初，以才历职方郎中。军书旁午，日应数十事。出为陕西参议，迁遵化兵备副使。当是时，逆奄窃柄，谄子无所不至，至建祠祝禧。巡抚刘诏悬忠贤画像于喜峰行署，率文武将吏五拜三稽首，呼九千岁。如杞见其像，冕旒也，半揖而出。忠贤令诏劾之，逮下诏狱，坐赃六千三百，论死。

时又有胡士容者，蓟州参议也，数忤其乡官崔呈秀，呈秀衔之。将为忠贤建祠，士容又不奉命。及士容迁江西副使，道通州，遂诬以多乘驿马，侵盗仓储，捕下诏狱掠治，坐赃七千，

论死。

至秋，将行刑，而庄烈帝即位，崔、魏相继伏诛。帝曰：“厂卫深文，附会锻炼，朕深痛焉。其赦耿如杞，予复原官。胡士容等改拟。”于是如杞上疏言：“臣自入镇抚司，五毒并施，缚赴市曹者，日有闻矣。幸皇上赦臣以不死，惊魂粗定，乞放臣还家养疾。”帝不许，立擢如杞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

插汉虎墩兔据顺义王地，为边患，战款无定策。如杞言守边为上，修塞垣，缮战垒，铲山堑谷，事有绪矣。二年，京师戒严，如杞率总兵官张鸿功以劾卒五千人赴援，先至京师。军令，卒至之明日，汛地既定，而后乃给饷。如杞兵既至，兵部令守通州，明日调昌平，又明日调良乡，汛地累更，军三日不得饷，乃噪而大掠。帝闻之，大怒，诏逮如杞、鸿功，廷臣莫敢救者。四年竟斩西市。

方如杞之为职方郎也，与主事鹿善继党张鹤鸣，排熊廷弼而庇王化贞，疆事由是大坏，及是得罪。

士容既释出狱，二年除陕西副使，进右参政，卒于官。士容初令长洲，捕豪恶，筑娄江石塘，有政声。

福王时，赠如杞右佥都御史。子章光，进士，尚宝卿。士容，字仁常，广济人。

颜继祖，漳州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历工科给事中。崇祯元年正月，论工部冗员及三殿叙功之滥，汰去加秩寄俸二百余人。又极论魏党李鲁生、霍维华罪状。又有御史袁弘勋者，劾大学士刘鸿训，锦衣张道浚佐之。继祖言二人朋邪乱政，非重创，祸无极。帝皆纳其言。

迁工科右给事中。三年，巡视京城十六门濠堑，疏列八事，劾监督主事方应明旷职。帝杖斥应明。外城庠薄，议加高厚，继祖言时继难举赢而止。再迁吏科都给事中，疏陈时事十大弊。

忧归。

八年起故官，上言：“六部之政筦于尚书，诸司之务握之正郎，而侍郎及副郎、主事止陪列画题，政事安得不废？督抚诸臣获罪者接踵，初皆由会推。然会推但六科掌篆者为主，卿贰、台臣罕至。且九卿、台谏止选郎传语，有唯诺，无翻异，何名会推？”帝称善。

寻擢太常少卿，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山东。分兵扼境上，河南贼不敢窥青、济。劾故抚李懋芳侵军饷二万有奇，被旨嘉奖。十一年，畿辅戒严，命继祖移驻德州。时标下卒仅三千，而奉本兵杨嗣昌令，五旬三更调。后令专防德州，济南由此空虚。继祖屡请敕诸将刘泽清、倪宠等赴援，皆逗遛不进。明年正月，大清兵克济南，执德王。继祖一人不能兼顾，言官交章劾继祖，继祖咎嗣昌，且曰：“臣兵少力弱，不敢居守德之功，不敢不分失济之罪。请以爵禄还朝廷，以骸骨还父母。”帝不从，逮下狱，弃市。

终崇祯世，巡抚被戮者十有一人：蓟镇王应豸，山西耿如杞，宣府李养冲，登莱孙元化，大同张翼明，顺天陈祖苞，保定张其平，山东颜继祖，四川邵捷春，永平马成名，顺天潘永图，而河南李仙风被逮自缢，不与焉。

王应豸，掖县人。为户部主事，谄魏忠贤，甫三岁，骤至巡抚，加右都御史。崇祯二年春，蓟卒索饷，噪而甲，参政徐从治谕散其众。应豸置毒饭中，欲诱而尽杀之，诸军复大乱。帝命巡按方大任廉得其克饷状，论死。

李养冲，永年人。历兵部右侍郎，巡抚宣府，崇祯二年既谢事，御史吴玉劾其侵盗抚赏银七万，及冒功匿败诸状。论死，毙于狱。

张翼明，永城人。以兵部右侍郎巡抚大同。崇祯元年，插

汉虎墩兔入犯，杀掠万计。翼明及总兵官渠家桢不能御，并坐死。

陈祖苞，海宁人。崇祯十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抚顺天，明年坐失事系狱，饮鸩卒。帝怒祖苞漏刑，锢其子编修之遴，永不叙。

张其平，偃师人。历右佥都御史，巡抚保定。十一年冬，坐属邑失亡多，与继祖骈死西市。

马成名，溧阳人。潘永图，金坛人，与成名为姻娅。崇祯十四年冬，成名以右佥都御史巡抚永平。永图亦起昌平兵备佥事，未浹岁，至巡抚。畿辅被兵，成名、永图并以失机，十六年斩西市。余自有传。

李继贞，字征尹，太仓州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除大名推官，历迁兵部职方主事。天启四年秋，典试山东，坐试录刺魏忠贤，降级，已而削籍。

崇祯元年，起武选员外郎，进职方郎中。时军书旁午，职方特增设郎中，协理司事。继贞干用精敏，尚书熊明遇深倚信之，曰：“副将以下若推择，我画诺而已。”四年，孔有德反山东，明遇主抚，继贞疏陈不可，且请调关外兵入剿。明遇不能从，后讫用其言灭贼。初，延绥盗起，继贞请发帑金，用董抟霄人运法，余米输军前。且令四方赎鍰及捐纳事例者，输粟于边，以抚饥民。又言：“兵法抚、剿并用，非抚贼也，抚饥民之从贼者耳。今斗米四钱，已从贼者犹少，未从贼而势必从贼者无穷。请如神庙特遣御史振济故事，赍三十万石以往，安辑饥民，使不为贼，以孤贼势。”帝感其言，遣御史吴牲以十万金往。继贞少之，帝不听，后贼果日炽。

继贞为人强项，在事清执，请谒不得行。大学士周延儒，继贞同年生，属总兵官于继贞。继贞瞠目谢曰：“我不奉命，

必获罪。刑部狱甚宽，可容继贞也。”延儒衔之。已，加尚宝寺卿。当迁，帝辄令久任。田贵妃父弘遇以坐门功求优叙不获，屡疏诋继贞，帝不听。中官曹化淳欲用私人为把总，继贞不可；乃嘱戎政尚书陆完学言于尚书张凤翼以命继贞，继贞亦不可，凤翼排继贞议而用之。化淳怒，与弘遇日伺其隙，谗之帝，坐小误，贬三秩。会叙甘肃功，继贞请起用故巡抚梅之焕，帝遂发怒，削继贞籍。已，论四川桃红坝功，复官，致仕。

十一年用荐起，历两京尚宝卿。明年春召对，陈水利屯田甚悉，迁顺天府丞。寻超拜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巡抚天津，督蓟、辽军饷。乃大兴屯田，列上经地、招佃、用水、任人、薄赋五议。白塘、葛沽数十里间，田大熟。

十四年冬，诏发水师援辽，坐战舰不具，除名。明年夏，召为兵部添注右侍郎。得疾，卒于途。是夕，星陨中庭。赠右都御史，官一子。

方震孺，字孩未，桐城人，移家寿州。万历四十一年进士。由沙县知县入为御史。

熹宗嗣位，逆珰魏忠贤内结客氏。震孺疏陈三朝艰危，言：“官妾近侍，嘏笑易假，窥矚可虑。中旨频宣，恐蹈斜封隐祸。”元年陈《拔本塞源论》曰：“曩者挺击之案，王之寀、陆大受、张庭、李倅悉遭废斥，而东林如赵南星、高攀龙、刘宗周诸贤，废锢终身，亟宜召复。至杨涟之争移宫，可幸无罪，不知何以有居功之说，又有交通之疑？将使天下后世谓尧、舜在上，而有交通矫旨之阉宦。”疏入，直声震朝廷。其春巡视南城。中官张晔、刘朝被讼，忠贤为请，震孺不从，卒上闻，忠贤益恚怨。

辽阳既破，震孺一日十三疏，请增巡抚，通海运，调边兵，易司马。日五鼓挝公卿门，筹画痛哭，而自请犒师。是时，三

岔河以西四百里，人烟绝，军民尽窜，文武将吏无一骑东者。帝壮其言，发帑金二十万震孺犒师。六月，震孺出关，延见将士，吊死扶伤，军民大悦。因上言：“河广不七十步，一苇可航，非有惊涛怒浪之险，不足恃者一。兵来，斩木为排，浮以土，多人推之，如履平地，不足恃者二。河去代子河不远，兵从代子径渡，守河之卒不满二万，能望其半渡而遏之乎？不足恃者三。沿河百六十里，筑城则不能，列栅则无用，不足恃者四。黄泥洼、张叉站冲浅之处，可修守，今地非我有，不足恃者五。转眼冰合，遂成平地，间次置防，犹得五十万人，兵从何处来？不足恃者六。”又言：“我以退为守，则守不足；我以进为守，则守有余。专倚三岔作家，万一时事偶非，榆关一线遂足锁蓟门哉？”疏入，帝命震孺巡按辽东，监纪军事。

震孺按辽，居不庐、食不火者七月。议者欲弃三岔河，退守广宁，震孺请驻兵振武。军法不严，震孺请敕宁前监军，专斩逃军逃将。并从其言。然是时，经抚不和，疆事益坏。震孺再疏言山海无外卫，宜亟驻兵中前，以为眼目，不省。

明年正月，任满，候代前屯，而大清兵已再渡三岔河。先锋孙得功不战，而呼于振武曰“兵败矣”，遂走。巡抚王化贞在广宁，亦仓皇走。列城闻之皆走，惟震孺前屯无动。当是时，西平守将罗一贯已战死，参将祖大寿拥残兵驻觉华岛上。于是震孺召水师帅张国卿相与谋曰：“今东师四外搜粮，闻祖将军在岛上有米豆二十余万，兵十余万，人民数万，战舰、器仗、马牛无数，东师即媾得岛兵，得岛兵以攻榆关，岂有幸哉？”于是震孺、国卿航海见大寿，慷慨语曰：“将军归，相保以富贵；不归，震孺请以颈血溅将军。”大寿泣，震孺亦泣，遂相携以归，获军民辎重无算。

有主事徐大化者，忠贤党也，劾震孺曰“攘差”。都御史

邹元标奋笔曰：“方御史保全山海，无过且有社稷功。”给事中郭兴治遂借道学以逐元标。元标去，震孺亦即罢归。明年，忠贤、广微兴大狱，再募劾方御史者，兴治再论震孺河西赃私。逮问掠治，坐赃六千有奇，拟绞。而扬州守刘鐸咒诅之狱又起，遂诬震孺与交通，坐大辟，系狱。有逻卒时时佐震孺饮啖，问之，则曰：“小人有妻，闻公精忠，手治以献者也。”辄报瑯曰：“某病革，某濒死。”瑯以是防益疏。

明年，庄烈帝嗣位，得释还。八年春，流贼犯寿州，州长吏适迁秩去，震孺倡士民固守，贼自是不敢逼寿州。巡抚史可法上其功，用为广西参议。寻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广西。京师陷，福王立南京，即日拜疏勤王。马士英、阮大铖惮之，敕还镇。震孺竟郁郁忧愤而卒。

徐从治，字仲华，海盐人。母梦神人舞戈于庭，寤而生。从治举万历三十五年进士，除桐城知县。累官济南知府，以卓异迁兖东副使，驻沂州。

天启元年，妖贼徐鸿儒反郟城，连陷邹、滕、峄县。从治捕得其党之伏沂者杀之，请就家起故总兵杨肇基主兵事，而献捣贼中坚之策，遂灭鸿儒。事详《赵彦传》。

从治警敏通变，其御贼类主剿不主抚，故往往灭贼。旋以右参政分守济南。录功，从治最，进右布政使，督漕江南。妖贼再起，巡抚王惟俭奏留从治，仍守沂。按臣主抚，从治议不合，遂告归。

中外计议调，崇祯初，以故秩饬蓟州兵备。蓟军久缺饷，围巡抚王应豸于遵化。从治单骑驰入，阴部署夷丁、标兵，分营四门，按甲不动，登城而呼曰：“给三月粮，趣归守汛地，否将击汝！”众应声而散。其应变多类此。进秩左布政使，再请告归。

四年，起饬武德兵备。孔有德反山东，巡抚余大成檄从治监军。明年正月驰赴莱州，而登州已陷。大成削籍，遂擢从治右副都御史代之，与登莱巡抚谢琏并命。诏琏驻莱州，从治驻青州，调度兵食。从治曰：“吾驻青，不足镇莱人心；驻莱，足系全齐命。”乃与琏同受事于莱。

有德者，辽人。与耿仲明、李九成、毛承祿辈皆毛文龙帐下卒也。文龙死，走入登州。登莱巡抚孙元化官辽久，素言辽人可用，乃用承祿为副将，有德、仲明为游击，九成为偏裨，且多收辽人为牙兵。是年，大凌河新城被围，部檄元化发劲卒泛海，趋耀州盐场，示牵制。有德诡言风逆，改从陆赴宁远。十月晦，有德及九成子千总应元统千余人以行，经月抵吴桥，县人罢市，众无所得食。一卒与诸生角，有德扶之，众大哗。九成先赍元化银市马塞上，用尽无以偿，适至吴桥。闻众怨，遂与应元谋，劫有德，相与为乱，陷陵县、临邑、商河，残齐东，围德平。既而舍去，陷青城、新城，整众东。

余大成者，江宁人也。不知兵。初为职方，尝奏发大学士刘一燝私书，齮之去。后又以事忤魏忠贤，削籍归，有清执名。而巡抚山东，则白莲妖贼方炽，又有逃兵之变，皆不能讨。及闻有德叛，即托疾数日不能出，不得已遣中军沈廷谕参将陶廷鑑往御，则皆败而走。大成恐，遂定议抚，而元化军亦至。

元化者，故所号善西洋大砲者也，至是亦主抚，檄贼所过郡县无邀击。贼长驱，无敢一矢加者。贼佯许元化降。元化师次黄山馆而返，贼遂抵登州。元化遣将张焘率辽兵驻城外，总兵张可大率南兵拒贼。元化犹招降贼，贼不应。五年正月战城东，辽兵遽退，南兵遂败。焘兵多降贼，贼遣之归，士民争请拒勿内，元化不从，贼遂入。日夕，城中火起，中军耿仲明、都司陈光福等导贼入自东门，城遂陷。可大死之。元化自刎不

殊，与参议宋光兰、佥事王征及府县官悉被执。大成驰入莱州。

初，登州被围，朝廷镌大成、元化三级，令办贼。及登失守，革元化职，而以谢琏代。有德既破登州，推九成为主，己次之，仲明又次之。用巡抚印檄州县饷，趣元化移书求抚于大成曰：“畀以登州一郡，则解。”大成闻于朝。帝怒，命革大成职，而以从治代。

先是，贼攻破黄县，知县吴世扬死之。至是，攻莱，从治、琏与总兵杨御蕃等分陴守。御蕃，肇基子。肇基，从治所共剿灭妖贼邹、滕者也。御蕃积战功至通州副总兵。会登州陷，兵部尚书熊明遇奏署总兵官，尽将山东兵，与保定总兵刘国柱、天津总兵王洪兼程进。遇贼新城，洪先走。御蕃拒之二日，不胜，突围出，遂入莱城，从治、琏倚以剿贼。贼攻莱不下，分兵陷平度，知州陈所问自经。贼益攻莱，犇元化所制西洋大砲，日穴城，城多颓。从治等投火灌水，穴者死无算。使死士时出掩击之，毁其砲台，斩获多。而明遇卒惑大成抚议也，命主事张国臣为赞画往抚之，曰“安辑辽人之在山东者”，以国臣亦辽人也。国臣先遣废将金一鲸入贼营，已而国臣亦入，为贼移书，遣一鲸还报曰：“毋出兵坏抚局。”从治等知其诈，叱退一鲸，遣间使三上疏，言贼不可抚。最后言：“莱城被围五十日，危如累卵。日夜望援兵，卒不至，知必为抚议误矣。国臣致书臣，内抄诏旨并兵部谕帖，乃知部臣已据国臣报，达圣听。夫国臣桑梓情重，忍欺圣明而陷封疆。其初遣一鲸入贼营，何尝有止兵不攻之事？果止兵，或稍退舍，臣等何故不乐抚？特国臣以抚为贼解，而贼实借抚为缓兵计。一鲸受贼贿，对援师则诳言贼数万，不可轻进；对诸将则诳言贼用西洋砲攻，城将陷矣，赖我招抚，贼即止攻。夫一鲸三入贼营，每入，贼攻益急。而国臣乃云贼嗔我绝城下击，致彼之攻。是使贼任意攻击，

我不以一矢加遗，如元化断送登城，然后可成国臣之抚耶？当贼过青州，大成拥兵三千，剿贼甚易。元化遗书谓‘贼已就抚，尔兵毋东’，大成遂止勿追，致贼延蔓。今贼视臣等犹元化，乃为贼解，曰吴桥激变有因也，一路封刀不杀也，闻天子诏遂止攻掠也。将谁欺！盈庭中国臣妄报，必谓一纸书贤于十万兵，援师不来，职是故矣。臣死当为厉鬼以杀贼，断不敢以抚谩至尊，淆国是，误封疆，而戕生命也。”疏入，未报。

当是时，外围日急，国柱、洪及山东援军俱顿昌邑不敢进，两抚臣困围城中。于是廷议更设总督一人，以兵部右侍郎刘宇烈任之。调蓟门、四川兵，统以总兵邓 ，调密云兵，统以副将牟文绶，以右布政使杨作楫监之，往援莱。三月，宇烈、作楫、国柱、洪、 及监视中官吕直，巡按御史王道纯，义勇副将刘泽清，新兵参将刘永昌、硃廷禄，监纪推官汪惟效等并集昌邑。 、国柱、洪、泽清等至莱州，马步军二万五千，气甚盛。而宇烈无筹略，诸师懦怯，抵沙河，日十辈往议抚，纵还所获贼陈文才。于是贼尽得我虚实，益以抚愚我，而潜兵绕其后，尽焚我辎重。宇烈惧，遂走青州，撤三将兵就食。 等夜半拔营散，贼乘之，大败。洪、国柱走青、潍， 走昌邑，泽清接战于莱城，伤二指，亦败走平度，惟作楫能军。三将既败，举朝哗然，而明遇见官军不可用，抚议益坚。

先是，登州总兵可大死，以副将吴安邦代之，安邦尤怯钝。奉令屯宁海，规取登州。仲明扬言以城降，安邦信之，离城二十五里而军。中军徐树声薄城被擒，安邦走还宁海。登既不能下，而贼困莱久，珽、从治、御蕃日坚守待救。至四月十六日，从治中砲死，莱人大临，守陴者皆哭。

山东士官南京者，合疏攻宇烈，请益兵。于是调昌平兵三千，以总兵陈洪范统之，洪范亦辽人。明遇日跂望曰：“往哉，

其可抚也。”天津旧将孙应龙者，大言于众曰：“仲明兄弟与我善，我能令其缚有德、九成来。”巡抚郑宗周予之兵二千，从海道往。仲明闻之，伪函他死人头给之曰：“此有德也。”应龙率舟师抵水城。延之入，猝缚斩之，无一人脱者。贼得巨舰，势益张。岛帅黄龙攻之不克而还。遂破招远，围莱阳。知县梁衡固守，贼败去。

宇烈复至昌邑，洪范、文绶等亦至。莱州推官屈宜阳请入贼营讲抚，贼佯礼之。宜阳使言贼已受命，宇烈奏得请，乃手书谕贼令解围。贼邀宇烈，宇烈惧不往。营将严正中舁龙亭及河，贼拥之去，而令宜阳还莱，文武官出城开读，围即解。御蕃不可，琏曰：“围且六月，既已无可奈何，宜且从之。”遂偕监视中官徐得时、翟升，知府硃万年出。有德等叩头扶伏，涕泣交颐，琏慰谕久之而还。明日复令宜阳入，请琏、御蕃同出。御蕃曰：“我将家子，知杀贼，何知抚事？”琏等遂出。有德执之，猝攻城，却令万年呼降。万年呼曰：“吾死矣，汝等宜固守。”骂不绝口而死。贼送琏及二中官至登囚之，正中、宜阳皆死。

初，抚议兴，独从治持不可。宇烈诸将信之，而尚书明遇主其议。从治死，琏遂被擒。于是举朝恚愤，逮宇烈下狱，调关外劲卒剿之，罢总督及登莱巡抚不设，专任代从治者硃大典以行。明遇坐主抚误国，罢归，遂绝抚议。八月，大典合兵救莱。兵甫接，贼辄大败，围解。有德走登州，九成杀琏及二中官。大典围登，九成战死。城破，追剿，有德、仲明入海遁。生擒承祿等，斩应元，贼尽平。事详《大典传》。诏赠从治兵部尚书，赐祭葬，廕锦衣百户，建祠曰“忠烈”；赠琏兵部右侍郎，亦赐祭葬，建祠，廕子；以御蕃功多，加署都督同知，总兵，镇登、莱。而宇烈以次年遣戍。琏，字君实，监利人。

宇烈，绵竹人，大学士宇亮兄也。其戍也，人以为失刑。大成逮下狱，遣戍。赦还，卒于家。

元化，字初阳，嘉定人。天启间举于乡。所善西洋砲法，盖得之徐光启云。广宁覆没，条备京、防边二策。孙承宗请于朝，得赞画经略军前。主建砲台教练法，因请据宁远、前屯，以策干王在晋，在晋不能用。承宗行边，还奏，授兵部司务。承宗代在晋，遂破重关之非，筑台制砲，一如元化言。还授元化职方主事，已，元化赞画袁崇焕宁远。还朝，寻罢。

崇祯初，起武选员外郎，进职方郎中。崇焕已为经略，乞元化自辅，遂改元化山东右参议，整饬宁前兵备。三年，皮岛副将刘兴治为乱，廷议复设登莱巡抚，遂擢元化右佥都御史任之，驻登州。明年，岛众杀兴治，元化奏副将黄龙代，汰其兵六千人。及有德反，朝野由是怨元化之不能讨也。贼纵元化还，诏逮之。首辅周延儒谋脱其死，不得也；则援其师光启入阁图之，卒不得，同张焘弃市。光兰、征充军。

赞曰：疆圉多故，则思任事之臣。梅之焕诸人，风采机略尚大异于巽懦恇怯之徒，而牵于文法，或废或死，悲夫！叛将衡行，缚而斩之，一偏裨力耳。中挠抚议，委坚城畀之，援师观望不进，徒扰扰焉。设官命将，何益之有？抚议之误国也，可胜言哉！

列传第一百三十七

硃燮元 徐如珂 刘可训 胡平表 卢安世 林兆鼎 李耘 史永安
刘锡元 王三善 岳具仰等 硃家民 蔡复一 沈傲价 袁善
周鸿图 段伯价 胡从仪

硃燮元，字懋和，浙江山阴人。万历二十年进士。除大理评事。迁苏州知府、四川副使，改广东提督学校。以右参政谢病归。起陕西按察使，移四川右布政使。

天启元年，就迁左。将入覲，会永宁奢崇明反，蜀王要燮元治军。永宁，古兰州地。奢氏，保罗种也，洪武时归附，世为宣抚使。传至崇周，无子，崇明以疏属袭，外恭内阴鸷，子寅尤骁桀好乱。时诏给事中明时举、御史李达征川兵援辽，崇明父子请行，先遣土目樊龙、樊虎以兵诣重庆。巡抚徐可求汰其老弱，饷复不继，龙等遂反。杀可求及参政孙好古、总兵官黄守魁等，时举、达负伤遁。时九月十有七日也。贼遂据重庆，播州遗孽及诸亡命奸人蜂起应之。贼党符国祯袭陷遵义，列城多不守。

崇明僭伪号，设丞相五府等官，统所部及徼外杂蛮数万，分道趋成都。陷新都、内江，尽据木柅、龙泉诸隘口。指挥周邦太降，冉世洪、雷安世、瞿英战死。成都兵止二千，饷又绝。燮元檄征石砬、罗纲、龙安、松、茂诸道兵入援，斂二百里内粟入城。偕巡按御史薛敷政、右布政使周著、按察使林宰等分陴守。贼障革裹竹牌钩梯附城，垒土山，上架蓬葦，伏弩射城

中。燮元用火器击却之，又遣人决都江堰水注濠。贼治桥，得少息，因斩城中通贼者二百人，贼失内应。贼四面立望楼，高与城齐，燮元命死士突出，击斩三贼帅，燔其楼。

既而援兵渐集。登莱副使杨述程以募兵至湖广，遂合安绵副使刘芬谦、石 主女土官秦良玉军败贼牛头镇，复新都。他路援兵亦连胜贼。然贼亦愈增，日发冢，掷枯骸。忽自林中大噪，数千人拥物如舟，高丈许，长五十丈，楼数重，牛革蔽左右，置板如平地。一人披发仗剑，上载羽旗，中数百人挟机弩毒矢，旁翼两云楼，曳以牛，俯瞰城中，城中人皆哭。燮元曰：“此吕公车也。”乃用巨木为机关，转索发砲，飞千钧石击之，又以大砲击牛，牛返走，败去。

有诸生陷贼中，遣人言贼将罗象乾欲反正。燮元令与象乾俱至，呼饮戍楼中，不脱其佩刀，与同卧酣寝。象乾誓死报，复缒而出。自是，贼中举动无不知。乃遣部将诈降，诱崇明至城下。伏起，崇明跳免。会诸道援军至，燮元策贼且走，投木牌数百锦江，流而下，令有司沉舟断桥，严兵待。象乾因自内纵火，崇明父子遁走泸州，象乾遂以众来归。城围百二日而解。

初，朝廷闻重庆变，即擢燮元佾都御史，巡抚四川，以杨愈懋为总兵官，而擢河南巡抚张我续总督四川、贵州、云南、湖广军。未至而成都围解，官军乘势复州县卫所凡四十余，惟重庆为樊龙等所据。其地三面阻江，一面通陆，副使徐如珂率兵绕出佛图关后，与良玉攻拔之。崇明发卒数万来援，如珂迎战，檄同知越其杰蹙贼后，杀万余人。监军佾事戴君恩令守备金富廉攻斩贼将张彤，樊龙亦战死。帝告庙受贺，进君恩三官。燮元所遣他将复建武、长宁，获伪丞相何若海，泸州亦旋复。

先是，国祯陷遵义，贵州巡抚李耘已遣兵复之。永宁人李忠臣尝为松潘副使，家居，陷贼，以书约愈懋为内应，事觉，

合门遇害。贼即用其家僮给愈懋，袭杀之，并杀顺庆推官郭象仪等，再陷遵义，杀推官冯凤雏。

当是时，崇明未平，而贵州安邦彦又起。安氏世有水西，宣慰使安位方幼，邦彦以故得倡乱。朝议录夔元守城功，加兵部侍郎，总督四川及湖广荆、岳、郢、襄、陕西汉中五府军务，兼巡抚四川，而以杨述中总督贵州军务，兼制云南及湖广辰、常、衡、永十一府，代我续共办奢、安二贼。然两督府分阃治军，川、贵不相应，贼益得自恣。三年，夔元谋直取永宁，集将佐曰：“我久不得志于贼，我以分，贼以合也。”乃尽掣诸军会长宁，连破麻塘坎、观音庵、青山崖、天蓬洞诸砦。与良玉兵会，进攻永宁。击败奢寅于土地坎，追至老军营、凉伞铺，尽焚其营。寅被二枪遁，樊虎亦中枪死。复追败之横山，入青岗坪，抵城下，拔之，擒叛将周邦太，降贼二万。副总兵秦衍祚等亦攻克遵义。崇明父子逃入红崖大囤，官军蹙而拔之。连拔天台、白崖、楠木诸囤，抚定红潦四十八砦。贼奔入旧蔺州城，五月为参将罗象乾所攻克。崇明父子率余众走水西龙场客仲坝，倚其女弟奢社辉以守。初，贼失永宁，即求救于安邦彦。邦彦遣二军窥遵义、永宁，夔元败走之。总兵官李维新等遂攻破客仲巢，崇明父子窜深箐。维新偕副使李仙品、佾事刘可训、参将林兆鼎等捣龙场，生擒崇明妻安氏、弟崇辉，寅、国祯皆被创走。录功，进夔元右都御史。

时蜀中兵十六万，土、汉各半。汉兵不任战，而土兵骄淫不肯尽力。成都围解，不即取重庆；重庆复，不即捣永宁；及永宁、蔺州并下，贼失巢穴，又纵使远窜。大抵土官利养寇，官军效之，贼得展转为计。崇明父子方窘甚，夔元以蜀已无贼，遂不穷追。永宁既拔，拓地千里。夔元割膏腴地归永宁卫，以其余地为四十八屯，给诸降贼有功者，令岁输赋于官，曰“屯

将”，隶于叙州府，增设同知一人领之。且移叙州兵备道于卫城，与贵州参将同驻，蜀中遂靖。而邦彦张甚。

四年春陷贵州，巡抚王三善军没。明年，总理鲁钦败于织金，贵州总督蔡复一军又败。廷臣以三善等失事由川师不协助，议合两督府。乃命夔元以兵部尚书兼督贵州、云南、广西诸军，移镇遵义；而以尹同皋代抚四川。夔元赴重庆，邦彦侦知之。六年二月，谋乘官军未发，分犯云南、遵义，而令寅专犯永宁。未行，寅被杀，乃已。寅凶淫甚，有阿引者，受夔元金钱，乘寅醉杀之。寅既死，崇明年老无能为，邦彦亦乞抚，夔元闻于朝，许之，乃遣参将杨明辉往抚。夔元旋以父丧归，偏沅巡抚闵梦得来代。

先是，贵州巡抚王城谓督臣移镇贵阳有十便，朝议从之。梦得乃陈用兵机宜，请自永宁始，次普市、摩泥、赤水，百五十里皆坦途，赤水有城可屯兵，进白岩、层台、毕节、大方仅二百余里。我既宿重兵，诸番交通之路绝，然后贵阳、遵义军克期进，贼必不能支。疏未报，梦得召还，代以尚书张鹤鸣，议遂寝。鹤鸣未至，明辉奉制书，仅招抚安位，不云赦邦彦。邦彦怒，杀明辉，抚议由此绝。鹤鸣视师年余，未尝一战，贼得养其锐。

崇祯元年六月，复召夔元代之，兼巡抚贵州，仍赐尚方剑。录前功，进少保，世廕锦衣指挥使。时寇乱久，里井萧条，贵阳民不及五百家，山谷悉苗仲。而将士多杀降报功，苗不附。夔元招流移，广开垦，募勇敢；用梦得前议，檄云南兵下乌撒，四川兵出永宁，下毕节，而亲率大军驻陆广，逼大方。总兵官许成名、参政郑朝栋由永宁复赤水。邦彦闻之，分守陆广、鸭池、三岔诸要害，别以一军趋遵义，自称四裔大长老，号崇明大梁王，合兵十余万，先犯赤水。夔元授计成名，诱贼至永宁，

乃遣总兵官林兆鼎从三岔入。副将王国祯从陆广入，刘养鲲从遵义入，合倾其巢。邦彦恃勇，拟先破永宁军，还拒诸将，急索战。四川总兵官侯良柱、副使刘可训遇贼十万于五峰山、桃红坝，大破之。贼奔据山巅。诸将乘雾力攻，贼复大败。又追败之红土川，邦彦、崇明皆授首，时二年八月十有七日也。捷闻，帝大喜。以成名与良柱争功，赏久不行。

乌撒安效良死，其妻安氏招故沾益土酋安远弟边为夫，负固不服。夔元乘兵威胁走边，遂复乌撒。夔元以境内贼略尽，不欲穷兵，乃檄招安位，位不决。夔元集将吏议曰：“水西地深险多箐篁，蛮烟燄雨，莫辨昼夜，深入难出。今当扼其要害，四面迭攻，贼乏食，将自毙。”于是攻之百余日，斩级万余。养鲲复遣人入大方，烧其室庐。位大恐，三年春，遣使乞降。夔元与约四事：一、贬秩，二、削水外六目地归之朝廷，三、献杀王巡抚者首，四、开毕节等九驿。位请如约，率四十八目出降。夔元受之，贵州亦靖。遂上善后疏曰：“水西自河以外，悉入版图。沿河要害，臣筑城三十六所，近控蛮苗，远联滇、蜀，皆立邸舍，缮邮亭，建仓廩，贼必不敢猝入为寇。鸭池、安庄傍河可屯之士，不下二千顷，人赋土使自贍，盐酪刍茭出其中。诸将士身经数百战，咸愿得尺寸地长子孙，请割新疆以授之，使知所激劝。”帝报可。

初，崇明、邦彦之死，实川中诸将功，而黔将争之。夔元颇右黔将，屡奏于朝，为四川巡按御史马如蛟所劾。夔元力求罢，帝慰留之。其冬讨平定番、镇宁叛苗，乃通威清等上六卫及平越、清平、偏桥、镇远四卫道路，凡一千六百余里，缮亭障，置游徼。贵阳东北有洪边十二马头，故宣慰宋嗣殷地也。嗣殷以助邦彦被剿灭，乃即其地置开州，又奏复故施秉县，招流民实之。

四年，阿迷州土官普名声作乱，陷弥勒州曲江所，又攻临安及宁州，远近震动。巡抚王伉、总兵官沐天波不能御，伉逮戍。爨元遣兵临之，遂就抚。

龙场坝者，邻大方，邦彦以假崇明。崇明既灭，总兵侯良柱欲设官屯守以自广。而安位谓己故地，数举兵争，爨元不之禁。会爨元劾良柱不职；良柱亦讦爨元曲庇安氏，纳其重贿。章下四川巡按御史刘宗祥。宗祥亦劾爨元受贿，且以龙场、永宁不置邑卫为欺罔。帝以责爨元，爨元乃上言：“御夷之法，来则安之，不专在攻取也。今水西已纳款，惟明定疆界，俾自耕牧，以输国赋。若设官屯兵，此地四面孤悬，中限河水，不利应援，筑城守渡，转运烦费。且内激蔺州必死之斗，外挑水西扼吭之嫌，兵端一开，未易猝止，非国家久远计。”帝犹未许。后勘其地，果如所议。论桃红坝功，进少师，世廕锦衣指挥使。一品六年满，加左柱国。再议平贼功，世廕锦衣指挥佥事。

十年，安位死，无嗣，族属争立。朝议又欲郡县其地，爨元力争。遂传檄土目，布上威德。诸蛮争纳土，献重器。爨元乃裂疆域，众建诸蛮。复上疏曰：

水西有宣慰之土，有各目之土。宣慰公土，宜还朝廷。各目私土，宜畀分守，籍其户口，征其赋税，殊俗内响，等之编氓。大方、西溪、谷里、北那要害之地，筑城戍兵，足销反侧。夫西南之境，皆荒服也，杨氏反播，奢氏反蔺，安氏反水西。滇之定番，小州耳，为长官司者十有七，数百年来未有反者。非他苗好叛逆，而定番性忠顺也，地大者跋扈之资，势弱者保世之策。今臣分水西地，授之酋长及有功汉人，咸俾世守。虐政苛敛，一切蠲除，参用汉法，可为长久计。

因言其便有九：

不设郡县置军卫，因其故俗，土汉相安，便一。地益垦辟，聚落日繁，经界既正，土酋不得侵轶民地，便二。黔地荒确，仰给外邦，今自食其地，省转输劳，便三。有功将士，酬以金则国帑方匱，酬以爵则名器将轻，锡以土田，于国无损，便四。既世其土，各图久远，为子孙计，反侧不生，便五。大小相维，轻重相制，无事易以安，有事易以制，便六。训农治兵，耀武河上，俾贼遗孽不敢窥伺，便七。军民愿耕者给田，且耕且守，卫所自实，无勾军之累，便八。军耕抵饷，民耕输粮，以屯课耕，不拘其籍，以耕聚人，不世其伍，便九。

帝咸报可。无何，所抚土目有叛者，诸将方国安等军败，燹元坐贬一秩。已，竟破灭之。十一年春卒官，年七十三。

燹元长八尺，腹大十围，饮啖兼二十人。镇西南久，军赏赎醵，岁不下数十万，皆籍之于官。治事明决，军书络绎，不假手幕佐。行军务持重，谋定后战，尤善用间。使人各当其材，犯法，即亲爱必诛；有功，厮养不遗赏也。馭蛮以忠信，不妄杀，苗民怀之。初官陕西时，遇一老叟，载与归，尽得其风角、占候、遁甲诸术。将别，语燹元曰：“幸自爱，他日西南有事，公当之矣。”内江牟康民者，奇士也，兵未起时，语人曰：“蜀且有变，平之者殊公乎？”已而果然。

徐如珂，字季鸣，吴县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除刑部主事，历郎中。主事谢廷赞疏请建储。帝怒，尽贬刑曹官，如珂降云南布政司照磨。累迁南京礼部郎中、广东岭南道右参议。暹罗贡使馈犀角、象牙，如珂不受。天启元年，迁川东兵备副使。击杀奢崇明党樊龙，复重庆。奉檄捣蔺州土城，贼借水西兵十万来援，前军少却，捍子军覃懋勋挽白竹弩连中之，贼大溃。转战数十里，斩首万余级，遂拔蔺州，崇明父子窜水西去。乃召如珂为太仆少卿，转左通政。

魏忠贤逐杨涟，如珂郊饯之，忠贤衔甚。迁光禄卿，修公廨竣，疏词无所称颂。六年九月，廷推南京工部右侍郎，遂削籍。归里三月，治具饮客。顷之卒。崇祯初，以原推起用，死岁余矣。寻录破贼功，赐祭葬，进秩一等，官一子。

刘可训，澧州人。万历中举乡试。历官刑部员外郎。天启元年，恤刑四川。会奢崇明反，围成都，可训佐城守有功，擢佥事，监军讨贼。崇明走龙场坝，可训督诸将进剿，功最多。总督硃燮元汇奏文武将吏功，盛推可训，乃迁威茂兵备参议。崇祯元年，改叙泸副使，仍监诸将军。二年，与总兵侯良柱破贼十万众于五峰山，斩崇明及安邦彦。御史毛羽健言：“可训将孤军，出入蛮烟瘴雨者多年。初无守土责，因奉命录囚，而乃见危授命，解围成都，奏捷永宁，扫除藓穴，逆寅授首。五路大战，十道并攻，皆抱病督军，誓死殉国。畀以节钺，谁曰不宜？”帝颇纳其言。未几，畿辅被兵，可训率师入卫。三年五月恢复遵化，擢右佥都御史，巡抚顺天、永平，督蓟镇边务。兵部尚书梁廷栋嘱私人沈敏于可训，敏遂交关为奸利。御史水佳允劾可训，落职归。后叙四川平寇功，复官，世廕锦衣千户。未及起用，卒于家。

胡平表，云南临安人。万历中举于乡，历忠州判官。天启元年秋，樊龙陷重庆，平表縋城下，诣石砭士官秦良玉乞师，号泣不食饮者五昼夜，良玉为发兵。巡抚硃燮元檄平表监良玉军。会擢新郑知县，燮元奏留之，改重庆推官，监军兼副总兵，尽护诸军将。战数有功，擢四川监军佥事，兼理屯田。迁贵州右参议。崇祯元年，总督张鹤鸣言：“平表偏州小吏，慷慨赴义。复新都，解成都围，连战白市驿、马庙，进据两岭，俘斩无算。夺二郎关，擒贼帅黑蓬头，追降樊龙，遂克重庆。用六千人败奢、安二酋十万兵。请以本官加督师御史衔，赐之专敕，

必能梟逆贼首献阙下。”部议格不行，乃进秩右参政，分守贵宁道，廕子锦衣世千户。久之，擢贵州布政使。四年大计，坐不谨落职。十三年，督师杨嗣昌荐之，诏以武昌通判监标下军事。嗣昌卒，乃罢归。

卢安世，贵州赤水卫人。万历四十年举于乡，为富顺教谕。天启初，奢崇明反，遣贼逼取县印，署令弃城走。安世收印，率壮士击斩贼。无何，贼数万猝至，安世单骑斗，手馘数人，诣上官请兵复其城。帝用大学士孙承宗言，超擢佥事，监军讨贼，屡战有功。五年四月，总督硃燮元上言：“自遵义五路进兵，永宁破巢之后，大小数百战，擒获几四万人，降贼将百三十四人，招抚群贼及土、汉、苗仲二十九万三千二百余人，皆监司李仙品、刘可训、郑朝栋及安世等功，武将则林兆鼎、秦翼明、罗象乾，士官则陈治安、冉绍文、悦先民等。”帝纳之。安世进贵州右参议，迁四川副使、遵义监军，功复多。崇祯初，予世廕武职，进右参政。久之，解官，归卒。

林兆鼎，福建人。天启中，为四川参将，积功至总兵官，都督同知。崇祯三年，遣将讨定番州苗，连破十余寨，擒其魁。四年，遣将讨湖广苗黑酋，攻拔二百余寨。加左都督，召佥南京右府。卒，赠太子少保。

李耘，字长孺，鄞人。曾祖循义，衡州知府。祖生威，凤阳推官。耘登万历二十九年进士，授行人，擢御史。例转广东盐法佥事，历山东参议、陕西提学副使、山东参政、按察使。

四十七年秋，擢右佥都御史，巡抚贵州。贵州宣慰同知安邦彦者，宣慰使尧臣族子。尧臣死，子位幼，其母奢社辉代领其事。社辉，永宁宣抚奢崇明女弟也，邦彦遂专兵柄。会朝议征西南兵援辽，邦彦素桀黠，欲乘以起事，诣耘请行，耘谕止之。邦彦归，益为反谋。耘累疏请增兵益饷，中朝方急辽事，

置不问。

会耘被劾，乃六疏乞休。天启元年始得请，以王三善代。而奢崇明已反重庆，陷遵义，贵阳大震，耘遂留视事。时城中兵不及三千，仓库空虚。耘与巡按御史史永安贷云南、湖广银四万有奇，募兵四千，储米二万石，治战守具，而急遣总兵官张彦方，都司许成名、黄运清，监军副使硃芹，提学金事刘锡元等援四川。屡捷，遂复遵义、绥阳、湄潭、真安、桐梓。

二年二月，或传崇明陷成都，邦彦遂挟安位反，自称罗甸王。四十八支及他部头目安邦俊、陈其愚等蜂起相应，乌撒土目安效良亦与通。邦彦首袭毕节，都司杨明廷固守，击斩数百人。效良助邦彦陷其城，明廷败歿。贼遂分兵陷安顺平坝，效良亦西陷沾益，而邦彦自统水西军及罗鬼、苗仲数万，东渡陆广河，直趋贵阳，别遣王伦等下甕安，袭偏桥，以断援兵。洪边土司宋万化纠苗仲九股陷龙里。

耘、永安闻变，亟议城守。会藩臬、守令咸入覲，而彦方镇铜仁，运清驻遵义。城中文武无几人，乃分兵为五，令锡元及参议邵应祯、都司刘嘉言、故副总兵刘岳分御四门，耘自当北门之冲。永安居谯楼，团街市兵，防内变。学官及诸生亦督民兵分堞守。贼至，尽锐攻北城，耘迎战，败之。转攻东门，为锡元所却。乃日夕分番驰突，以疲官兵。为三丈楼临城，用妇人、鸡犬厌胜术。云、永安烹彘杂斗米饭投饲鸡犬，而张虎豹皮于城楼以祓之，乃得施砲石，夜缒死士烧其楼。贼又作竹笼万余，土垒之，高逾睥睨。永安急撤大寺钟楼建城上，贼弃笼去，官军出烧之。数出城邀贼粮，贼怒，尽发城外冢，遍烧村砦。又先后攻陷广州、普定、威清、普安、安南诸卫。贵阳西数千里，尽为贼据。

初被围，彦方、运清来救，败贼于新添。贼诱入龙里，二

将皆败，乃纵之入城曰“使耗汝粮”，城中果大困。川贵总督张我续、巡抚王三善拥兵不进，枞、永安连疏告急，诏旨督责之。会彦方等出战频得利，贼退保泽溪，乃遣裨将商士杰等率九千人分控威清、新添二卫，且乞援兵。贼谓城必拔，沿山列营栅隔内外，间旬日一来攻，辄败去。副总兵徐时逢、参将范仲仁赴援，遇贼甕城河。仲仁战不利，时逢拥兵不救，遂大败，诸将马一龙、白自强等歼焉，援遂绝。贼闻三善将进兵，益日夜攻击，长梯蚁附，城几陷者数矣。枞奋臂一呼，士卒虽委顿，皆强起斫贼，贼皆颠踣死城下。王三善屡被严旨，乃率师破重围而进。十二月七日，抵贵阳城下，围始解。枞乃辞兵事，解官去。三善既破贼，我续无寸功，乾没军资六十万，言官交劾，解职候勘。

我续，邯郸人，刑部尚书国彦子。其后夤缘魏忠贤起户部侍郎，进尚书，名丽逆案云。

方官廩之告竭也，米升直二十金。食糠核草木败革皆尽，食死人肉，后乃生食人，至亲属相啖。彦方、运清部卒公屠入市肆，斤易银一两。枞尽焚书籍冠服，预戒家人，急则自尽，皆授以刀缋。城中户十万，围困三百日，仅存者千余人。孤城卒定，皆枞及永安、锡元功。熹宗用都御史邹元标言，进枞兵部右侍郎，永安太仆少卿，锡元右参政。及围解，当再叙功，御史蒋允仪言安位袭职时，枞索其金盆，致启衅。章下贵州巡按侯恂核，未报，御史张应辰力颂枞功。恂核上，亦白其诬。帝责允仪。

初，永安遣运清往新添、平越趣援兵，惧其不济，欲出城督之。锡元疑永安有去志，以咨枞，枞止永安。及锡元当绝食时，议发兵护枞、永安出城，身留死守，永安亦疑锡元。而运清因交构其间，三人遂相失。永安诋锡元议留身守城，欲输城

于贼，耘亦与谋，两人上章辨。吏部尚书赵南星、左都御史孙玮等力为三人解，而言永安功第一，当不次大用；耘已进官，当召还；锡元已进参政，当更优叙。诏可之。然耘竟不召，锡元亦无他擢，二人并还里。独永安在朝，连擢太常卿、右佥都御史，巡抚宁夏，再以兵部右侍郎总督三边，耘及诸将吏功，迄不叙。六年秋，御史田景新颂耘功，不纳。

崇祯元年，给事中许誉卿再以金盆事劾耘。帝召咨廷臣，独御史毛羽健为耘解，吏部尚书王永光等议如羽健言，给事中余昌祚诋羽健曲庇。帝下川贵总督硃燮元等再核，羽健乃上疏曰：“安、奢世为婚姻，同谋已久。奢寅寇蜀，邦彦即寇黔，何用激变？当贵阳告急，正广宁新破之日，举朝皇皇，已置不问。后知耘不死，孤城尚存，始命王三善往救，至则围已十月。安酋初发难，崇明欲取成都作家，邦彦欲图贵阳为窟，西取云南，东扰偏、沅、荆、襄，非耘扼其冲，东南尽涂炭。乃按臣永安不二三载躋脚貳，督师三边，耘则投闲林壑，又以永安谤书为耘罪。案金盆之说发自允仪，当年已自承风闻，何至今犹执为实事？”贵州人亦争为耘颂冤。燮元乃偕巡按御史越洪范交章雪其枉，耘事始白。

九年冬，叙守城功，进一秩，赉银币。久之，卒于家。

锡元，长洲人。崇祯中，任宁夏参政。

永安，武定人。共耘城守，功多。以在边时建魏忠贤祠，后为御史甯光先论罢，不为人所重云。

王三善，字彭伯，永城人。万历二十九年进士。由荆州推官入为吏部主事。齐、楚、浙三党抨击李三才，三善自请单骑行勘，遂为其党所推。历考功文选郎中，进太常少卿。

天启元年十月，擢右佥都御史，代李耘巡抚贵州。时奢崇明已陷重庆。明年二月，安邦彦亦反，围贵阳。耘及巡按御史

史永安连章告急，趣三善驰援。三善始驻沅州，调集兵食。已次镇远，再次平越，去贵阳百八十里，方遣知府硃家民乞兵四川。兵未至，不敢进。疏请便宜从事，给空名部牒，得随才委任。帝悉报可。

至十二月朔，知贵阳围益困，集众计曰：“失城死法，进援死敌，等死耳，盍死敌乎？”乃分兵为三：副使何天麟等从清水江进，为右部；佥事杨世赏等从都匀进，为左部；自将二万人，与参议向日升，副总兵刘超，参将杨明楷、刘志敏、孙元谟、王建中等由中路，当贼锋。舟次新安，抵龙头营。超前锋遇贼，众欲退，斩二人乃定。贼酋阿成骁勇，超率步卒张良俊直前斩其头，贼众披靡。三善等大军亦至，遂夺龙里城。诸将议驻师观变，三善不可，策马先。邦彦疑三善有众数十万，乃潜遁，余贼退屯龙洞。官军遂夺七里冲，进兵毕节铺。元模、明楷连败贼，其渠安邦俊中砲死，生获邦彦弟阿伦，遂抵贵阳城下，贼解围去。云、永安请三善入城，三善曰：“贼兵不远，我不可即安。”营于南门外。明日，破贼泽溪，贼走渡陆广河。居数日，左右二部兵及湖广、广西、四川援兵先后至。

三善以二万人破贼十万，有轻敌心，欲因粮于敌。举超为总兵官，令渡陆广，趋大方，捣安位巢，以世赏监之；总兵官张彦方渡鸭池，捣邦彦巢，以天麟监之。汉、土兵各三万。别将都司线补袞出黄沙渡。克期并进。超等至陆广，连战皆捷，彦方部将秦民屏亦破贼五大寨，诸将益轻敌。邦彦先合崇明、效良兵诱官军深入。三年正月，超渡陆广，贼薄之，独山土官蒙诏先遁，官军大败，争渡河，超走免，明楷被执，诸将姚旺等二十六人殁焉。贼遂攻破鸭池军，部将覃弘化先逃，诸营尽溃，彦方退保威清，惟补袞军独全。

诸苗见王师失利，复蜂起。土酋何中尉进据龙里，而邦彦

使李阿二围青岩，断定番饷道，令宋万化、吴楚汉为左右翼，自将趋贵阳，远近大震。三善急遣游击祁继祖等取龙里，王建中、刘志敏救青岩。继祖燔上、中、下三牌及贼百五十砦，建中亦燔贼四十八庄，龙里、定番路皆通。三善又夜遣建中、继祖捣楚汉八姑荡，燔庄砦二百余，薄而攻之。贼溺死无算。万化不知楚汉败，诈降，三善佯许，而令诸将卷甲趋之。万化仓皇出战，被擒，邦彦为夺气。群苗复效顺，三善给黄帜，令树营中。邦彦望见不敢出，增兵守鸭池、陆广诸要害。

时崇明父子屡败，邦彦救之，为川师败走。总理鲁钦等剿擒中尉，彦方亦追贼鸭池，而贼复乘间陷普安。总督杨述中驻沅州，畏贼。朝命屡趣，始移镇远。议与三善左，三善屡求退，不许。会崇明为川师所窘，逃入贵州龙场，依邦彦。三善议会师进讨，述中暨诸将多持不可。三善排群议，以闰十月，自将六万人渡乌江，次黑石，连败贼，斩前逃将覃弘化以徇。贼乃栅漆山，日遣游骑掠樵采者。军中乏食，诸将请退师。三善怒曰：“汝曹欲退，不如斩吾首诣贼降！”诸将乃不敢言。三善募壮士逼漆山。绯衣峨冠，肩舆张盖，自督阵，语将士曰：“战不捷，此即吾致身处也。”旁一山颇峻，麾左军据其颠。贼仓皇拔栅争山，将士殊死战，贼大败，邦彦狼狈走。

三善渡渭河，降者相继。师抵大方，入居安位第。位偕母奢社辉走火灼堡，邦彦窜织金，先所陷将杨明楷乃得还。位窘，遣使诣述中请降。述中令缚崇明父子自赎，三善责并献邦彦，往返之间，贼得用计为备。三善以贼方平，议郡县其地，诸苗及土司咸惴恐，益合于邦彦。三善先约四川总兵官李维新灭贼，以饷乏辞。

三善屯大方久，食尽，述中弗为援，不得已议退师。四年正月，尽焚大方庐舍而东，贼蹶之。中军参将王建中、副总兵

秦民屏战歿。官军行且战，至内庄，后军为贼所断。三善还救，士卒多奔。陈其愚者，贼心腹，先诈降，三善信之，与筹兵事，故军中虚实贼无不知。至是遇贼，其愚故纵警冲三善坠马，三善知有变，急解印绶付家人，拔刀自刎，不殊，群贼拥之去。骂不屈，遂遇害。同知梁思泰、主事田景猷等四十余人皆死。贼拘监军副使岳具仰以要抚，具仰遣人驰蜡书于外，被杀。

三善倜傥负气，多权略。家中州，好交四方奇士侠客，后辄得其用。救贵阳时，得邸报不视，曰：“吾方办贼，奚暇及此？且朝议战守纷纷，阅之徒乱人意。”其坚决如此。然性卞急，不能持重，竟败。先以解围功，加兵部右侍郎，既歿，巡按御史陆献明请优恤，所司格不行。崇祯改元，赠兵部尚书，世廕锦衣佾事，立祠祭祀。九年冬，再叙解围功，赠太子少保。

大方之役，御史贵阳徐卿伯上言：“邦彦招四方奸宄，多狡计。抚臣得胜骤进，视蠢苗不足平。不知泽溪以西，渡陆广河，皆鸟道，深林丛箐，彼诱我深入，以木石塞路，断其邮书，阻饷道，遮援师，则彼不劳一卒，不费一矢，而我兵已坐困矣。”后悉如其言。

岳具仰，延安人。举于乡，历泸州知州、户部郎中。贵州乱，朝议具仰知兵，用为监军副使。内庄之败，监军四人，其三得脱还，惟具仰竟死。

田景猷，贵州思南人。天启二年甫释褐，愤邦彦反，疏请赉敕宣谕。廷议壮之，即擢职方主事。贼方围贵阳，景猷单骑往，晓以祸福，令释兵归朝。邦彦不听，欲屈景猷，日陈宝玩以诱之，不为动。贼乃留景猷，遣其徒恐以危祸，景猷怒，拔刀击之，其人走免。羁贼中二年，至是遇害。具仰赠光禄卿，景猷太常少卿，并录其一子。

杨明楷者，铜仁乌罗司人。内庄之败，明楷为中军，免死。

后从鲁钦讨长田贼，功最，终副总兵。

硃家民，字同人，曲靖人。万历三十四年举于乡，为涪州知州。天启二年官贵阳知府。奉三善命，乞援兵于四川，又借河南兵，共解其围。乃抚伤残，招流移，宽徭赋，远迩悦服。丁父忧，夺情，擢安普监军副使，加右参政。崇祯时，就迁按察使、左布政，以平寇功，加俸一级。久之，致仕归，卒。自邦彦始乱，云、贵诸土酋尽反，攻陷安南等上六卫，云南路断。其后路虽通，群苗犹出没为患。家民率参将许成名等讨平盘江外阿野、鲁颇诸砦，于是相度盘江西坡、板桥、海子、马场诸要害，筑石城五，宿兵卫民。又于其间筑六城，廨舍庐井毕备。群苗惕息，行旅晏然。盘江居云、贵交，两山夹峙，一水中绝，湍激迅悍，舟济者多陷溺。家民仿澜沧桥制，冶铁为纆亘三十有六，长数百丈，贯两崖之石而悬之，覆以板，类于蜀之栈，而道始通。

蔡复一，字敬夫，同安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除刑部主事，历兵部郎中。居郎署十七年，始迁湖广参政，分守湖北。进按察使、右布政使，以疾归。光宗立，起故官，迁山西左布政使。

天启二年，以右副都御史抚治郟阳。岁大旱，布衣素冠，自系于狱，遂大雨。奢崇明、安邦彦反，贵州巡抚王三善败歿，进复一兵部右侍郎代之。兵燹之余，斗米值一金，复一劳徠拊循，人心始定。寻代杨述中总督贵州、云南、湖广军务，兼巡抚贵州，赐尚方剑，便宜从事。复一乃召集将吏，申严纪律，遣总理鲁钦等救凯里，斩贼众五百余。贼围普定，遣参将尹伸、副使杨世赏救，却之，捣其巢，斩首千二百级。发兵通盘江路，斩逆酋沙国珍及从贼五百。钦与总兵黄钺等复破贼于汪家冲、蒋义寨，斩首二千二百，长驱织金。织金者，邦彦巢也，缘道

皆重关叠隘，木石塞山径，将士用巨斧开之，或攀藤穿窬而入。贼战败，遁深箐，斩首复千级。穷搜不得邦彦，乃班师。是役也，焚贼巢数十里，获牛马、甲仗无算。复一以邻境不协讨，致贼未灭，请敕四川出兵遵义，抵水西，云南出兵沾益，抵乌撒，犄角平贼。帝悉可之。因命广西、云南、四川诸郡邻贵州者，听复一节制。

五年正月，钦等旋师渡河。贼从后袭击，诸营尽溃，死者数千人。时复一为总督，而硃燮元亦以尚书督四川、湖广、陕西诸军，以故复一节制不行于境外。钦等深入，四川、云南兵皆不至。复一自劾，因论事权不一，故败。巡按御史傅宗龙亦以为言，廷议移燮元督河道，令复一专督五路师。御史杨维垣独言燮元不可易，帝从之，解复一任听勘，而以王域为右佥都御史，代抚贵州。

复一候代，仍拮据兵事，与宗龙计，剿破乌粟、螺虾、长田及两江十五砦叛苗，斩七百余级。贼党安效良首助邦彦陷沾益，云南巡抚沈傲烝遣兵讨之，未定，迁侍郎去。代者闵洪学，招抚之，亦未定。及是见云南出师，惧，约邦彦犯曲靖、寻甸。复一遣许成名往援，贼望风遁。又遣刘超等讨平越苗阿秩等，破百七十砦，斩级二千三百有奇。至十月，复一卒于平越军中。讣闻，帝嘉其忠勤，赠兵部尚书，谥清宪，任一子官。

复一好古博学，善属文，耿介负大节。既歿，橐无遗赀。

域既至，见邦彦不易平，欲解去。夤缘魏党李鲁生，迁南京户部右侍郎。崇祯初，被劾归。流贼陷应城，遇害。

沈傲烝，字叔永，归安人。父子木，官南京右都御史。傲烝登万历十七年进士。历河南左布政使，入为光禄卿。四十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抚云南。神宗末，诏增岁贡黄金二千，傲烝疏争。会光宗立，如其请。

云龙州土舍段进志掠永昌、大理，倣爝讨擒之。安邦彦反，诸土目并起。安效良陷沾益，李贤陷平夷，禄千钟犯寻甸、嵩明，张世臣攻武定，邦彦女弟设科掠曲靖，转寇陆凉。倣爝起故参将云南人袁善，令率守备金为贵、土官沙源等驰救嵩明，大破之。贼转寇寻甸，复大败去。乃请复善故官，与诸将分讨贼，数有功。会倣爝迁南京兵部右侍郎，而代者闵洪学至，乃以兵事委之去。后拜南京工部尚书，为魏忠贤党石三畏所劾，落职闲住。崇祯初，复官，卒于家。子允培，礼科都给事中。

洪学既至，亦任用袁善。贼陷普安，围安南，善攻破之，通上六卫道。王三善之歿，六卫复梗，善护御史傅宗龙赴黔，道复通。已而败安效良于沾益，又败贼于炎方、马龙。七年，御史硃泰祜核上武定、嵩明、寻甸破贼功，大小百三十三战，斩四千六百余级，请宣捷告庙，从之。魏忠贤等并进秩，廕子。善加都督同知，世廕锦衣指挥僉事。崇祯初，卒官。

周鸿图，字子固，即墨人。起家岁贡生，知宿迁县。以侯恂荐，迁贵阳同知，监纪军事，积军功至知府。会匀哈叛苗与邦彦相倚为乱。天启六年春，巡抚王穉及御史傅宗龙使监胡从仪及都司张云鹏军，分道搜山，所向摧破。会闻鲁钦败，贼复趋龙场助邦彦。已而邦彦屡败，贼返故巢。鸿图、从仪等攻之，破焚一百余寨，斩首千二百余级。鸿图擢副使，分巡新镇道；从仪进副总兵。当是时，鸿图驻平越，辖下六卫，参议段伯爝驻安庄，辖上六卫。千余里间，奸宄屏息，两人力也。鸿图终陕西参政。

伯爝，云南晋宁人。由乡举为镇宁知州。力拒安邦彦，超擢僉事，分巡镇宁。邦彦寇普定，偕从仪击破之，由此擢参议。

胡从仪，山西人。天启四年，以游击援普定，功多。既而破贼长田。以参将讨平匀哈，后又与诸将平老虫添。崇祯三年，

讨平苗贼汪狂、抱角，召为保定总兵官，卒于京邸。赠都督僉事。黔人爱之，为立真将军碑。

赞曰：奢、安之乱，窃发于蜀，蔓延于黔，劳师者几十载。燮元戡之以兵威，因俗制宜，开屯设卫，不亟亟焉郡县其地，以蹈三善之覆辙，而西南由滋永宁，庶几可方赵营平之制羌、韦南康之镇蜀者欤。

列传第一百三十八

孙承宗（子鈇等）

孙承宗，字稚绳，高阳人。貌奇伟，须髯戟张。与人言，声殷墙壁。始为县学生，授经边郡。往来飞狐、拒马间，直走白登，又从纥干、清波故道南下。喜从材官老兵究问险要厄塞，用是晓畅边事。

万历三十二年，登进士第二人，授编修，进中允。“挺击”变起，大学士吴道南以谏承宗。对曰：“事关东宫，不可不问；事连贵妃，不可深问。庞保、刘成而下，不可不问也；庞保、刘成而上，不可深问也。”道南如其言，具揭上之，事遂定。出典应天乡试，发策著其语。攫党人忌，将以大计出诸外，学士刘一景保持，乃得免。历谕德、洗马。

熹宗即位，以左庶子充日讲官。帝每听承宗讲，辄曰“心开”，故眷注特殷。天启元年进少詹事。时沈、辽相继失，举朝汹汹。御史方震孺请罢兵部尚书崔景荣，以承宗代。廷臣亦皆以承宗知兵，遂推为兵部添设侍郎，主东事。帝不欲承宗离讲筵，疏再上不许。二年擢礼部右侍郎，协理詹事府。

未几，大清兵逼广宁，王化贞弃城走，熊廷弼与俱入关。兵部尚书张鹤鸣惧罪，出行边。帝亦急东事，遂拜承宗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直办事。越数日，命以阁臣掌部务。承宗上疏曰：“近年兵多不练，饷多不核。以将用兵，而以文官招

练；以将临阵，而以文官指发；以武略备边，而日增置文官于幕；以边任经、抚，而日问战守于朝；此极弊也。今天下当重将权，择一沉雄有气略者，授之节钺，得自辟置偏裨以下，勿使文吏用小见沾沾陵其上。边疆小胜小败，皆不足问，要使守关无阑入，而徐为恢复计。”因列上抚西部、恤辽民、简京军、增永平大帅、修蓟镇亭障、开京东屯田数策，帝褒纳焉。时边警屡告，阁部大臣幸旦暮无事，而言路日益纷呶。承宗乃请下廷弼于理，与化贞并谏，用正朝士党护。又请逮给事中明时举、御史李达，以惩四川之招兵致寇者。又请诘责辽东巡按方震孺、登莱监军梁之垣、蓟州兵备邵可立，以警在位之馘馘者。诸人以次获谴，朝右耸然，而侧目怨咨者亦众矣。

兵部尚书王在晋代廷弼经略辽东，与总督王象乾深相倚结。象乾在蓟门久，习知西部种类情性，西部亦爱戴之，然实无他才，惟啖以财物相羁縻，冀得以老解职而已。在晋谋用西部袭广宁，象乾谏之曰：“得广宁，不能守也，获罪滋大。不如重关设险，卫山海以卫京师。”在晋乃请于山海关外八里铺筑重关，用四万人守之。其僚佐袁崇焕、沈棨、孙元化等力争不能得，奏记于首辅叶向高。向高曰：“是未可臆度也。”承宗请身往决之。帝大喜，加太子太保，赐蟒玉、银币。抵关，诘在晋曰：“新城成，即移旧城四万人以守乎？”在晋曰：“否，当更设兵。”曰：“如此，则八里内守兵八万矣。一片石西北不当设兵乎？且筑关在八里内，新城背即旧城趾，旧城之品坑地雷为敌人设，抑为新兵设乎？新城可守，安用旧城？如不可守，则四万新兵倒戈旧城下，将开关延入乎，抑闭关以委敌乎？”曰：“关外有三道关可入也。”曰：“若此，则敌至而兵逃如故也，安用重关？”曰：“将建三寨于山，以待溃卒。”曰：“兵未溃而筑寨以待之，是教之溃也。且溃兵可入，敌

亦可尾之入。今不为恢复计，画关而守，将尽撤藩篱，日哄堂舆，畿东其有宁宇乎？”在晋无以难。承宗乃议守关外。监军阎鸣泰主觉华岛，袁崇焕主宁远卫，在晋持不可，主守中前所。旧监司邢慎言、张应吾逃在关，皆附和之。

初，化贞等既逃，自宁远以西五城七十二堡悉为哈喇慎诸部所据，声言助守边。前哨游击左辅名驻中前，实不出八里铺。承宗知诸部不足信，而宁远、觉华之可守，已决计将自在晋发之，推心告语凡七昼夜，终不应。还朝，言：“敌未抵镇武而我自烧宁、前，此前日经、抚罪也；我弃宁、前，敌终不至，而我不敢出关一步，此今日将吏罪也。将吏匿关内，无能转其畏敌之心以畏法，化其谋利之智以谋敌，此臣与经臣罪也。与其以百万金钱浪掷于无用之版筑，曷若筑宁远要害？以守八里铺之四万人当宁远冲，与觉华相犄角。敌窥城，令岛上卒旁出三岔，断浮桥，绕其后而横击之。即无事，亦且收二百里疆土。总之，敌人之帐幕必不可近关门，杏山之难民必不可置膜外。不尽破庸人之论，辽事不可为也。”其他制置军事又十余疏。帝嘉纳。无何，御讲筵，承宗面奏在晋不足任，乃改南京兵部尚书，并斥逃臣慎言等，而八里筑城之议遂熄。

在晋既去，承宗自请督师。诏给关防敕书，以原官督山海关及蓟、辽、天津、登、莱诸处军务，便宜行事，不从中制，而以鸣泰为辽东巡抚。承宗乃辟职方主事鹿善继、王则古为赞画，请帑金八十万以行。帝特御门临遣，赐尚方剑、坐蟒，阁臣送之崇文门外。既至关，令总兵江应诏定军制，佥事崇焕建营舍，废将李秉诚练火器，赞画善继、则古治军储，沈桀、杜应芳缮甲仗，司务孙元化筑砲台，中书舍人宋献、羽林经历程仑主市马，广宁道佥事万有孚主采木，而令游击祖大寿佐金冠于觉华，副将陈谏助赵率教于前屯，游击鲁之甲拯难民，副将

李承先练骑卒，参将杨应乾募辽人为军。

是时，关上兵名七万，顾无纪律，冒饷多。承宗大阅，汰逃将数百人，遣还河南、真定疲兵万余，以之甲所救难民七千发前屯为兵。应乾所募辽卒出戍宁远，咨朝鲜使助声援。犒毛文龙于东江，令复四卫。檄登帅沈有容进据广鹿岛。欲以春防躬诣登、莱商进取，而中朝意方急辽，弗许也。应诏被劾，承宗请用马世龙代之，以尤世禄、王世钦为南北帅，听世龙节制，且为世龙请尚方剑。帝皆可之。世龙既受事，承宗为筑坛，拜行授钺礼。率教已守前屯，尽驱哈喇慎诸部，抚场犹在八里铺。象乾议开水关，抚之关内，承宗不可，乃定于高台堡。

时大清兵委广宁去，辽遗民入居之。插汉部以告有孚，有孚谋挟西部乘间歼之，冒恢复功。承宗下檄曰：“西部杀我人者，致罚如盟言。”是役也，全活千余人。帝好察边情，时令东厂遣人诣关门，具事状奏报，名曰“较事”。及魏忠贤窃政，遣其党刘朝、胡良辅、纪用等四十五人赍内库神砲、甲仗、弓矢之属数万至关门，为军中用，又以白金十万，蟒、麒麟、狮子、虎、豹诸币颁赉将士，而赐承宗蟒服、白金慰劳之，实觐军也。承宗方出关巡宁远，中路闻之，立疏言：“中使观兵，自古有戒。”帝温旨报之。使者至，具杯茗而已。

鸣泰之为巡抚也，承宗荐之。后知其无实，军事多不与议。鸣泰快快求去，承宗亦引疾。言官共留承宗，诋鸣泰，巡关御史潘云翼复论劾之。帝乃罢鸣泰，而以张凤翼代。凤翼怯，复主守关议。承宗不悦，乃复出关巡视。抵宁远，集将吏议所守。众多如凤翼指，独世龙请守中后所，而崇焕、善继及副将茅元仪力请守宁远，承宗然之，议乃定。令大寿兴工，崇焕、满桂守之。先是，虎部窃出盗掠，率教捕斩四人。象乾欲斩率教谢虎部，承宗不可。而承宗所遣王楹戍中右，护其兵出采木，为

西部朗素所杀。承宗怒，遣世龙剿之。象乾恐坏抚局，令郎素缚逃人为杀楹者以献，而增市赏千金。承宗方疏争，而象乾以忧去。

承宗患主款者挠己权，言督师、总督可勿兼设，请罢己，不可，则弗推总督。并请以辽抚移驻宁远。帝命止总督推，而凤翼谓置己死地也，因大恨。与其乡人云翼、有孚等力毁世龙，以撼承宗。无何，有孚为蓟抚岳和声所劾，益疑世龙与崇焕构陷，乃共为浮言，挠出关计。给事中解学龙遂极论世龙罪。承宗愤，抗疏陈守御策，言：“拒敌门庭之中，与拒诸门庭外，势既辨。我促敌二百里外，敌促我二百里中，势又辨。盖广宁，我远而敌近；宁远，我近而敌远。我不进逼敌，敌将进而逼我。今日即不能恢辽左，而宁远、觉华终不可弃。请敕廷臣杂议主、客之兵可否久戍，本折之饷可否久输，关外之土地人民可否捐弃，屯筑战守可否兴举，再察敌人情形果否坐待可以消灭。臣不敢为百年久计，只计及五年间究竟何如。倘臣言不当，立斥臣以定大计，无纡回不决，使全躯保妻子之臣附合众喙，以杀臣一身而误天下也。”复为世龙辩，而发有孚等交构状。

有孚者，故侍郎世德子也，为广宁理饷同知。城陷逃归，象乾题为广宁道僉事，专抚插汉，乾没多。至是以承宗言被斥。凤翼亦以忧归，喻安性代。而廷臣言总督不可裁，命吴用先督蓟、辽，代象乾。承宗恶本兵越彦多中制，称疾求罢，举彦自代以困之，廷议不可而止。

时宁远城工竣，关外守具毕备。承宗图大举，奏言：“前哨已置连山大凌河，速畀臣饷二十四万，则功可立奏。”帝命所司给之。兵、工二部相与谋曰：“饷足，渠即妄为，不如许而不与，文移往复稽缓之。”承宗再疏促，具以情告。帝为饬诸曹，而师竟不果出。

初，方震孺、游士任、李达、明时举之讫，承宗实劾之，后皆为求宥。复称杨镐、熊廷弼、王化贞之劳，请免死遣戍，朝端哗然。给事中顾其仁、许誉卿，御史袁化中交章论驳，帝皆置弗省。会承宗叙五防效劳诸臣，且引疾乞罢，乃遣中官刘应坤等赍帑金十万犒将士，而赐承宗坐蟒、膝襴，佐以金币。

当是时，忠贤益盗柄。以承宗功高，欲亲附之，令应坤等申意。承宗不与交一言，忠贤由是大憾。会忠贤逐杨涟、赵南星、高攀龙等，承宗方西巡蓟、昌。念抗疏帝未必亲览，往在讲筵，每奏对辄有入，乃请以贺圣寿入朝面奏机宜，欲因是论其罪。魏广微闻之，奔告忠贤：“承宗拥兵数万将清君侧，兵部侍郎李邦华为内主，公立齏粉矣！”忠贤悸甚，绕御床哭。帝亦为心动，令内阁拟旨。次辅顾秉谦奋笔曰：“无旨离信地，非祖宗法，违者不宥。”夜启禁门召兵部尚书入，令三道飞骑止之。又矫旨谕九门守阍，承宗若至齐化门，反接以入。承宗抵通州，闻命而返。忠贤遣人侦之，一襦被置舆中，后车鹿善继而已，意少解。而其党李蕃、崔呈秀、徐大化连疏诋之，至比之王敦、李怀光。承宗乃杜门求罢。

五年四月，给事中郭兴治请令廷臣议去留，论冒饷者复踵至，遂下廷臣杂议。吏部尚书崔景荣持之，乃下诏勉留，而以简将、汰兵、清饷三事责承宗。奏报，承宗方遣诸将分戍锦州、大小凌河、松、杏、右屯诸要害，拓地复二百里，罢大将世钦、世禄，副将李秉诚、孙谏，汰军万七千余人，省度支六十八万。而言官论世龙不已。至九月，遂有柳河之败，死者四百余人，语详《世龙传》。于是台省劾世龙并及承宗，章疏数十上。承宗求去益力，十月始得请。先已屡加左柱国、少师、太子太师、中极殿大学士，遂加特进光禄大夫，詹子中书舍人，赐蟒服、银币，行人护归。而以兵部尚书高第代为经略。无何，安性亦

罢，遂废巡抚不设。

初，第力扼承宗，请撤关外以守关内。承宗驳之，第深憾。明年，宁远被围，乃疏言关门兵止存五万，言者益以为承宗罪。承宗告户部曰：“第初莅关，尝给十一万七千人饷，今但给五万人饷足矣。”第果以妄言引罪。后忠贤遣其党梁梦环巡关，欲傅致承宗罪，无所得而止。承宗在关四年，前后修复大城九、堡四十五，练兵十一万，立车营十二、水营五、火营二、前锋后劲营八，造甲冑、器械、弓矢、砲石、渠答、鹵楯之具合数百万，拓地四百里，开屯五千顷，岁入十五万。后叙宁远功，廕子锦衣世千户。

庄烈帝即位，在晋入为兵部尚书，恨承宗不置，极论世龙及元仪荧惑枢辅坏关事，又喉台省交口诋承宗，以沮其出。二年十月，大清兵入大安口，取遵化，将薄都城，廷臣争请召承宗。诏以原官兼兵部尚书守通州，仍入朝陛见。承宗至，召对平台。帝慰劳毕，问方略。承宗奏：“臣闻袁崇焕驻蓟州，满桂驻顺义，侯世禄驻三河，此为得策。又闻尤世威回昌平，世禄驻通州，似未合宜。”帝问：“卿欲守三河，何意？”对曰：“守三河可以沮西奔，遏南下。”帝称善，曰：“若何为朕保护京师？”承宗言：“当缓急之际，守陴人苦饥寒，非万全策。请整器械，厚犒劳，以固人心。”所条画俱称旨。帝曰：“卿不须往通，其为朕总督京城内外守御事务，仍参帷幄。”趣首辅韩爌草敕下所司铸关防。承宗出，漏下二十刻矣，即周阅都城，五鼓而毕，复出阅重城。明日夜半，忽传旨守通州。时烽火逼近郊，承宗从二十七骑出东便门，道亡其三，疾驰抵通，门者几不纳。既入城，与保定巡抚解经传、御史方大任、总兵杨国栋登陴固守。而大清兵已薄都城，乃急遣游击尤岱以骑卒三千赴援。旋遣副将刘国柱督军二千与岱合，而发密云兵

三千营东直门，保定兵五千营广宁门。以其间遣将复马兰、三屯二城。

至十二月四日，而有祖大寿之变。大寿，辽东前锋总兵官也，偕崇焕入卫。见崇焕下吏，惧诛，遂与副将何可纲等率所部万五千人东溃，远近大震。承宗闻，急遣都司贾登科赍手书慰谕大寿，而令游击石柱国驰抚诸军。大寿见登科，言：“麾下卒赴援，连战俱捷，冀得厚赏。城上人群詈为贼，投石击死数人。所遣逻卒，指为间谍而杀之。劳而见罪，是以奔还。当出捣朵颜，然后束身归命。”柱国追及诸军，其将士持弓刀相向，皆垂涕，言：“督师既戮，又将以大砲击毙我军，故至此。”柱国复前追，大寿去已远，乃返。承宗奏言：“大寿危疑已甚，又不肯受满桂节制，因讹言激众东奔，非部下尽欲叛也。当大开生路，曲收众心。辽将多马世龙旧部曲，臣谨用便宜，遣世龙驰谕，其将士必解甲归，大寿不足虑也。”帝喜从之。承宗密札谕大寿急上章自列，且立功赎督师罪，而已当代为剖白。大寿诺之，具列东奔之故，悉如将士言。帝优诏报之，命承宗移镇关门。诸将闻承宗、世龙至，多自拔来归者。大寿妻左氏亦以大义责其夫，大寿敛兵待命。

当溃兵出关，关城被劫掠，闭门罢市。承宗至，人心始定。关城故十六里，卫城止二里。今敌在内，关城无可守，卫城连关，可步履而上也。乃别筑墙，横互于关城，穴之使砲可平出。城中水不足，一昼夜穿凿百井。旧汰牙门将侨寓者千人，穷而思乱，皆廩之于官，使巡行街衢，守台护仓，均有所事。内间不得发，外来者辄为逻骑所得，由是关门守完。乃遣世龙督步骑兵万五千入援，令游击祖可法等率骑兵四营西戍抚宁。三年正月，大寿入关谒承宗，亲军五百人甲而候于门。承宗开诚与语，即日列其所统步骑三万于教场，行誓师礼，群疑顿释。

时我大清已拔遵化而守之。是月四日拔永平。八日拔迁安，遂下滦州。分兵攻抚宁，可法等坚守不下。大清兵遂向山海关，离三十里而营，副将官惟贤等力战。乃还攻抚宁及昌黎，俱不下。当是时，京师道梗，承宗、大寿军在东，世龙及四方援军在西。承宗募死士沿海达京师，始知关城尚无恙。关西南三县：曰抚宁、昌黎、乐亭，西北三城：曰石门、台头、燕河。六城东护关门，西绕永平，皆近关要地。承宗饬诸城严守，而遣将戍开平，复建昌，声援始接。

方京师戒严，天下勤王兵先后至者二十万，皆壁于蓟门及近畿，莫利先进。诏旨屡督趣，诸将亦时战攻，然莫能克复。世龙请先复遵化，承宗曰：“不然，遵在北，易取而难守，不如姑留之，以分其势，而先图滦。今当多为声势，示欲图遵之状以牵之。诸镇赴丰润、开平，联关兵以图滦。得滦则以开平兵守之，而骑兵决战以图永。得滦、永则关、永合，而取遵易易矣。”议既定，乃令东西诸营并进，亲诣抚宁以督之。五月十日，大寿及张春、邱禾嘉诸军先抵滦城下，世龙及尤世禄、吴自勉、杨麒、王承恩继至，越二日克之，而副将王维城等亦入迁安。我大清兵守永平者，尽撤而北还，承宗遂入永平。十六日，诸将谢尚政等亦入遵化。四城俱复。帝为告谢郊庙，大行赏赉，加承宗太傅，赐蟒服、白金，世袭锦衣卫指挥僉事。力辞太傅不受，而屡疏称疾乞休，优诏不允。

朵颜束不的反覆，承宗令大将王威击败之，复赉银币。先以册立东宫，加太保；及《神宗实录》成，加官亦如之。并辞免，而乞休不已。帝命阁臣议去留，不能决。特遣中书赉手诏慰问，乃起视事。四年正月出关东巡，抵松山、锦州，还入关，复西巡，遍阅三协十二路而返。条上东西边政八事，帝咸采纳。五月以考满，诏加太傅兼食尚书俸，廕尚宝司丞，赉蟒服、银

币、羊酒，复辞太傅不受。

初，右屯、大凌河二城，承宗已设兵戍守。后高第来代，尽撤之，二城遂被毁。至是，禾嘉巡抚辽东，议复取广宁、义州、右屯三城。承宗言广宁道远，当先据右屯，筑城大凌河，以渐而进。兵部尚书梁廷栋主之，遂以七月兴工，工甫竣，我大清兵大至，围数周。承宗闻，驰赴锦州，遣吴襄、宋伟往救。禾嘉屡易师期，伟与襄又不相能，遂大败于长山。至十月，城中粮尽援绝，守将祖大寿力屈出降，城复被毁。廷臣追咎筑城非策也，交章论禾嘉及承宗，承宗复连疏引疾。十一月得请，赐银币乘传归。言者追论其丧师辱国，夺官闲住，并夺宁远世廕。承宗复列上边计十六事，而极言禾嘉军谋牴牾之失，帝报闻而已。家居七年，中外屡请召用，不报。

十一年，我大清兵深入内地。以十一月九日攻高阳，承宗率家人拒守。大兵将引去，绕城纳喊者三，守者亦应之三，曰“此城笑也，于法当破”，围复合。明日城陷，被执。望阙叩头，投缯而死，年七十有六。

子举人鈇，尚宝丞钥，官生铈，生员鎔、镐，从子炼，及孙之沆、之滂、之漂、之洁、之彗、宪，从孙之澈、之彗、美、之泳、之泽、之涣、之瀚，皆战死。督师中官高起潜以闻。帝嗟悼，命所司优恤。当国者杨嗣昌、薛国观辈阴扼之，但复故官，予祭葬而已。福王时，始赠太师，谥文忠。

赞曰：承宗以宰相再视师，皆粗有成效矣，奄竖斗筲，后先齟齬，卒屏诸田野，至阖门膏斧钁质，而恤典不加。国是如此，求无危，安可得也。夫攻不足者守有余，度彼之才，恢复固未易言，令专任之，犹足以慎固封守；而廷论纷呶，亟行翦除。盖天眷有德，气运将更，有莫之为而为者夫。